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

(4)



前 言

通史参考资料是全国各高等学府分工编辑的,主要的目的是围绕中国通史教学中提出的问题,系统地选择比较完整的原始资料,供高等学校历史系学生阅读,以充实历史知识,训练 阅读能力。

我们尽可能选 录完整的资料,以便接触更多的文献。只有在缺乏完整资料的情况下,才鸠集零散片段的资料。

我们注意了资料的真实性和典型性,尽量多选 原始资料,不用转手资料。资料中不重要的部分这当回加以删节,删节的地方用省略号标出。资料原文不作任何改动,只对某些少数民族的称呼的用字按照解放后通用汉字作了改变。

引用 书籍可能选 用较好版本,必要时附加校勘记。篇末附录引用书目版本表。

收集的以汉文原始资料为主,也有很小部分的译文。古代部分附录了几篇考古发掘和民族调查报告。

选用的资料都经标点分段,并作了必要的简单说明和注释。资料有确实年月日期可考的也尽量注明。

这部资料内容较多,希望使用的教师根据情况指定学生阅读,必要时加以讲解。

翦伯赞 郑天挺
一九六一年八月

中国通史参考资料

〔伍〕封建社会（三）——隋到五代末——

一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专制国家的重建——隋

（一）南北统一

1. 请伐陈表

臣闻夷凶翦暴，王者之懋功；取乱侮亡，往贤之雅诰。是以苗民逆命，爰兴两阶之舞；有扈不宾，终召六师之伐；皆所以宁一寓内，匡济群生者也。

自昔晋氏夫馐，天纲绝维，群凶於焉蝟起，三方因而鼎立。陈氏乘其际运，拔起细微。侑、瑱纵其长蛇，窃据吴会。叔宝肆其昏虐，毒披金陵。数年已来，荒悖滋甚。牝鸡司旦，昵近奸回；尚方役徒，积骸千数；疆场防守，长戍三年。或微行暴露，沈湎王侯之宅；或奔驰骏骑，颠坠康衢之首。有功不赏，无辜获戮；烽燧日警，未以为虞；耽淫靡慢，不知纪极。大厌乱德，妖实人兴。或空里时有犬声，或行路共博鬼怪；或刮人肝以祠天狗，或自舍身以厌妖讹。民神怨愤，灾异薦发，天时人事，昭然可知。

臣以庸才，猥蒙朝寄，频历藩任，与其邻接，密迩仇讐，知其动静，天讨有罪，此即其时。若戎车雷动，戈舡电迈，臣虽弩怯，请效鹰犬。（隋书卷55，高劼传）

2. 伐陈诏（开皇八年三月戊寅）

昔有苗不宾，唐尧薄伐；孙皓僭虐，晋武行诛。有陈窃据江表，逆大暴物。朕初受命，陈瑱尚存，思欲教之以道，不以龚行为令，往来修睦，望其迁善。时日无几，竖恶已闻，厚纳叛亡，侵犯城戍，句吴、闽越，肆厥残忍。于时于师大举，将一车书，陈瑱反地收兵，深怀震惧，责躬请约，俄而致殒

苗民逆命，爰兴两阶之舞：帝舜使人在宾主的两阶间，拿干楸羽翳舞蹈起来，表示修文弃武。

有扈不宾，终召六师之伐：有扈氏不服从夏启，终于招致了六军的讨伐。

寓内：寓，宇字的籀文。寓内同宇内。

蝟起，喻事端纷起。

陈氏，指陈朝建立者陈霸先。

侑、瑱：侑音谦，陈文帝名；瑱音蓄，陈宣帝名。

叔宝，陈后主名。

微行，谓出行而不使人知道自己的身分。

康衢，四通八达的大路。

戈舡：舡音厢；戈舡，战船。

本传云：“开皇七年（587年）转光州刺史，上取陈五策，又上表（即此表）。”

龚行：书经：“尔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罚。”恭行又作龚行。册府元龟卷121，帝王部“征讨”条，引作“恭行”。

鬻恶：鬻通鬻；鬻恶即罪恶。

将一车书，将统一车轨和文字，意即将统一全国。

，矜其丧祸，仍诏班师。

叔宝承风，因求继好，载佇克念，共敦行李。每见珪璋入朝，输轩出使，何尝不殷勤晓喻，戒以维新。而狼子之心，出而弥野，威侮五行，怠弃三正(11)，诛翦骨肉，夷灭才良，据手掌之地，恣溪壑之险，劫夺闾阎，资产俱竭，驱赃内外，劳役弗已，徵责女子，擅造宫室，日增月益，止足无期，帷薄嫔嫱，有蹴万数，宝衣玉食，穹奢极侈，淫声乐饮，俾画作夜，斩直言之客，灭无罪之家，剖人之肝，分人之血，欺天造恶，祭鬼求恩，歌舞衢路，酣醉宫阁；盛粉黛而执干戈，曳罗绮而呼警蹕，跃马振策，从旦至昏，无所经营，驰走不息，负甲持杖，随逐徒行，追而不及，即加罪谴，自古昏乱，罕或能比。介士武夫，饥寒力役，筋髓罄于土木，性命俟于沟渠，君子潜逃，小人得志，家家隐杀戮，各各任聚敛，天灾地孽，物怪人妖，衣冠钳口，道路以目，倾心翹足，誓告于我，日月以冀，文奏相寻。

重以背德违言，摇荡疆场，巴峡之下，海澨已西，江北江南，鸟鬼为蜮，死陇穷发掘之酷，生居极攘攷之苦，钞掠人畜，断截樵苏，市井不立，农事废寝。历阳、广陵，窥觐相继，或谋图城邑，或劫剥吏人，画伏夜游，鼠羸狗盗。彼则羸兵敝卒，来必就擒；此则重门设险，有劳藩捍。天之所覆，无非朕臣，每关听览，有怀伤恻！

有梁之国，我南藩也，其君入朝，潜相招诱，不顾朕恩。士女深迫胁之悲，城府致空虚之叹。非宜朕居人上，怀此无忘。既而百辟屡以为言，兆庶不堪其请，岂容对而不诛，忍而不救！

近日秋始，谋欲吊人，益部楼船，尽令东鹜，便有神龙数十，腾跃江流，引伐罪之师，向金陵之路，船住则龙止，船行则龙去，四日之内，三军皆觐。岂非苍旻爱人，幽明展事，降神先路，协赞军威？以上天之灵，助勘定之力，便可出师授律，应机诛珍，在斯举也，永清昊、越。其将士粮仗，水陆资须，期会进止，一准别敕！（隋书卷2，高祖纪下）

3. 舟师伐陈

上方圆江表。先是(杨)素数进取陈计。未几，拜信州总管，赐钱百万、

开皇二年，陈頊死，叔宝立。

载佇克念，共敦行李：期望能不忘和好，彼此都敦勉使者。

珪璋：珪古圭字，上尖下方的玉器，行大典礼时所执；璋音藻，彩丝贯玉的冕饰。这里指执珪璋饰璋的使者。

輶轩，轻车。这里指坐轻车山使的使者。

五行，即五常，指仁、义、礼、智、信五种德行。

攷，亦作夺。

历阳、广陵：历阳，今安徽和县；广陵，今江苏扬州市。

羸兵，当是羸兵之讹。羸兵，弱兵。

百辟，封建时代的诸侯。

金陵，今江苏南京市。

苍旻，苍天。

勘定，戡定之讹。戡定，平定。

杨素（？—606年），隋代大臣。文帝时加上国柱，封为越国公，后任尚书左仆射，执掌政事。炀帝时，

锦千段、马二百匹遣之。

素居永安，造大舰，名曰五牙，上起楼五层，高百馀尺，左右前后，置六橦竿，并高百五十尺，容战士八百人，旗帜加於上。次曰黄龙，置兵百馀人。自馀平乘、舳舻等各有差。

及大举伐陈，以素为行军元帅，引舟师趣三峡。至流头滩，陈将戚欣，以青龙百余艘，屯兵守狼尾滩，以遏军路。其地险峭，诸将患之。素曰：“胜负在此一举。若书日下船，彼则见我，滩流迅激，制不由人，则吾失其便。乃夜掩之。素亲率黄龙十艘，衔枚而下，遣开府王长袭从南岸击欣别栅，令大将军刘仁恩趋白沙北岸。比明而至，击之，欣败。虜其众，劳而遣之，秋毫不犯，陈人大悦。

素率水军东下，舟舰被江，旌甲曜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伟。陈人望之，惧曰：“清河公即江神也。”

陈南康内史吕仲肃屯岐亭，正据江峡，於北岸纜岩，缀铁锁三条，横截上流，以遏战船。素与仁恩登陆俱发，先攻其栅。仲肃军夜溃，素徐去其锁。仲肃复据荆州(11)之延洲。素遣巴蛮卒数千，乘五牙四艘，以橦竿碎贼十馀舰，遂大破之，仲肃仅以身免。

陈主遣其信州刺史顾觉镇安蜀城(12)，荆州刺史陈纪镇公安(13)，皆惧而走。巴陵以东，无敢守者。荆州刺史岳阳王陈叔慎请降。

素下至汉口，与秦孝王会。乃还，拜荆州总管，进爵郢国公，真食长寿县千户，以其子玄感为仪同三司，玄奘为清河郡公，赐物万段，粟万石，加之金宝。（北史卷41，杨素傳）

（二）随朝的政治

1. 官制的改革

（隋）高祖既受命，改周之六官，其所制名，多依前代之法，置三师、三公及尚书、门下、内史、秘书、内侍等省，御史、都水等台，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国子、将作等寺。左右卫，

权势更大，改封楚国公，官至司徒。见隋书卷48、北史卷41附敷传。

信州，治所在今四川省奉节县东北。永安，在奉节县东。

舳舻，音择猛，小船。

三峡，即三峡。长江三峡，说者不一，通常以瞿塘峡、巫峡、西陵峡为三峡。

狼尾滩，在今湖北宜昌县西北。

隋书卷48杨素传作“数千艘”。

开府王长袭：开府仪三司，官名；王长袭，人姓名。

白沙，在今湖北京山县东北，并非今江西都阳县西的白沙。

南康，治所在今江西赣县南。

岐亭，在今湖北麻城县西南。

纜岩，隋书杨素传作“凿岩”。

六官：天官大冢宰，地官大司徒，春官大宗伯，夏官大司马，秋官大司寇，冬官大司空。

三师：太师，太傅，太保。

三公：太尉，司徒，司空。

左右武衛，左右武侯，左右領，左右監門左右領軍等府，分司統職焉。（隋書卷 28，百官志）

炀帝即位，多所改革。（大業）三年定令：品自第一至於第九，唯置正從而除上下階，罷諸總管，廢三師特進官，分門下、太僕二司，取殿內監名以為殿內省，并尚書、門下、內史、秘書以為五省。增置謁者、司隸二台；并御史為三台。分太府寺為少府監；改內侍省為長秋監；國子學為國子監；將作寺為將作監；并者水監總為五監。（同上）

2. 行政的改革——改三級制為二級制

（楊）尚希時見天州郡過多，上表曰：“自秦并天下，能侯置守。漢、魏及晉，邦邑屢改。竊見當今郡縣，倍多於古。或地無百里，數縣立置。或戶不滿千，二郡分領。具寮以來，資費日多。吏卒又倍，租調歲減。清干良才，百分無一。動須數萬，如何可覓？所謂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琴有更張之義，瑟無膠柱之理。今存要去閑，併小為大，國家則不虧粟帛，選舉則易得賢才。敢陳管見，伏聽裁處。”帝覽而嘉之，於是遂能天下諸郡。（隋書卷 46，楊尚希傳）

3. 選舉制的改革

自後周以降，選無清濁。及盧愷攝吏部尚書，興侍郎薛道衡、陸彥師等甄別物類，頗為清簡，而譖愆紛紜，愷及道衡皆除名。炀帝始建進士科，又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其功德、行能有昭然者，及擢之。大業三年，始置吏部侍郎一人，分掌尚書職事。時武夫參選，多授文職。大業八年，詔曰：“頃自班朝治人，乃由勳敘。拔之行陣，起自勇夫。蠹政害人，寔由於此。自後諸授文官者，并不得授文官之職事。”（通典卷 14，選舉二）

（韋）云起，隋開皇中明經舉。（舊唐書卷 75，韋云起傳）

楊纂，華州華陰人也。祖佺，周東雍州刺史。父文偉，隋溫州刺史。纂略涉經史，尤明時務，少與琅邪顏師古、燉煌令狐德棻友善。大業中進士舉，授朔方郡司法書佐。（舊唐書卷 77，楊纂傳）

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唯今而已。其所具寮，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紆介之迹，皆屬考功……。（隋書卷 75，劉炫傳）[\(11\)](#)

資治通鑑卷 175，陳紀九，至德元年（583 年）十一月，蘇威亦請廢郡，帝從之。甲午，悉罷諸郡為州。

清濁：清指士族；濁指庶人。

盧盧，字長仁，隋書卷 56 有傳。

薛道衡（540 - 609）字玄卿，隋代詩人，隋書卷 57 有傳。

陸彥師，字去房，隋書卷 72 有傳。

大業三年，公元 607 年。

勳官，授給官員的榮稱，一般可按資歷授與。

韋云起，隋臣，才兼文武，後降唐。

綱紀，理一州事務、主事文書簿籍的官吏。

考功，掌官吏考課黜陟的事。

4. 府兵制的改革

(1) 令军人悉属州县诏

(开皇十年)五月乙未,诏曰:“魏末丧乱,寓县瓜分,役车(12)崦动,未遑休息。兵士军人,權置坊府,南征北伐,居处无定,家无完堵,地罕包桑,互为注寓之人,竟无乡里之号,朕甚愍之。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罢山东、河南及北方缘边之地新置军府。(隋卷2,高祖纪下)

(2) 隋十二卫

隋炀帝以左右卫隋初舊名、左右屯卫改左右领军为之、左右御卫新加置、左右候卫改左右武候为之,凡十二卫,冬置大将军一人,将军二人,以总府事每卫各置长史、录事参军、司、仓、兵、骑、铠等参军员,军人总名卫士。蓋魏、周十二大将军之遗制。(通典卷28,职官十)

5. 隋律的改革

开皇元年,又置十恶之条,多采後齐之制,痲颇有损益:一日谋反,二日谋大逆,三日谋叛,四日恶逆,五日不道,六日大不敬,七日不孝,八日不睦,九日不义,十日内乱。犯十恶及故杀人,狱成者,虽会赦,犹除名。

(隋书卷25,弄法志)

(开皇)三年,(文帝)因览刑部奏,断狱数犹至万条,以为律尚严密,故人多陷罪。又敕苏威、牛弘更定新律,除死罪八十一条,流罪一百五十四条,徒杖千馀条,定留唯五百条,凡十二卷。(同上)

炀帝即位,以高祖禁纲深刻,又敕修律令,除十恶之条。(同上)

(大业)三年新律成,凡五百条,为十八篇,诏施行之,谓之“大业律”。

(同上)

後帝乃外征四夷,内穷嗜欲,兵革岁动,赋敛滋繁。有司皆临时迫胁,苟求济事,宪章遐弃,贿赂公行。穷人无告,聚为盗贼。帝乃更立严刑,敕天下窃盗已上,罪无轻重,不待奏皆斩。百姓转相群聚,攻剽城邑,诛罚不禁。帝以盗贼不息,乃益肆淫刑。

(大业)九年,又认为盗者籍没家口,自是群盗大起,郡县又各专威福,生杀任清矣。(同上)

周齐虽具十条之名,而无十恶之目。开皇创制,始备此科,酌於旧章,数存为十……。自武德以来,仍遵开皇,无所损益。(唐律疏义卷1)

家无完堵,地罕包桑:家裏没有完整的房间,地里没有根深柢固的桑树。包桑同苞桑。

开皇元年,公元581年。

苏威(534—621年),字无畏,隋文帝时会任民部尚书等职。武功(今陕西与平)人。

牛弘(545—610年),字里仁,甘肃灵台县人,隋书卷49有传。

遐弃,调还弃。

6. 户籍的整顿

(1) 黄、小、中、丁

隋文帝颁新令：男女三岁以下为黄；十岁以下为小；十七以下为中，十八以上为丁，以从课役；六十为老，乃免。开皇三年，乃令人以二十一岁成丁。

炀帝即位，户日益多，男子以二十二岁成丁。（通典卷7，食货七，“丁中”条）

(2) 大索貌阅

是时，山东尚承齐俗，机巧奸伪，避役情游者十六七。四方疲人，或许老诈小，规免租赋。

（585年）高祖令州县大索貌阅，户口不实者，正长远配，而又开相纠之科；大功已下，兼令析籍，冬为户头，以防容隐。于是计账进四十四万三千丁，新附一百六十四万一千五百口。高烦又以人间课输，虽有定分，年常徵纳，除注恒多；长吏肆怀，文帐出没，复无定簿，虽以推校；乃为输籍定样，请遍下诸州，每年正月五日，县令巡人，客随便近，五党三党，共为一团，依样定户上下。帝从之。自是奸无所容矣。（隋书卷24，食货志）

(3) 裴蕴与貌阅

时犹承文帝和平后，禁网疏阔，户口多漏，或年及成丁，犹诈为小，未至于老，已免租赋。（裴）蕴历为刺史，素知其情，因是条奏：皆令貌阅，若一人不实，则官司解职，乡正、里长皆远流配。又许民相告，若纠得一丁者，令被纠之家代输赋役。是岁，大业五年也。诸郡计帐：进丁二十四万三千，新附口六十四万一千五百。帝临朝览状，谓百官曰“前代无好人，致此罔冒。今进民口皆从实者，全由裴蕴一人用心。古语云：‘得贤而理’，验之信矣。”由是见新委。拜京兆赞务，发慵织毫，吏民慑惮。（北史卷74，裴蕴传）

(4) 乡正管理词讼与户数问题

隋文帝受禅，颁新令：五家为保，保五为闾，闾四为族，皆有正；畿外置里正，比闾正，党长比族正，以相检察。

隋书食货志：开皇三年正月，帝入新宫，初令军人以二十一成丁”。

隋书食货志：炀帝即位，是时户日益多，……男子以二十二成丁。

大功，九个月的衣服。

高烦，字昭玄，蓨（今河北景县）人，隋代政治家，当权近二十年。

阔，不严密。

大业五年，公元609年。

苏威 奏置五百家乡正，令理人间词讼。李德林 以为本废乡官判事，为其里闾亲识，剖断不平；今令乡正专理五百家，恐为害更甚。且今时吏部总选人物，天下不过数百县，于六七百万户内，铨简数百县令，犹不能称才；乃欲一乡之内选一人，能理五百家者，必恐难得。又郎要荒小县，有不至五百家者，复不可令两县共管一乡。敕内外群官就东宫会议，自皇太子以下，多从德林议。苏威又言废郡，德林语之云：“修令时，公何不论废郡为便？令纔出，其可改乎？”然高颍同威之议，遂置之。

十年，虞庆则 于关东诸道巡省，使还，并奏云：“五百家乡正，专理词讼，不便於人，党与爱憎，公行货贿。”乃废之。（通典卷3，食货三）

隋炀帝大业二年，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六，口四千六百万九千九百五十六，此隋之极盛也。（通典卷7，食货七，历代户口盛衰）

（三）隋代经济的发展

1. 土地所有制与赋役

（1）封建官僚的土地

甲、功臣的土地

（隋文帝开皇初年），太常卿 苏威 议，以为户口滋多，人田不赡，欲减功臣之地以给人。（王）谊 奏曰：“百官者，历世动贤，方蒙爵士，一旦削之，未见其可。”帝以为然，竟寝威议。（北史卷61，王谊传。隋书卷40，王谊传所载略同。）

乙、杨素的土地

（以平陈功）拜（杨）素子玄奘为仪同，赐黄金四十斤，加银瓶，实以金钱，缣三千段，马二百匹，羊二千口，公田百顷，宅一区。……（开皇末年），并赐（素）田三十顷，绢万段，米万石，金钵一，实以金，银钵

苏威，见本节5，隋律的改革注。

“李德林以为……”，通鑑卷177 隋纪一繫此事于开皇九年（589年）二月乙未。又隋书卷42 有李德林传。

虞庆则，隋书卷40 有传。

天业二年，公元606年。

原注：后周静帝末，授隋禅，有户三百五十九万九千六百四。至开皇九年平陈，得户五十万。及是才二十六年，直增四百八十万七千九百三十二。按开皇九年，李德林也以为有户六七百万。户口突增，可能与大索貌阅等措施很有关系。

太常卿，盲名。九卿之一，职掌宗庙礼仪的事。

苏威，见上（二），5，隋律的改革注。

王谊，墮大臣，极为文帝所尊敬，曾任大司徒，北史卷61、隋书卷40 均有传。

仪同，古官名仪同三司的简称。仪制与三公相同，故名。

缣，细密的绢。

一，实以珠，并绫锦五百段。时素贵宠日隆，……家僮数千，后庭妓妾曳绮罗者以千数，第宅华侈，制拟宫禁。……大业二年卒官，……。素（食）冒财货，营求产业。东西二京居宅侈丽，朝毁夕复，营缮无已。爰及诸方都会处，邸店水碓，并利田宅，以千百数。时议以此鄙之。（隋书卷48，杨素传）

丙、张衡 的土地

张衡，字建平，河内人也。……大业三年，（炀）帝幸榆林郡，还至太原，谓衡曰：“朕欲过公宅，可为朕作主人也。”（衡）奉觞上寿。帝益欢，赐其宅傍田三十顷，良马一匹，金带缣綵六百段，衣一袭，御食器一具。（北史卷74，张衡传）

（2）一般所有者的土地

吾河渚间。有先人故田十五六顷。河水四绕，东西趋岸各数百步。古人云：“河济之滨，宜黍。”况中州之腴(11)乎？家兄鉴裁(12)通照，知吾纵恣散诞，不闲拜揖，糠粃礼义，锱铢功名，亦以俗外相待，不拘以家务。至于乡族订弔，闺门婚冠，寂然不预者已五六岁矣。（王绩：答冯子华处士书，见全唐文卷131）

（3）均田与赋役

及（高祖）受禅，……仍依周制，役丁为十二番，匠则六番……。

自诸王已下至于都督，皆给永业田各有差，多者至一百顷，少者至四十亩。其丁男、中男永业、露田，皆遵后齐制，并课树以桑、榆及枣。其园宅率三中给一亩，奴婢则五口给一亩。丁男一牀，租粟三石。桑土调以绢缣，

曳，拖动。

营缮，谓搞土木工程等事。

邸店：邸店也叫邸舍，隋唐时城市中供客商堆货寄寓的行栈。

水碓：碓字有三种读法，音磨，音愷又音崑。水碓，用水力舂米的水磨。

张衡（？—612），杨广做晋王时，衡是属官，曾参加杨广争夺位的阴谋，后任御史大夫等职。隋书卷56有传。

榆林郡，治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东南黄河南岸。

衣一袭，衣服一套。

河渚：渚，水中小洲。河渚，河中可耕的小洲。

糠粃礼义，把礼义看作和糠粃一样；意即不重视礼义。

锱铢功名：锱铢谓很少的钱财。锱铢功名，意是把功名看作和锱铢一样；即不重视。

番，番次。

都督，官名，是军事长官或领兵的将帅。地方最高的长官亦称都督。

永业田：隋唐行均田制时，分给男子种植桑（麻）树木作为世业的田，相当于北魏的桑田，北齐的桑田或麻田。

露田，北魏至隋朝行均田制时，计口分配以种植并物并要交还的田。

绢缣：绢，生丝织成的绸，比绢较密而软；缣，粗绸，与布相似。

麻土以布。绢絁以疋，加绵三两。布以端，加麻三斤。单丁及仆隶各半之。未受地者，皆不课。有品爵及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并免课役。京官又给职分田：一品者给田五顷；每品以五十亩为差，至五品则为田三顷，六品二顷五十亩；其下每品以五十亩为差，至九品为一顷。外官亦各有职分田，又给公廩田，以供公用。

开皇三年正月，帝入新宫，初令军人以二十一成丁，减十二番，每岁为二十日役，减调绢一疋为二丈。（隋书卷24，食货志）

开皇九年，任垦田千九百四十万四千二百六十七顷(11)。

开皇十二年，文帝以天下户口岁增，京辅及三河地少而人众，衣食不给，议者咸欲徙就宽乡，帝及发使四方，出均天下之田，其狭乡每丁绕至二十亩，老小又少焉。至大业中，天下垦田五千五百八十五万四千四十顷。（通典卷2，食货二，田制下）

隋文帝霸府初开，尉迟迥、王谦、司马消难相次阻兵，兴师诛讨，赏费钜万。

及受禅，又迁都，发山东丁毁造宫室，仍依周制，役丁为十二番，匠则六番。……

开皇三年，减十二番，每岁为三十日役，减调绢一匹为二丈。……帝悉从之。时百姓承平渐久，虽遭水旱，而户口岁增，诸州调物，每岁河南自潼关，河北自蒲坂，至于京师，相属于路，书夜不绝者数月。帝又躬行节俭。九年，亲御朱雀门，劳岂旋师，因行庆赏颁给，所费三百余万段。帝以江表初定，给复十年，自余诸州，并免当年租税。十年五月，又以宇内无事，益宽徭役赋，百姓年五十者，输庸停放。

十一年，江南反，越国公杨素讨平之，师还，赐物甚广。其余出师命赏，亦莫不优崇。

十二年，有司上言库藏皆满。帝曰：“朕既薄赋于人，又要经赐用，何得尔也？”对曰：“用处常出，纳处常人，略计每年赐用至数百万段，益无减损。”乃更开左藏之院，[構]（构）屋以受之。诏曰：“既富而教，方知廉职。宁积于人，无藏府库。河北、河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

端，布帛之长度。古制，布五丈为一端。

职分田，也称“职田”。从北魏至明初按官职的品级授给官吏作俸禄的公田。

公廩田，隋唐时代给各官署以所收地租充作办公经费的公田。

京辅，古代称京都附近的地区。

三河，古代称河内、河南、河东三郡为三河，与三辅弘农同视为畿辅之地。

原注：按其时有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六，则每户合得垦田五顷余，恐本史非实。

尉迟迥（？—580），魏孝闵帝时，因平蜀有功，封为蜀公。隋文帝谋篡夺，迥举兵不受代，兵败自杀。周书卷21有传。

王谦，北周人。位上柱国兼益州总督。杨坚辅政时，被杀。北史卷60、周书卷21有传。

司马消难，齐时为北豫州刺史，齐文宣帝末年举州降于周，封滎阳公。杨坚辅政，欲兴尉迟迥合势；隋兵至，乃降陈。北史卷24、周书卷21有传。

蒲坂，地名，在今山西省永济县南。

朱雀门，长安宫城南面正门。

[構][构]，表示原书是“構”，但应作“构”，即应改“構”为“构”。发下作此式处，均同此意，不另作注。

调全免。”

十四年，关中大旱，人饥。帝幸洛阳，因令百姓就食，从官并准见口账给，不以官位为限。

十八年五月，高颍奏：“诸州无课调处及课州管户数少者，官人禄力，承前以来，恒出随近之州。今请于所管（户）内计户徵税。”帝从之。

先是，京官及诸州并给公廩钱，迴易生利，以给公用。（至十四年）六月，工部尚书苏孝慈等，以为所在官司，因循往昔，皆以公廩钱物，出举兴生，惟利是求，烦扰百姓，奏比给地以营长。迴易取利皆禁止。（十七年）十一月，诏：外内诸司公廩在市迴易，及诸处兴生，并听之，唯禁出举收利。

炀帝即位，……其后将事辽碣，增置军府，埽地为兵，租赋之人益减矣。又频出朔方，西征吐谷浑，……飞刍輓粟，水陆艰弊。又东西巡幸，无时休息，六宫及禁卫行从常十万人，皆仰给州县。天下怨叛，以至于亡。（通典卷5，食货五，赋税中）

2. 开通运河与设置仓库

（1）漕运

隋文帝开皇三年，以京师仓廩尚虚，议为水旱之备，诏于蒲、陕、虢、熊、伊、洛、郑、怀、汾、衙、许、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运米丁；又于衙州置黎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转相灌注，漕关东及汾晋之粟，以给京师。又遣仓部侍郎韦瓚向蒲、陕以东募人能于洛阳运米四十石，经底柱之险，达于常平者，免其征戍。其后以渭水多沙，流有深浅，漕者苦之。

四年，诏宇文愷，率水工漕渠引渭水，自大兴城东至潼关三百余里，

高颍，已见前节。

公廩钱，官署日常办公所用的经费称为公廩钱。

苏孝慈，隋朝人。北周时曾做工部上大夫，封临水县公。高祖受禅，临爵安平郡公，拜为工部尚书。隋书卷46有传。

辽碣，辽东碣石。辽东在今辽宁省的东地部。晋时为辽东国。

吐谷浑，音吐欲魂，国名，位于今青海省西部。

六宫及禁卫：六宫，混称后妃全体的信处；禁卫，皇帝的卫兵，即禁卫军。

开皇三年，即公元583年。

原注云：“熊州，今福昌县，伊州，今陇川县。汾州，今绛县、垣县，余并今郡。”

陕州，今河地三门峡市。

华州，治所在今陕西省华县。原注云：“衙（治所在今河南汲县）、陕、华，并今郡。”

关东：函谷关以东的地区，古称关东。

汾、晋：汾，汾州，治所在西河（今山西省汾阳）；晋，晋州，治所在白马（今山西省临汾）。

仓部侍郎，官名，受度支尚书统辖。

宇文凯（555—612年），隋文帝时历任营新都副监、仁焘宫监。炀帝时拜工部尚书。曾规划东都（洛阳）的建筑。著有东都图记、明堂图议等书。隋书卷68有传。

渭水，即渭河。

大兴城，原注云：“即今西京城也。”按即今西安市。

名曰广通渠，转运通利，关内赖之。

炀帝大业元年(11)，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12)引穀、洛水(13)达于河，又引河通于淮海，自是天下利于运输。

四年，又发河北诸郡百余万众开永济渠，引沁水(14)南达于河，北通涿县(15)。自是丁男不供，始以妇人从役。

五年，于西域之地，置西海、鄯善、且末等郡(16)，適天下罪人，配为戍卒，大开屯田，发四方诸郡运粮以给之。

七年冬，大会涿郡。分江淮南兵配骁卫大将军来護儿(17)，别以舟师济沧海，舳舻数百里，并载军粮。（通典卷10，漕运）

（2）开漕广通渠 诏（开皇四年六月）

京邑所居，五方辐凑，重关四塞，水陆艰难。大河之流，波涛东注，百川海渍，万里交通。虽三门之下，或有危虑，但发自小平，陇运至陕，还从河水，入于渭川，兼及上流，控引汾晋，舟车来去，为益殊广。而渭川水力，大小无常，流浅沙深，即成阻阂。计其途路，数百而已。重移气序，不能住复。凡舟之役，人亦劳止。

朕君临区宇，兴利除害，公私之弊，情产愍之。故东发潼关，西引渭水，因藉人力，开通漕渠，量事计功，易可成就。已令工匠，巡历渠通，观地理之宜，审终久之义，一得开漕，万代无毁。要使官及私家，方舟巨舫，晨昏漕运，沿泝不停，旬日之功，堪省亿万。诚知时当炎暑，重致疲勤，然不有暂劳，安能永逸？宣告人庶，知朕意焉。（通书卷24，食货志）

（3）义仓与社仓税

开皇三年，徵拜度支尚书。（长孙）平天下州县多罹水旱，百姓不给，奏令民间每秋家出粟麦一石已下，贫富差等，储之闾巷，以备凶年，名曰义仓。因上书曰：“臣闻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命，劝农重穀，先王令轨。古者三年耕而馀一年之积，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储，虽水旱为灾，而民无荣色，皆由劝导有方，蓄积先备者也。”

潼关，位于陕西省渭源县东部。地当今陕西、山西、河南三省要衝，形势险要。今三门峡水库建成后，淹同于水中。

舳舻，长方形的船。

广通渠，古运河名。隋开皇四年（公元584年）开筑。自大兴城（今西安市）西北引渭水东流至华阴（今镇），东北流至潼关附近的永豐仓注入渭水，全长三百余里。

辐凑，本作“辐辏”。车辐都聚集于毂上，形容人或物密集于一处。

渍，发源注海的大川。古称江、淮、河济为四渍。

小平，即小平津，在今河南省孟津县北，为古代黄河重要渡口。

渭川，即渭水。

区宇，区域。

巨舫：舫，一说两舟相并。巨舫，巨大的船。

度支尚书，官名，管理国家财政收入。

长孙平，字处均，河南洛阳人。隋书卷46、北史卷22均有传。

去年亢阳，关右饥馑，陛下运山东之粟，置常平之官，开发仓廩，普加賑賜，大德鴻恩，可謂至矣！然經國之道，義資遠算，請敕諸州刺史、縣令，以勸農積穀為務。“上深嘉納。自是州里丰衍，民多賴焉。（隋書卷46，長孫平傳）

開皇十六年二月，又詔：社倉准上中下三等稅，上戶不過一石，中戶不過七斗，下戶不過四斗。（隋書卷24食貨志）

（4）倉庫盈溢

（唐）貞觀二年，太宗謂黃門侍郎王珪曰：“隋開皇十四年大旱，人苦飢乏。是時倉庫盈溢，竟不許賑給，乃令百姓逐糧。隋文帝不憐百姓而惜倉庫，比至末年，計天下儲積，得供五六十年。煬帝恃此富饒，所以奢華無道，遂致滅亡。煬帝失國，亦此之由。凡理國者，務積於人，不在盈其倉庫。古人云：‘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但使倉庫可備凶年，此外何煩儲蓄？后嗣若賢，自能保其天下；如不肖，多積倉庫，益其奢侈，危亡之本也。”（責觀政要卷8，辯與亡第34）

隋氏西京太倉，東京含倉、洛口他，華州永丰倉，陝州太原倉，儲米粟多者千萬石，少者不減數百萬石。天下義倉，又皆充滿。京都及并州庫，布帛各數千萬，而錫賚勛庸，產丰厚，亦魏、晉以降之示有。（通典卷7，“丁中”注）

3. 封建經濟發展中的部曲與奴婢

竇榮定，扶風平陵人也。……（隋）高祖受禪，來朝京師，上僉謂群臣曰：“朕少惡輕薄。性相近者，唯竇榮定而已。”賜馬三百匹、部曲八千戶而遣之。（隋書卷39，竇榮定傳）

周法尚，字德邁，汝南安城人也。……后上幸洛陽，召之。及引見，

亢阳，久晴不雨。

刺史，州的長官。

社倉，即義倉。義倉設於社，故稱社倉。

唐貞觀二年，公元628年。

黃門侍郎，官名。負責侍從皇帝，傳達詔命。

王珪（？—639年），唐初為諫議大夫，后又任禮部尚書。

原註云：論語有若封魯哀公之亂。

西京，長安。

太倉，古代京城中的大穀倉。

東京，洛陽。

錫，賞賜。

扶風，郡名，治所在今陝西鳳翔縣南。

平陵，在今陝西咸陽東北。

惡，音ù厌恶。

部曲，原是国家军队中的成员，后来演变为私人军队的成员。后又演变为“身击于主”的没有权利的人。

汝南安城：汝南，郡名，治所在今河南汝南县东南；安城，今河南原阳县东南。

赐金钿酒锺一双，采五百段，良马十五匹奴婢三百口，给鼓吹一部。法尚固辞。上曰：“公有大功於国，特给鼓吹者，欲令公乡人知朕之宠公也。”固与之。……陈定州刺史吕子廓，据山洞反。法尚引兵谿岭，子廓兵众日散，与千余人走保严嶮。左右斩之而降，赐彩五百段，奴婢五十口，并银甕、宝带、良马十匹。……赐奴婢百五十口，黄金百五十两，银百五十斤。仁寿中，……赐奴婢百口，物三百段，蜀马二十匹。……（法尚）别出松州道，逐捕亡散，至于清海，赐奴婢一百口，物二百段，马七十匹……时有齐郡人王薄、孟让等举兵为盗，众十馀万，保长白山⁽¹¹⁾，频战每挫锐，赐奴婢百口。（隋书卷65，周法尚传）

（炀帝即位），乃除妇人及奴婢部曲之课。（隋书卷24，食货志）

4. 手工业的成就和交通的发展

（1）机械手工业

臣尝见隋室初建此殿，楹栋宏壮，在木非近道所有，多自豫章采来，二千人拽一柱，下施轂，皆以生铁为之，中间若用木输，动即火出。（贞观政要卷2）

（耿）询创意造浑天仪，不假人力，以水转之，施于暗室中，使智外候天时，合如符契。（隋书卷78，耿询传）

（2）建筑手工业

时工部尚书宇文恺，造遼水桥不成，师不能济，右屯卫大将军麦铁仗因而遇害。帝（何）稠造桥，二日而就。初稠制行殿及六合城，……夜中施之。城周迴八里，城及女垣合高十仞，上布四士，立仗建旗，四围置阙，面别一观，观下三门，迟明而毕。（隋书卷68，何稠传）

大来时，有黄亘者，不知何许人也。及北袞，俱巧思绝人。炀帝每令兄弟直少府、将作。于时改创多务，亘、袞每参典其事。凡有所为，何稠先令

上，隋高祖杨坚。

清海，乃青海之讹，北史周法尚传作“青海”。

齐郡，治所在今山东济南市。

王薄、孟让，隋末农民起义军的领袖，注详下文。

臣，是张玄素自称。

此殿，指洛阳乾元殿。

豫章，今江西南昌。

拽，同拽，拖。

轂，原系车轴中心的圆木，这里是指横放的一节圆柱形的物，即“滚柱”，有时用木，有时用石。

智实，高智实，隋时管理天文的官吏。

麦铁仗。隋书卷64、北史卷78均有传。

帝，隋炀帝。

女垣，堞，犹女牆。

迟明，天将明未明的时候。

巨、袞立样。当时工人皆称其善，能有所损益。（同上）

时帝北巡，欲誇戎狄，令（宇文）迟为大帐，下坐数千人。帝大悦，赐物千段。又造观行殿，上容侍卫者数百人，离合为之，下施输轴，推移倏忽，有若神功。（隋书卷 68，宇文恺传）

（3）造船手工业

（开皇）十八年春正月辛丑，诏曰：“吴越之人，往承敞俗，所在之处，私造大船，因相聚结，有侵害。其江南诸州人间，有船长三丈已上，悉括人官。（隋书卷 2，高祖纪下）

（大业元年），上御小朱航，自漕渠出洛口御龙舟。龙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长二百丈；上重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皆饰以金玉；下重内侍处之。皇后乘翔螭舟，制度差小，而装饰无异。别有浮景九艘，三重皆水殿也。又有漾彩、朱乌、苍螭、白虎、玄武、飞羽、青鳧、陵波、五楼、道场玄坛、板、黄篋等数千艘，后宫、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乘之，及载内外百司供奉之物。共用拘船士八余人。其挽漾彩以上者九千余人，谓之殿脚，绵以绵采为袍。又有平乘、青龙、臙艫、舳，八櫂、艇舸等数千艘，并十二卫兵乘之，并载兵器帐幕；兵士自引，不给夫。（资治通鉴卷 180，隋纪四）

（4）海上交通

浙江贼帅高智慧，自号扬州刺史，船航千艘，屯据要害，兵甚劲。（杨）素击之，自旦至申，苦战而破。智慧逃入海，素躡(11)之，从馀姚(12)泛海趣永嘉(13)。智慧来拒战，素击走之，擒获数千人。（隋书卷 48，扬素传）

素复乘传至会稽。先是，泉州人王国庆，南安豪族也。杀刺史刘弘，据州乱，诸亡贼皆归之。自以海路艰阻，非北人所习，不设应备伍。素泛海

洛口，胡三省註云：洛水和河之口。

御龙舟，考异曰：“略记云，‘甲子，进龙舟’。按长历，是月戊子朔，无甲子。”

高四十五尺，考异曰：“略记云高五丈；杂记言制度尤详，今从之。”

长二百丈，章钰校：十二行“丈”作“尺”；乙十一行同，孔本同。

螭，音癡，传说中的动物，似龙无角，宫殿階柱多雕刻其形。

，音榻，大船日。

篋音蔑。

臙艫、舳舻：臙音蒙，舳音童，舳音曹。舳，通鉴胡註云：“艫，字书阙。”

八櫂、艇舸：櫂通棹，舸音哥。

自旦至申：自天亮至下午三时至五时的時候。

传，传驿的车马。

会稽，今浙江绍兴。

泉州，读史方与与纪要福建二，“福州府”条：隋平陈，郡废，改州曰泉州。在业初，复曰闽州；三年，又改建安郡。唐武德六年，仍曰泉州。

南安，同上书福建五，“南安县”条：隋废郡，改曰南安，初属泉州，后属建安郡。

刘弘，隋书卷 71 有传。

掩至，国庆惶据，弃州而走。余党散入海岛，或守溪洞，素分遣诸将，水路追捕。（同上）

（5）驰道

（大业三年五月）戊午，发河北十余郡男，凿太行山，达于井州，以通驰道。（隋书卷3，炀帝上）

（大业三年六月）戊子，车驾顿榆林郡。（炀）帝欲出塞耀兵，径突厥中，指于涿郡，……。于是发榆林北境，至其牙，不达于蓟(11)，长三千里，广百步，举国就役，开为御道。（资治通鉴卷180，隋纪四）

（大业三年八月），帝上太行，开直道九十里。九月，己未，至济源(12)，幸（张）衡宅。（同上）

（6）现存最古的石拱桥——赵州安济桥(13)

赵郡洺河(14)石桥，隋匠李春之迹也。制造厅特，人不知其所以为。试观乎用石妙，楞平钻斗，方版促郁，緘穹隆崇，豁然无楹。吁！可怪也！

又详乎叉插，骈𧈧，磨砢致密，髡百象一，仍糊灰璽，腰纤铁蹙(11)。两涯嵌四穴(12)，盖以杀怒水(13)之荡突，虽怀山(14)护而固设焉。非夫深智远虑，莫能创(15)是！

其栏槛华柱，锤斩(16)龙兽之状，蟠绕拿踞(17)，眈眈(18)翕歛(19)，若飞若动，又足畏乎！

夫通济利涉，三才(20)一致。故辰象(21)昭回(22)，天江临乎析木(23)；鬼神幽助，海石到乎扶桑(24)。亦有停杯渡河(25)，羽毛填塞(26)，引弓击水(27)，鳞甲攒会者(28)，徒闻于耳，不观于目。目所观者，工所难者，比于是者，莫之与京(29)。（唐文粹卷67，张嘉贞石桥序）

驰道，指古时皇帝所行的道路。

太行山，在山西高原与河北平原间。

井州，山西旧太原府。

榆林郡，隋大业五年，改胜州置，治所在榆林。辖境相当于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南、黄河南岸。

涿郡，隋大业初改幽州置，治所在蓟县。

楞平钻斗，指许多石块整齐平均，而且紧凑如一。楞音棱，同棱，四方形。钻音砧，捣石。斗，凑，接合为一。

促郁，迫近无间。

緘穹隆崇：緘音蹙。緘穹，指弧撒；隆崇，指高耸的样子。

无楹，没有支柱。

叉插，石和石叉插勾连。

骈𧈧，排比相配合。些音鼻。

磨砢，琢磨。

緘，精细。

髡，音。结砌。

仍糊灰璽：仍用灰把裂缝黏合起来。璽音问，裂。

二 隋末农民起义与李渊集团的起兵

(一) 隋末赋役的繁重

1. 死亡线上的劳役负担者

炀帝大业二年，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六，口四千六百万九千九百五十六，此隋之极盛也。后周静帝未授隋禅，有户三百五十九万九千六百四。至开皇九年平陈，得户五十万。及是才二十六年，直增四百八十万七千九百三十二。承其全实，遂恣荒淫。全登极之初，即建洛邑，每月役丁二百万人。导洛至河及淮，又引沁水达河，北通涿郡，筑长城东西千余里，皆徵百万余人。丁男不充，以妇人兼役，而死者大半。及亲征吐谷浑，驻军青海，遇雨雪，士卒死者十二三。又三驾东征辽泽，皆兴百余万众，馈连者倍之。又逆徵数年之赋，穷侈极奢。举天下之人十分九为盗贼。身丧国灭，这自取之，盖资我唐之速有天下也。（通典卷7，食货七，历代盛衰户口）

元弘嗣，河南洛阳人也。祖刚，魏渔阴王。父经，周渔阴郡公。

弘嗣少袭爵。十八为左亲卫。开皇九年，从晋王平陈，以功授上仪同。十四年，除观州总管长史。在州专以严峻任事，吏人多怨之。二十年，转幽州总官长史。于时，燕荣为总管，肆虐于弘嗣，每被笞辱。弘嗣心不伏；荣遂禁弘嗣于狱，将杀之。及荣诛死，弘嗣为政酷又甚之。每推鞠囚徒，多以酢灌鼻，或楛弋其下窍，无敢隐情，奸伪屏息。

仁寿末，授木工监，修营东都。大业初，炀帝潜有取辽东之意，遣弘嗣往东莱海口监造船。诸州役丁苦其捶楚，官人督役，昼夜立于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无不生蛆，死者十三、四。（隋书卷74，元弘嗣传）

2. 张玄素 所见隋开的徭役

隋书卷29地理志云：“（大业五年），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四十六，口四千六百万九千九百五十六。”与通典仅有一字之差。册府元龟卷486邦计训“户籍”条引同通典。

渔阴，郡名，治所在今河北武清东。

亲卫，掌王朝宿卫的事。

晋王，已详上节。

观州，读史方与纪要云：“开皇九年置观州。”治所在今河北东光县。

“吏”，北史卷87，元弘嗣传作“州”。

幽州，今北京市。

燕荣，隋书卷74有传。

酢，同醋。

楛弋：楛音卓，弋音亦。诗经免置传：楛杙声，释文杙本作弋。诗经“正月”笺：楛如楛杙之楛，谓打之也。

东莱，治所在今山东掖县。

捶楚，同棰楚，杖刑的通称。

蛆，音区，蝇类的幼虫。

张玄素，隋末唐初人。

臣又常见隋室造殿，……略计一柱已用数十万功，则余费又遇于此，臣闻阿房成，秦人散；章华(11)就，楚众离；及乾阴(12)毕功，隋人解体。且以陛下(13)今时功力，何如隋日？役疮痍之人，袭亡隋之弊，以此言之，恐于炀帝！深愿陛下思之，无为由余所笑(14)，则天下幸甚。（旧唐书卷75，张玄素传引谏治宫殿书）

（二）隋末农民的起义

1. 反隋的纷起

是时，刘武周起马邑(15)；林士弘起豫章(16)；刘元进(17)起晋安；皆称皇帝，朱粲起南阳，号楚帝；李子通起海陵，号楚王；邵江海据岐州，号新平王；薛举起金城，号西秦霸王；郭子和起榆林，号永业王；窦建德起河间，号长业王；王须拔起恒、定，号漫开王。汪华起新安；杜伏威起淮南；皆号吴王。李密起鞏，号魏公；王德仁起邺(11)；号太公；左才相起齐郡(12)，号博山公。罗艺据幽州(13)；左难当据泾(14)；冯盎据高、罗(15)；皆号总管。梁师都据朔方(16)，号大丞相；孟海公据曹州(17)，号録事；周文举据淮阳(18)，号柳弃军。高开道据北平(19)，张长孙据五原(20)，周洮据上洛(21)，杨士林据山南(22)，徐圆朗据兖州(23)，杨仲达据豫州(24)，张善相据伊汝(25)，王要汉据汴州(26)，时德睿据尉氏(27)，李义满据平陵(28)，基公顺据青莱(29)，淳于难据文登(30)，徐师顺据任城(31)，蒋弘度据东海(32)，王薄据齐郡(33)，蒋善会据郢州(34)，田留安据章丘(35)，张青特据济北(36)，臧君相据海州(37)，殷恭邃据舒州(38)，周法明据永安(39)，苗海潮据永嘉，梅知严据宣城，郑文进据广州，俚酋杨世略据循、潮，冉安昌据巴东，甯长真据鬱林。其别号诸盗，往往屯聚山泽。

阿房，阿房宫，秦时所建。在长安。

南阳，今河南南阳市。

海陵，今江苏泰州市。

岐州，治所在今陕西凤翔。

金城，今甘肃兰州市。

榆林，今内蒙古托东南黄河南岸。

河间，郡名，治所在今河北獻县东南。

恒、定：恒州，治所在今河北正定县；定州，今河北定县。

新安，郡名，治所在今安徽休宁县。

淮南，泛指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地区。

鞏，今河南鞏县。

永嘉，郡名，治所在今浙江丽水县东南。

宣城，郡名，治所在今安徽宣城县。

广州，今广州市。

循、潮：循州，故治在今惠阳县东北；潮州，治所在今广州潮安。

巴东，郡名，治所在今四川奉节东。

鬱林，今广西贵县南。

而刘武周攻汾阳宫，高祖乃集将吏告曰：“今吾为留守，而贼据离宫。纵贼不诛，罪当死；然出兵必待报，今江都隔远，后期奈何？”将吏皆曰：“国家之利，可专者，公也。”高祖曰：“善！”乃募兵，旬日间得众一万。（新唐书卷1，高祖本纪一）

2. 李密 所领导的农民起义

李密，字玄邃，本辽东襄平人，魏司徒弼会孙。后周赐弼姓徒何(11)氏。祖曜，周太保(12)、魏国公；父宽，隋上柱国(13)、蒲山公：皆知名当代，徙为京兆长安人。……会东郡(14)贼帅翟让(15)聚党万余人，密往归之。……荥阳(16)太守杨庆(17)及通守张须陁(18)以兵讨让。让会为须陁所败，闻其来，大懼，将远避之。密曰：“须陁勇而无谋，兵又驟胜，既骄且狠，可一战而擒之。公但列阵以待，为公破之。”让不得已，勒兵将战，密分兵千余人於木森间设伏。让与战，不利，稍却；密发伏自后掩之，须陁众溃，与让合击，大破之，遂斩须陁於阵。让於是令密别统所部。

密军阵整肃，凡号令兵士，虽盛夏皆若背负霜雪。躬服俭素，所得金宝，皆颁赐麾下，由是人为之用。寻复说让曰：“昏主蒙尘，播荡吴、越。群兵竞起，海内饥荒。明公以英杰之才，而统骁雄之旅，宜当廓清天下，诛翦群凶。岂可求食草间，常为小盗而已？今东都士庶，中外离心，留守诸官，政令不一，明公亲率大众，一朝可集，先发制人，此机不可失也。”让曰：“仆起陇亩之间，望不至此。必如所图，请君先发，仆领诸军，便为后殿，得仓之日，当别议之。”大业十三年春，密与领精兵千人，出阳城北，踰方山，自罗口袭兴洛仓，破之。开仓恣人所取，老弱襁负，道路不绝，众至数十万。隋越王侗遣虎贲郎将刘长恭率步骑二万五千讨密，密一战破之，长恭僅以身免。让於是推密为主，号为魏公。二月，於巩南设壇场即位，称元年，其文书行下，称行军元帅魏公府。以房彦藻为左长史，邴元真为右长史，杨得方为左司马，郑德韜为右司马。拜翟让为司徒，封东郡公，单雄信为左武侯大将军，徐世绩为右武侯大将军。祖君彦为记室。其馀封拜各有差。於是城洛口周迴四十里以居之。

离宫，行宫，帝王出巡进驻的地方。

李密（582—618），隋末岗起义军领袖之一。

辽东襄平，故城在今辽宁阳县北。

司徒弼：司徒，官名。西汉改称丞相为大司徒；东汉去大字，称司徒；历代多沿置。弼，李弼，字景和，周书卷15有传。

蒙尘，皇帝流亡在外。昏主当即指隋炀帝。

陇亩，田亩。起陇亩之间，意即出身於农民。

殿，军队的后面。

读史方于纪要卷48：陸浑山，一名方山。隋大业十三年，李密掠荥阳、梁国诸县，说翟让出阳城，北逾方山，自罗口袭兴洛仓，蓋是时裴仁基守虎牢，密从间道西登封（阳城），北逾方山也。水经注：罗水出方山，西北流为长罗川。

虎贲郎将：汉置虎贲中郎将，管理皇帝的宿衛，历代沿置，唐废。

巩南，巩县以南。

祖君彦，农民起义军中的文学家，隋书卷76、新唐书卷84均有传。

长白山贼孟让率所部归密；巩县长柴孝和、待御史郑颐以巩县降密；隋虎贲郎将裴仁基率其子行儼以武牢归密，拜为上柱国，封河东郡公。因遣基与孟让率兵三万馀人袭袭洛仓，破之；入东都，俘掠居人，烧天津，东都出兵乘之，仁基等大败，仅以身免。密复亲率兵三万逼东都，将军段达、虎贲郎将高毗，刘长林等出兵七万拒之。战於故都城，隋军败走。密复下迴洛仓而据之，大修营堑，以副东都。仍作书以移郡县，曰。

自元气肇辟，厥初生人，树之帝王，以为司牧。是以义、农、斩、项这扣，尧、舜、禹、汤之君，靡不祇畏上玄，爱育黔首，乾乾终日，翼翼小心，馭朽索而同危，履春冰而懼。故一物失所，若纳隍而愧之；一夫有罪，遂下车而泣之。谦德軫於责躬，夏劳切罪已。普天之下，率土之滨，蟠木距於流沙，翰海穷於丹穴，莫不鼓腹击壤，凿井耕田，治政升平，驱之仁寺。是以爱之如父母，敬之若神明，用能享国多年，祚延长世。未有暴虐临人，克终天位者也。

隋氏往因周末，预奉缀衣，狐媚而图圣宝，胠篋以取神器。及纘承负宸，狼虎其心，始噎明两这晖(11)，终于少阳(12)之位。先皇大渐，侍疾禁中，遂为梟獍(13)，便行鸩毒，祸深於颡仆(14)，鬻酷於商臣(15)，天地难容，人神嗟愤。州吁(16)安忍，闾伯(17)日寻，剑客，所以怀凶，晋阳所以与乱，甸人为罄，淫刑斯逞。夫九族既睦，唐帝阐其钦明；百世本桧，文王表其光大。况复隳壤盘石，剿绝维城，唇亡齿寒，宁止虞，虢，欲其长久，其可得乎？其罪一也。

禽兽之行，在于聚麀，人伦之体，别于内外。而兰陵公主逼幸告终，谁谓戮首之贤，翻见齐襄之耻？逮于先皇嫁御，并进银钗，诸王子女，咸贮金屋。牝鸡鸣于诘旦，雄雉恣群飞。袒衣戏陈侯之朝，穹廬同冒顿之庐。爵赏之出，女谒遂成。公卿宣淫，无复綱纪。其罪二也。

平章百姓，一日万机，未晓求衣，昃晷不食，大禹不贵于尺璧，光武不隔于支体，以是夏勤，深虑幽枉。而荒洒于酒，俾书作夜，式号且呼，甘耆

天津，资治通鉴卷 183，隋纪 7 云：“遂烧天津桥。”

以移郡县，同上书同卷云：（义宁元所[617 年]四月）丁未，‘密使其幕府移檄郡县，数炀帝十罪。’
司牧，管理人民的人，即国君。

上玄，指上天。

黔首，黎民，即百姓。

蟠木距於流沙：蟠木、流沙都是地名。相传高辛氏东至蟠木，西至流沙。这裏谓纵极东东极西。

瀚海穷於丹穴：瀚海即沙漠，在北方；丹穴多金玉，在南方。这裏谓纵极北到极南。

缀衣，待帷幄之臣，即参于中央政府的官。

胠篋，打开箱篋，喻盜竊的行为。

负宸：音椅，屏风。古时帝王背着屏风，南面而见诸侯，故负宸意即做了皇帝。

剑客，指蜀王杨秀而言。杨广曾诬陷他，并徵至京师，加以拘禁。

晋阳，指并州德管汉王谅而言。炀帝即位，谅反，被杀于晋阳。

聚麀：聚，共；麀音夏，牝鹿。谓父子乱伦。

兰陵公主，隋高祖第五女。隋书卷 80、北史卷 91 均有传。

戮首：戮音颡首亦作手。戮首人名，虞舜妹。

齐襄：齐襄指齐襄公，女弟为鲁桓公夫人。齐襄与鲁桓夫人私通。

袒衣：袒音日；袒衣，贴身的衣服。

声伎，常居窟室，每藉糟丘，朝谒罕见其身，群臣见其面，断决自此不行，敷奏于是停拥，中山千日之饮，酩酊无名，襄阳三雅之盃，留连诘比！又广召良家，充选宫掖，潜为九市，亲驾四驢，自比商人，见要逆旅，殷辛之谴为小，汉云之罪更轻，内外惊心，遐迩失望。其罪三也。

上栋下宇，在易爻，茅茨(11)采椽(12)，陈诸史籍。圣人本意，惟避风雨，诘待朱玉之华，宁须绡锦之絺？故璿室崇構，商辛以之滅亡；阿房崛起，二世以是倾覆。而不遵古典，不念前章，广立池臺，金营宫观，金铺玉户，青琐丹墀，蔽虧日月，隔阂寒暑，穹生人之筋力，罄天下这资财，使鬼尚难为之，劳人固其不可。其罪四也。

公田所撤，不过十亩，人力所供，纔止三日。是以轻徭薄赋，不夺农时，宁积于人，无藏于府。而科税繁猥，不知纪枢，猛火屡烧，漏卮难满，问会箕敛，逆折十年之租，杼轴其空，日捐千金之费。父母不保其赤子，夫妻相弃于匡牀；万户则城郭空虚，千里则烟火断滅。西蜀王孙子之室，翻同原憲之贫；东海糜竺之家，俄成鄭通之鬼。其罪五也。

古先哲王，卜征巡狩，唐、虞五载，周则一纪，本欲亲问疾苦，观省风谣。乃复广债薪芻，多备饗气，年年历觉，处处登臨，众臣疲弊，供顿辛苦，剽风冻雨，聊竊，比于先驱，车辙马迹遂周行于天下，秦皇之心未已，周穆之意难穹，宴西母而哥云，浮东海而观日，家苦纳秸之勤，人阴来苏之望。且夫天下有道，守在海外，夷不乱华，在德非险。长城之役，战国所为，乃是狙许风，非关稽古之法；而追蹤秦代，板筑更与，袭其基墟，延袤万里，死骸蔽野，血流成河，债怨满于山川，号哭动于天地。其罪六也。

遼水之东，……禹贡以为荒服，周王弃而不臣，示以羈縻，达其声教，苟欲爱人，非救拓土。又强弩未矢，理无穿于鲁縞，动风余力，诘能动于鸿毛？石田得而无堪，鸡肋啖而何用？而恃众怙力，强兵武，惟在并吞，不思长策。夫兵犹火也，不楫将自焚，遂令亿兆夷人，仅轮莫返。夫差丧国，实为黄池之明，苻坚减身，良由寿春之役。欲捕鸣蝉于前，不知挟弹在后，复矢相顾，鬢而成行，义夫切齿，壮士扼腕。其罪七也。直言启沃，王臣匪躬，惟木徒绳，若金须砺。唐尧建鼓，思闻獻之言，夏禹悬鞀，时听箴规之美。而悞谏达，卜，蠹贤嫉能，直士正人，皆由屠害。左仆射、齐

殷辛，殷帝辛，即商纣王。

汉云，汉云帝。

易爻，易经爻乱。

原志，春秋鲁人。家语云：宋人，字子思。论语称：原思，孔子弟子，贫而乐道。参看史记卷67，仲尼弟子列传。

糜竺，三国东海朐（今江苏东海县南）人，家中很富，僮客万人资产钜亿。三国志卷38有传。

鄧通，汉时人，史记卷125、汉书卷93均有传。

鲁縞，古代山东所产的细绢。国策云：“强弩之末，不能穿縞。”

汉书卷52，韩安国传：“弩风之衰，不能起羽毛。”

鸡肋，鸡的肋骨，吞食之无味，弃之又舍不得。

楫，音集，，停息。

鬢，音ZHUA，古代妇人的丧髻。

启沃，诚忠告，即以善言导帝王。

鞀，音陶，同鼗，两旁有耳的小鼓。

国公高颖，上柱国、宋国公贺若弼，或文昌上相，或细柳功臣，暫吐良乐之言，翻加屬饗之賜。袞逢无罪，便遭夏发之诛，王子何辜，滥被商辛之戮，遂令君子结舌，贤人缄口，指白日而比盛，射苍天而敢欺。不悟国这将亡，不知死之将至。其罪八也。

设官分職，贵在铨衡察狱问刑，无闻販鬻。面钱神起论，铜臭为公，梁冀受黄金之地，孟佗(11)薦蒲萄之酒，遂使彝伦攸斁(12)，政以贿成，君子在野，小人在位，债薪居上，同汲黯(13)之言，囊钱不如，伤赵壹(14)之赋。其罪九也。

宣尼(15)有言：无信不立。用命赏祖，义岂食言？自昏主嗣位，每岁行幸，南北巡狩，东西征伐，至如浩豐陪蹕，东都守固，阆乡野战，雁门解围，自外征夫，不可胜纪。既立功动，须酬官爵，而志怀翻覆，言行浮诡，危急则动赏悬授，克定则丝纶不行，先商鞅之颁金，同项王之刑印(16)。芳饵之下，必有悬鱼，惜其重赏，求人死力，走丸逆坡，匹此非鸡，凡百骁雄，谁不仇怨？至于匹夫最庸，宿诺不虧，既在乘与，二三其德。其罪十也。

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况四鸡不张，三云终瘁，无小无大，愚夫愚妇，共识殷亡，咸知夏减。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穹，决东海之波，流恶难书。是以穹奇灵于上国，猘暴于中原，三河纵封豕之食，四海被长蛇之毒，百姓残亡，殆无遗类。十分为计，绕一而已。

苍生惶惶，咸夏杞国之崩，赤子嗷嗷，但愁历阳之陷。且国祚将改，必有常期：六百殷亡之年，三十姬终之世。故识錄云：“隋氏三十六年面减。”此则曆德之象已彰，代终之兆先见。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况乃欃枪(11)竟天，申繻(12)谓之除旧，岁星入进(13)，甘公(14)以为义与。兼(以)朱雀门烧，正阳(15)日触，狐鸣鬼哭，川竭山崩：并是宗为墟之妖，荆棘旅庭(16)之事。夏氏则灵豐非多，殷人则咎徵更少。牵牛入汉(17)，方知大乱之期；王良(18)策马，始验兵车之会。今者顺人将革，先天不达，大誓孟津(19)，陈命景亳(20)，三千列国，八百诸侯，八百诸侯，不谋而同，不召

贺若弼（554—607年），隋代大将，隋书卷41、北史卷72均有传。

细柳：汉文帝时，周亚夫驻军细柳，军中纪律严明。

龙逢，夏时的贤人，被桀杀死。

夏癸，即夏桀。

王子，指比干，为商纣王（即商辛）所杀。

钱神论，晋鲁褒作。

梁冀，后汉人，专朝政近二十年，后汉书卷64有传。

走丸逆坡，在逆坡上走丸，喻不可能的事。

四维，古时治国的纲领有四，即礼、义、廉、耻。

三云總瘁，天、地、人都病了。

穹奇：相传少皞氏的不才子，者百姓把他叫穹奇。后来用以喻凶恶的人。

猘，传说中害人的猛兽。

三河，黄河、淮河、洛河，古称三河。

封豕、长蛇，比喻贪暴的人。

杞国，姒姓，后为楚所灭。

历阳，今安徽和县。

识錄，占验術数之类的预言祕语册。

面自至，轟轟隱隱，如霆如雷，彪虎嘯而谷風生，應龍驤而景雲起。

我魏公 聰明神武，齊聖廣洲，統七德 而在躬，包九功 而挺出，周太保、魏公 之孫，上國柱、蒲山公 之子，家傳盛德，武王承季歷之基，地啟元勛，世祖嗣元皇之業。篤生白水，日角 之相便彰，載誕丹陵，大賓 (11) 之文斯著。加以姓符圓緯，名協歌謠，六合 (12) 所以歸心，三云所改卜。文王厄於久里 (13)，赤雀 (14) 方來，高祖隱於殽山，彤雲自盧 (15)。兵誅不道，赤伏 (16) 至自長安，鋒銳難當，黃星出於梁、宋 (17)。九五龍飛之始，天人豹變 (18) 之初，歷試諸難，大敵弭 (19)。

上柱國司徒、東郡公翟讓，功宣締構，翼亮經綸，伊尹之佐成湯，蕭何之輔高帝。上柱國、統管、齊國公孟讓 (20)，柱國，歷城公孟暢，柱國、絳郡公裴行儼 (21)，大將軍左長史邴元真 (22) 等：並連籌千里，勇冠三軍，擊劍則截蛟斷龜，彎弧則吟猿落雁，韓、彭、絳、灌，成沛公 之基，寇、賈、吳、馮，奉蕭王 之業。復有蒙輪挾軸之士，拔距投石之夫，驥馬追風，吳戈照日。

魏公屬当期連，伏茲儀兆，躬擐甲冑，跋涉山川，櫛風沐雨，豈梓勞倦？遂起西伯之師，將問南巢 之罪。百萬成旅，四七為名，呼吸則河、渭絕流，叱咤則嵩、花自拔。以此攻城，何城不陷？以此擊陣，何陣不摧？譬猶瀉滄海而灌殘 莢，舉昆侖而厭小卵。鼓行而進，百道俱前，以今月二十一日屆於東都。而昏朝文武，留守段逵 等，昆吾 惡稔，飛廉 姦佞，久迷天數，敢拒義兵，驅率醜徒，眾有十萬，迓洛倉 北，遂來舉斧 (11)。於是熊羆角逐，

應龍驤：古時相傳龍有翼的叫做 應龍；驤，跳躍。

魏公，李密。

齊、聖、廣、洲：齊，肅也。齊則無所不敬，聖則無所不通，文則無所不容，洲則無所不測。尚書謂湯有此四德。

七德：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興財，古稱七個武德。

九功，有二說。一說：六府三事。六府謂水、火、木、金、土、穀；三事謂正德、利用、厚生。另一說：九功即九職。

周太保、魏公，指李濯。

上柱國、蒲山公，指李寬。

白水，在湖北省，相傳後漢光武帝受命於此。

日角，額上的骨，隆起如日。相傳光武帝“隆准日角”。

丹陵，相傳堯母慶都，生堯帝於丹陵。

韓、彭、絳、灌：韓指韓信，彭指彭越，絳指絳侯周勃，灌指灌嬰。以上四人，史記均有傳。

沛公，漢高祖。

寇、賈、吳、馮：寇指寇恂，賈指賈復，吳指吳漢，馮指馮異。以上四人，後漢書有傳。

蕭王，光武帝。

蕭王，光武帝。

南巢，古地名，未詳何處，或說在今安徽省巢縣西北。湯曾放桀於南巢。

段逵，隋初宰相，後率兵鎮壓起義軍，時常戰敗。起義軍很視他，稱為“段姥”。隋書卷 85、北史卷 79 均有傳。

昆吾，人名，即夏伯。

稔，莊稼成熟。

飛廉，相傳飛廉以善走事紂。 迓洛倉，在今河南洛陽。

貔(12)虎争先，因其倒戈之心，乘我破竹之势，曾未旋踵，瓦解冰销。坑卒则长平(13)未多，积甲则熊耳(14)为小。逵等助桀为虐，婴城自固，梯衝乱舞，徒设九拒之谋，鼓將将鸣，空凭百之险，燕巢衙幕(15)，鱼游宋池(16)，殄灭之期，匪朝伊暮。然兴洛(17)、虎牢(18)，国家储积，我已先据，为日久矣，既得迦洛，又取黎阳(19)，天下之仓，尽非隋有，四方起义，足食足兵，无前无敌。裴光禄仁基，雄才上将，受朕专征，遐平攸凭，安危是托，乃识械知变，迁殷事夏。袁谦擒自蓝水，张须陁获在荥阳，实度战没於淮南，郭询授首於河北，隋之亡候，聊可知也。清河公房彦藻近秉戒律，各地东南，师之所临，风行电掣，安陵、汝南，随机荡定，淮安、济阳，俄然送款。徐圆朗已平鲁郡，孟海公又破济阳，海内英雄，咸来响应。封民贍取平原(11)之境，郝孝德(12)据黎阳之仓，李士雄虎视於长平，王德仁(13)鹰扬於上党(14)，滑公李景、考功郎中房山基发自臨渝(15)，刘兴祖起於白朔，崔白驹在颖川(16)起，方献伯以谯郡(17)来，各摊数万之兵，俱期牧野之会。沧溟(18)之右，函谷以东，牛酒献於车前，壶浆(19)盈於道路。诸军等并衣冠世胄，杞梓良才，神鼎云绛之秋，裂地封侯之始，豹变鸩起，今也其时。鼙鸣愍应，见机而作，宜各鸠率子弟，共建功名。耿弇(20)之赴光武，萧何之奉高帝，岂不盛哉？若隋代官人，同吠尧之犬，尚荷王莽(21)之恩，仍怀蒯聩(22)之禄。審配死於氏，不如张[洽](郃)归曹；范增困於项王，未若阵平从汉。魏公推以赤心，当加好爵，择木而处，今不自疑。脱猛虎犹豫，舟中敌国，风沙之人，共缚其主，彭宠之仆，自杀君，高官上赏，即以相授。如阉於成事，守迷不反，昆山纵火，玉石俱焚，平等噬脐，悔将何及？黄河带地，明余旦旦之言；皎日麗天，知我勤勤之意。布告海内，咸使闻知。

祖君彦之辟也。……炀帝遣王世充率劲卒五万擊之。密兴战，不利。孝和溺死於洛水，密哭之甚恻。世充营於洛西，于密相拒百馀日，大小六千馀

裴光禄仁基：光禄，官名，即光禄大夫简称。裴仁基，隋河东人，字德本。李密起义，任隋朝河南道讨捕大使，后降密。隋书卷70、北史卷38均有传。

脔（shèn），古代王侯祭社稷时所用的肉。

蓝水，源出於山西屯留县西南，东流入漳。

房彦藻，李密的元帅左长史。

安，郡名，故治在湖北安陵县。

汝南，郡名，故治在河南汝南县东南。

淮安，郡名，故治在河南泌阳县。

济阳，县名，在今山东曹县西南。

徐圆朗，隋代兖州（今山东滋阳）人，公元617年起兵反隋，曾投降李密。舊唐书卷55、新唐书卷86均有传。

孟海公，隋末农民起义军领袖之一，济阴（今山东曹县西北）人，后被唐朝所害。

審配，后汉人，奉袁绍子尚守邺（今河北临漳县），城陷被曹操所杀。三国志魏志8有传。

张郃，三国时郑人。初从袁绍，后归曹魏。后汉书卷104上、三国志魏志卷17均有传。

范增，秦末居巢（今安徽巢县）人。事项羽，有计谋，项羽不能用。

阵平，汉初阳武（今河南阳原）人。原事项羽，后归汉，屢建奇功。

彭宠，后汉人。光武即位，发兵反，为苍头子所杀。后汉书卷42有传。

昆山，在今江苏省。相传玉出昆岗，故名昆山。

噬脐……何及，这是说自己以口咬肚脐是咬不到的，比喻后悔已来不及了。

战。……翟让部将王儒信勸让为大冢宰，总统众务，以夺密權。让兄宽得谓让曰：“天子只可自作，安得于人？汝若不能作，我当为之。”密闻其言，阴有圆让之计。曾世充列阵而至，让出拒之，为世充所擊，让军少失利。密于单雄信等率精锐赴之，世充败走。明日，让径至密所，欲为宴乐，密具僕以待之，其所将左右各分今就食。密引让入坐，以良弓示让，让方引满，密遣壮士自后斩之，并杀其兄宽及王儒信。让部将徐世勋为乱兵所斫，中重疮，密遽止之，得免。单雄信等顿首求哀，密并而慰谕之。於是诣让连营，谕其将士，无敢动者。乃命徐世勋、单雄信、王伯当分统其众。……

武德元年九月，世充以其众五千来决战，密留王伯当守金墉，自引精兵就偃师北阴邙山以待。世充军至，密遂败绩，裴仁基、祖君彦并为世充所虏，密与万余人驰向洛口。……时王伯当弃金墉，保河阳。密以轻骑自武牢归之，谓伯当曰：“兵败矣！久苦诸君，我今自刎，请以谢众。”伯当抱密，号叫恸绝；众皆泣，莫能仰视。密复曰：“诸军幸不相弃，当共归关中。密身虽愧无功，诸君必保富贵。”其府掾柳爽对曰：“昔盆子归汉，尚食均输。明公与唐公司族，兼有畴昔之遇，虽不陪从起义，然而阻东都，断隋归路，使唐公不战而拒京师，此亦公之功也。”众咸曰：“然。”（旧唐书卷53，李密传）

3. 竇建德所领导的起义

竇建德，贝州漳南人。少重然诺，材力绝人。乡人丧亲，贫无以葬，建德方耕，闻之太息，遽解牛以给丧事。盗夜劫其家，建德立户下，盗人，击三人死。余不敢进，请其尸。建德曰：“可投绳系取之。”盗投绳，建德乃自縻使盗曳出；跃起捉刀，复杀数人。繇是益知名。为里长，犯法亡，会赦归。久之，父卒，里中送葬千余人，所赠予皆让不受。

隋大业七年，募兵伐辽东，建德补队长。方如军，会邑人孙安祖盗羊，为县令捕劾笞辱。安祖刺杀令，亡抵建德，建德阴舍之。时山东饥，群盗起，乃谋曰：“今水潦为灾，民力凋敝，主上不是恤，而亲驾临辽。且往岁西征，十不一返，创夷未复，又重发兵，人情危骇，易以摇动。丈夫当建功于世，讵为亡命虏乎？我闻高鸡泊广袤数百里，葭阻奥，可以远难，乘间竊出，掠斂足以自资，因得聚豪傑，且观时变，以就大计。”安祖然之。建德为招

贝州漳南，故治在今河北清河县。

原注云：按新书（新唐书），建德自言汉景帝太后父安成侯之裔。及“僭”号，使人观津先墓。事涉附会，今不取。

大业七年，即公元611年。

旧唐书卷54，竇建德传作“二百人长”。

孙安祖，乃高鸡泊（今山东城北）农民起义军的首创者。

原注云：按旧书（旧唐书）及通鑑皆云安祖家为水所漂，妻子饿死，县以安祖骁勇，亦选在行中，安祖辞贫，白言漳南令，令怒，笞之。与此巽。此据新书及隋季革命记。

凋敝，凋敝。

讵，新唐书竇建德传作“渠”，与讵同，意即怎样。

广袤：袤音懋，长度。东西称广，南北称袤。

葭藪，葭音嘉，芦。藪，荻。

无赖少年数百人，使安祖率之，入高鸡泊为盗。安祖号摸羊公。时郟人张金称亦结众万余，依河渚间。蓐人高士达，兵千余，屯清河郟上。诸盗往来漳南，多杀掠，独不入建德间。郡县意建德与贼通，捕族其家。建德至河间，闻家屠灭，即率麾下二百人亡归士达。士达自称东海公，以建德为司兵。安祖为金称所杀，其下数千人归建德，众益盛，至万人，犹保高鸡泊。倾身接物，执苦与士卒均，由是能致人死力。

十二年，涿郡通守郭绚率兵万人讨士达。士达自以智力不及建德，乃推为军司马，以兵属焉。建德使士达守辎重，自以精兵七千迎绚，诈为亡状，遗绚书，约[條]降，请前执贼自效。绚信之，引兵从建德至长河界，兵懈不设备。建德袭杀其军数千人，绚以数十骑去，追斩于平原。

隋遣太仆卿杨义臣讨破张金称于清河，乘胜遂入高鸡泊。建德谓士达曰：“隋善将独义臣耳，新破金称，其锋不可当。引兵避之。彼欲战不得，军老食乏，乘之可有功。”士达不纳，留建德守壁，身将兵逆战，置酒享士。建德闻曰：“东海公未捷，遽自矜大，祸至不日矣！隋兵胜，必长驱而来，吾不能独支。”乃留众保壁，帅锐士据险待。后五日，义臣斩士达于阵，追北薄垒，守兵溃。建德以百余骑走饶阳。饶阳无备，因取之。义臣已杀士达，谓余党不足忧，引去；故建德得还平原，为士达发丧，招溃卒，得数千人，军复振，自称将军。

初，佗盗得隋官及士人，必杀之，惟建德恩遇甚备，引故饶阳长宋正本为客，尊任之，参决军议。隋郡县吏多以地归之，势盗张，众至十余万。十三年正月，筑坛场于河间乐寿，自立为乐王，建元丁丑，署官属，分治郡县。……

始都乐寿，号金城宫。（武德元年）冬至，大会僚吏，有五大鸟集其宫，群鸟从之。又京城人献玄圭一，景城丞孔德绍曰：“昔天以是授禹，今瑞与之侔，国宜称夏。”建德然之，改元五凤，以德绍为内史侍郎。

初，上谷贼王须拔，自号漫天王，以兵略幽州，战死。其将魏刀儿领其众，壁深泽，众十万。建德以计袭取之，并有其地。

原注云：旧书自称将军，通鑑同。

张金称，隋末农民起义领袖之一，郟县（今山东夏津）人，曾击毙隋将冯孝慈。

高士达，隋末农民起义领袖之一，蓐（今河北景县南）人，自称东海公。

清河：隋改武城县曰清河，改城在今河北清河县东。

郭绚，隋末安邑（今山西省）人，隋书卷73、北史卷86均有传。

据新唐书本传，“條”改“降”。

杨义臣，隋将，代（今山西原平）人。

饶阳，在今河北省。

平原，今山东省平原东北。

乐寿，今河北献县西南。

原注云：按大业十三年，岁在丁丑。建德以丁丑纪元，必在其岁。新书系之十四年，误。又大业十四年，即唐武德元年也。新书建德传，先书大业十四年，又书武德元年，亦误，今并考正。

原注云：按是时始改国号曰夏，新书于建元丁丑之前，已书更号夏王者，误也。今删彼存此。

漫天王，旧唐书无“王”字。

魏刀儿，隋书卷4，炀帝纪下，作“魏刁儿”。

原注云：新书载在大业十二年，今从旧书。

武德二年，宇文化及至魏县。建德谓其纳言(11)宋正本及德绍曰：“化及大逆不道，吾欲为天下诛之，何如？”正本等皆曰：“善！”(12)即引兵讨化及，连战皆破之。化及保聊城(13)，及纵撞车机石四面乘城，拔之。建德[人](入)(14)，先谒萧皇后，语称臣；执宇文智及、杨士贤、元武达、许宏仁、孟景等，召隋文武官共临斩之，梟首辕门；囚化及并其子，载以槛车，至大陆县斩之。

建德性约素，不喜食肉，饭脱粟加蔬具；妻曹未尝衣纨绮；每下城破敌，货宝并散赍将士。至是，得隋宫人千数，皆放去。乃以诛化及报越王侗，侗封为夏王。以隋黄门侍郎裴矩为尚书右仆射，兵部侍郎崔君肃为侍中，少府令何稠为工部尚书；余随才署职，委以政事；有愿往关中及东都者听，仍给道里费，以兵让出于境。

八月，攻洛州，陷之，遂迁都焉，更号万春宫。遣使朝侗，与王世充结欢。俄而世充废侗，乃绝之。始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书称诏，追谥隋炀帝为闵帝，以齐王暕子政道为郟公。义成公主在突厥，遣使迎萧后(11)。建德自将千余骑送之，并献化及首。未几，连突厥侵相州(12)，刺史吕珉死之。进攻卫州(13)，执河北大使淮安王神通(14)、同安长公主(15)、黎阳守将李世勣(16)，释之，复使世勣守黎阳，馆王、公主，馈以客礼。滑州(17)刺史王轨为奴所杀，以首奔建德。建德曰：“奴杀主，大逆。”命斩奴而还轨首，滑人德之，遂降。齐、济二州亦降。兖贼徐圆朗闻风送款。

三年，世绩自拔归国，吏白建德诛其父。建德曰：“世绩唐臣，不忘其主，忠也，父何罪？”释不问。高祖遣使修好，建德即以公主等归京师。尝执赵州刺史张志昂、邢州刺史陈君宝、大使张道源等，将杀之。国子祭酒凌敬谏曰：“彼悉力坚守，以穷就禽，仗节士也，今杀之，无以劝。”建德怒曰：“我傅其城，犹不下，劳费士旅，何以赦？”敬曰：“王之大将高士兴

武德二年，即公元619年。原注云：新书作元年，误。

宇文化及，隋武川（今内蒙古自治区）人，曾与司马德戡等发动兵变，杀死炀帝。

魏县，今河北大名南。

大陆，今河北宁晋县东南。原注云：按隋书云载之河间斩之，通鑑云至襄国杀之，今据新、旧唐书。

越王侗，炀帝的孙子，元德太子昭的儿子，隋书卷59、北史卷71均有传。

裴矩，隋闻喜（在今山西省）人，曾主管西域互市，著有西域图记三卷，已佚。隋书卷67、北史卷38、旧唐书卷63、新唐书卷100均有传。

尚书右仆射，官名，地位与宰相相同。张森楷云：“旧传（旧唐书裴矩传）‘右’作‘左’，误，观传末‘尤称右仆射’，可证。原注云：旧作左仆射。”

崔君肃，通鑑考異曰：革命记作“君秀”。今从旧建德传。

何稠，隋时著名的工程家，后归唐。隋书卷68、北史卷90均有传。

洛州，今河北永年。

警蹕，在帝王出入经过的地方严加戒备，断绝行人。

齐王暕子政道：齐王暕，炀帝子，隋书卷59、北史卷71均有传。杨政道后入突厥，处罗可汗立为隋。原注云：宰相世系表“杨慎矜”，突厥传作“正道”。

义成公主，隋宗女，嫁于突厥处罗可汗。

齐、济：齐州，今山东济南市；济州，今山东茌平西南。

徐圆郎：隋园州（今山东滋阳）人，公元617年据本郡起兵。旧唐书卷55、新唐书卷86均有传。

原注云：旧书作张昂。

抗罗艺于易南，兵未交，士兴即降，可乎？”建德悟，即释之。建德大将王伏宾，数持兵，功略在诸帅上，或谗其反，建德杀之。伏宾临死时呼曰：“我无罪，王何信谗，自刈左右手乎？”后战数不利。纳言宋正本好直谏，建德复听谗言杀之，政教益衰。

九月，建德自帅师围幽州，为罗艺所败。艺乘胜袭其营。建德阵营中，填堑而出，败艺众，进薄其城，不能拔，乃还。济阴贼孟海公，兵三万，据周桥城以掠河南，建德自击之。会秦王伐东都，其中书舍人刘斌献说曰：“唐据关内，郑王河南，夏有冀方：此鼎足相持势也。今唐、郑二国兵不解，唐强郑弱，势必举郑。郑灭则夏有齿寒之忧。为大王计，莫若援郑，使郑抗其内，我攻其外，唐之兵必却；唐却而郑完，然后徐观其变。郑若可固，因而取之，并二国，乘唐师老，长驱而西，关中可遂有也。”建德曰：“善！”会世充遣兄子琬及长孙安世乞师，建德即令其臣李大师、魏处绘诣唐请解郑围，秦王留之不答。

四年，建德克周桥，虏海公，留其将范愿戍之。悉发海公、徐圆朗之众，并兵号三十万，救世充。至滑州，世充行台仆射韩洪开城纳之。进逼元、梁、管，三州皆陷。遂屯荥阳，运粮泝河西上，舟相属不绝。壁成皋东原，筑营板渚，遣使与世充约期。三月，秦王进据虎牢，翌日，以骑五百觜建德营，设伏道侧，独与数骑进。未至贼营三里，觉，贼出骑追之。王渐却，诱至伏所，卒起奋击，贼骑惊引去。追斩三百级，获其将殷秋、石瓚。建德失二将，又闻唐兵精，顿六十日不敢西。其诸将又新破海公，掠获盈给，日夜思归。凌敬说建德曰：“今唐以重兵守虎牢，我若悉兵济河取怀州、河阳，以重将戍之，然后鸣鼓建旗逾太行，入上党，传檄旁郡，进壶口以骇蒲津，收河东地，此上策也。且有三利：乘虚捣境，师有万全，一也；拓土得众，二也；郑围自解，三也。”建德将从之，而王琬、长孙安世曰：“请兵西。”又阴賫金玉啗诸将，以乱其谋。众乃曰：“凌敬书生，岂知战？”建德乃谢敬曰：“今士心锐，天赞我也。方用众议，不得如公言。”敬固争，建德怒，命扶出。其妻谏曰：“祭酒计甚善。夫自滏口道乘唐之虚，连营渐进，以取山

抗罗艺于易南：罗艺，襄阳（在今湖北省）人，隋将领，驻涿郡（在今河北涿县）。易南，易水之南。原注云：据旧唐书增。

原注云：通鉴战此事在十月。

济阴贼孟海公：孟海公，隋末农民起义领袖之一，济阴（今山东济南）人，

中书舍人，官名，隋时专掌诏令，职位低于中书侍郎。通鉴卷188，唐纪四作“中书侍郎”。

刘斌，原注云：“通鉴作刘彬。”按刘斌，通鉴作“刘彬”，非作“刘彬”。

据通鉴卷188唐纪四，李大师为宾建德的礼部侍郎。据旧唐书本传，魏处绘为职方侍郎。

元、梁、管，均州名。元州当是玄州，未详何处；梁州，隋末王世充置，今河南商丘县治；管州；故治即今河南郑县。

板渚，今河南汜水县东北。

怀州、河阳：怀州，即今河南沁阳；河阳在今河南孟县西。

太行，山名，在山西高原与河北平原间。北起拒马河谷，南至山西阳城县。

上党，郡名，在今山西东南部。

壶口，关名，在山西长治县东南。蒲津，关名，在山西永济县西。

河东，山西境内、黄河以东的地方。

祭酒，官名，掌教化。这里指凌敬而言。

北，因招突厥西抄关中，唐必还师自救，郑难舒矣。今顿兵虎牢下，徒自苦，恐无功。”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且郑朝暮待吾来，既许之，岂可见难而退？”

五月，自板渚出，为阵西薄汜南，属鹤山，互二十里，鼓而前，秦王登虎牢城望其军，按甲不战，曰：“贼起山东，未尝见大敌。今度险士器，令不肃也；逼城而阵，有轻我心。待其饥，破之果矣。”日中，建德士皆坐列，渴争饮，意益怠。王麾军先登骑，怒塵大涨，乃率史大奈、秦叔宝，缠麾帜，驰出贼阵后。建德军顾而惊，遂大溃。建德被重创，竄牛口谷。车骑将军白士让、杨武威获之，传而西，斩安市，年四十九。

建德妻与其左仆射齐善行，以骑数百遁还洛州，馀党欲立其养子为主。善行曰：“夏主奄定河朔，号为威强，今一出不复，非天命有归哉？不如委心请命，无为塗炭生民也。”遂分府库散给将士，令各解去。善行乃与右仆射裴矩、行台[曹旦]（曹旦）率官属及建德妻并传国玉玺来降。建德起兵至灭，凡六年。（续通志卷 201，宝建德传）

4. 杜伏威所领导的农民起义

杜伏威，齐州章丘人也。少落拓，不治产业，家贫无以自给，每穿窬为盗。与辅公柝为刎颈之交。公柝姑家以牧羊为业。公柝数攘羊以餽之，姑有憾焉，因发其盗事。郡县捕之急，伏威与公柝遂俱亡命，聚众为群盗，时年十六。常营护诸盗，出则居前，入则殿后，故其党咸服之，共推为主。大业九年，率众入长白山，投贼帅左君行，不被礼，因舍去，转掠淮南，自称将军。时下邳有苗海潮，亦聚众为盗，伏威使公柝谓曰：“今同苦隋政，各兴大义，力分势弱，常恐见擒。何不合以为强，则不患隋军相制。若公能为主，吾当敬从，自揆不堪，可来听命；不则一战，以决雄雌。”海潮惧，即以其众归于伏威。江都留守遣校尉宋颢率兵讨之。伏威与战，阳为奔北，引入葭芦中，而从上风纵火，迫其步骑，陷于大泽，火至皆烧死。……

高祖遣使就拜东南道行台尚书令、江淮以南安抚大使、上柱国，封吴王，赐姓李氏，预宗正属籍，封其子德俊为山阳公，赐帛五千段，马三百匹。伏威遣其将军陈正通、徐绍宗率兵来会。

武德四年，遣其将军王雄诞讨李子通于杭州，擒之以献；又破汪华于

濠口，太行山八陁之一，在今河南省武安县南濠山，为由河南入山西的要道。

原注云：谨按通鉴辑览御批：胡寅以凌敬之策虽善，而汾、晋、蒲坂，非不战所能下，若延引日月，世充破，而建德仍不免于亡，此老生常谈耳。使建德是时果集兵向秦，如孙贲之直趋大梁，未必不足以夺洛阳城下诸军之气，特为诸将所惑，一战被擒，所谓神昧当岁，非天夺其魄者欤？

旧传作“中枪，竄牛渚口”。

据新旧传及通鉴改。通鉴云：“曹旦，建德之妻兄也。”

齐州章丘，今山东省章丘县。

长白山，在今山东省章丘县。

张森楷说：隋书炀帝纪、新唐书高祖纪及李子通传有左才相据长白山，或才相、君行即一人。

王雄诞，杜伏威的将军。新唐书卷 92 有传。

李子通，新唐书卷 87、旧唐书卷 56 均有传。

歙州；尽有江东、淮南之地，南接于巔，东至于海。寻闻太宗平刘黑闥，进攻徐圆朗，伏威惧，来朝。拜为太子太保，仍兼行台尚书令，留于京师，礼之甚厚，位在齐王元吉之上，以宠异之。

初，辅公柝之反也，诈称伏威之令以给其众，高祖遣赵郡王孝恭讨之。时伏威在长安暴卒。及公柝平，孝恭收得公柝反辞，不晓其诈，遽以秦奏闻，乃除伏威名籍，役其妻子。（旧唐书卷56，杜伏威传）

（三）李渊集团的起兵

帝素怀济世之略，有经纶天一之心。接待人伦，不限贵贱，一面相遇，十数年不忘。山川重要，一觉便憶。远近承，咸思托附。仍命皇太子於河东潜结英俊，秦王於晋阳密招豪友。太子及王俱稟圣略，倾财赈施，卑身下士，逮乎鬻繒博徒，监门厮养，一技可称，一艺可取，与之抗礼，未尝倦，故得士庶之心，无不至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1）

其破霍邑，攻载人等有功动者，并依格赏，受事不踰日。惟有徒隶一色，动司疑请。杀曰：“我兵取人，山藏海纳，逮乎徒隶亦无弃者。及著动绩，所司致疑。覽其所请，可为太息！岂有矢石之间，不辨贵贱；庸动之次，便有等差。以此论功，将何以动，黥而为王，亦何妨也。赏宜从重，吾其与之。诸部曲及徒隶征载有功动者，并从本色动授。”（同上书卷2）

自是以后，未节附者，无间邻村堡坞，賢愚贵贱，咸遣招慰之，无有不至。其来诣军者，帝并节级授朝散大夫以上官，至于逸民道士，亦请效力。（同上）

人臨分郡劳抚，任用郡内官民，一如霍邑。（同上）

旬日间，京兆诸贼，四面而至，相继归见，罔有所遗。商农工贾，各安其业。（同上）

2. 李渊起兵的筹创和经过

（大业）十三年来帝为太原留守。……帝遂私竊喜甚，而谓第二子秦王

破汪华于歙州：歙音 shè，在今安徽省歙县，当时汪华已称王十余年。

孝恭，即李孝恭，新唐书卷78有传。

帝，唐高祖李渊。

太子，李建成。

河东，山西永济。

秦王，李世民。

晋阳，山西太原西。

霍邑，山西霍邑是公元617年的事

杀，文傅明辨序冰：“按刘勰云：‘效也，言出而民效也。’李周翰云：‘杀，示於人也。’秦法，王侯称杀；而汉时大臣亦得用之，若京兆王尊杀告属屬是也。”

黥，理刺字於罪人面部的刑法。

朝散大夫，隋时的散官，用来给予当时认为有德行有声望的人，有名位而不理事。

臨汾郡，治所在今山西臨汾县。

等曰：“唐固吾国，太原节其地焉。今我来斯，是为天与。与而不取，祸将斯及。”……六月己卯，太子与齐王至自河东，帝懼甚。裴寂等乃因太子、秦王等人启，请……废皇帝而立代王，兴义兵以檄郡县，改旗帜以示突厥，师出有名，以辑夷夏。帝曰：“……事机相迫，不得不尔。……众议既同，孤何能易。……”欷歔不得已。……以兵起甲子之日。……癸巳，以世子为陇西公，为左领军大都督，左三统军等隶焉；二郎为燉煌公，为右领军大都督，右三统军等隶焉。（大唐创业起居注卷1）

冬十月辛巳，帝至灊上，仍进营，停于大兴城春明门之西北，与陇西、公诸军二十馀万众会焉。……十一月丙辰昧爽，咸自逼城。……帝乃遣二公率所统兵依城外部分，……吏民安堵，……壬戌，乃率百僚……迎代王即位。

（同上书卷2）

少帝……惟求潜逊。……於是文武将佐裴寂等二千人……乃相率上疏动退。……以武德元年岁在戊寅五月甲子，皇帝即位於太极前殿。（同上书卷3）

时隋封李渊为唐公。

齐王，李渊三子元吉。

裴寂，字玄真，时为晋阳官监，与李渊交谊很厚。

代王，隋炀帝之孙侑，时留守长安。

灊上，在今陕西省长安县东。

少帝，即新立为帝的代王。

皇帝，指受隋少帝领位的李渊。

三 唐昌盛时期经济和政治的发展

(一) 当时封建经济的发展

1. 土地所有制与赋役

(1) 官僚地主的土地

长安平，赐寂田千顷，甲第一区，物四万段。（新唐书卷88，裴寂传）

诏授（李勣）黎州总管，封英国公，赐姓，附宗正属籍，徙封曹，给田五十顷，甲第一区。（同上书卷93，李勣传）

（元仁基）字惟固，从太宗征辽东，以功赐宜君田三十顷。（新唐书143，元结传）

志宁奏曰：“臣居开右，代袭箕裘，周魏以来，基址不坠，行成等新营住宅，尚少田园。於臣有馀，乞申私让。”帝嘉其意，乃分赐行成及季辅。（旧唐书卷78，于志宁传）

以惠为雍州牧、扬州大都督、太子太师，宝封至二千户，赐甲第、物段五千、良马二十、奴婢十房、上田三十顷。（新唐书卷81，让皇帝惠传）

睿宗立，（刘幽求）进尚书右丞、徐国公，增封户至五百，赐物千段、奴婢二十人、第(11)一区、良田千亩。（同上书卷121，刘幽求传）

御史中丞宇文融方用事，将以括田户功为上下考(12)，（虢）从愿不许。融恨之，乃密白从愿盛殖产，良田数百顷。帝自此薄(13)之，目为多田翁。仅欲用为相，屡矣，卒以是止。（同上书卷129，卢从愿传）

愷丰於产业，伊川(14)膏腴水陸上田，修竹茂樹，自城及阙口，别业相望；与吏部侍李彭年(15)皆有地癖。李巖(16)，天宝中仕至绛郡太守，人为少府监(17)，田产亚於愷。（旧唐书卷187，李愷传）

(2) 一般地主的土地

其隋代公卿以下，爰及民庶，身往江都，家口在此，不预义军者，所有

公元617年李渊入长安。

寂，裴寂。

诏，武德二年诏。

赐姓：本姓徐，赐姓李。

宗正，指宗正寺，掌天子族亲属籍。

宜君，故城在今陕西宜君县西南，

志宁，于志宁，这是顯慶元年（656年）的奏章。

箕裘，谓能继承你业。礼记：良工之子，必学为箕；良冶之子，必学为裘。

帝，唐高宗李治。

行成，张行成，当时任右射官。

季辅高季辅，当时的中书令，

惠，让皇帝李惠。

田宅，并勿追收。若困穷粮食交绝，其禄名簿，速加赈贍。（唐大诏令集卷114，武德元年七月，隋代公卿不预义军者田宅并勿追收诏）

高宗永徽二年九月，改九成宫为万宫；废玉华殿为佛寺；苑内及诸曹，旧是百姓田宅者还本主。（册府元卷14，帝王部）

永徽五年，（贾敦颐）仓州刺史。时富之室，皆籍外占田，敦颐都括糴三千馀顷，以给贫乏。（旧唐书卷185上，敦颐传）

（张嘉贞答曰）：近世士大夫预广田宅，为不肖子酒色费，我无是也。（新唐书卷127，张嘉贞传）

王方翼，并州祈人也。……方翼交仁表，贞观中为岐州刺史。仁表卒，妻李氏为主所斥，居於凤泉别业。时翼尚幼，乃与庸保齐力勤作，苦心计，功不虚弃，数年辟田数十顷，修饰馆宇，列植竹木，遂为富室。（旧唐书卷185上，王方翼传）

天宝中，相州王者，叟家邺城，富有财，唯有财，唯夫与妻，更无儿女。赎粟近至万，则夫妻俭啬颇甚，常食陈物，纔以充赐，不求体厚。住宅尤广百馀户。叟尝巡行客坊，忽见一客方食，盘飧体盛。叟问其业，客云：“唯賣维粉香乐而已。”叟疑其作贼，问：“汝有几财而衣食过体也！”此人云：“唯有五千之本，逐日食利，但存其本，不望有馀，故食常得足耳。”叟遂大悟，归谓妻曰：“彼人小得其利，便以充身，可。干事地今赎财巨万，而衣食陈败，又无子息，将以谁！”遂发仓库，广市珍好，其食味。不数日，夫妻俱萝为人所录，枷鎖禁系，鞭撻俱至：“此人妄破军粮。”觉后，数年夫妻并卒。宦军圉安庆绪於相州，书发其廩，以供军马。（太平广记卷165，王叟修原化记）

（3）均田制

武德七年三月二十九日，始定均田：

凡天下丁男，给田一顷；笃疾废疾，给田十亩；寡妻妾，三十亩，若为户者，加二十亩。

所授之田，十分之二分为世业，余以为口分。世业之田，身死则承户者授之。口分则收入官，更以给人。（唐会要卷83，租税上）

百户为里，五里为乡，两京及州县之廓，内分为坊，郊外为村里村坊，

交绝，一齐断绝。

赈贍，以财货相周给。

永徽二年，公元651年。

祈人，新唐书卷111作“祁人”，今山西祁县人。

岐州，治所在今陕西凤翔。

主，指李渊的妹妹同安大长公主。

翼，王方翼。

邺城，今河北剥联。

陈物，陈旧的东西。

安庆绪，详下文“安史之乱”节。

武德七年：武德，唐高祖年号；七年，公元624年。

廓，原校注：“廓”当作“郭”。

皆有正，以司督察。

四家为邻，五家为保。保有长，以相禁约。

凡男女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为中，二十有一为丁，六十为老。每一岁一造计帐，三年一造户籍。县以籍成于州，州成于省，户部总而领焉。

凡天下之户，量其资产，定为九等。

每定户以仲年；造籍以季年。

州县之籍，恒留五比，省籍留九比。凡户之两贯者，先从旁州为定，次从开(11)内，次从军府州。若俱(12)者，各从其先贯焉。乐住之制：居狭乡者，听其从宽；居远者，听其从近；居轻役之地者，听其从重。

辨天下之四人，使各专其业；凡习学文武者为士；肆力耕桑者为农；工作贸易者为工；屠沽与贩者为商。

工商之家不得预於士；食禄之人不得夺下人之利。

凡天下之田，五尺为步，二百有四十步为亩；百亩为顷，度其肥瘠宽狭，以居其人。

凡给田之制有差：丁男、中男以一顷；老男笃疾废疾者以四十亩；寡妻妾以三十亩，若为户者，则减丁之半。

凡田分为二等：一曰永业；一曰口分。丁之田，二为永业，八为口分。

凡道士给田三十亩，女冠二十亩，僧尼亦如之。

凡官户受田，减百姓口分之半。

凡天下百姓给园宅地者，良口三人已上给一亩，三口加一亩；贱口五人给一亩，五口加一亩；其口分，永业不与焉。

凡给口分田，皆从便近。居城之人，本县无田者，则隔县给受。

凡应收授之田，皆起十月，毕十二月。

凡授田，先课后不课，先贫后富，先无后少。

凡州县界内所部受田悉足者为宽乡；不足者为狭乡。

凡官人受永业田：亲王一百顷；职事官正一品六十顷；郡王及职事官后一品五十顷；国公若职事官二品四十顷；郡公若职事官从二品三十五顷；县

村坊，原校注：旧唐志作“坊村。”

原注：里正兼课植农桑，催驱赋役。

原校注：旧唐志“家”作“邻”。

原注：诸造籍起正月，毕二月。所须纸笔、装潢、轴帙，皆出当户内，口别一钱；计钱所须，户别一钱。

原注：每三年县司注定，州司覆之，然后注籍而申之于省。

原注：子、卯、午、酉。

原注：丑、长、未、戌。

原注：畿内诸州，不得乐住畿外。

(原校注：阙恐当填以“畿外诸州不得乐住”八字。)

余州；其京城县，不得住余县；有军府州，不得住无军府州。

原校注：旧唐志“贸易”作“器用”。

原注：工商皆为家专其业以求科(原校注：据白虎通“科”当作“利”)者，其织紵组紃之类非也。

原注：中男年十八已上者，亦依丁男给。

原注：若京城及州县郭下园宅，不在此例。

原校注：旧唐志“受”作“授”。

原校注：旧唐志“无”作“多”。

原校注：旧唐志“人”下有“及勋”二字。

公若职事官正三品二十五顷；职事官后三品二十顷；侯若职事官正四品十四顷；伯若职事官从四品十一顷；子若职事官正五品八顷；男若职事官从五品五顷。上柱国三十顷；柱国二十五顷；上护军二十顷；护军十五顷；上轻车都尉一十顷；轻车都尉七顷；上骑都尉六顷；骑都尉四顷；骁骑尉、飞骑尉各八十亩；云骑尉、武骑尉各六十亩。其散官五品以上，同职事给。（大唐六典卷3，尚书户部）

（大唐开元二十五年令：）诸永业田，皆传子孙，不在收授之限，即子孙犯除名者，所承之地，亦不追。每亩课种桑五十根以上，榆枣各十根以上，三年种毕。乡土不宜者，任以所宜树充。

所给五品以上永业田，皆不得狭乡受，任于宽乡隔越射无主荒地充。其六品以下永业，即听本乡取远公田充，愿於宽乡取者亦听。……

诸庶人有身死家贫无以供葬者，听卖永业田，即流移者亦如之；乐迁就宽乡者，并听卖口分。诸买地者，不得过本制，虽居狭乡，亦听依宽制。其卖者，不得更请。凡卖买皆须经所部官司申牒，年终彼此除附。若无文牒，辄卖买，财没不追，地远本主。

诸以工商为业者，永业、口分田，各减半给之；在狭乡者，并不给。（通典卷2，田制下）

刘氏恕曰：“后魏均田制度，似今世佃官田及绝户田出租税，非如三代井田也。魏、齐、周、隋、兵革不息，农民少而旷土多，故均田之制存。至唐，承平日久，丁口滋众，官无间田，不复给授，故田制为空文。唐志云：‘口分世业之田壤而为兼并’，似指以为井田之比，失之远矣。”范氏曰：“唐初定均田，有给田之制，盖由有在官之田也。其后给田之制不复见，盖官田益少矣。”（困学纪闻卷16录刘氏、范氏语）

（4）土地兼并进一步发展

天宝十一载十一月乙丑诏曰：“周有均土之宜，汉存垦田之法，将欲明其经界，定其等威。食禄之家，无广擅于山泽；贸迁之伍，罕争利于农收；则岁有豆稷，人无胥怨，永言致理，何莫繇兹。如闻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吞并，莫惧章程。借荒者皆有熟田，因之侵夺；置牧者唯指山谷，不限多少。受及口分永业，执法卖买，或改籍书，或云典贴。致令百

原注：其地并於宽乡请授，亦任隔越请射蒞帅，皆许传之子孙，不在此授之限。若未请受而身亡者，子孙不合追请。若袭爵者，祖、父未请地，其子孙减初受封者之半。

册府元龟卷495，邦计部田制引作“制”。

原注云：即买阴赐田充者，虽狭乡亦听。

原注云：卖充住宅、邸店、碾磑者，虽非乐迁，亦听私卖。

马端临文献通考田赋考云：“露田不栽树，则似无所种者皆荒闲无主之田，必诸速流配谪无子孙及户绝者，墟宅桑榆尽为公田，以供授受。”此说与刘说相似。

原注云：翁元圻案唐书食货志曰，口分世业之田壤而为兼并，租庸调之法壤而为两税。

经界，农田的界线。

擅，寸。

贸迁，亦作懋迁，连输交易。

县兹，由此。

姓无处安置，乃别停客户，使其佃食。既夺居人之业，实生浮惰之端。远近皆然，因循亦久，不有厘革，为弊虑深。

其王公百官勋阴等家，应置庄田不得踰于式令，仍更从宽典，务使弘通。其有同籍周齐以上亲，俱有勋阴者，每人占地顷亩，任其累计。其阴处有余，如旧是无勋阴地合责者，先用钱买得，不可官收，限勅到百日内容其转卖。其先不合阴，又阴外请射兼借荒及无马置牧地之内并从合阴者，并不在占限，官还主。其口分永业地先合买卖，若有主来理者，其地虽经除附，不限载月远近，宜并却还。至于价值，准格并不合酬备。既缘先已用钱，审勘责其有契验可凭，特宜官为出钱，还其卖人。其地若无主论理，不须收夺庶使人皆摭实，地悉无遗，百姓知复于田畴，阴家不失其价值。此而或隐，罪必无容。

又两京去城五百里内，不合置牧地；地内熟田，仍不得过五顷已上十顷已下，其有余者，仰官收。应缘括简共给授田地等，并委郡县长官及判官录事相知勾当，并特给复业；并无籍贯浮逃人，仍掳丁口，量地好恶，均平给授，便与编附，仍当载庸。如给未书，明立帐簿，且官收佃，不得辄新识工商富豪兼并之家。如有请受者，先决一顿，然后准法科罪。不在官当阴赎，有能纠告者，地入纠人。各令使按覆具状闻奏。使司不纠察，与郡县官同罪。

自今已后，更不得违法买卖口分永业田，及诸射兼借公私荒废地，无马妄请牧田，併潜停客户，有官者私营农。如辄有违犯，无官者决杖四十，有官者录奏取处分。又郡县官人多有任所寄庄，言念贫弱，虑有侵损。先已定者不可改移，自今已后一切禁断。今所括地授田，务欲优乱百姓，不得妨夺，有劳损。客户无使惊忧。缘酬地价值出官钱，支科之间，必资总统，仍令两京出纳使杨国忠充使都勾当条件处置，凡在士庶，悉宜朕心。（册府元龟卷495，计部田制天宝十一年十一月乙丑诏书）

开元之季，天宝以来，令驰坏，兼并之弊，有迂于汉成哀之间。（通曲卷2，食货典田制下）

（5）租庸调和雜徭

凡赋役之制有四：一曰租，二曰调，三曰役，四曰雜徭。课户每丁租三石。其调随乡土所产绫绢施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轮绫绢施者绵三两，轮布者麻三斤，皆书印焉。凡丁岁役二旬；无事则收其庸，每日三尺。有事

客户，同主户相对，即阴户，指依附豪强地主以逃避兵役等役的人户。

周齐，服丧一年。

钱，原作“鐵”，误，迳改。

载与“年”同。唐代称年为“载”前文“天宝十一载”即是其例。

辄，专断。

科罪，判罪。

杨国忠，杨贵妃堂兄，身兼十五职使，权倾中外，后林甫为右相，兼领四作使。旧唐书卷106新唐书卷206均有传。

勾当，辩理。

汉成，西汉成帝哀帝。

原注云：有闰之年，加二日。

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调，三旬则租调俱免。凡庸调之物，仲秋而敛之，季秋发于州；则准土收护早晚量事而敛之。仲冬起轮，孟春而纳异。……

凡水旱虫霜为灾害，则有分数。十分损四以上免，损六以上免租调，损七以上课役俱免。若桑麻损书者各免调；若已役已轮者听免其来年。凡丁新附于籍赈者，春附则课役并征，夏附则免课从役，秋附则课役俱。

凡丁户皆有优复蠲免之制，若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志行闻于乡间者，州县申省奏闻，表其门间，同籍悉免课役。有精诚应者，则加优赏焉。

（大唐六典卷3）

（6）户口变动与户口逃亡

大唐，贞观，户不满三百万。三年，户部奏；中国人因塞外来归及突厥前后降附，四夷为县，双男女一百二十作万。品下四年，侯君集破高昌，得三郡、二十二城，户八千四十六，口万七千三十一，马千三百区。永元年户部尚书高履行奏：去年进户一十五万。高宗以天下进户既多，谓无忌曰：“比来国家无事，户口稍多，三、十年，足堪殷实。”因问隋有几户，履行奏：“隋大业中，户八百九十万，今户三百八十万(11)。”显庆二年(12)十月，上幸许、汝州，问中书令杜正伦曰：“此间田地极宽，百姓太少。”因又问隋有几，正伦奏：大业初有八百余万户；末年离乱，至武德有二百余万户。（通典卷7，历代盛衰户口）

（开元）八年，天下户口逃亡，色役为滥，朝廷深以为患。九年正月，临察御史宇文融陈便宜，奏检察为临兼逃户及籍外贖田。……

（开元）十年，户七百八十六万一千二百三十六，口四千五百四十三万一千二百六十五。天宝元年，户八百三十四万八千三百九十五，口四千五百三十一万一千二百七十二。（通典卷7，食货7，历代盛衰户口）

大唐天宝十四载。管户总八百九十一万四千七百九，管口总五千二百

原注云：布加五分之。

原注云：通正役，并不得过五十日。

仲秋，秋委的第二月，即阴历。

季秋，秋季的第三月，即阴历九月。

仲冬，冬季的第二月，即阴历十一月。

孟春，春季的元月，即阴历正月。

原注：其昨冒隐避以课役，不限附之早，皆徵之。

原注云：诸皇宗籍属宗正者，及诸亲五品以上、祖父兄弟子孙及诸色亲有职掌人。

永徽元年，公元652年。按唐会要卷84户口数条，册元卷486计部户籍条，并作“元徽三年”。

原文作：“大业所有”：册府元引作“大业初有”，“所”字掇此改为“初”。

武德，唐高祖年号，公元618年至626年。

色役，唐代徭役之一，官府指派人民担当徭役，如：庶仆、执衣、白直、门夫等。应役户除课丁外，还有残疾、工匠、品官子弟等都服不同名目的色役。起初轮应役，后改纳资代役。

籍外剩田：剩音胜。胜田亦作义田，指田岍籍以外羨余的田。

天宝元年，即公元742年。

天宝十四载，

原注：应课户三百五十六万五千五百一，应课户五百二十四万九千二百八十。

九十一万九千三百九。此国家极盛也。(同上)蜀中连量即停，百姓更无重役。至于庸，合富府库。今诸州逃走户，有三万余在蓬渠、果、合、等州山林之中，不属州县。土豪大族，阿隐相容，徵敛驱役，皆入国用。其中手惰业亡命之徒，结为光火大贼，依凭林险巢穴其中。若以甲兵捕之，则乌散山谷；如州县怠慢，则劫杀公行。比来闻，有人说逃在其中者，攻城劫县、徒众日多诚可特降严加勒令州县长官与使人，设法大招此户，则劫徒当，自然除殄其三万户赋，即可富国。若纵而不括，以养贼徒，蜀州大弊，必是未息。天恩允此请，乞作条例括法。

蜀中诸州百姓所以逃亡者，实缘官人贪暴，不奉国法，典史游容，因此侵淫，夺既深，人不堪命。百姓失业，因即逃亡；凶险之徒，聚为劫贼。今国家若不清官人，虽杀护贼，终无益。天恩前使右丞宋爽按察蜀州者，气早发遣，除并贪残，则公私俱宁，国用可富。若官人未清，劫贼之徒必是未息。以前便南弊如斯，即日圣恩停军息役。若官人清正，劫贼剪除，百姓安宁，实富国。惟乞早降使按察。谨状。圣历元年五月四日，通直郎行右拾遗陈子昂状。(陈子昂集卷8，上蜀川安危事)

(宇文)融，开元初累转富平主簿，明辩有史干。源干曜、孟温相次为京兆尹，皆厚礼之。俄拜监察御史。

时天下户口逃亡，免役多伪滥，朝深以为患。融乃陈便宜，奏请检察伪滥，搜括逃户。玄宗纳其言，因令融充使推勾无几，获伪滥及诸免役甚众。特加朝散大夫，再远兵部员外郎，兼侍御史。融于是奏置劝农判官十人，并摄御史，分往天下，所在检括田畴，招携户口，其附客户则免其六年赋调，但累税入官。

议者颇以为扰人不便。阳翟尉皇甫憬上疏曰：“巨闻智者千虑，或有一失；愚夫千计，亦有一得。且无益之事繁，则不急之务众；不急之务众，则

原注：不课口四千四百七十万九百八十八，课口八百二十万八千三百二十一。

原注：按后汉自建武初至帝桓永寿三年，凡百三十年，有户千六十七万。按自周武帝建德六年平齐，至隋文帝开皇九年灭陈，凡十四年，然后车书混一，甲兵方息。至大业二年，凡十八年，有户八百九十万。我国家自武德初至天宝末，凡百三十八年，可以比崇汉室，而人中纍比于隋氏，尽有司不以经国驭远为意，法今不行，所在隐漏之甚也，肃宗乾元三年，见到帐百六十九州，应管户总百九十三万三千一百七十四，不课户总百一十七万四千五百九十二，课户七十五万八千五百八十二，管口总千六百九十九万三千八百八十六，不课口千四百六十一万九千五百八十七，课口二百三十七万七千九百九十九。自天宝十四年至乾元三年，损户总五百九十八万二千五百八十四，不课户损二百三十九万一千九百九，课户损三百五十九万六百七十五，损口总三千五百九十三万八千七百三十三，不课口损三千七十二万三百一，课口损五百二十一万四百三十二[户]。至大历中，唯有百二十万户。建中初，命黜陟使往诸道按比户口，约都得土户百八十余万，客户百三十余万。

蜀中，称剑南道。

蓬、渠、果、合、遂，均剑南道州名，在今四川境内。

除殄，除尽。

蜀州，泛称蜀中诸州，非专指蜀州一州。

圣历元年：圣历，武后年号；元年，公元698年。

通直郎行右遗：通直郎，右拾遗，并官名。唐官制，大官兼管小官事叫做行某官。

陈子昂，唐代著名文学家，旧唐书卷190中、新唐书卷107并有传。

推勾，推行勾当。勾当，辩理的意思

数役；数役，则人疲；人疲，则无聊生矣。是以太上务德，以静为本；次化之，以安为上，但责其疆界，严之提防，山水之余，即为见地，保必聚人阡陌，亲遣括，故夺农时，遂令受弊。又应出使之辈，未识大体所贩，殊不知陛下爱人至深，务以句剥为计。州县惧罪，据牒即徵；逃亡之家，邻保代出；邻保不济，又便更输。急之则都不谋生，缓之则虑法交及。臣恐逃逸从此更深。至如澄流在源，止沸由火，不可不慎。今之具寮，向逾万数，蚕食府库，侵害黎人，国绝数载之，家无经月之，虽其厚税，亦不供。户口逃亡，由于此。纵使伊、皋 申术，管、晏 陈谋，岂息兹弊！若以此给，将何以堪？虽东海南山尽为粟帛，亦恐不足，岂括田税客能周给也？”左拾遗杨相如上书，咸陈括客为不便。上方委任融。侍中源乾及中书曜舍人陆坚皆赞成其事，乃贬璟 为盈川尉。

于是诸道括得窰户凡八十馀万，田亦称是。州县希融旨意，务于获多，皆虚张数，亦有以宝户为客者。岁终徵得客户钱数百万。由是擢拜御史中丞。言事者犹称括客损居人。上令集百寮于尚书省议。公卿以下惧融恩势，皆雷同不敢有异词。唯户部侍郎杨独建议，以括客不利居人，徵籍外田税，使百姓困弊，所得不补所失。（旧唐书卷 105，宇交融传）

2. 城市与乡村

(1) 手工业

甲、贡赋中的手工业

一曰关内道，古雍州之境。……厥 赋绢、绵、布、麻。厥贡岱、赭、临山角弓、龙须席、苳蓉、野马皮、麝香。

二曰河南道，古豫、兖、青、徐四州之境。……厥赋绢、絁、绵、布。厥贡紬、絁、文绫、丝、葛、水葱(11)、鹿心蒂(12)、瓷石之器。

三曰河东道(13)，古冀州之境。……厥赋布、祢(14)。厥贡 扇(15)、龙须席、墨、蜂、石英、麝香、漆、人参。

四曰河并道(16)，古幽、冀二州之境。……厥赋绢、绵及丝。厥贡罗、

伊、皋，指伊尹和皋陶。

管、晏，指管仲和晏婴

璟：本篇上文作“憬”，通鉴卷 212，亦作“憬”。“璟”字疑误。

关内道，公元 627 年置，辖境相当于今陕西中部和北部，甘肃的陇东和内蒙古河套等地。

厥，其。

岱，原注云：“岱当作代。”九代，马名。

赭，赭白，马名。

盐山角弓：盐山，今河北山县；角弓，以角饰弓。诗经有角弓篇。

龙须席：龙须，草名，茎高二三尺，细而圆，色绿，可织席。

苳蓉，即肉苳蓉，寄生植物，茎为肉质，茎上生穗状黄褐色花，可作补药。

麝香，雄麝脐部麝腺分泌物，味香，可为与旧剂及香料。

河南道，辖境约当今山东、河南二省黄河以南、江苏、安徽二省淮河以北地区。

文绫，丝织品的称之，旧唐书与服志：隋代帝王贵臣，多服黄文绫袍、乌纱帽。

绫、平紬(17)、丝布、丝(18)、袖、鳳翮、苇蒂、墨。

五日山南道(19)，古荆、梁二州之境。……厥赋绢、布、绵、紬。厥贡金、漆、蜜蜂、蜂烛、钢戟、芒硝(20)、麝香、布、交梭、白穀、紬、紵、绫、葛、采纶、兰干。

六日陇右道，古雍、梁二州之境。……厥赋布、麻。厥贡麸金、砺石、基石、蜜蜡、腊烛、毛駝、麝香、白及鸟兽之角、羽毛、皮革。

七日淮南道，古扬州之境。……厥赋絁、绢、绵、布。厥贡交梭、紵、絁、孔雀、熟丝、布、青铜镜。

八日江南道，古扬州之南境。……厥赋麻、紵。厥贡纱编、绫纶、蕉、葛练、麸金、犀角、鲛鱼、藤纸、朱砂、水银、零陵香。

九日剑南道，古梁州之境。……厥赋绢、绵、万、紵。厥贡麸金、罗绫、绵紬、交梭、弥牟布(11)、丝、葛、麝香、羚羊、犛牛角尾。

十日岭南道(12)，古扬州之南境。……厥赋蕉、紵、落麻(13)。厥贡金银、沉香、甲香(14)、水马(15)、翡翠、孔雀、象牙、犀角、龟殿(16)、蝇丝(17)、藤竹布。(大唐六典卷3)

乙、官府中的手工业

少府监匠(18)一万九千八百五十人，将作监匠(19)一万五千人，散出诸州，皆取材力强壮、技能工巧者，不得隐巧补拙，避重就轻。其驱役不尽及别有雇者，徵资市市轻货，纳于少府、将作监。其巧手供内者，不得纳资，有阙则先补。工巧业作之子弟一入工匠后，不得别人诸色。其和雇铸匠，有名解铸者，则补正工。凡记功程者，夏三月与秋七月为长功，冬三月与春正月为短功，春之二月三月、秋之八月九月为中功。其役功则依户部式。(大唐站典卷，注)

(当番的工匠)

番户 一年三番，亲户二年五番，番皆一月，十六已收当番。请纳资者

陇右道，辖境相当于今甘肃陇山、六盘山以西，青海省青海以东，及新疆东部。

麸金，出于水沙中，淘取而后获得。

毛駝，毛织品。

白，即白叠，布名。或说以丝织成，一说以棉纱织成。後说为是。新唐书卷146上高昌传：“有草名白叠，撷花可织为布。”

淮南道，淮水以南，长江以北，今江苏、安徽中部，和湖北、河南的一部分。

交梭，绫布名称之一，唐时六品的官以上可服交梭绫。

絁，细葛。备亦作絁。

江南道，辖境相当于今浙江、福建、江西、湖南等省，及江苏、安徽省的长江以南，湖北、四川省的江南部分，和贵州省东北部。

鲛鱼，即沙鱼。

剑南道，辖境约当今之四川中部，兼及云南北部，及甘肃文县一带。

驱役，服役。

和雇，同“和雇”，出债役。

户部掌全国土地人民钱之政，贡赋之差。它所定的程，叫做户部式。

番户，及轮番工匠之一，他们一年要服役三个月。唐归规定“番户一年三翻”，每番一个月，总共三个

亦听之。其官奴婢长役无番也。（大唐六典卷6，注）

（纺织的分工）

凡织紵之作有十（注云：一曰布，二曰绢，三曰，四曰纱，五曰綾，六曰罗，七曰绵，八曰绮，九曰間，古曰褐），组绶之作有五（注云：一曰组(11)，二曰绶(12)，三曰绦(13)，四曰绳，五曰纓(14)），袖之作有四（注云：一曰紬(15)，二曰線，三曰弦，四曰网）。

（明器与官品）

甄官(16)令掌供琢石陶土之事，丞为之二。凡石作之类，有石磬、石人、石兽、石柱、碑碣、碾磴、出有方土，用有物宜。凡砖瓦之作，瓶缶之器，大小。同山高下，各有程准。凡丧葬则供其明器(17)之属，三品以上九十事，五品以上六十事，九品以上四十事。当圻、当野、祖明、地轴、诞马、偶人，其高各一尺；其余音声队与僮仆之属，威仪服玩，各视生之品秩，所有以瓦木为之，其长率七寸。（大唐六典卷23）

丙、私营的手工业

凡天下诸州出铜铁之所，听人私采，官收其税，若白蜡（原注云：蜡当作蠟）则官为市之。西边、北边诸州，禁人无置铁冶及采铆。若器用所需，则其名数移于所由官供之。私者私市之。凡诸冶所造器物，皆上于少府监，然后给之。其与家冶监造者，唯供陇右诸牧监及诸牧使。（大唐六典卷22）

唐天宝三载五月十五日，扬州进水心境一面，纵横九寸，青莹耀日，背有盘龙长三尺四寸五分，势如生动。（太平广记卷237，李守泰条 引异闻录）

定州 何名远大富主，官中三驿，每于驿边起店停商，专以袭胡为业，真财巨万，家有绫机五百张。（朝野僉载卷3）

[元]（玄）宗柳婕妤有才学，上甚重之。婕妤妹谪赵氏，性巧慧，因使工镂板为雄花象之，而为夹结。因婕妤生日，献王皇后一匹。上见而赏之，因敕宫中依样制之。当时甚秘，后渐出，遍于天下，乃为至贱所服。（唐语林卷4，贤媛）

襄州 人善为漆器，天下取法，谓之襄样。（唐国史补卷中）

月。

在唐代官工场中，有一种工匠，属于官府的贱民。最低级的，称为官奴婢。他们长期在工场工作。

紵，同“纆”机织。织纆，纺织。

，作“尔”，别作“繩”，音施，似布的丝织品。

绮，有花文的丝织品。

，有锦文的丝织品。

褐，粗布。

诞马，即但马，仪从中特设不驾乘的马。

蠟，音腊，锡蠟。

铆，古文矿字。

陇右，陇山以西地区，唐在其地置诸牧监和诸牧使，掌群牧孳课的事务。

定州，今河北定县。

家有绫机五百张：有人估计工人至少在千数上下。

襄州，今湖北襄阳。

上都 通化门 长店，多是车工之所居也，广备其财，募人集车，轮辕辐毂，皆有定价。每治焉辘，通凿三穷，悬钱百文，虽敏手健力、器用利锐者，日止一、二而已。（太平御览卷 84，奚乐山修引集异记）

盃，越州上，鼎州次，婺州，岳州次，寿州、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苻色绿，邢不如越，三也。晋杜毓 赋所谓“器泽陶拣，出自东瓯。”

瓯，越也。瓯，越州，上口唇不卷，底卷而浅，受半斤已下。越州瓷、岳州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茶经卷中）

永徽六年，雍州长史长孙祥奏言：“往日郑、白渠溉田四万余顷，今为富商大贾竟造碾磑，堰遏费水，渠流梗涩，止溉一万许顷。请修营此渠，以便百姓，至于齧鹵，亦堪为水田。”高宗曰：“疏导渠流，使通灌溉，济汲炎旱，应大利益。”太尉长孙无忌对曰：“白渠水带泥淤，灌田益其肥美。又渠水发源本高，向下枝分极众，若使流至同州(11)，则水饶足。此为碾磑用水，洩渠水随入滑，加以壅遏耗竭，所以得利遂少。”于是遣祥等分检渠上碾磑，皆毁之。（通典卷 2，食货 2，水利田）

力士产殷厚，非王侯能拟。於来庭坊，造宝寿佛寺；兴宁坊造华封道士观。宝殿珍台，侔於国力。於京城西北，截澧水作碾，并转五轮，日破麦三百斛。（旧唐书卷 184，高力士传）

（2）城市

甲、长安

宫城，东西四里，南北二里二百七十步，周十三里一百八十步，其崇

上都，唐西京长安城。

通化门，长安城的东北门。

盃，碗。

越州，今浙江绍兴市。

鼎州，今湖南常德市。

婺州，今浙江金华市。

岳州，今湖南岳阳。

寿州，今安徽寿县。

洪州，今江西南昌市。

邢州，今河北邢台市。

郑、白渠，战国时，韩国水工郑国，凿泾水由今陕西泾阳县西北仲山，东流入洛水，长三百余里，称为郑国渠；汉代白公，亦引泾水穿渠，称为白渠。白渠由泾阳县东流，再自北向南，分为太白（北白）、中白、下白（南白）三渠，又称三白渠。

碾磑，即水磨。

宫城，本是皇帝的住所。唐高宗时，在宫城东北扩建了大明宫，此后成为皇帝居住、行政的主要地方。

步，唐制以 5 尺为步，360 步为 1 里。1 步约合 1.5 米。亦有以 6 尺（小尺）为 1 步，300 步为 1 里（小程）的，但不普遍使用。

崇，高。

三丈五尺。掖庭宫 广一里。

皇城，东西五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三里一百四十七步。南北七街，东西五街，其间并列台、省、寺、衙。承天门久有东西大街，南北广三百步。横街之南，有南北大街，东西广百步。自两汉以后，都城并有人家在宫阙之间；隋文帝以为不便於事，於是皇城之内惟列府寺，不使雄居。公私有辨，风俗齐整，实隋文之新意也。

外郭城，东西一十八里一百一十五，北一十五里一百七十五步，周六十七里，其崇一丈八尺(11)。

夹城(12)，[元](玄)宗以隆庆坊为与庆宫(13)，附外廓为复道，自大明宫晋通此宫及曲江芙蓉园。又十宅皇子，令中官押之，于夹城起居西外郭无。坊市，总一百一十区，万年、长安以朱雀街为界。街东五十四坊及东市，万年领之。街西五十四坊及西市，长安领之，皇城之东尽东郭，东西三坊。皇城之西尽西郭，东西三坊。南街一十四坊，象一年并闰。每坊皆开

掖庭宫，唐高祖时所建，宫人教会的地方。

原注：隋明皇三年（按：应为隋文帝开皇二年[公元 582 年]六月。诏：规建制度，先筑宫城，次筑皇城，次筑外郭城。

皇城，中央行政机构集中的地方。原注：亦曰子城。

台、省、寺、衙，唐代中央各机构的称呼。详以下下文“官制”节。

原注：限隔二城也。

原注：即朱雀门街。

唐代长安城大致可分为两部分：正中靠北是皇城和宫城，是宫殿和衙署所在地；此外为外郭城，是坊市的所在地。

曲江池、芙蓉园在长安城的东南角，地跨城内外，是唐代长安城著名的游玩地方。皇帝常在这里赐宴君臣。进士登第后，亦赐宴於此。

玄宗登位后，令诸皇子幼年时居住在宫中；长大后，始於长安城东北角连接苑城的一坊内，分院居住，名为十王宅。当时有十个皇子住在那里，后来又增至十六个皇子，故又称十六宅。此后皇子增减不一，但十王宅或十六宅却成为这个地方称呼。

中官即宦官。

通过夹城去问候皇帝起居，新唐书卞哀王敬传（卷 82）作：“就夹城参天子起居。”资治通鉴（卷 213 唐纪 29 开元十五年五月）省去“天子”二字，意思是一样的。原注云：“后宣宗於夹城南头开便门，自芙蓉园北入青龙寺，（按青龙寺又名石佛寺，在长安城东的新昌坊内。唐德宗贞元二十年[公元 804 年]日本名僧弘法大师到中国，曾住在这里。）俗号新开门。杜牧之诗：‘六龙南幸芙蓉苑，十里飘香入夹城，’（按原诗见全唐诗卷 521[中华书局版第八本第 5951 页]，杜牧长安雄题长句六首之五。‘六龙’据全唐诗、樊川文集[四部丛刊本]均作‘六飞’。易经、乾卦：‘时乘六龙以御天。’‘六龙’是指驾御天下的天子。）谓此。”

据唐六卷 7，工部郎中员外郎条注的记载，长安城共有 114 坊：除东西二市各占 2 坊外，尚有 110 坊。长安城是由长安县和万年县分半统辖的，故各有 55 坊，长安志误为 54 坊。按曲江池、芙蓉园均在万年县的范围，占坊之地，但没有坊名，万年县本应减去 2 坊，可是丹凤门街以南的两坊又各分出一坊，所以万年县仍领 55 坊。这是开元以前计算的坊数。开元以后，隆庆坊改为兴庆宫，因此万年县实只有 54 坊，而长安县的坊数，始终有变动过。

“一十四”，或作“十三”。

象一年并闰，象徵一年十二个月又加上闰月。

四门，中有十字街，四出趣门。皇城之南，东西四坊，以象四时。南北九坊，取周礼王城九逵之制。其九坊但开东西二门，中有横街而已，盖在宫城正南，不欲开北街洩气以行城阙。基布栉比，街衢绳直，自古帝京，未之比也。城图云：皇城之南三十六坊，各东西二门，纵各三百五十步。中十八坊，各广三百五十步。外十八坊，各广四百五十步。皇城在右，共七十四坊，各四门，六百五十步。南六坊，纵各五百五十步。北六坊，纵各四百步。市居二坊之地，方六百步，面各二门，四面街各广百步。

水渠，一曰龙首渠，自城东南道导至长乐坡，醴为二渠，一北流入苑，一经通化门兴庆宫由皇城入太极宫。二曰永安渠，导交水，自大安坊西街入城，北流入苑注渭。三曰清明渠，导坎，自大安坊东街入城，由皇城入太极宫。……

新城，唐天祐元年匡国节度使韩建筑。时朱全忠(11)迁昭宗(12)于洛，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户舍，长安遂虚，建遂去宫城，又去外郭城，重修子城(13)。南闭朱雀门，又闭延喜、安福门，北开[元]（玄）武门，是为新城(14)。城之制：内外二重，四门，门各三重，今存者惟二重。内重，其阨(15)尚在。东又有小城二，以为长安、咸宁系治所。（长安志图卷上）

次南崇仁坊（北街当皇城之景风门，与尚书省选院最相近，又与东市相连。按，选人京城无第宅，我停憩此。因是一街辐凑，遂倾两市。昼夜喧呼，灯火不绝，京中诸坊之与比。……（长安志卷8）

交南东市，南北居二坊之地。当中东市局，次东平准局。东北隅有放

象四时，象征春、夏、秋、冬四时。

周礼冬官考工记下（卷41）：“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意思说王城内东西、南北的道路各有九条，每条道路宽度可容九辆车行走。尔雅释宫：“九达谓之逵。”

“基”与“棋”通。“栉”音节，梳篦。整句的意思是说好比布在局中的棋子，又好比梳篦那样稠密整齐。

城图，指宋人吕大防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在陕西做官时所作的是长安图记，今已不存。

澆，音产。澆水源出田系西南帮巛山中，在今西安市东与壩水曾合流入渭河。隋唐时凿龙产渠，导澆水入长安城，供应城内居民的食水。

醴，间斯，分。

苑，长安城北的禁苑。下同。

交水，源出长安系南山。

坎，音穴。字当作汜，汜水即漓水，源出万年系南山。

太极宫，即宫城，隋称大兴宫。其中太极殿，是唐高宗以前皇帝接见大臣的主要地方。唐睿宗李旦景云元年（公元710年）改称太极宫。

天祐元年，公元904年。

匡国：唐乾宁二年（公元893年），同州改称匡国军。该地的节度使称匡国节度使。

韩建（855—912年），许州（今河南许昌）人，出身军士，参加过镇压黄巢领导的起义军。旧五代史卷15、新五代史卷40有传。

崇仁坊，长安志记载各坊的次序是从北到南的。文中“次南”，即承上文所记某坊之南面言。在崇坊之前为永与坊，次南崇仁坊，就崇坊之南。

选院，在尚书省之南，又称史部南院，是候补官吏看榜的地方。

辐凑，言人物聚集的盛况。

原注：“东西南北各六百步，四面各开一门，定四面。街各广百步。北街当皇城南之大街。东出有门，广狭不易于售，东面及南面三街向内开，壮广于售街。市内货财二十行，四面立邸（按：邸是唐代供商人

生池。（长安志卷8）

乙、洛阳

东京城，隋大业元年筑。（外郭城）曰罗郭城，唐长寺二年李昭德筑，改曰金城。……城内纵横各十街，凡坊一百十三，市三。（唐两京城坊考(11)卷5，外郭城条）

丙、汴州

齐澣，（开元0十二年出为汴州刺史。河南汴为雄都，自江淮达河洛，舟车辐凑，人庶浩繁。前后牧守多不称职，唯倪若水与澣以清嚴为治，民吏歌之。（旧唐书卷190，齐澣传）

开元二十二年，（李道坚）兼检校魏州刺史；未行，改汴州刺史，河南道采访使。此州都会，水陆辐凑，宝曰膏腴，（李）道坚持清毅闻。（旧唐书卷04李灵夔传会李道坚传）

丁、扬州

（苏环）长安中累迁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扬州地当政要，多富商大贾珠翠、珍怪这产。（旧唐书卷88，苏环传）

豫章诸系，尽出良材。求利者采之，将到广陵，利则烽们。天宝五载，有杨溥者，与数人入林求木。冬夕雪飞，山深寄宿无处，有大木横卧，中空焉，可容数人，乃入中同宿。（太平广记卷331，杨溥条引纪闻）

上元元年，……寻为登景山所引至扬州，大掠百姓商人资产，郡内比发掘略偏，商胡波斯被杀者数千人。（旧唐书卷124，田神功传）

戊、广州

存放货物及旅的客中），四方珍奇，皆所积集。万年系户口减于长安。文公卿以下民上（据让两京城坊考，‘文’应用‘又’，‘民’作‘居’），多在朱雀街东，第宅所占勳贵，由是商贾所凑，多归西市。西市有口焉，止号行（按：这句庆的意思楚，疑有脱误）。自此以外，繁杂稍劣于西市矣。”

市局，唐代管理市场的官署。

平準局，高场内稳定物质的机关。

原注：“分漕水渠，自道政坊东入城，西流注此地，俗号为海池。”（长安志卷8，唐京城2，次南东市条。）

长寺二年，即公元693年。

原注云：“按隋时外城仅有短垣，昭德始筑之。”又新唐书卷117李昭德传云：“武后营神都（即洛阳），昭德规创文昌臺及定鼎、上东诸门，标置华壮。洛有三桥，司农卿韦机徒其一直长夏门，民利之。一桥废，省巨万计；然洛水歲涼齧之，缮者千劳。昭德始累石柱，锐其前，廝杀暴涛，水不能怒，自是无患。”

原注云：“又按唐之三市，皆非隋三市之售，隋无西市，唐无东市。”

长安，武后年号，公元701—704年。

广陵，扬州。

资治通鉴卷221也系此事於上元元年（760年）十二月，很明显，这是安史这乱事。但数千的外国商人，必是唐初以来逐步增多至此数，所以仍可当作安史乱以前的史料来看

王綝，字文废，……武后时累迁广州都督。南海岁有昆仑舶，市外区琛琛琲，前都督元壑冒取其货。舶酋不胜忍，杀之。方废，秋放无所索（新唐书卷 116，王綝傳）柳泽，开元二年为殿中侍御史、嶺南监御使。会市舶使右卫威中郎将周废立、波斯僧及烈等，广造奇器異巧以进。（册府元龟卷 545，谏静部）

（盧奐），天宝初为南海太守。南海兼水陆都会，物产环怪。前守刘巨麟、彭果皆以贼败，故以奐代之，汗吏敛手；中人之市舶者，亦不敢干法。远俗为安。（新唐书卷 126，盧奐傳）

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主广州。师子国舶最大，梯而上下数丈，皆积宝货。至则本道奏报，郡邑为之喧闐。有蕃长为主领；市舶使籍其名物，纳舶脚，禁珍异。蕃商有以欺诈入牢狱者。舶发之后，海路必养白鸽为信。舶没，则鸽虽数千里亦能归也。（唐国史补卷下）

海鱣，即海上最佳者也；其小者亦千余尺。吞舟之说，固非谬也。每岁，广州常发铜船，过安南易货。（嶺表錄異卷下）

（3）农田水利

甲、农田水利的管理

水部郎中、员外郎，掌天下川渎、陂池之政令，以导达沟洫、堰决、河渠。凡舟楫灌溉之利，咸总而举之。凡天下水泉三意 三万三千五百五十有九；其在假荒绝域，殆不可得而知矣。其江、河，自西极达于东溟，中国之大川者也；其余百三十有五水，是为中川者也；其千二百五十有二水，斯为小川者也。若渭、洛、汾、济、漳、淇、淮、汉、皆亘达方域，通济舳舻，徙有之无，利于生人者矣。余陂泽鱼鳧、莞蒲、秔稻之利，尽有不可得而備云。

凡水有溉灌者，碾磴不得与争其利；溉灌者，又不得浸人庐舍，壤人墳隧，仲春乃命通沟渎，立隄防；孟冬乃举。若秋夏霖潦泛滥行壤者，则不待时而修葺。凡用水自下始，……巨梁十有一，皆国工修之；其余皆所管州县，随时营葺。（大唐六典卷 7）

至溉田时，乃令节其水之多少，均其灌溉焉。每岁府县差官一人以督察之；岁终，录其功以为考课。（大唐六典卷 23）

乙、农田水利的发展

（高祖时代）

原注云：旧唐志作“二”。

原注云：桑钦水经所引天下之水百十三七，江、河在焉。

原注云：酈善长（酈道元字善长）注水经，引其支流一千二百五十二。

徙，旧唐志作“从”

原注云：自季夏及于仲春，皆闭斗门，有余乃得听用之。

巨梁十有一，指巨大的桥梁十一座，即蒲津、大阳、盟津（河阳）、孝义、天津、永济、中桥、灞桥、便桥、中渭桥、东渭桥。

（籍县）东五里有汉阳堰，武德初引汉水溉田二百顷，后废。文明元年，令陈充复置，后又废。（新唐书卷 42，地理志）

（武德）七年四月九日，遇州治中云得臣，开渠，自龙门引黄河，溉田六千余顷。（唐会要卷 89）

（太宗时代）

（陈留），有观省陂，贞观十年令刘雅决水溉田百顷。（新唐书卷 38，地理志）

（江都）东十一里有雷塘。贞观十八年，长史李袭誉引渠，又筑勾城塘以溉田八百顷。（新唐书卷 41，地理志）

（龙门）东南二十三里，有十石壩渠。（贞观）二十三年，县令长孙恕鑿，溉田良沃，亩收十石。西二十一里有马鞍坞渠，亦恕所鑿。（新唐书卷 39，地理志）

（高宗时代）

（曲沃）东北三十五里有新绛渠。永徽元年，令崔翳引古堆水溉田百余顷。（同上）

（临汾）东北十里有高粱堰。武德中引高粱水溉田，入百金泊。贞观十三年为水所坏；永徽二年，刺史李宽自东二十五里夏柴堰引瀋水溉田，令陶善鼎复治百金泊，亦引瀋水溉田。乾封二年堰坏，乃西引晋水。（同上）

（符离）东北九十里有隋故牌湖堤，灌田五百余顷。显庆中复修。（新唐书卷 38，地理志）

（武则天时代）

（九陇），后时长史刘易从决唐昌池江，鑿川派流，合棚口，歧水，溉九陇唐昌田。（新唐书卷 42，地理志）

（巴西）南六广济陂，引渠溉田百八顷。垂拱四年，长史樊孝思令夏

籍县，故治在今四川仁寿县西北。

同州治中：同州，地名，治所在今陕西大荔县。治中，官名，州的佐吏。居中治事，主财穀簿书，故名。

龙门，新唐书卷 37，地理志：韩城（在今陕西省）有龙门山。

陈留，今河南开封县。

江都，今江苏江都县。

曲沃，今山西侯马市。

临汾，今山西临汾县。

乾封二年，即公元 667 年。

晋水，源出山西太原县西南悬瓮山。

符离，古县名，治所在今安徽宿县北符离集。

九陇，今四川彭县。

巴西，今四川绵阳东。

侯爽因故渠开。（新唐书卷 42，地理志）

长安中，令窦琰于故营丘城东北穿渠，引白浪水曲折三十里以溉田，号窦公渠。（新唐书卷 38，地理志）

（玄宗时代）

（文水）东北五十里有甘泉渠，二十五里有荡沙渠，二十里有灵长渠，有千亩渠，俱引文谷水传溉田数千顷。皆开元二年令戴谦所凿。（新唐书卷 39，地理志）

（三河），开元四年析潞置，北十二里有渠河塘，西北六十里有孤山陂，溉田三千顷。（新唐书卷 39，地理志）

（彭山）有通济大堰一，小堰十，自新津中江口引渠南下百二十里，至州西南入江，溉田千六百顷。开元中益州长史章仇兼瓊开。（新唐卷 42，地理志）

（武陵）西北二十七里有北塔堰，开元二十七年刺史李璡增修，接古专坡，由黄土堰注白马湖，分入城隍及故永泰渠，溉田千余顷。（新唐书卷 40，地理志）

（鄞县）东二十五里有西湖，溉田五百顷，天宝二年令陸南金开广之。（新唐书卷 41，地理志）

（4）运河与传驿

甲、运河

大唐咸亨三年，於岐州陈仓县东南开渠，引渭水入昇原渠，通船棧至京故城。

开元十八年，玄宗问朝集使利害之事，宣州刺史裴耀卿(11)上便宜曰：“江南户口稍广，仓库所资，唯出租庸，更无征防。录水陆遥远，转运艰辛，功力虽劳，仓储不益。窃见每州所送租及庸调等，本州正月、二月上道，至扬州，入斗门(12)，即逢水浅，已有阴碍，须停留一月以上。三月、四月后，

营丘，今山东昌乐县东南。

文水，今山西文水县。

三河，今河北蓟县。

彭山，今四川眉县。

章仇兼瓊，旧唐书卷 196 上、新唐书卷 216 上均有传。

武陵，今湖南常德市。

李璡，旧唐书卷 95、新唐书卷 81 均有传。

鄞县，今浙江宁波市。

咸亨三年，公元 672 年。

岐州陈仓县，今陕西宝鸡。

原注：棧音伐。京故城，即长安城，汉惠帝所筑，在今大与城之西北苑中。

朝集使：各道派使者到京师见皇帝或进谒宰相，谓之朝集使。

宣州，今安徽宣城。

始渡淮入汴，多属汴河乾浅，又船运停留。至六月、七月后，始至河口，即逢黄河水涨，不得入河又须停一两月。待河水小，始得上河入洛，即漕路乾浅，船艘隘闹，般载停滞，仆极艰辛。计从江南至东都，停滞日多，得行日少，粮食既皆不足，折欠因此而生。又江南百姓，不习河水，皆转僱河师水手，更为损费。伏见国家旧法，往代成规，择制便宜，以垂长久；河口元置武牢仓，江南船不入黄河，即於仓内便贮。巩县置洛口仓，船从黄河不入洛不，即於仓内安置。爰及河阳仓、柏崖仓、太原仓、永丰仓、渭南仓、节级取便，例皆如此。水通则随运转，不通则且纳在仓，不滞远船，不忧欠耗，比於曠年长运，利便一倍有余。今若且置武牢、洛口等仓、江南船至河口，即却还本州，更得其船充运，并取所减脚钱，更运江淮，变造义仓，每年剩得一二百万石，即数年之外，仓廩转加。其江、淮义仓，多为下涇，不堪久贮，若无般运，三两年色变，即给贷费散，公私无益。“疏奏，不省。至二十一年，耀卿为京兆尹，京师雨水害稼，穀价涌贵。耀卿奏曰：”伏以陛下仁圣，至深忧勤庶务，小有饥乏，降诏哀矜，躬亲支计，救其危急。今既大驾东巡，百司扈从，诸州及三辅先有所贮，且随见在发重臣分道振动给，计可支一二年。从东都广漕运以实关辅，待稍充实，车驾西还，即事无不济。臣以国家帝业，本在京师，万国朝宗，百代不易之所。但为秦中地狭，收粟不多，偿遇水旱，便即匱乏。往者贞观、永徽之际，录廩数少，每年转运不过一二十万石，所用便足，以此车驾久得安居。今升平日久，国用渐广，每年陕、洛漕运，数倍於前，支犹不给。陛下数幸东都，以就贮积，为国大计，不惮劬劳，皆为忧人而行，乞是故欲来往？若能更广陕运支入，京仓廩常有二三年粮，即无忧水旱。今日天下输丁绝有四百万人，每丁支出钱百文充陕、洛运脚，五十文充营窰待用，贮纳司农及河南府、陕州，以充其费。租米则各随远近，任自出脚送纳。东都至陕，河路艰险，既用陆脚，无由广致。若能开通河漕，变陆为水，则所支有馀，动盈万计。且江南租船，所在候水，始敢进发。吴人不便河漕，由是所在停留，日月既淹，遂生隐盗。臣请於河口置一仓，纳江南租米，便命江南船回。其从河口，即分入河、洛，官自雇船载运。河运者，至三门之东，置一仓。既属水险，即於河岸傍山，车运十数里。至三门之西，又置一仓。每运置仓，即般下贮纳，水通即运，水细便止。渐至太原仓。溯河入渭，更无停留，所省巨万。臣常任济、定、冀三州刺史，询访故事。前汉都关内，年月稍久，及隋亦在京师，缘河皆有旧仓，所以国用常贍。若依此行用，利便实深。”上大悦。寻以耀卿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敕郑州刺史及河南少尹萧灵，自江、淮至京以来，检古仓节级贮纳。仍以耀卿为转运都使。於是始置河阴县及河阴仓，河清县置柏

曠年长运，言空费年月，长途运输。

义仓，详本书 16 页（3）节。

扈从，皇帝出巡时的侍从。

三辅，地名。汉以京兆、左冯翊、右扶风为三辅，在今陕西省；后世沿用其名。

秦中，今陕西省。

司农，或积大司农，掌租税钱穀和国家财政的收支。

三门，即砥柱山，在今陕。

河阴县，在今河南汉阴县东。

河清县，在今河南孟县西南。

崖仓，三门东置集津仓，三门西置三门仓。开三门北山十八里，陆行以避湍险。自江、淮西北溯鸿沟，悉纳河阴仓；自阴候水涨洄漕送含嘉仓；又取晓习河水者，递送纳於太原仓；所谓北运也。自太原仓浮渭以实关中。心三年，运七百万石，省脚三十万贯。耀卿罢相后，缘边运险涩，颇有欺隐，议者又言其不便，事又停废。

（开元）二十七年，河南采访使、汴州刺史齐澣，以江、淮漕运经淮水，波涛有沉损，遂开广济渠下流，自泗州虹县至楚州淮阴县北十八里合於淮。不踰时，毕功。既而水流浚急，行旅艰险，旋即停废，卻由旧河。

（开元）二十九年，陕州刺史齐物，避三门河路急峻，於其北凿石渠，通运船，为漫流河泥旋填、淤塞，不可漕而止。

天宝三年，左常侍兼陕州刺史韦坚，开漕河，自苑西引渭水，因古渠至华阴人渭，引永丰仓及三门仓米以给京师，名曰广运潭。以坚为天下转运使。天宝中，每岁水陆运米二百五十万石入关。（通典卷10，食货10，漕运）

乙、传驿

驾部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典犂、车乘、传驿、廐牧、马牛、杂畜之籍，凡给马者：一品八匹，二品六匹，三品五匹，四品、五四匹，六品三匹，七品匹以下二匹。给传乘者：一品十马，二品九马，三品八马，四品、五品四马，六品、七品二马，八品、九品一马。三品以上敕召者，给四马，五品三马，六品以下有差。

凡驿马给地四顷，蒔以苜蓿。凡三十里有驿，驿有长。举天下四方之所达，为驿千六百三十九。阴险无水草镇戍者，视路要置官马，水驿有舟。凡传驿马驢，每岁上其死，捐赠损肥瘠之数。（新唐书卷46，百官志）

（二）封建统治的巩固和发展

1. 发展中的中央集权

（1）所谓“贞观之治”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

采访使，唐初积按察使，每道一人。开元21年（733年）改为采访使，掌监察州县官吏，举善纠恶。后兼黜陟使。乾元元年（758年）改为观察使。

广济渠，亦积汴渠，即汴河隋疏为永济渠，唐改积广济渠。

泗州虹县，今安徽泗县。

楚州淮阴县，今江苏淮阴县。

华阴，念今陕西华县。

驾部郎中：驾部屬於兵部；郎中，官名。唐后各部都设郎中，管理所司的职务。

员外郎，官名。唐以后各部多设员外郎，地位比郎中略高。

蒔，移植。

要：应作隙，重要的路。

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 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本。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需 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王珪 曰：“昔秦皇汉武，外则窃机兵戈，内则崇侈宫室，人力既竭，祸难 遂与，彼嬴岂不欲安人乎？失所以安人之道也。亡隋之辙，殷鉴不远。陛下亲承其弊，知所以易之。……”（贞观政要书卷8，务农）

是岁 断死刑二十发九人，几致刑措。东 至于海，南至于 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 焉。（旧唐书郑3，太宗本纪下）

贞观九年，太宗谓魏徵曰：“顷读周、齐史，末代亡 国之主，为恶多相类也。齐主 深好奢侈，所有府库，用略尽，乃至关市无不税敛。朕常谓此犹如馋人自食其肉，肉尽必死。人君赋敛不已，百姓既弊，其君亦亡，齐主是也。然天元、齐主，若 为优劣？”徵对曰：“二主亡国虽同，其行有别。齐主弱，政 出多门，国无纲纪，遂至亡灭。天元性凶而强，威福在己，亡国之事，皆在其身。以此论之，齐主为劣。”（贞观政要卷8，辩与亡）

（太宗）又谓曰：“汝(11)知舟乎？”对曰：“不知。”曰：“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庶。水能载舟，亦以覆舟。两方为人主，可不畏惧！”见其休於曲木之下，又谓曰：“汝知此树乎？”对曰：“不知。”此木虽曲，得绳则正。为人君，虽无道，受谏则圣。此传说所言，可以自鉴。”（贞观政要卷4，教戒太子诸王第十一）

夫天命之重，绿错 奉其图书；天子之 尊，赤县 先其司牧。而功兼造化，乔山 之树已阴；业致升平，苍梧 之驾 方远。至於平寇乱，安黎元，洒 洪灾，攘大患，黄帝之五十三载，商汤之二十七征，以此申威，会何足等？

不的时，即不的农时。

王珪，官终礼部尚书。旧唐书卷70、新唐书卷98均有传。

秦王、汉武，即秦始皇、汉武帝。

亡隋之国之辙，殷鉴不远，是说把隋亡国的覆辙，作为鉴戒。这说明了隋末农民起义，教训了唐初的统治者。

是岁，贞观四年。

刑措，谓民不犯法，刑无作用。

赍粮，随带粮食。赍音基。

齐主，原注云：齐后主也。名纬，世祖之子。

天元，原注云：后周宣帝，名贇，自积天元皇帝。

若，或，谁。

此传说所言，原注云：说音悦。商书，传说告高宗曰：“惟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

绿错：相传黄龙负图授给黄帝，黄帝把它叫做绿错。

赤县，中国。

司牧，国君。

乔山，乃桥山之误。陕西黄陵县北，山如桥，故名。全集文卷9，作“桥山”。

苍梧，山名，也叫做九疑，在今湖南省。

黎元，民众。

洒，同“风”。

筭，同“算”。

昔者乱階斯永，祸钟隋季，罄宇凝气，曠昏辰象(11)，绵区作梗，摇荡江河。朕拂衣(12)於舞象(13)之年，抽刀於斩蛇(14)之地，虽复妖千王莽，戮首輓车(15)，凶百蚩尤(16)，斲尸军鼓(17)。垂文场於炎野(18)，馀勇澄於斗机(19)，前王不關之士，悉请衣冠，前史不载之乡，并为州县。再维地轴，更张乾络(20)，礼义溢於寰瀛，菽粟同於水火(21)，破舟船於灵沼(22)收干戈於武库，辛、李、卫、霍之将(23)，咸分土宇，搢绅(24)廊庙(25)之材共垂带绶。至於比屋(26)黎元，关河(27)遗老，或羸金帛，或赉苍储。朕於天下士大夫，可谓无负矣；朕於天下苍生，可谓安乐矣。自栉风沐雨，遂成弭沴忧劳庶政，更起沉痾，况乃汉苦周勤，禹胼尧腊，以矜百姓之所致也。道存物往，人理同归，掩乎玄泉，夫亦何恨矣。

皇太子治，大孝通神，自天生德，累经监抚，熟达机务。凡厥百僚，群公卿士，送往事居，无违朕意。属纆之后，七日便殡。宗社存焉，不可无主，皇太子即於柩前即皇帝位，依周旧制，军国大事，不可停闕，寻常闲务，任之有司。文武官人三品已上，并三日朝晡哭临，十五举音，事毕便出。四品以下，临於朝堂。其殿中当临者，非朝夕临，无得擅哭。诸王为都督刺史任者，并来奔丧，濮王、莱王不在来限。其方镇岳牧，在任官人，各於任所，举哀三日。其服纪轻重，宜依汉制，以日易月。园陵制度，务从俭约，昔者霸陵不掘，则朕意焉。辽东行事并停；太原元从人(11)见在者，各赐勋官一级。诸营作土木之功，并宜停断。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唐大诏令集卷11，帝王遗诏上）

贞观二十二年，（太宗）曰：“吾居位以来，不善多矣。锦绣珠玉不绝於前，宫室台榭屡有新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此皆吾之深过，勿以为是而法之。”（资治通鉴卷198，唐纪14）

贞观二十三年，蜀人苦造船之役。或乞输直雇潭州人造船，上许之。州县督迫严急，民至卖田宅，鬻子女不能供，谷价踊贵，剑外骚然。（同上书卷199，唐纪15）

（2）武则天的统治

上元元年停进号天后，建言十二事：一则农桑，薄赋徭；二给复三辅地；

曠，音衣，天色阴晦。

赉，赐；音来。全唐文卷7，作“齎”

栉风沐雨，冒着风雨勤苦操劳。

弭沴，消弭妖气。

沉痾，病深而久。

汉苦周勤：汉文帝生活艰苦，周文王工作勤劳。

禹胼尧腊：夏禹手足胼胝，唐身如脯腊，意即禹都很勤劳，以致手足生了厚茧，身体好像脯腊。

属纆，古礼，以新棉条置于将死者的口鼻上，以测是否气绝。

濮王，唐太宗第四子，名泰，号曰恭。

莱王，疑是“蒋王”之误。蒋王名恽，太宗第七子。

霸陵，汉文帝陵，在今陕西长安县东。按汉文帝听张释之的话，去填薄葬，从来没有被发掘。详见史记卷102，张释之傳及刘向论起昌陵疏。

剑外，自剑门关以南叫剑外。

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四南北中尚 禁浮巧；五省功费力役；六廣言路；七杜 讒口；八王君以降皆习老子；九父在为母服圣三年；十上元 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袭；十一官八品以上益廩人 ；十二百官任事久，材官位下者，得进偕申滞。帝皆下诏略施行之。（新唐书卷 76，高宗则天顺 皇后武氏傳）

则天临朝，初欲大收人望，垂拱 初年，令镕铜为匱，四面置门，各依方色，共为一室：东面名曰延恩匱，上赋颂及许求官爵者封表投之；南面曰招请谏匱，有言时政得失及直言谏诤者投之；西面曰 申冤匱，有得罪冤滥者投之；北面曰通玄匱，有玄象灾变及军事谋秘策者投之。每日置之于朝堂，以收天下表疏（旧唐书卷 50，刑法志）

成开告密之门。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问，皆给驿马，供五品食，使饴行在；虽农夫樵人，皆得召见，廩 于客馆；所言或称旨，则不次除官。（资治通鉴卷 203，“拱垂二年”条）

（武则天）开汲之门。进用不疑，求访无倦。非但人得荐士，亦得自举其才。所荐必行，所举辄试。其于选士之道，岂不伤于容易哉；然而深责既严，进退皆速，不肖旋黜，才能骤升。是以当代谓知人之明，累朝(11)赖多士之用。（陆宣公集卷 2，请许召台省长官举薦属吏状）初太宗曾以山东士人尚阔阔，后虽衰，子孙犹负世望，嫁娶必多取货，故人谓之 昏，由是诏（高）士廉韦挺、岑文本、令狐德棻 责天下谱谍，参考史傳，检正真伪，进忠贤，退悖恶，先宗室，后外戚，退新门，进旧望，右膏梁，左寒峻，合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为九等，号曰氏族志，而崔韩仍居第一。帝曰：“我于崔、卢、李、郑无嫌，雇其世衰，不复冠冕，犹恃旧地以取货，不肖子偃然 自高，贩鬻松檟，不解人间何为贵之？河北，梁、陈在江南，虽有人物，偏方下国，无可贵者，故以崔、卢、王、谢为重。今 谋士劳臣，以忠孝、学艺从我定天下者，何容纳货旧门，向声背实，昏为荣耶？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言，其次有爵，为公卿大夫，世世不绝，此谓之门户。今皆反是，岂不惑邪？朕以今日冠冕等级高下。”遂以崔韩为第三姓，班其书天下。

高宗时，许敬宗 以不叙武后世，又李義府 其家无名，更以孔志约、杨

中尚：唐制，少府监下有中尚署，掌供郊祀圭璧及天子器玩，后妃服饰雕文错彩之制。

杜，堵塞。

上元，唐高宗年号，公元 674 年至 676 年。

廩，通“廩”。益廩人，增加官俸。

垂拱，武后年号，公元 685 年至 688 年。

匱，匣子，小箱子。

廩，给粮食。

不次除官，不依等次拜官授职。

黜，罢免。

新唐书卷 58 艺文志云：大唐氏族志一百卷，高士廉、韦挺、岑文本、令狐德棻撰。

膏梁，肥肉和白米，喻富贵。

寒峻，贫贱的读书人。

偃然，安然。

松檟，松树山楸。

高宗时，顯庆四年（659 年）撰氏族志。

许敬宗（592—672 年），唐高宗时宰相（今浙江桐庐人），曾能加过李密的起义军。

仁卿、史玄道、吕才等十二人刊定之，裁例，合二百三十五姓，二千八百八十七家。帝自叙所以然，以四后姓、公、介公(11)及三公(12)、太子三师(13)、府同三司(14)、尚书射为第一姓(15)，文武二品及知政事三品为第二姓，各以品位高下叙之，凡九等，取身及昆弟子孙，馀属不人，改为姓氏祿。当时军功人五品者，皆升谱限，晋绅耻焉，目为动格。义府奏悉索氏族志烧之。又诏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瓊，荥阳郑温，范阳子迁、卢泽、卢辅，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前燕博陵崔懿，晋赵郡李楷，凡七姓十家，不得自为昏；三品以上纳币不得过三百匹，四品五品二百，六品七品百，悉为归装夫氏，禁受陪门财。

先是，后魏太和中，定四海望族，以(李)宝等为冠。其后矜尚门地，故氏族志一切降之，王妃主婿，皆取当世勋贵名臣家，未尝尚山东旧族。后房玄龄、魏征、李绩(11)复与昏，故望不减。然每姓第其房望，虽一姓中，高下县隔。李义府为子求昏不得，始奏禁焉。其后天下衰宗落谱，昭穆所不齿者，皆称禁昏家，益自贵，凡男女皆潜相聘娶，天子不能禁，世以为敞之(新唐书卷95，高俭传)

方今关东饥谨，蜀汉逃亡，江淮以南，徵求不息，人不复业，则相率为盗，本根一摇，忧患不浅。其所以然者，皆为速戍方外，以竭中国，……。诚以山东雄猛，由来重气，一雇之势，至死不回。近缘军机调发伤重，家道悉破，或至逃亡，剔屋卖田，人不为售，内雇生计，四壁皆空。重以官典侵渔(12)，因事而起，取其髓脑，曾无心愧，修筑池城，缮造兵甲，州县役使，十倍军机，官司不矜(13)，期之必取，枷杖之下，痛切肌肤，……今以负罪之伍，必不在家，露宿草行，潜窜山泽，赦之则出，不赦则狂，山东群盗，缘兹聚结。臣以边尘暂(14)起，不足为忧；中土不安，以此为事。臣闻持大国者不可以小道，理事广者不可以细分，人主恢弘，不拘常法，罪之则众情恐惧，恕之则反侧自安。伏原曲赦州，一无所问，自然人神道畅，率土欢心，诸军凯旋，得无侵扰。(旧唐书卷89，狄仁杰传)

(3) 发展中的开元政治

李义府(614—666年)，唐高宗时宰相(今河北献县人)，拥立武则天为后，最为出力。

吕才(600—665年)，傑出的科学家和哲学家，著名的唯物论者。旧唐书卷79、新唐书卷107均有传。
鄴公，鄴国公，即隋恭帝杨侑。

陇西李宝：陇西，今甘肃陇西附近。李宝字怀素，魏书卷39有传。

太原王寶：太原，今山西太原；王寶字世珍，魏书卷38有传。

荥阳郑温：荥阳，今河南荥阳；郑温，开封人，郑谿子。

范阳在今河北省。卢度世字子迁，袭爵青州刺史。

清河崔宗伯：清河，在今河北省；崔宗伯疑是伯宗之误，南、北史卷2，崔剖字伯宗。

博陵崔懿：博陵，在今河北省；崔懿字世茂，仕燕为秘书监。

赵郡李楷：赵郡，在今河北省；李楷；李楷，李机子，李定孙。

李宝，西凉后裔，归附后魏，为大将军。参考注

房玄龄，旧唐书卷66、新唐书卷96有传。

魏徵，旧唐书卷71、新唐书卷97均有传。

反侧，反覆无常的人。

率土，指全部的领土。

(姚)崇曰：“垂拱以来，以峻法绳下，臣原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师青海，未有牵复之悔，臣原不幸边功，可乎？比来王佞冒触宪纲，皆得以宠自解，臣原法行自近，可乎？后氏临朝，喉舌之任，出阉人之口，臣原宦贤不预政，可乎？戚里贡献，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针(11)。寢(12)亦为之，原租赋外一绝之，可乎？外戚贵主，更相用事，班序芜杂，臣请戚属不任台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亏君之严，臣原陛下接之以礼，可乎？燕钦融、韦月将以忠被罪(13)，自是诤臣沮折(14)，臣原群臣皆批逆鳞(15)，犯忌讳，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16)造金仙、玉真二观，费钜百万，臣请绝道佛营造，可乎？汉以禄、莽、阎、梁(17)乱天下国家为甚，臣原推此鉴戒，为万代法，可乎？”

帝(18)曰：“朕能行之。”(新唐书卷123，姚崇传)

是时海内当实，米斗之价钱古三。青、齐间斗纔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天下岁入之物：租钱二百余万缗，粟千九百八十余万斛，庸调绢七百四十万匹，绵百八十余吨，布千三十五万端。天子骄於快乐，而用不知节，大抵用物之数，常过所入。於是钱穀之臣，始事朘刻。太府卿杨崇礼，勾剥分铢，有欠折渍捐者，州县督关，历年不止。其子慎矜专知太府，次子慎名知京仓，亦以苛刻结主恩。王鉷为户口色役使，岁进亿万缗。非租庸正额者，积百宝大盈，以供天子燕私。(新唐书卷51，食货志)

2. 巩固政权的几种制度

(1) 唐律

绳，纠正。

覆师青海，谓高宗仪凤三年九月李敬玄、刘审礼与吐蕃战于青海，败绩，审礼战死。

牵复，犹说弥缝补救。

幸，侥幸。

比来，近来。

王佞冒触宪纲，奸佞触犯法纲。

“喉舌”是发言传语的重要器官，用以比喻传述“王命”的重要官职。

阉人，宦官。

是时，指开元时。

青、齐，指青州和齐州，均在今山东省境。

朘刻，剥削。

太府卿，太府寺卿，掌财货廩藏贸易。

杨崇，即杨隆礼，开元初为太府卿，封弘农郡公。

慎矜，杨隆礼子，玄宗任为监察御史，知太府出纳。旧唐书卷105、新唐书卷131均有传。

慎名，亦是杨礼子，玄宗任为大理评事、含嘉仓出纳使。

王鉷，初为雒县尉，累擢户部郎中，数按狱，玄宗以为才，进兼和市和糴长春官户口色役使。旧唐书卷105、新唐书卷134均有传。

大盈库，库名，用以别储贡物。

甲、除断趾、撰“律疏”

大唐高祖起义，至京师，约法十二条，唯制杀人、劫盗、背军、叛逆者死，余并蠲除之。及受禅，又制五十三条格，入於新律，武德七年颁行之。

至太宗即位，制绞刑之属五十条，免死，断右趾。后蜀王府法曹参军裴弘献又驳律令不便者四十余事，太宗遂令删改之。除断趾法，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比古死刑，殆除其半。据有司定“律”五百条，分为十二卷，於隋代旧律，减大辟入流九十二条，减入徒者七十一条；又定“令”千五百九十条，为三十卷，贞观十一年正月，颁行之，又删武德、贞观以来敕格三千余件，定留七百条，以为“格”十八卷。七年十二月诏：三品以上，犯公罪流，私罪徒，关问日不须追身。

高宗永徽初，又令长孙无忌等定格式，旧制不便者皆随有无删改，遂分格为两部：曹司常务为“留司格”；天下所共者为“散颁格”。四年，有司择“律疏”三十卷，颁天下。麟德二年，重定格、式行之。仪凤二年，又删缉格、式行之。及文明元年四月，敕律、令、格、式，内外官人，退食之暇，各宜寻览，仍以当司格令，书於听事之卢壁，俯仰观瞻，庶免遗忘。（通曲卷 165，刑 3，刑制下，大唐）

乙、改缘坐法

又旧条疏：“兄弟分后，荫不相及，连坐俱死，祖孙配没。”会有同州人房强，弟任统军於岷州(11)，取谋反伏诛，强当从坐。……（太宗）更令百寮详议。於是（房）玄龄(12)等复定议曰：“案礼，孙为王父尸(13)；案令：祖有荫孙这义；然则孙重而兄弟属轻。荫重反流，合轻翻死，据礼论情，深为示愆(14)。今定律：不与兄弟缘坐俱配没，以恶言犯法不能为害者，情状稍轻，兄弟免死，流配为允。”从之。（旧唐书卷 50，刑法志）

丙、垂拱格式

裴弘献曾与房玄龄等建议，略谓：“今复设别足，是为六刑”，於是除断趾法。

原注云：具宽恕编。

新唐书刑法志作“一千五百四十六条”。

原注云：国家程式，虽则具存，今所纂录，不可悉载，取朝夕要切，简易精详，则临事不忒耳。他皆类此。

追身，唐会要卷 40，“君上慎恤”条：（贞观七年）十二月十二诏：三品已上，犯公罪留，私罪徒，送问皆不追身。

四年，永徽四年，即公元 653 年。

麟德二年，即公元 665 年。

仪凤二年，即公元 677 年。

文明元年，即公元 684 年。

听事，即听事，指听堂。

同州，今陕西大荔。

则天又敕 裴居道、夏官尚书 岑长倩、凤阁侍郎 韦方质与删定官袁智弘等十余人，删改格式，加计帐式，通旧式，成二十卷。又以武德已来、垂拱已后认敕便於时者，编为新格二卷，则天自制序。其二卷，别编六卷，堪为当司行用，为垂拱留司格。时韦方质详质法理，又委其事，及咸阳尉王守慎又有经理之才，故垂拱格式，议者称为详密。（旧唐书卷 50，刑法志）

丁、开元新格

（开元）二十二年 户部尚书李林甫 又受诏改修格令，……共加删缉旧格式律令及敕，总七千二十六条，其一千三百二十四条，仍旧不改。总成十一卷，律疏三十卷，令三十卷，式二十卷，开元新格十卷。又择格式律令事类四十卷，以类相从，便於省览。二十五年 九月奏上，敕於尚书都省写五十，发使散於天下。其年，刑部断狱，天下死罪惟有五十八人。（旧唐书卷 50，刑法志）

（2）官制（一）

唐之官制，名号禄秩，虽因时增损，而大抵皆沿隋故。其官司之别，曰省，曰台，曰寺，曰监，曰卫，曰府，各统其属，以分职定位。辨贵贱，叙劳能，则有品，有爵，有动，有陞，以时考覈而升降之，所以任群材，治百事。其为法则精而密，其施于事则简而易行，所以然者，由职有常守，而位有常员也。

方唐之盛时，其制如此。盖其始未尝不欲立制度，明纪纲，为万世法，而常至于交侵纷乱者，由其时君不能慎守而徇一切之苟且，故其事愈繁而官益冗，至失其职业，而不能复。初，太宗省内外官，定制为七百三十员，曰：“吾以此待天下贤材，足矣。”然是时已有员外置，其后又有特置同正员，至于橙校、兼、安、判、知之类，皆非本制。又有置使之名：或因事而置，事已则罢；或遂置而不废；其名类繁多，莫能偏举。自中世已后，盗起兵兴，又有军功之官，遂不胜其滥矣。

故采其纲目条理可为后法，及事虽非正，后世遵用因仍而不能改者，著于篇。

宰相之职，佐天子总百官，治万事，其任重矣。然自汉以来，位号不同，

内史，唐曾改中书省为内史省，内史为其长官。

夏官，唐武后曾改兵部为夏官，尚书为长官。

凤阁，唐武后曾改中书省为凤阁为次官。

开元二十二年，即公元 734 年。

户部尚书，掌天下土地人民 钱穀之政，贡赋之差。李林甫，开元时权，旧唐书卷 106、新唐书卷 233 上均有传。

二十五年，开元二十五年，即公元 737 年。

其年，谓开元十五年。

断狱，审理和判决罪案。

旧唐书卷 177 曹确传：“太宗初定官品令，文武官共六百四十三员”，与此不同。

百官志序止此，言唐初官制之善，又嗟叹后来职官之繁冗，并表明作志之方法。

而唐世宰相，名尤不正。初，唐因隋制，以三省之长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共议国政，此宰相职也。其后以太宗尝为尚书令，臣下避不敢居其职，由是仆射为尚书省长官，与侍中、中书令号为宰相。其品位即崇，不欲轻以授人，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职，而假以佗名。自太宗时，杜淹以吏部尚书参议朝政，魏徵以秘书监参预朝政，其后或曰参议得失、参知政事之类，其名非一，皆宰相职也。贞观八年，仆射李靖以疾辞位，诏疾小瘳，三两日一至中书、门下平章事，而平章事之名，盖起于此。其后李绩以太子詹事同中书、门下三品，谓同侍中、中书令也，而同三品之名，盖起于此。然二名不专用，而佗官居职者，犹假佗名如故。自高宗已后，为宰相者，必加同中书、门下三品，难品高者亦然，惟三公、三师、中书令则否。其后改易官名，而文瓘以东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同三品入衔，自文瓘始。永淳元年，以黄门侍郎郭待举、兵部侍郎岑长倩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平章事入衔，自待举等始。自是以后，终唐之世不能改。

初，三省长官议事于门下省之政事堂。其后裴炎自侍中迁中书令，乃徙政事堂于中书省。开元中，张说为相，又改政事堂号中书门下，列五房于其后：一曰吏房，二枢机房，三曰兵房，四曰户房，五曰刑礼房，分曹以主众务焉。

宰相事无不统，故不以一职名官。自开元以后，常以领他职，实欲重其事，而反轻宰相之体。故时方用兵，则为节度使；时崇儒学，则为大学士；时急财角，则为盐铁转运使；又其甚则为延资库使；至于国史、太清宫之类，其名颇多，皆不足取法，故不著其详。

学士之职，本以文学言语被顾问，出入侍从，因得参谋议，纳谏诤，其礼尤宠。而翰林院者，待诏之所也。唐制：乘兴所在，必有文词经学之士，下至卜、医、伎、术之流，皆直于别院，以备宴见，而文书、诏令、则中书舍人掌之。自太宗时，名儒学士，时时召以草制，然犹未有名号；乾封以后，始号北门学士。玄宗初置翰林待诏，以张说、陵坚、张九龄等为之，掌四方表疏答，应和文章。既而又以中书务剧，文书多壅滞，乃选文学之干，号翰林供奉，与集贤院学士分掌制诏、书敕。开元二十六年，又改翰林供奉为学士，别置学士院，专掌内命，凡拜、免将相，号今、征伐，皆用白麻，其后选用益重，而礼遇益亲，至号为内相。又以为天子私人，凡充其职者无定员，自诸曹尚书，下至校书郎，皆得与选。入院一岁，则迁知制诰；未知制诰者，不作文书。班次各以其官，内宴则居宰相之下，一品之上。宓宗时又置学士承旨。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44云：“案太子詹事与侍中、中书令阶皆正三品，然惟侍中、中书令为宰相，故云同中书、门下三品，以别于他三品也。大历以后，升侍中、中书令为二品，自是无同中书、门下三品之称。”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81，宰相位号条云：“‘专’疑当作‘兼’，传写误。”

赵绍祖新书唐书互证6云：“此志谓‘自高宗已后，似早；唐会要谓‘自景云二年遂成故事’，似迟；惟旧志谓‘天后之后’者得之。”

赵绍祖云：“所谓同三品，即同侍中、中书令。今志谓中书令则否，似不必言。”

赵绍祖云：“案大历二年，升侍中、中书令为正二品以后，已无同三品之称，惟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竟唐不改革。”

钱大昕：“案学士无定员，见于李肇翰林志；然书唐书职官志称翰林例置学士六人，内择年深德重者一人为承旨，白居易诗有‘同时六学干’之句，则非无定员也。”

唐之学士，弘文、集贤分隶中书、门下省，而翰林学士独无所属，故附列于此云。（新唐书卷46，百官志）

（3）官制（二）

三省六部

尚书省，尚书今一人，正二品，掌典领百官。其属有六尚书：一曰吏部，二曰户部，三曰礼部，四曰兵部，五曰刑部，六曰工部。……

吏部尚书一人，正三品，……掌文选动封考课之政。

户部尚书一人，正三品，……掌天下土地人民钱穀之政。

礼部尚书一人，正三品，……掌礼仪、祭享、贡举之政。

兵部尚书一人，正三品，……掌武选、地图、车马、甲械之下。

刑部尚书一人，正三品，……掌律令、刑法、徒隶、按覆讞禁之政。

工部尚书一人，正三品，……掌山泽、屯田、工匠诸司公庙纸笔墨之事。

门下省，侍中二人，正二品，掌出纳帝命，相礼仪。凡国家之务，与中书令参总，而颡判省事。中书省，中书今二人，正三品，掌佐天下执大正，而总判省事。

台、寺、监

御史台大夫一人，正三品，……大夫掌以刑法典章纠正百官之罪恶。

太常寺卿一人，正三品，……掌礼乐效庙社稷之事。

光祿寺卿一人，从三品，……掌酒醴羞之政。

衙尉寺卿一人，从三品，……掌器械文物。

宗正寺卿一人，从三品，……掌天子族亲属籍以别昭穆。

太仆寺卿一人，从三品，……卿掌廊牧犂輿之政。

大理寺卿一人，从三品，……掌折狱详刑。

鸿臚寺卿一人，从三品，……掌宾客及凶儀之事。

司农寺卿一人，从三品，……掌仓储委积之事。

太府寺卿一人，从三品，……掌财货廩藏贸易。

国子监祭酒一人，从三品，……掌儒学训导之政。

少府监一人，从三品，……掌百工技巧之政。

将作监监一人，从三品，……掌土木工匠之下。

军器监监一人，正四品上，……掌缮甲弩以时输武库。

都水监使者二人，正五品上，掌川泽、津梁、渠堰、陂池之下。（新唐书

卷46—48，百官志）

（4）府兵

武德元年五月，改隋鹰扬郎将为军头。六月十九日，改军头为骠骑将军，副为车骑将军。六年五月十六日，车骑将军府水骑府。七年三月六日，必

钱大昕云：“案尚书正三品，校书郎正九品，谓自三品至九品官，皆得除学士。”

骠骑将军为统军，车骑为副统军。。至贞观十年，改统军为折衝都尉，副为果毅都尉，凡府：以卫士一千二百人为上府，一千人为中府，八百人为下府；在赤县为赤府，在畿为畿府。卫士：以三百人为团，有校尉；五十人为队，（队有正）；三十人为火，有长，备六馱马、驴。米粮、介冑、戎器、锅幕，仞之府库，以备武事。关内置府三百六十一，积兵士十六万，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延置十二军，分关中诸府以隶焉。第岁十一月，以卫士帐上于兵部，以俟微发。天下卫士尚六十万。初置，以成丁而入，六十出役，其家不征徭。通计旧府六百三十三。河东道府额，亚于关中。河北之地，人逐渐逃散，年月渐久，逃死者不捕。三辅渐寡弱，宿卫之数不给。

永徽三年十一月敕：折衝、果毅老弱简退者，宜同致仕。

开元六年五月二十七日敕：诸折衝府兵，每年一简点，至时，所司条奏。

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兵部尚书张说，置长徒宿卫兵十万人于南卫，简京兆、蒲、同、岐等州府兵及白丁，准（五）尺八例，一年两番，州县更不得杂使役，仍令尚书左丞萧嵩，与本州长官同拣择以闻。至十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始名纒骑，分隶十二卫。十六年二月二十五日，纒骑弓手，宜改为左右羽林骑。二十六年八月十日敕：三卫当番，逢闰并比诸色，稍亦艰辛。诸每至闰月，取以次番人循环当上，庶偏并。二十九年闰四月敕：应简三卫纒骑，宜令京畿探访使、御史中丞张倚兼知，不须更别差使。徒今已后，使有移改，亦当令一中丞相知勾当。

天宝八载五月九日，停折衝[上府]（府上）下鱼书，以无兵可交。至末年，折衝府但有兵额，其军士、戎器、六馱、锅幕、粮食并废。

宝应元年四月十七日，畿县折衝府阙官，本县令持判，其手力第府不得过一人。（唐会要卷 72，府名条）

复府兵、置屯田、分兵权、存戎仆、助军食

夫欲分兵权，存戎备，助军食，则在乎复府兵，置屯田而已。昔高祖始受随神，太宗既定天下，以为兵不可去，农不可废，于是当要衝以开府，因隙地以管田。府有常官，田有常业，俾平时而讲武，岁以勤农分上下之番，遁劳逸之序，故有虞则起为战卒，无事则散为农夫，不待微发而封域有备俟，不劳馈饷而军食自充矣。此亦古者尉候之制、兵赋之义也。况今关畿之内，镇垒相望，皆仰给于县官，且无用于战伐。若使反兵于旧府，与利于废田，张以簿书，颁其廩积，因其卒也，安之以田宅，因其将也，命之以府官，始复于关中，稍置于天下，则兵权渐分而屯聚之弊日销矣，戎备渐修而训习之利日与矣，军食渐给而飞转之费日省矣。一事作而三利立，唯陛下裁之。（白氏长庆集卷 47，策林 3）

大唐武德初，秦王既平王世充及宝建德，高祖以秦王功殊今古，自昔位号不足以为称，乃特置天策上将军以拜焉，位在王公上。及升储官，遂废天

此三字据新唐书志捕。

原注：“初置八馱，后改为六。”

“五”字据通典 28，卷职官 10，武官上，将军总技附注捕。

“府上”据唐长孺唐书兵志笔正卷 1，引改。按唐志云：“八载，折衝诸府至无兵可交，李林甫遂请停上下鱼书。”

策府。二年七月，高祖以天下未定，事资武力，将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乃置十二军，分阙中诸府以隶焉。每军将一人，副一人，取威名素重者为之。督耕战之备，自是士马强劲，无敌于天下。五年省。七年，以突厥寇掠，复置十二军，后又省之。其后定制，有左右衙，左右骁，左右武，左右威，左右领军，左右金吾，左右监门，左右千牛：凡十六街，大将军各一人，将军总三十人。左右羽林，左右龙武，左右神武六军，大将军各一人，将军各三人，皆有街署。其余骠骑、辅国、镇军、冠军四大将军，云麾、勇武、壮武、宣威、明威、定远、宁远、游骑、游撃等九将军，并为王品以上武散官。先天二年正月十日敕：往者衙士，计户取充，使二十一人幕，六十出军。既恇劬劳，咸欲避匿。今改取二十王以下充，十五年既放出。频经征镇者，十年放出。自今以后，羽林、飞骑，先于衙士中简择。开元十一年二月敕：同、华两州，精兵所出，地资替鞞，不合外支。自今以后，吏不得取同、华两州兵防。（通典卷 28，职官 10，武官上，将军总技）

（5）贡举

大唐贡士之法，多循随制：上郡岁三人，中郡二人，下郡一人；有才能者，无常数。其常贡之科，有秀才，有明经，有明法，有书，有算。有京师、郡、县，皆有学焉。第岁仲冬，郡、县馆监课试其成者，长吏会属僚，设实主，陈俎豆(11)，备管弦(12)，牲用少牢(13)，行乡饮酒礼，歌鹿鸣之诗，徵耆艾，技少长而观焉，既饯而与计偕。其不在馆学而举者，谓之

原注：以万年道为参旗军，长安道为鼓旗军，富平道为玄戈军，醴泉道为丹钺军，同州道为羽林军，花州道为绮官军，宁州道为折威军，岐州道为平平道军，幽州道为招摇军，麟州道为苑游军，泾州道为天纪军，宜州道为天节军。

原注：杨恭仁、刘弘基、长孙顺德等并为其将。

按唐会要卷 72 京城诸军条，唐书兵志，及通鑑卷 190，均称武德六年废十二军。唐长孺唐书兵志笔正云：“改五年正当刘黑闥起事，山东大摄，至六年正月始平，安得谓之天下已定。知通典纪年误也。”

原注：随之翊衙。

原注：左右威，随之屯衙。

原注：金吾，随之武侯衙。

原注：左右衙及左右金吾，总谓之四衙；其终余谓之杂衙。

原注：左右千牛衙，将军各一人；余[位]（衙）各二人（按：“位”当是“衙”之讹，通典卷 55，职官 5，武官 8 以上，将军总技引，正作“衙”今据改正。）

原注：开元十二年，张说奏，于三辅拣五尺八兵十二万人，谓之纒骑，置于南衙，第月分番。自此以后，不复简点。

大唐：杜佑尊大本朝，故称“大唐”。

上郡、中郡、下郡：唐制，量户口定州郡等第。武德令，三万户已上为上州。永徽令，二万户已上为中州。至显庆元年九月十二日敕，户满三万已上为上州，二万已上为中州。至开元十八年三月十七日敕，以四万户已上为上州，二万五千户为中州，不满二万户不下州。唐时州郡相同，上郡、中郡、下郡既上州、中州、下州。

皆有学焉，原注：兼具学篇。

郡县馆监课试其成者：旧唐书卷 44 巽举志作“州县馆监举其成者”。

歌鹿鸣之诗：古代乡举试后，宴会异，常歌鹿鸣之诗。鹿鸣，诗小雅篇名。

乡贡。旧令诸郡虽一、二、三人之限，而宝无常数。到尚书者，始由户部集阅，而关于考功课试可者为第。律曰：诸贡举非其人，及应贡举而不贡举者，一人徒一年，二人加一等，罪止徒三年。初，秀才科等最高，试方略第五条，有止、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真观(11)中，有举而不第者坐其州长，由是废绝(12)。自是有所趣向，唯明经、进士二科而已。其初止试策。真观八年(13)，诏加进士试读经、史一部。至调露二年(14)，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始奏二科并加帖经(15)。其后又加老子、孝经，使兼通之。永隆二年(16)诏：明经帖十得六，进士试文两篇，通文律者，然后试策。武太初元元年(17)二月，策问贡人于洛城殿，数日方了。殿前试人，自此始。（通典卷15，巽举3，历代制下）

耆艾：年六十为耆，五十为艾。

既饫，举行鹿鸣宴会后。

与计偕，随上计吏俱到兵师。

尚书省，统理全国政务的官署。

户部，隶尚书省，掌全国田户均输钱穀的政命。

考功，隶吏部。考功郎中、员外郎，掌内外文武官吏的考课。

原注：武德旧制，以考功郎中监试贡举。真观以后，则考功员外郎专掌之。

诸贡举非其人，原注：谓德行乘僻，不如举状者。

应贡举而不贡举者，原注：谓才堪利用，蔽而不言也。

四 安史乱后的政治与经济

(一) 安史之乱

1 安史之乱的经过

(1) 禄山叛变、攻陷洛阳

安禄山，营州柳城胡也，姓康。……少孤，随母嫁虜将安延偃。……乃冒姓安，更名禄山。

及长，伎忍多智，善意测人情，通六蕃语，为互市郎。张守珪节度幽州，禄山盗羊而获，守珪将杀之；呼曰：“公不欲灭尔蕃邪？何杀我？”守珪壮其语，又见伟而皙，释之。与史思明俱为捉生。知山川水泉处，当以五骑禽契丹数十人。守珪异之，稍益其兵，有讨辄剋，拔为偏将。守珪醜其肥，由是不敢饱；因养为子。后以平虜兵马使，擢特进、幽节度副使。

于是御史中丞张利贞采访河北，禄山百计諛媚，多出金谐结左右，为私恩。利贞入朝，盛言禄山能，乃受营州都督、平盧军使、顺化州刺史。使者往来，阴以赂中其嗜，一口更誉，玄宗始才之。天宝元年，以平盧为节度，禄山为之使，兼柳城太守，押尔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明年入朝，奏对称旨，进骠骑大将军。又明年，代裴宽为范阳节度、河北采访，仍领平盧军。……

更築壘范阳北，号雄武城，峙兵责穀；养同罗，降奚、契丹曳落河八千人为假子，教家奴善弓矢者数百；畜单于、护真大马三万，牛羊五万；引张通常儒、李廷坚、平冽、李史鱼、獨狐问俗署幕府，以高尚典书记，敢莊掌簿最，……

(天宝十四年)冬十一月，反范阳，诡言奉密詔讨楊国忠，腾榜郡县，以高尚、敢莊为谋主，孙孝哲、高邈、张通儒、通晤为腹心，凡兵十五万，号二十万，师行，日六十里，……。時兵暴起，州县发官铠仗皆穿朽钝折不可用，持挺鬪，旨能亢。吏皆乐城匿，或自杀，不则就禽，日不绝。禁卫皆

营州柳城，营州的柳城县，治所在今辽宁锦州市西北。

幽州，唐代辖境相当今河北北京市、武清和霸县部分地。治所在蓟县（今北京城西南）。

尔蕃：通鑑胡三省注称唐谓奚、契丹为尔蕃。

捉生，即生将，专做俘虏敌人的职务。

营州都督、平盧军使，据通鑑 214：安禄山为营州都督，充平盧军使，在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八月。平盧军，唐代军镇名。

顺化州，奚州名。

天宝元年：天宝，玄宗年号；天宝元年，公元742年。

范阳，即幽州。

河北，即河北道，唐贞观十道、开元十五道之一。

曳落河，通鑑 216云：“曳落河者，胡言壮士也。”

护真，土护真水，亦名吐护真河。

诡，欺诈。

亢，通“抗”。

市井待，既授甲，不能脱弓襦、剑敞，乃发左藏库 绘帛，大募兵，右羽林大将军王承业为太原尹，卫尉卿张介然为汴洲刺史，金吾将军程千里为潞州长史；以荣王为元帅，高仙芝副之，驿驰讨贼。禄山至钜鹿，欲止，惊曰“鹿，吾名”，去之沙河。或言如汉高祖不宿柏人(11)，以佞贼(12)。贼投草颓树于河，以长绳维舟，集槎(13)以结冰，一昔(14)合，遂济河，陷灵昌郡(15)。又三日，下陈留(16)荥阳(17)，次鬲子谷。将军荔非守瑜邀之，杀数百人，流矢及禄山兴，不敢前。更出谷南，守瑜矢尽。死于河。败封常清，取东都(18)，常清奔陕(19)。(新唐书卷225上，安禄山传)

(2) 据守要害、断敌后路

是月，我以京兆尹 牧荣王琬为行官元帅，以河西陇右印度使、西平王哥舒翰为副元帅，领河、陇诸蕃部落奴刺、颉跌、朱耶、契苾、浑、蹕林、奚结、沙陁、蓬子、处蜜、吐谷浑、[恩]（思）结等一十三部落 督蕃、汉兵二十一万八千人镇于潼关。是时，河北十五郡，皆杀贼官吏以归国。河北驿路再绝，河南诸郡防御固备。哥舒翰拥兵守潼关，又令王思礼至陕州，见贼将伪史中丞、无敌将军、平西大使乾祐，说以祝福。禄山始懼，责高尚及敢莊曰：“汝等令我事，皆云必成。四边兵马若是，必成何在？汝等陷我，不见汝等矣！”逐诚门下逐之。数日，禄山忧懼，不知所为，而怒不解。……禄山虽盗据河朔，百姓怨其残暴，所在叛去。累其兵力，不能进尺寸之地。(安禄山事迹卷中)

(3) 战略错误、潼关失守

(天宝十五载)六月八日乙酉，哥舒出兵潼关，为禄山将崔乾祐所败。十四日辛卯，潼关失守。

初，翰守潼关，或劝翰曰：“禄山阴兵，以诛国忠为名，公若留二万人守潼关，悉以馀兵诛国忠：此汉诛晁错挫七国之计也。公以为何如？”翰许之，未发。或泄其言于国忠，国忠大懼，乃奏曰：“兵法，安不忘危。今潼关兵众虽多，而无后殿，万一不利，京师得无恐乎？请选 监牧小儿三千人，

左藏库，储责国家赋调的启库，由左藏署掌管。

钜鹿，今河北邢台西南。

之，前往。

沙河，县名，今河北沙河。

是月，即天宝十四载十二月。

京兆尹，京兆府的行政长官。

恩结，据新、旧唐书、通鑑、通鑑考异校改，應作思结。

一十三部落，通鑑考无“一”字。岑仲勉氏隋唐史卷下唐史第二十七节安史之乱引亦无“一”字。岑氏云：部落名只得十二。今学海类编安禄山事迹中卷作“二十三部落”，亦许是“十二”之倒衍。

潼关，在今陕西省渭源县东境。地当陕西、山西、河南三省要冲，形势险要。

河北十五郡，旧唐书安禄山传及通鑑并作十餘郡。

据通鑑考称，肃宗宝錄：乙酉翰与乾祐会战。旧传：四日（辛巳）次靈宝西原，八日（乙酉）与贼交战。新传：丙戌（九日）次靈西原，庚寅（十三日）与乾祐战。玄宗宝錄及幸蜀记并以丙戌出关，己丑（十三日）遇贼，庚寅战。能鑑从之。

训练于苑中。”徒之。遂遣剑南将烟李福德、刘光庭分部焉。又奏召募一万人屯霸上，令其腹心杜乾运将之焉。翰慮为所图，乃上表请乾运兵隶于潼关。乃召乾运赴潼关事，因斩之。国忠语其子暄曰：“吾死无日矣！”翰自是心不自安。人谓诸将以潼关三百馀里，利在守险，不利出攻；杨国忠以翰持兵未决，慮于己不利，欲其速战，数奏促之。贼将崔乾祐叩阙，数请战。国忠与翰既不协，因言翰逗遛不进。玄宗数使进兵出关，翰遂领马步十五万，与贼将崔乾祐会。

先是，百姓因乳为盗，忽入启库。禄山既收西京，怒之，大索长安，三日而后止，虽私财必皆取之；又令府、县推按，连引支證，日以句錄徵剥搜捕为事，锥刀之末，无不徵之，百姓骚然，所在叛矣。閒谍日至，士庶潜议亡归，知肃宗至靈武，皆企官军。相传曰：“皇太子徒西来也！”从皆奔走，市肆为空。如是者百馀日。京畿豪杰，没贼官吏，归者相继不绝，诛而复起，绝能制。（安禄山事迹卷下）

（附）统治集团的内讧

天宝十五年六月，（杨）国忠讽玄宗幸蜀。丁酉，至马嵬，顿六军不进，请诛杨氏。于是诛国忠，赐妃自尽。（旧唐书卷9纪第10）（至德二载正月）乙卯，安禄绪弑其父禄山。（新唐书卷6，纪6）乾元二年三月壬申，史思明杀安鹿绪。（同上）

（4）轻信流言、怀州复陷

上元元年，六月，乙酉，李光弼及史思明战於怀州，败之。（新唐书卷6，本记第6）

上元二年，二月，戊寅，李光弼及史思明战于北邙，败绩，思明陷河阳。（同上）

（史）思明使谍宣言贼将士皆北人，謳金思归。（鱼）朝恩信然，屡上贼河滅狀。诏谕光弼；光弼固言贼方锐，未可轻动。仅固怀恩媚光弼功，会

剑南，即剑南道。

霸上，一作“灞上”，也叫“霸頭”，因地处霸水西高原上得名。地在今陕西西安市东。

靈武，即靈武郡，治所在今宁夏靈武南。

通鑑作“京畿豪傑，往往杀贼官吏”。按“没贼官吏”与“杀贼官吏”，虽仅一字之差，而意义别，未知孰是。

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

轻德二载，公元757年。

乾元二年，公元759年。

上元元年，公元760年。

怀州今河南沁阳。

北邙，山名，在今河南洛阳市西北。

仆固怀恩，唐将领，铁勒人。安史之乱时，曾与回纥兵平定河北。在唐书卷121、新唐书卷224上均有传。

佐朝恩陈扫除计。使者来督战，光弼不得已，令李抱玉守河阳，出师次北邙。光弼使传山阵。怀恩曰：“我用骑今迫险，非便地，请阵诸原。”光弼曰：“有险，可以胜，可以败。阵于原，败，斯残矣。且贼致死于我，不如阴险。”怀恩不徙。贼掳高原，以长战七百，壮士执刀随之，委物为遁；怀恩军争剽获。伏兵发，官军大溃，怀州复陷。光弼渡河保闻喜；抱玉以兵寡，弃河阳。（新唐书卷 136，李光弼传）

（5）增兵进讨，敌军败降

（骆悦）恐惧心未定，遂矫（史）朝义之命，以帛缢杀（史）思明，氈裹其尸。（安禄山事迹卷下）

宝应元年，帝召兵於回纥，而登里可汗已为史朝义所诱，引众十万盗塞，关中大震。帝遣殿中监乐子昂劳之。可汗因请见怀恩及其母，有诏报可。怀恩避嫌不往。帝赐铁券，手诏固遣，乃行。与可汗会太原。可汗大悦，遂请和，助讨朝义，即引兵屯陕州，待帅期。於是雍王以元帅为中军，拜怀恩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之副，乃与左杀为先锋。时诸节度皆以兵会，次黄水；贼坚壁自固。怀恩阵西原，多张旗施，使突骑与回纥稍南出繚贼左，举旗为应。破贼壁，死者数万。朝义拥精十万来援，……。贼再败，自相犇蹂死，填向书谷为满。朝义轻骑走。怀恩追收东都河阳，封府库，无所私，释贼所署许叔冀、王佑等，众皆按堵。留回纥屯河阳，使（仅固）瑒及北廷兵马将高辅成以万骑逐北。怀恩常压贼而次，至郑州，再战再捷。贼帅张献诚以汴州降，下滑州。朝义至衙州，与其常田承嗣、李进超、李连卢合，有众四万，掳河以战。瑒济帅登岸薄之，贼常奔溃。进次昌乐，朝义逸，僞帅连卢降，薛嵩、李宝臣举相、衙、深、定等九献州款。朝义至贝州(11)，得其黨薛忠义引众三万拒瑒於臨清(12)。贼气盛，瑒勒兵挫其锋。令高彦崇、浑日进、李光逸设三伏以待。贼半度，伏发摯之，朝义走。会回纥以轻骑至，瑒卷甲驰之，大战下博(13)。贼背水阵，帅奔摯。贼大溃，積尸蔽流而下，朝义退守州(14)。於是都知兵马使薛兼训、郝廷玉、兗郛节度使辛云京会师城下。朝义与田承嗣数挑战，不胜。臨阵斩僞黨敬荣，朝义懼，率残众奔幽州，王师追躡，朝义走平州(15)，自经死。河北平。（新唐书卷 224 上仅固怀恩传）

河阳，今河南孟县。

闻喜，今山西闻喜县西南。

宝应元年，唐代宝应元年，公元 762 年。

雍王，名适，代宗长子，后即位，为德过。

左杀，回纥左杀。

黄水，在今河南新郑县西北。

犇，同“奔”。

按堵，不迁动。

衙州，今河南汲县。

昌乐，今河北南乐。

相今河南安阳市。

深，州名，今河北深县。

定，州名，今河北定县。

2. 安史之乱的影响

(1) 安史乱后人民的南迁

天宝之乱，元结自汝瀆，大率鄰里投襄汉，保金者千余家。乃举义师宛葉之间，有嬰城捍寇之力。（太平广记卷202，元结條）

唐安史乱后，有魏生者，少以动戚，歷任王友。家财累万，然其交结不轨之徒，由是窮匱，为士旅所摈。因避乱，将妻人嶺南。（太平广记卷403，魏生条）

天宝末，禄山作乱，中原鼎沸(11)，衣冠(12)南走，真如展转流寓于楚州安且县(13)。（太平广记卷404，肃宗朝八宝條）

(2) 安史之乱对於北方经济的破坏

函、陕(14)凋，东周(15)尤甚。遇宜阳(16)、熊耳(17)，至武牢(18)、成臯(19)，五百里中，编户千余而已。居无尺椽，人无烟爨，萧條悽慘，蕭游鬼哭。（舊唐书卷123，刘晏传）

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棘，豺狼所嗥，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旧唐书卷郭子仪传）

(二) 藩镇割据

1. 藩镇表序

高祖、太宗之制：兵列府以民外，将列衙以居内，有事则将以征伐，事已各解而去。兵者，将之事也，使得以用，而不得以有之。及其晚也，土地

天宝之乱，即安禄山之乱。

瀆音 fen，水名与汝水合流。汝瀆，谓汝水瀆水 近旁地区。

率，率领。

襄汉，谓汉水流域襄阳地区。汉水流至襄阳（今湖北襄阳，会白河，俗称襄河。

义师，义军。

宛葉，今河南南阳市、葉县。

嬰城捍寇，烧城禦贼。

友，王府属官，掌侍游，侍讀等职。

不轨，不法。

窮匱，穷乏，穷困。

郑，郑州，治所在今河南郑州市。

汴，汴州，今河南开封市。

徐方，即徐州。

覃怀，覃怀二字共为一地，当今河南省境内黄河北岸沁阳县及其左右一带地区。

相土，即相州，属河北道。天宝时改邺郡，郭子仪园安鹿绪地。

之广，人民之众城池之固，器甲之利，举而予，何惠於其始也深，而易於其后者忽，如此之奋战？豈其弊有渐，驯而致之，势有不得已而然哉？方镇之患，始也各专其地以自世，既则迫於利害之谋；故其喜则连衡而叛上，怒则以力而相并，又其甚则起而弱王室。唐自中世以后，收功弥(11)乱，虽常倚镇兵，而其亡也，亦终以此，可不戒哉！（新唐书卷64，方镇表序）

2. 藩镇魏博列传序

安史乱天下，至肃宗，大难略平，如臣皆幸安，故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将，护养孽萌(12)，以成祸根。乱人乘之，遂擅署吏，以赋税自私，不朝献于廷，效战国肱脾(13)相依，以土地传子孙，膏百姓，加锯其项，利怵逆汗，遂使其人自视由(14)羌狄然。一寇死，一贼生，讫唐亡，百余年，卒不为王土。当盛时，蔡附齐连(15)，内裂河南地，为合从，以抗天子。杜牧至以“山东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贼得之，故天下不安”。又曰：“厥今天下何如哉？干戈朽铍钝，含引混贷，照育逆孽，殆为故常；而热事大人会不歷筭周思，以为宿谋，方且嵬岸抑扬，自以为方大繁昌，莫已若也。呜呼！不知乎？其俟蹇顿颠倾而发为之支计乎？且天下幾里？列郡幾所？自河以北，蟠城数百，角奔为寇，伺吾人憔悴，天时不利，则将与朋伍，骇乱吾民於掌股之上。今者及吾之壮，不圖擒取，乃偷处恬逸，以为后世子孙背膏疽根，此復何也？议者曰：‘倔彊之徒，吾以良将、劲兵为衔策，高位、美官，充饱其腸，安而不桡，外而不拘，猶豢虎狼而不拂其心，则忿所不萌：此大曆、贞元所以邦也。何必疾战，焚煎吾民，然后为也？’愚曰：‘大曆、贞元之间，有城数十，千百卒夫，则朝廷贷以法，故於是阔视大言，自树一家，破制削法，角为尊奢，天子不问，有司不呵。王侯通爵，越錄受之；观聘不来，几杖扶之；逆息虜胤，皇子妃之。地益广，丘益彊，僭擬益甚，侈心益昌，土田、名器，分划大戈，而贼夫贪心，未及畔岸，淫名越号，走兵四，以饱其志。赵、魏、燕、齐，同日而起；梁、蔡、吴、蜀，躡而和之；其馀混瀕轩器，欲相效者，往往而是。连遭孝武，前英后傑，夕思朝议，故能大者诛钥，小者惠来。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则怒，怒则争乱隨之。是以教笞於家，弄罚於国，征於天下，裁其欲而塞争也。大曆、贞元之间反此，提区区之有，而塞无之争，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连掉也。凡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为轻，将见为盗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呜呼！大曆、贞元守邦之术，永戒之哉！’”

易，轻视。

驯，逐渐增加。

自世，自己一家世代继承。

连衡，同“连横”。

并，兼并。

见杜牧罪言，原文云：“山东王者不得不可为王，霸者不得不可为霸，猾贼得之，是以天下不安。”

顛頽，同“憔悴”，困顿萎靡。

大曆，代宗年号，公元766—779年；贞元，德宗年号，公元785—805年。

混瀕轩器，混乱嚣张。“躡”同“器”，躡音器。

用杜牧守论文。

魏博：传五世，至田弘正入朝 大年，后乱，更四姓，传十世，有州七。
成德：更二姓，传五世，至王承元入朝。明年，王庭凑反，传六世。有州四。
盧龙：更三姓，传五世，至刘总入朝。六月，朱克融反，传十二世。有州九。
淄青：传五世而滅。有州十二。沧景：传三世，至程權入朝。十六年而李全
略有之，至其子同捷而滅。有州四。宣武：传四世而滅。有州四。彰义：传
三世而滅。有州三。泽潞：传三世而滅。有州五。虽然，迹由来，事有因藉，
地之轻重，视人谋臧否欢！

今取擅与若 世嗣者，为藩镇传。若田弘正、张孝忠等，暴忠纳诚，以 屏
王室，自如别传云。（新唐书郑 210，藩镇魏博列传序）

3. 河朔三镇

(1) 魏博——田承嗣

当是时（仆固）怀恩 功高，亦恐贼 不则任不重，因建白 承嗣等分师
河北，赐铁券，誓不死。拜承嗣州 刺史，三迁至贝、博、沧、瀛等州 节度
使，检校 太尉。承嗣沈猜陰贼，不习礼义，既得志，却计户口，重赋敛，
万兵缮甲，使老弱耕，壮者在军。不数年，有几十万，又择趨 秀彊力者万人，
号牙兵，自署置官吏，圖版税人，皆私有之。又求兼宰相，代宗以寇甫平(11)
多所含宥(12)，因就加同中书门不平章事(13)，封鴈门郡王，宠其军曰天雄，
以魏州(14)为大都督府，却授长史。诏子华尚永乐公主，冀结其心。（新唐书
卷 210，田承嗣传）

(2) 成德——李宾臣

（李宾臣）擢礼部尚书，封赵国公，名其军曰成德，却拜节度使，赐铁
券，许不死，它賚与 不賚，赐姓及名。於是逐有恆、定、易、赵、深、冀
六州地，马五千，步卒五万，财用兴衍，益招来亡命，雄冠山东。与薛嵩、

若，和，或者。

怀恩，仆固怀恩，已详前文。

贼，斥安史的馀党。

建白，陈述意见。

鐵券，古代统治者颁赐给功臣的证券。如他人或他的后代犯了罪，可以赦減，用鐵制成。

莫州，今河北雄县南。。

贝博沧瀛等州：贝州，今河北清河西；博州，今山东聊城。；沧州，今河北沧县；瀛州，，今河北河间。

检校，唐、宋自太师以至各部员外郎并有加衔检校官。

陰贼，陰险狠毒。

趨，矫健，通武。

賚与，赐予。

不賚，不可计量。

恒州，今河北正定；定州，今河北定县；易州，今河北易县；赵州，今河北赵县；深州，今河北深县；
冀州，今河北冀县。

亡命，改名换姓，逃亡在外的人。

田承嗣、李正己、梁崇义 相表裏。（新唐书卷 211，李宝臣传）

（3）盧龙——李怀仙

屬（仆固）怀恩反，边羌拏战不解。朝廷方勤西师，故怀仙与田承嗣、薛嵩、张忠志等得招还散亡，治城邑甲兵，自署文武将吏，私贡赋，天子不能制。（新唐书卷 212，李怀仙传）

4. 憲宗讨伐

十二年(11)，宰相（李）逢吉（李）逢吉、（王）涯建言，饷匱烦匱，宜休师，唯度请身督战。帝独目度，留曰：“果为朕行乎？”度俯伏流涕曰：“臣誓不与贼偕存。”却拜门下侍郎平章事、彰义军节度(12)、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度以韩弘领都统，乃上还招讨以避弘，然宾行都统事。又制诏有異乱，欲激怒弘者，意弘怏怏，则度无与共功。度请易其乱，窒疑间之嫌。於是表马总为宣慰副使，韩愈行军司马，李正封、冯宿、李宗闵備两使幕府。入封延英，曰：“主夏臣辱，义在必死。贼未授首，臣无带期。”帝壮之，为流涕。及行，御通化门，臨遣，赐通天御带，发神策骑三百为衛。初，逢吉忌度，帝恶居中桡沮，出之外。度屯鄆城，劳诸军，宣朝廷厚意，士奋于勇。是时诸道兵悉中官统监，自处进退。度奏罷之，使将得颺制号令，一战气倍。未幾，李愬夜入悬瓠城，缚吴元济以报。度遣马总先入蔡，明日，统洄曲，降卒万人，持节徐进，抚定人。初，元济禁偶语於道，夜不然烛，酒食相饋遗者，以军法论。度视事，下令：唯盜賊、鬪死抵法，餘一蠲除；往來不限晝夜。民始知有生之乐。度以蔡牙卒侍帳下，或謂反側未安，不可去備。度笑曰：“吾为彰义节度，元恶已擒，人皆吾人也。”众感泣。既而申、光平定，以马总为留后。度入朝。会帝以二剑付监军梁守谦，使悉诛賊将。度遇诸鄆城，復与人蔡商罪议诛。守谦请如诏，度固不然，腾奏申解，全宥者甚众。策动，进金紫光禄大夫、弘文馆大学士、上柱国、晋国公，户三千，

嵩，昭义军节度使，舊唐书卷 124、新唐书卷 111 均有传。

李正己，淄青节度使，舊唐书卷、124、新唐书卷 213 均有传。

梁崇义，山东东节度使，舊唐书卷 121、新唐书卷 224 均有传。

相表裏，互相勾结。

拏战，纷拏战鬪。

张忠志，成德军节度使，赐名李宾，舊唐书、142、新唐书 211 均有传。

通化门，是长安东面最北一道城门。

神策骑，唐代中葉所设的禁军。

鄆城，今河南鄆城县。

悬瓠城，故址在今河南汝南县治，大曆后为淮西节度使治所。李愬夜入悬瓠擒吴元济时在元和十二年(817年)。

蔡，蔡州，治所在今河南省汝南县。

洄曲，胡三省谓洄曲却时曲也，因澗水於此回曲，故得名。见通鑑注。

申，申州，今河南信阳；光，光州，今河南潢川。

二剑，指剑南西川、剑南东川二方镇。剑南西川，治所在成都。剑南东川，治所在梓州，今四川三台。

復知政事。

程异、皇甫铸以言财赋幸，俄得宰相。度三上书，极论不可，帝不纳。自上印，又不听。織人始得乘罽。

初，蔡平，王承宗懼，度遣辩士柏耆齎说，乃献德、棣二州，纳质子。又谕程权入覲，始判沧景、德棣为一镇，朝廷命帅，而承宗势乃离。

李师道怙疆，度密劝帝诛之，乃诏宣武、义成、武宁、横海四节度，会田弘正致讨。弘正请自黎阳济，合诸节度兵。宰相皆谓宜，度曰：“魏博军，度黎阳，即叩贼境，封畛比联，易生顾望，是自战其地。弘正、光颜素少断，士心盘桓，果不可用。不如养威河北，须霜降水落，绝杨刘，深抵郢，以营阳穀，则人人殊死，贼势穷矣。”上曰：“善！”诏弘正如度言。弘正奉诏，师道果禽。（亲唐书卷 173，裴度传）

5. 唐末藩镇板乱一例

幽州乱，杨志诚逐李载义。帝不时召宰相问计，（牛）僧孺曰：“是不足为朝廷忧。夫范阳自安史後，国家无所系休戚。前日刘总挈境归国，荒财耗力且百万。终不得范阳尺帛斗粟入天府，俄复失之。今志诚，县向载义也。第付以节，使扞奚、契丹，彼且自力，不足以顺逆治也。”帝曰：“吾初不计此，公言是也。”（亲唐书卷 174 牛僧孺传）

（三）宦官与朋党

1. 宦官弄權

（1）宦官列传序

唐制：内侍省官，有内侍四，内常侍六，内谒者监、内给事各十，谒者

德，德州，领安德，长河、平原、平昌、将陵、安陵六县；棣，棣州，领厭次、滴河、阳信、蒲台、渤海五县。

沧景、德棣为一镇，新舊唐书合钞：引作“始判沧景、德棣为二镇”字是“合”字之讹：案元和十三年（818年），程权入朝，以沧景节度使兼领德、棣二州，是合为一镇也。沧景所在沧州（今河北沧系东南）。

宣武节度使辖汴、宋、毫颍四州；义成节度使治滑州；武宁节度使领徐、泗、濠三州；横海节度使领沧、景、德、棣四州。

黎阳，系名，治所在今河南滌系东南。

此处文简而意晦。售传云：“独以为不可，奏曰：‘魏博一军，不同诸路，过河之后，却退不得；便必进擊，方见成功。若取黎阳渡河，既使离本界，便全滑州，徒有供食之劳，又生顾望之势。况弘正、光颜并省威断，更相疑惑，必恐迤延。然兵事不从中割一定处分，或虑不可。若欲於河南持重，则不如河北义威；不然，则且秣马万兵，俟霜降水落，於杨刘渡河，直抵郢州，但得至杨刘已来下营，则兵势自盛，贼形自挠。’”

资治通鑑繫此事於文宗太和五年（831年）正月。

刘总事，见穆宗长庆元年。

李载义事，见敬宗实历二 鯨同犹。

十二，典引十八，寺伯、寺人畚六。又有五局：一曰掖（廷）（庭），主宫嫔簿最；二曰宫阊，扈门阊；三曰奚官，治宫中疾病、死丧；四曰内仆，主供帐、灯烛；五曰内府，主中藏给纳。局有令，有丞，皆官者为之。太宗诏内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内侍为之长，阶第四，不任以事，惟门合守御、廷内扫除禀食而已。武后时，稍增其人。至中宗，黄衣乃二千员，七品以上员外置千员，然衣朱紫者尚少，玄宗承平，财用富足，志大事奢，不爱惜赏赐爵位。开元、天宝中，官嫔大率至四万，宦官黄衣以上三千员，衣朱紫千余人。其称旨者，辄拜三品将军，列戟于门。其在殿头供奉，委任华重。持节博命，光焰殷殷动四方，所至郡、县，奔走献遗至万计。修功德，市禽鸟，一为之使，犹且数千缗。监军持权，节度还出其下。於是甲舍、名园、上腴之困，为中人所名者，半京畿矣！肃、代庸弱，倚

为扞卫，故辅国以尚父显，元振以援立奋，朝恩以军容重，然犹未得常生兵也。德宗惩艾妣贼，故以左右神策、天威等军，委宦者主之，置护军中尉、中证军，分提禁兵。是以威柄下迁，政在宦人，举手伸缩，便有轻重。至漂士、奇材，则养以为子，巨镇、强藩，则争出我门。

小人之情，猥险无顾藉，又日夕侍天子；狎则无威，习则不疑，故昏君蔽於所昵，英主祸生所忽。玄宗以迁崩，宪、敬以杀殒，文以忧债，至昭而天下亡矣！祸始开元，极於天神祐，凶悞参会，党类歼灭，王室从而溃丧，譬犹灼火攻蠹，蠹尽木焚，诟不哀哉！迹其残气不刚，柔情易迁；褻则无上，怖则生怨，借之权则专，为祸则迫而近；缓相攻，急相一：此小人常势也。

（新唐书卷 207，宦者列传序）

（2）程元振

程元振，京兆三原人。少以宦人直内侍省，迁内射生使、飞龙副使。张皇后谋立越王，元振见太子发其奸，与李辅国助讨难，立太子，是为代宗；拜右监卫将军，知内侍省事。帝以药子昂创元帅行军司马；固辞，乃以命元

旧唐书作“寺伯二人”。

廷，百官志作“庭”。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 56 云：“内侍省官已见百官志，此重出，可删。”

黄衣，指宦官。

衣朱紫者，指三品以上官员。按唐制，三品以上官服紫衣，佩金鱼袋。

肃，肃宗，代，代宗。

辅国，李辅国，肃宗时专权的宦官。

元振，程元振，代宗时专权的宦官。

朝恩，鱼朝恩，肅宗时专权的宦官。

宪，宪宗，敬，敬宗。

文，文宗。

昭，昭宗。

天祐，疑当作天复”。按昭宗天复三年正月庚午，朱全忠、崔胤尽杀宦官。

京兆三原，京兆府三原县，地在今陕西三原县东北三十里。

飞龙副使，旧传在代宗即位後拜。

振。封保定县侯，再迁骠骑大将军、邢国公，尽总禁兵。不跪岁，权震天下，在辅国右，凶决又过之。军中呼十郎。（新唐书卷207，程元振传）

（3）王守澄

王守澄者，史亡所来。元和中，监徐州军，召还。方宪宗喜方士说，诏天下求其人。宰相皇甫镈、左金吾将军率道古等，白见杨仁画(11)、浮屠大通。仁画更姓名曰柳泌，大通自言寿百五十岁，有不死药：并待诏翰林。虢人(12)田元佐，言有秘方，能化瓦药为黄金，诏除镈令；与董景珍、李元戢皆介泌、大通荐于天子，天子惑其说。泌以金石进，帝饵之，躁甚，数暴怒，恙责左右，踵得罪，禁中累息。帝自是不豫。十五年，罢元会，群臣危恐。会义成刘悟来朝，触对麟德殿，悟出曰：“上体平矣。”内外乃安。是夜，守澄与内常侍陈弘志弑帝於中和殿；缘所饵，以暴崩告天下。乃与梁守谦、韦元素等，定册立穆宗，俄知枢密事。文宗嗣位，守澄有助力，进拜骠骑大将军。（新唐书卷牝北8，王守澄传）

（4）南北司

君与臣一体相成，安则同宁，危则共难。昔日西幸，不告南司，故宰相、御史中丞、京兆尹，悉碎於贼，唯两军中尉以扈乘舆得全。今百官之在者，率冒重险出百死者也。昨昔黄头乱，火照前殿，陛下与（田）令孜闭城自守，不召宰相，不谋群臣，欲入不得，求对不许。且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陛下固九州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岂悉忠於南司？廷臣岂无用於敕使？文宗时，官中灾，左右巡使不到，皆被显责。安有天子播越，而宰相无所豫，群司百官弃若路人？已事诚不足谏）而来者冀可追也。（孟昭图，请对不召极谏疏，全唐文卷821）

（5）宫市

旧事：宫中中要市外物，令官吏主之，与人为市，随给其直。贞元末，

保定印自地在今甘肃泾川县北）。

邢国，即邢州，治所在今陕西邢县。

元和，宪宗年号，公元806—820年。

徐州军洎武宁军节度，治徐州，唐末改曰感化军。

义成，义成节度使，治滑州（今河南滑县东）。

麟德殿，通鉴胡注：猷德殿，吟麟德中（高宗年号）所作也。阁本大明宫图，翰林院密迓麟德殿。

旧传但书“内官陈弘志等杀逆”八字，本纪亦但书“宦者陈弘志等反”，并不及王守澄，未知孰是。中和殿，大明宫的中和殿。

背日西幸，指天宝十四载（755年）安禄山起兵范阳，破潼关，玄宗西走凤翔放蜀故事。

南司，又称“南衙”宰相衙署。因朝官衙署在皇城南面，故名。此处南司指宰相。

北司，宦官衙署。因宦官衙署在官城北面，故名。此处北司指宦官。

可参照新唐书宦者列传田令孜传读，可略窥原文概梗。

贞元，德宗年号，公元785—805年。

以宦者为使，抑买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复行文书，置白望 数百人於两市，并要闹坊，阅人所卖物。但称宫市，即敛手付舆，真伪不复可辨，无敢问所从来。其论价之高下者，率用百钱物，买人直数千钱物，仍索进奉门户并脚价钱。将物诣市，至有空手而归者。各为宫市，而宝夺之。尝有农夫以驴负柴至城卖，遇宦者称宫市取之，巉舆绢数尺。又就索门户，仍邀以驴送至内。农夫涕泣，以所得绢付之，不肯受。曰：“须汝驴送柴至内。”农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后食。今以柴舆汝，不取直而归，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殴宦者，街史擒以闻。诏黜此宦者，而赐农夫绢十匹。然宫市亦不为之改易。谏官、御史数奏疏谏，不听。上初登位，禁之；至大赦，又明禁。（顺宗实录2，贞元二十一年二月）

（6）反映现实的两首诗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烟烟火色，两鬓苍苍 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意？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夜来城上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翩翩 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 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官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紧向牛头充炭值。（白氏长庆集卷4，卖炭翁诗）

厚地植桑麻，所要 济生民。生民理布帛，所求活一身。身外充征赋，上以奉君亲。国家定两税(11)，本意在爱(12)人。厥初防其淫，明敕内外臣：税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论。奈何岁月久，食吏得因循！浚 我以求宠，敛索无冬春。织绢未成匹，缁丝未盈斤，里胥迫 我纳，不许暂逡巡。岁暮天地闭，阴风生破村，夜深烟火尽，霰 雪白纷纷。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悲喘 舆寒气，并入鼻中辛。昨日轮残税，因窥官库门，绘帛如山积，丝絮如 雲屯。号为羨馀 物，随月献至尊。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进入琼林库，岁久化

白望，在市上瞭望，白取货物不付本价，叫做白望。

上初登位，指公元806年宪宗即位。

大赦，元和元年（806年）二月甲子大赦。

苍苍，花白；斑白。

辙，车轮碾过的痕迹。

翩翩，美貌，，形容风致的优美。

黄衣使者，指宫殿中派出的穿着黄衣的采购员（即上文所说的白望）。

直，通“值”，价值。

原注：“要”一本作“用”。

淫，同礼记坊记“刑以防淫”的“淫”字。意谓邪恶，作弊

浚，音峻，榨取。唐文粹卷16下“浚”作“役”。

原注：“迫”一本作“逼”。

天地闭，月令：天气上腾，地气下降，天地不通，闭塞而成冬。

霰，雪珠。

原注：“喘”一本作“啼”。

原注：“如”一本作“似”。

羨馀，就指正额以外的税收。唐德宗时，官吏向人民征受额外赋税，献入琼林大盈库，号为羨馀或无名

为尘。（白氏长庆集卷2，重赋诗）

2. 朋党之争

（1）党争的回顾

建中之初，山東向化。只缘宰相朋党，上负朝廷，杨炎为元载复讎(11)，卢杞为刘晏报怨(12)，兵连祸结，天下不平(13)。（就唐书卷159，韦处厚传）

（2）牛僧孺

牛僧孺字思黯……工属文，第进士。元和(14)，以贤良方正对策，與李宗闵、皇甫湜俱第一，條指失政，其言輒訐(15)，不避宰相。宰相怒，故杨于陵、郑敬、韦贯之、李益等坐考非其宜，皆谪去。

僧孺调阙尉，改河南，迁监察御史，进累考工员外郎、集贤殿直学士。穆宗初，以库部郎中知制诰，徙御史中丞，按治不法，内外澄肃。宿州刺史率直臣坐赀当死，赂宦侍为助，具狱上，帝曰：“直臣有才，朕欲贷而用之。”僧孺曰：“彼不才者，持禄取容耳。天子制法，所以束缚有才者。禄山、朱泚，以才过人，故乱天下。”帝异其言，乃止，服金紫服。以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始韩弘入朝，其子公武用财赂权贵，杜塞言者。俄而弘、公武卒，孙弱不能事，帝遣使者至其家，悉收货簿，校计出入，所以饷中朝臣者皆在，至僧孺，独注其左曰：“某月日，送钱千万，不纳。”帝善之，谓左右曰：“吾不谬知人。”县是遂以柏。寻迁中书侍郎。敬宗立，进封奇章郡公。

是时政出近侍，僧孺数表去位，帝为於鄂州置武昌军，授武昌节度使、同平章事。鄂城土恶，亟圮，岁增筑，赋蓑茅于民，吏倚为扰。僧孺陶甓以城，五年毕，鄂人无复岁费。又废沔州，以省冗官。

文宗立，李宗闵当国，屡称僧孺贤，不宜弃外，复以兵部尚书平章事。幽州乱，杨志诚逐李载义，帝不时召宰相间计。僧孺曰：“是不足为朝廷忧。

税。

建中，唐德宗年号，公元780年至783年。

朋党，指官僚们结成集团，争权夺利。此处是说唐朝杨炎、刘晏等各树党羽，互相倾轧。

张森楷云：“案当时宰相为李吉甫，策中诋之者何事，此当考；又一榜安得三人俱第一，当考。”案当时宰相，尚有郑细、武元衡，非仅李吉甫一人。

伊阙，县名，在今河南洛阳市南。

河南，承上句省一“尉”字。河南，县名，治所在今洛阳市。

穆宗，公元821-824年在位，即季恒。

宿州，今安徽宿县。

舊传作：“敬宗即位，加中书侍郎、银青光禄大夫，封奇章子，邑五百户。加金紫階，进封郡公。”

政出近幸，指宦官尊权。

鄂州，治所在今武汉市武昌。

沔州，治所在汉阳（今湖北武汉市汉阳镇）。废沔州：系在宝曆二年（826年）。

幽州，唐方镇名，即范阳。幽州乱，见下文。

夫范阳自安、史後，国家无所系休戚。前日刘总挈境归国，荒财耗力且百万，终不得范阳尺帛、斗粟入天府，俄复失之。今志诚，县向载义也，第付以节，使扞奚、契丹，彼且自力，不足以逆顺治也。”帝曰：“吾初不计此，公言是也。”因遣使慰抚之。进门下侍郎、弘文馆大学士。

是时吐蕃请和、约弛兵，而大会悉怛谋举维州入之剑南。于是季德裕上言：“韦早经略西山，至死恨不能致。今以生羌二千人，烧十三桥，挠虏之虚，可以得志。”帝使群臣大议，请如德裕策。僧孺持不可，曰：“吐蕃绵地万里，失一维州，无害其强。今修好使者尚未至，违反其言。且中国御戎，守信为上，应敌次之。彼来责曰：‘何故失信？’赞普牧马蔚茹川，若东袭陇坂，以骑缀回中，不三日抵咸阳桥，则京师戒严，虽得百维州，何益？”帘然之，遂诏还降者。时皆谓僧孺挟素怨，横议沮解之。帝亦以为不直。

会中人王守澄引纤人窃议朝政，它日延英召见宰相曰：“公等有意于太平乎？何道以致之？”僧孺曰：“臣待罪宰相，不能康济，然太平亦无象。今四夷不内扰，百姓安生业私，室无强家，上不壅蔽，下不怨讟，虽未及至盛，亦足为治矣。而更求太平，非臣所及。”退谓它宰相曰：“上责成如是，吾可久处此耶？”固请罪，乃检校尚书左仆射。（新唐书卷174，牛僧孺传）

（3）李德裕

李德裕，宇文饶，元和宰相吉甫子也。少力于学。既冠，卓犖有大节，不喜与诸生试有司。以荫补校书郎。河朔张弘靖辟为掌书记。府罢，召拜监察御史。穆宗即位，擢翰林学士。帝为太子时，已闻吉甫名，由是顾德裕厚，凡号令大典册，皆更其手，专召见，资奖优华。帝怠荒于政，故戚里多所请丐，挟官人调禁中语，关托大臣。德裕建言：“专制：驸马都尉与要官禁不往来。开元中，诃督尤切。今乃公至宰相及大臣私第。是竺无佗材，直泄漏禁密，交通中外耳。请白事宰相者，德至中书，无辄诣第。”帝然之。再进中书舍人。未几，授御史中丞。

始吉甫相宪宗，牛僧孺、李宗闵封直言策，痛诋当路，修失政。吉甫诉於帝，且泣，有司5皆得罪，遂与为怨。吉甫又为帝谋两河叛将，李逢吉沮解其言，功未既而吉甫卒，裴度实继之。逢吉以议不合罢去，故追街吉甫而怨度，拼德裕不得进。至是，间帝暗庸，誅度使与元稹相怨，夺其宰相，而已代之。欲引僧孺，益树党，乃出德裕为浙西视察使。俄而僧孺入相。由是

“绵”通“犹”。

维州，辖地相当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西部地区。治所在今茂汶羌族自治县薛城镇西。地接吐蕃，为蜀西门户，唐与吐蕃常争夺于此。

董传作：“闻赞普牧马茹川”。

陇坂，亦名陇山，绵亘于今陕西省宝鸡、陇县及甘肃省天水、清水、秦安等县。

舊传作“径走回中”。回中，地名，今陕西陇县西北。

咸阳桥。在长安北渭水边，是通往咸阳大道的一座桥。

舊传作“亦足为小康”。

河朔，唐方镇名，所在太原（今山西原西南晋源镇）。

關於此事，岑仲勉氏已有考释，见岑隋唐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版，页409—411。

浙西视察使：浙西，唐方镇名，浙江西道的简称。李德裕出为浙西视察使系在长庆三年（823年）。

牛、李之憾结矣。（新唐书卷 180，李德裕传）

（4）牛党重科举

（杨词复）长废元年十月，以库部郎中知制诰，正拜中书舍人。词复与牛僧孺、李宗闵皆权德与贡举门生，情义相得，进退取舍，多与之同。四年，僧孺作相，欲荐拔大用，又以於陵为东都留守，未压相位，乃令词复权知礼部侍郎。实历元年二月，进贡士六十八人，后多至达官。（注唐书卷 176，杨词复传）

（5）李党重门第

李街公德裕以已非科第，常嫉进士。及为丞相，权要束手。（唐语林卷 7，补遣）

德裕曰：“臣无名第，不合言进士之非。然臣祖天实未以进士无他伎，勉强随计，一举登第，自后不於私家置文选，盖恶其祖尚浮华，不根艺实。然朝廷头官，须是公卿子弟，何者？自小便习举业，自熟朝廷间事，台阁仪范，班行准则，不教而自成。寒士徒有出人之才，登第之后，始得一班一级，固不能熟习也。（旧唐书卷 18 上，本纪 18）

（四）土地所有制与赋税

1. 官僚地主的土地

长废，唐穆宗年号。长废元年，公元 821 年。

库部，隶兵部，郎中掌戎器、鹵簿、仪仗。

知制，官名，掌起草诏令。

中书舍人，官名，掌管诏令、侍徒、宣旨、慰劳等事务。

牛僧孺，唐穆宗、文宗时宰相，为持续四十年的牛李党争中的牛派官僚首领。关于牛李党争问题，可参考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

李宗闵，唐代皇族，与牛僧孺等结合，与李吉甫子德裕等互相倾轧。两派党争四十年，互有进退。

权德与，官至礼部尚书，同平章事。选拔人才，号称得人。

四年，长废四年，公元 824 年。

於陵，杨於陵，嗣复之父。

权，指暂代官职。

礼部，管理国家典章法度、祭礼、学校、科举和接待四方宾客等事务的中央政府机关，侍郎是部中次官。

实历，唐敬宗年号。实历元年，公元 825 年。

李街公德裕，唐武宗时宰相。宰相李吉甫子。因出身世代官僚家庭，重视门第，对于由科举进的官僚抱排斥态度，演成朋党门争，是“牛李党争”中李派官僚首脑。因封街国公，故称李街公。

臣祖，谓德裕祖父栖筠，官至御史大夫，封赞皇太子。新唐书卷 146 有传。

天宝，唐玄宗年号，公元 742 年至 755 年。

随计，谓随上计吏到京应进士举。

文选，即昭明文选。

城南膏腴别墅(11)，连疆接畛(12)，凡数十所，婢仆曳罗绮一百余人，恣为不法侈僭无度。（旧唐书卷118，元载传）

先是(段)太尉在经州为营田官，泾大将焦令谌，取人田自占数十顷，给与农曰：“且熟，交我半。”是益大旱，野无草，农以告谌。谌曰：“我知入数而已，不知旱也。”督责益急。农且饥死，无以赏，即告太尉。太尉判状乱甚异，使人求论谌。谌盛怒，召农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铺背上，以大杖击二十，垂死，与来庭中。（柳河东集卷8，段太尉逸事状）

唐相国专公宙，善治生。江陵府东有别业，良田美齐，最号膏腴，而称稻如坻，皆为滞穗。大中(11)初，除广州节度使，宣宗(12)以番禺珠翠之地，垂贪泉(13)之戒。京兆徒容(14)奏封曰：“江陵庄积穀尚有七千(15)堆，固无所贪。”宣皇(16)曰：“此可谓之足穀翁也。”（北罗琐言卷3，“足穀翁”修）

司空圖侍郎(17)，专隐三峰(18)。天祐(19)末，移居中修山王官谷(20)，迴十余里，泉石之美，冠於一山。北巖之上，有瀑泉流注谷中，溉良田数十顷。至今子孙犹存，为司空之庄耳。（南部新书辛，司空圖王官谷庄）

2. 一般地主的土地

城西有数顷田，树果数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殖(21)。今已芜稳，恐便斩伐，无复爱惜。家有赐书三千卷，尚在善和里旧宅；宅今已三易主，书存亡不可知。（柳河东集卷4，寄许京兆孟容书）

牛僧孺字思黯，隋仆射奇章公弘之裔，幼孤。下杜樊鄆有赐田数顷，依以为生。（新唐书卷174，牛僧孺传）

(陸蒙)有田数百顷，屋三十楹。田苦下，雨潦则与江通，故常苦饥，身畚鍤鍤刺无休时。或议其劳，答曰：“尧舜微瘠，禹胼胝。彼聖人也；

太尉，指段太尉秀宝。

营田官，段秀宝曾任度支营田副使。

且熟，将熟。

异，间遯，温和。

求论，婉转勤解。

判，判状。

兴，抬。

书卷197有传。

治生，治理生计，管理产业。

江陵府，今湖北江陵。

赐书，天子所赐的书籍。

隋仆射奇章公弘，批复牛弘。隋代儒者，官仆射，爵奇章郡公，隋书卷49、北史卷72均有传。

裔，后裔，后代。

下杜樊县，在今陕西长安县南。

赐田，天子赐予的田地。

楹，计算房屋的单位，屋一列为一楹。

畚，古代用草绳做成的盛器，略似现在的畚箕；鍤，铁锹，挖土的工具。

微，原注：“明饥切。”章岷。青眉，面黑。

吾一褐衣，敢不勒乎？”（唐甫里先生文集卷 20，附绿）

3. 寺院庄田

……

诸州百姓，多有逃亡，良由州县长官抚字(11)失所。或住居侧近，虚作逃在他州，横徵隣保，逃入田宅，因被贼实。宜令州县，招攜复业，其逃入田宅，不得辄容实買。其地在，依乡原例租纳州县食，不得令租地人代出租课。寺视广占田地及水碾碓(12)，侵损百姓，宜令本州长官捡括，依令式以外及官人百姓将庄田宅舍布施者，在京并令司农(13)即收，外州给贫下课户。

（唐大诏令集卷 110，唐永隆元年诚勵风俗勒）

缙素奉佛，不茹(14)荤食肉，晚节(15)尤谨。妻死，以道政里第为佛祠。诸节度、视察使(16)来朝，必邀至其所，调令出财佐营作。初，代宗喜祠祀，而未重浮屠法，每从容问所以然，缙与元载盛陈福业报厅，繇是禁中祀佛，讽呗齐薰，唬内道场，引内沙门日百余，饌供珍滋，出入乘廐马，度支具禀给。或夷狄入寇，必合众沙门诵双国仁王经为禳厌，幸其去，则横加锡与(11)，不知经极。胡人官至卿监封国公者，著籍禁省，势倾公王。群居赖宠。更相凌夺。凡京畿上田美产，多归浮屠。虽藏奸宿乱(12)踵相逮(13)，而帝(14)终不悟。（新唐书卷 145，王缙传）

武宗(15)即位，废浮屠法，天下毁寺四千六百，招提(16)兰若(17)四万，籍僧尼为民二十五万六千五百人，怒婢十五万人，田数千万顷，大秦穆护袄(18)二千余人。上都(19)、东都(20)每街留寺二，每寺僧三十人。诸道留僧以三等，不过二十人。腴田鬻(21)钱送户部，中下田给寺家奴婢丁壮者为两税户，人十亩。以僧尼既尽，两京(22)悲田养病给寺田十顷，诸州七顷。（新唐书卷 52，食货志）

4. 地權移转与地租

代宗宝应元年(23)四月来：百姓田地，比者(24)多被殷富之家有史吞并。

胼胝，手足因在劳重中摩擦而生了厚繭。

良，確。

祠祀，祭祀。

浮屠法，佛法。

业，梵语“磨羯”，造作的意思。

繇，通“由”。

旧称帝王的住所为宫禁或禁中，取皇宫门禁森严，非近侍之臣不得随意出入的意思。

内道场：因在禁中设道场。

度支，指度支使，官名，专管国家财政收支，唐改为户部尚书。开以后，军事供应浩繁，多以尚书、侍郎兼领度支事务，称度支使或判度支、知度支事。

沙门，梵语，出家修道者之称。一般出家修得，称众沙门，在内庭的，称内沙门，

设国仁王经，佛教经典之一。

禳厌，祈祷祭祠，以求消除灾殃。

所以逃散，莫不繇兹。宜委县令，切加禁止。若界内自有违法，当位科责。”五月十九日敕；“逃户不归者，当户租赋停徵，不得卒摊邻视高户。”（册府元 卷 495，田制条）

参年丙辰岁十一月 日，兵马使（张骨子为）无屋舍，遂置兵马使宋欺忠上件准尺数舍居住。断作舍债物，计斛升陆拾捌硕肆头内卖粟各半。其上件舍价物，立契日并舍两家各远讫。居住中间，或有兄弟、房后及至姻亲忤吝称为主记者，一仰舍主宋欺忠及妻男邻近稳便置舍充替。更不许异语东西。中间或有恩赦。亦不大论限。人从私契，一置已后，更不许翻悔。如先悔者，罚黄金参两，充入官家。恐后无恁，故立此契，用为验耳。

见人兵马使兼乡官李 舍主兵马使宋（敦煌掇琐 58，张骨子买屋契条，参考敦煌资料第一辑第 300—301 页）

年二月六日，普光寺人户李和和为种子量用，遂于灵图寺常住处便卖肆汉硕，粟捌汉硕。粟捌汉硕。典二升铛一口。其卖粟，并限至秋八月内送纳足。如违限不还，其卖粟。仍任掣夺家资等物，用充卖粟直。如身不在，一仰保人等代还。恐人无信，故立此契，用为后验。

便卖粟人李和和
保人男毛毛（押）

（敦煌掇琐 52，李和上借量券，见敦煌资料第一辑第 395 页）

（孙泰），中和(11)中，将家于羲兴(12)。置一别墅，用缗(13)二百千，即半授之。泰游吴兴郡，约迴日当诣所止。居两月泰迴，倚舟墅前，复以馀资授之，俾其人他徙。……（太平广记卷 117，孙泰条）

今制度弛紊，疆理隳壤，恣人相吞，无复畔限，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依托强豪，以为私属；贷其种食，恁其田处，终年服务，无日休息；声输所假，常患不充。有田之家。价值食租税。贫富懸绝，乃至斯。厚敛促徵，皆甚公赋。今京畿之内，每田一亩官税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亩至一石者；是二十倍于官税也。降至中等，租犹半之；是十倍官税也。

夫以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晨夫之所为；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

科责，犹云判罪。

摊，摊派。

参年丙岁，唐昭宗乾宁三年，岁次丙辰，公元 896 年。

兵马使：唐制，元帅、都统下有前军兵马使、中军兵马使、后军兵马使，统带各军的兵马。

升当是斗之谗，

硕，通“石。”

豆，通“斗”。

忤吝，忤撓鄙吝。吝通吝。

李和和，敦煌掇琐作和李和上。

灵图寺。敦煌掇琐作娄西寺。

吴兴郡，今浙江湖州市南。

诣，到。

居两月，过了两个月。

畔，田界。畔限，犹限。

每田一亩官税五升：此处所指的田亩官税，亦即地。大历年间，地税分两等征收，税率时有改变，一般是上等亩收一斗，下等收五升。参阅册府元 卷 487。

官取其一，私取其土，穡人安得足食？公廩安得储？风俗安得不贪？财货安得不壅？昔之为理者，所以明制度而谨经界，岂虚设哉！斯道浸亡，为日已久，顿俗修整，行之实难；革弊化人，事当有渐。望令百官集议，参酌古今之宜。凡所占田，约为条限，裁减租债，务利贫人。法贵必行，不在深刻，裕其制以便俗，严其令以懲违。微损有馀，稍优不足；损不失富，优可赈穷。此乃古者安富恤穷之善经，不可拾也。（陆宣公奏议卷 12，均节赋税恤百姓第论兼并之家私敛重于公税）

5. 两税制

(1) 两税制的内容

（至德后）富人多丁者，以宦、学、释老得免，贫人无所人则丁存。故课于上，而赋增于下。是以天下残卒，荡为浮人，乡居地著者百不四五。

（杨）炎疾敝，乃请为两税法，以一其制。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萎，而赋于人，量出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度所兴居者均，使无饶利。居人之税，秋夏两人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难徭翻省，而丁额不废。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为准，而均收之。夏税尽六月，秋税尽十一月。岁终以户赋增失进退长吏，而尚书度支总焉。帝善之，使谕中外。议者沮诘，以为租庸令竺数百年，不可轻改。帝不听，天下果利之。自是人土断而地著，赋不加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 2 其虚实，吏不诚而女无所取，轻重之权，始归朝廷矣！（新唐书卷 145，杨炎传）

(2) 两税的流弊

两税之立，则异于斯。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11)为本，资产少者则其税少，资产多者则其税多。曾(12)不悟次产之中，事情不一。有藏于襟怀囊篋，物虽贵而人能窥(13)；有积于场圃囷仓，直虽轻而众以为富(14)，有流通蕃息之货，数虽寡而计日收赢(15)；有廬舍器用之资，价虽高而终岁无

善经，良好的规范。

至德，唐肃宗年号，公元 756 年至 757 年。

主客，主户、客户。主户，也叫土户，即本地方的土著人户；客户，由外地逃来的人户，主要是农民。

丁中，唐高祖武德六年（623 年）规定；以十六岁为中，二十一为丁。

税三十之一，按：后来改为十分之一。

两人之，旧传作“两征之”。

大历，唐代宗年号。大历十四年，公元 779 年。

夏税尽六月，即旧传所谓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十一月”。

尚书度支总马，户部尚书，度支使总统它的事务。

土断，以土地定户籍，使民安居。

土著，犹土著，著土地而安居。

斯，指上文先王制赋人之法。

利(16)。如此之比，其流实繁。一槩计 估算缙，宜其失平长伪。由是务轻费 而乐转徙者，恒脱於徭税；敦本业而树居产者，每困於徵求。此乃诱之为诈，欧 之避役，力用不得不弛，风欲不得不讹，闾井 不得不残，赋 入不得不阙。

复以创制之首，不务济平，但令本道、本州各依旧额徵税。军 兴 已久，事例不常，供应有烦简之殊，牧 守 有能否之异，所在徭赋，轻重相悬，既成新规，须惩 积弊。化之所在，足使无偏，减重 分轻，是将均济。而乃急於聚敛，惧或蠲除，不量物力所堪，唯以旧额为准。旧重之处，流亡益多；旧轻之乡， 归附益众。有流亡，则已重者摊徵转重；有归附，则已轻者散出转轻；高下相倾，势何能止。又以谋始之际，不立科条，分遣使臣凡十徐 辈，专行其意，各制一隅。遂使人殊见，道异法，低昂不类，缓急不偷。逮至复命于朝，竟无类会裁处，其於踳驳(11)，胡可胜言，利害相形，事尤非便。作法而不以究微防患为虑，得非弥纶(12)又疏者乎！

立意且爽，弥纶又疏，凡厥疲人，已婴(13)其弊，就加保育，犹惧不支，况复及繛焚丝(14)，重伤宿痼(15)，其为扰病，抑又 甚焉！请为陛下 举其尤者六七端，则人之困穷固可知矣。

大历(16)中纪纲发弛，百事从权，至於率和况少多，皆在牧守。裁制邦赋，既无定限，官私惧有阙供，每至徵配之初，例必广张名 数，以借不时 之命，且为施惠之资，应用有馀，则遂减放，增损既由郡邑，消息 易协物宜。故法虽久刊，而人未甚瘁。及摠杂徵虚数，以为雨税恒规，悉登地官，咸一蠹轻费，计奏一定，有加无除。此则人益困穷，其事一也。

本惩赋敛繁重，所以变旧从新。新法既行，已重於旧。旋属征讨，国用不充。复以供军为名，每贯加徵二百。当道或增戎旅，又许量事取资。诏劾

算通“算”，一百二十钱为一算；缙钱。钱以一千为一贯，用丝强串起来，故称缙钱。凡有缙钱若干，抽税一算，故称。

平长伪，失公平，长虚伪。

轻费：费，一本作责，通鑑引作资。

欧，与欧同。

古制八家，二十五家为闾。闾井犹言乡里。

创制之首，通鑑注：犹言立法之初。

军兴，军事行动开始或战争开始。

牧守，州牧、郡守。

蠲除，免除。

分遣使臣凡十徐辈，唐会要卷 78，建中元年（780）年正月制：诸道宜分遣黜陟使，观风 俗，问疾苦。自艰苦以来，徵赋名目繁难，委黜陟使与诸道观察使、刺史，计资产作雨税法。

不时，随时。

消息，与“增损”封文，谓消长。

刊，弊。

瘁，困病。

地官，户部的异称。通典卷 20：“武太后……以户部为地官。……神龙元年（705）复改地官为户部。”

征讨，谓征讨李烈、朱泚等。

每贯加徵二百：建 中三年（782）五月，淮南节度使请于本道雨 税钱每千增二百，因令他州照例 实行，见旧唐书卷 48 食货志上。

魍些谓权宜，悉令事毕停罢，息兵已久，加税如初。此则人益穷困，其事二也。

定税之数，皆计缗钱；纳税之时，多配绫绢。往者纳绢一疋当钱三和吉二三百文，今者纳绢一疋当钱一千五六百文。往输其一者，今过於二骄！虽官非增赋，而私已倍输。此则人益困穷，共事三也。

诸州税物，送至上都，度支颁给群司，例皆增长本价，而又缪稍折，抑使剥微，诈使因缘，得行侵夺。所获殊寡，所扰殊多。此则人益困穷，其事四也。

税法之重若是，既於已极之中，而复有奉进(11)宣索(12)之繁，堂在其外。方岳(13)颇拘於成例，莫敢阙供，朝典(14)又束以彝章(15)，不许别税，绮麓(16)之饰，纨素(17)之饶，非从地生，非自天降，若不出编户之筋力骨髓，将安所取哉！於是巧避微文(18)，曲承睿旨，变徵役以召雇之日，换科配以和市之名，广其课而狭偿其庸，精其人而麤其直。以召雇为目，而捕之不得出来；以和市为名，而迫之不得不出。其为防抑，特甚常徭。此则不益困穷，其事五也。

大历中非法赋敛，急备、供军、折估、宣索、进奉之类者，既定收入雨税矣！今於雨税之外，非法之事，复又定存。此则人益困穷，其事六也。

建中定税之始，诸道已不均济。其後或吏理失宜，或兵赋偏重，或疠疾钟害，或水旱薦灾，田里荒芜，户口减耗。牧守苟避於殿责，罕尽申闻；所司姑务於取求，莫肯矜恤。遂於逃死阙乏税额，累加见在疲甿。一室已空，四邻继尽，渐行增广，何自由存。此则人益困穷，其事七也。（陆宣公奏议卷12，论两税之弊须有厘革）

（五）沟通南北经济的运河

（代宗）时大兵後，京师米半千钱，禁膳不廉，时因业授穗以输。晏乃自按行，浮淮、泗，达于汴，入于河，右循底柱硖石，观遗迹；至河阴、鞏，宇文恺梁公堰，廝河为通济渠(11)；视李傑(12)新，尽得其病利。然畏为人牵制乃移书于宰相元载(13)，以为大抵运之利与害各有四：京师三辅，

上都，西京长安。

群司，诸衙门。

缪通“谬”。折估，不征实物，改征等价的其他财物。

睿旨，犹言圣旨，封建时代专作颂帝王的用语。

召雇，名为承充人自原应召而实由官府强迫的雇佣劳动。

和市，官府名義上按价收人民的产品，实际上往往用低人价压迫人民出卖，以致成为官府搜括的一种手段。早在开元初已有和市，见旧唐书卷89裴耀乡传。

麤，同“粗”。

疠，瘟疫。

钟害，身受灾害。

薦灾，连年的灾荒。

见在，现在。

时甸农授穗以输，当时京畿业农民授拳禾穗来纳粮。

晏，刘晏。

苦税人之重，淮，湖粟至，可减徭赋半，为一利。东都彫破，百户无一存，若漕路流通，则聚落邑廛，渐可远定，为二利。诸将有不廷，戎虏奶侵盗，闻我贡输错人，军食丰和衍，可以震耀夷夏，为三利。若舟车既通，百货杂集，航海梯桥，可追贞观、永徽之盛，为四利。起宜阳熊耳、虎牢、成皋五百里，见户纔千馀，居无尽椽，爨无盛烟，兽游鬼哭，而使转车輓漕，功且难就，为一病。河、汴自寇难以来，不复穿治，崩岸减木，所在廡淤。涉泗千里，如罔水行舟，为二病。东垣、底柱、浍池、北河之间六百里，戍逻久绝，夺攘诈宄，夹河为藪，为三病。淮阴去蒲坂亘三千里，屯壁相望，中军皆鼎司元侯，每言衣无纊，食半菽，险漕所至，辄留以馈军，非军车使者折简书所能制，为四病，载方内擅朝权，既得书，既尽以漕事委晏，故晏得尽其才，岁输始至天子大悦，遗衙士所鼓吹迓东渭桥，驰使劳曰：“乡，朕鄴侯也。”凡岁致四十斛。自是阙中虽水旱，物不翔贵矣。（新唐书卷149，刘晏传）

桂州理定：有灵渠，引滩水，故秦史禄所鑿，後发。实历初，观察使李渤立门以通漕，俄又发。咸通九年，刺史鱼孟威以石为铎隄，亘四十里，植大木为半门，至十八里，乃通巨舟。（新唐书卷43，地理志）

（六）南方经济的发展

1. 南方劳动力的增多

唐元和时江南道九州户数增加表（附乡数）

地区	开元时户数	元和时户数	开元时乡数	元和乡数	资料来源
苏州	68,093	100,808	118	未详	元和郡县图志卷25
鄂州	19,190	38,618	33	37	同上卷27
洪州	55,405	91,129	94	101	同上卷28
饶州	14,062	46,116	20	69	同上卷

廡淤，淤塞。

载，元载。

鄴侯，汉初萧河。

理定，今广西兴南。

灵渠，在滩水的上流。

滩水，出海阳山。海阳山亦作阳海山，在广西与安县南。

实历，唐敬宗年号，即公元825—826年。

李渤，唐时敢於纠正皇帝过失的大臣，新唐书卷118有传。

咸通九年，即公元868年。

此即指灵渠，通滩水和湘水的上游，把长江和珠江连接起来，封唐以後的水运起了重要作用。

开元时，公元713年至741年。

元和时，公元806年至820年。

吉州	34,381	41,025	74	69	同上 卷 28
衡州	13,513	18,047	44	44	同上 卷 29
邵州	12,320	18,000	30	22	同上 卷 29
泉州	30,754	35,571	34	未详	同上 卷 29
溪州	477	889	未详	未详	同上 卷 30

(据元和郡县图志材料编制)

2. 南方农田利的发展 (以江南七郡为例)

大历时

昇州江宁郡，句容 条：西南三十里有绛巖湖，麟德 中令杨延嘉因梁故堤置，後废。历十二年 令王昕复置，周百里为塘，立二斗门以节旱暵，开田万顷。

贞元时

越州会稽郡，山阴 条：北三十里王山堰，贞元元年 观察使皇甫政凿山以畜泄水利。

杭州馀姚郡，富阳 条：南七十步有堤，登封元年 令李濬时筑，东自海西，至于苧浦，以捍水患。贞元七年 令郑早又增修之。

明州馀姚郡，鄞 (县) 条：西十二里有广德湖，溉田四百顷，贞元九年(11)刺史侗因古迹增修。

昇州江宁郡，今江苏南京市。

句容，今江苏句容县。

麟德，唐高宗年号，公元 664 年至 665 年。

大历十二，公元 777 年。

越州会稽郡，今浙江绍兴市。

山阴，即今浙江绍兴。

贞元元年，公元 785 年。

杭州馀杭郡，今浙江杭州市。

富阳，今浙江富阳县。

登封元年，武后万岁登封元年，公元 696 年。

贞元七年，公元 791 年。

明州馀姚郡，今浙江宁波市。

鄞，今浙江鄞县南。

湖州吴興郡(12)，长城(13)条：有西湖，溉田二千顷。其後堙废。贞元十二年(14)刺史于頔(15)复之，人赖其利。

元和时

常州晋陵郡(16)，武进(17)条：西四十里有孟渚，引江水南注通漕，溉田四千顷，元和八年(18)刺史孟简(19)因故渠开。

越州会稽郡，山阴条：又东北二十里作朱储斗门，北五里有新河，西北十里里有运道塘，皆元和十年(20)观察使孟简开。

湖州吴兴郡，乌程条：东北二十三里有官池，元和 中刺史范传正 开。

宝历时

越州会稽郡，上虞条：西北二十七里有任湖，宝历二年 令金尧恭置，溉田二百顷。北二百里有黎湖，亦尧恭所置。

杭州余杭郡，余杭条：南五里有上湖，西二里有下湖，宝历 中令归珧汉令陈浑故迹置。北三里有北湖亦珧所开，溉田千馀顷。

湖州吴兴郡，乌程条：东南三十五里有陵波塘，宝历中刺史崔玄亮 开。

太和时

明州余姚郡，鄞(县)条：西南四十里有仲夏堰，溉田数顷，太和六年 刺史于季友 築。

越州会稽郡，山阴条：西北四十六里有新迳斗门，太和七年(11)观察使陸巨(12)置。(以上均见新唐书卷 41，地理志)

3. 南方人民负担的加

自去六月已来，开东 多雨。淮南、浙西、徐蔡、襄鄂 等道霖潦为

乌程，在今浙江湖州市南。

元和，唐憲宗年号，公元 806 年至 820 年。

范传正，历歙、湖、苏三州刺史，有殊政，振宣歙观察使，终光禄卿。旧唐书卷 185 下、新唐书卷 172 均有传。

上虞，今浙江上虞县。

唐敬宗宝历二年，公元 826 年。

余杭，即今浙江杭州市。

宝历，公元 825 年至 826 年。

崔玄亮，历密、歙、湖、曹等州刺史，後为谏议大夫、右散骑常待，名重朝廷。旧唐书卷 165、新唐书 郑 164 均有传。

太和，唐文宗年号。太和六年，公元 832 年。

于季友，于頔次子，沿憲宗永昌公主，拜驸马都尉，嘗为明州刺史。旧唐书卷 156、新唐书卷 172 均有传，附父頔传後。

关东，泛称函谷开或潼开以东地区。

灵者二十馀州，皆浸没田畴，毁败庐舍。而濒淮之地，为害特甚，因风鼓涛人多垫溺，其所存者，生业半空。江东诸州，业在田亩，每一个岁善熟，则旁资数道；百雨连夏，农功不开，人心既骇，亡者则众。幸者京师岁稔，夏麦又登，成为根本之固，以保斯箱之庆。然赋取所资，漕挽(11)所出，军国大计，仰於江淮。……（权德舆：谕江淮水灵上疏[贞元八年]，见权载之文集卷47）

贞元十八年(12)二月十八日，祠部员外郎(13)陆君(14)出刺歙州(15)。朝廷夙夜之贤，都邑游居之良，齐也咨涕洟(16)，咸以为不当去。歙，大州也；刺史，尊官也；由郎官而往者前後相望也。当今赋出於天下，江南(17)居十九。宣使之所察，歙为富州。宰臣之所荐闻，天子之所薦用，其不轻而重也较然矣！如是而齐咨涕洟以为不当去者，陆君之道行乎朝廷，则天下望其赐；刺一州，昌专而不能咸(18)。先一州而後天下，岂吾与吾相之心哉！

（韩愈：送陸歙州诗序，见昌黎文集校注卷4）

元和二年(19)十二月，史官李吉甫(20)等撰元和国计簿十卷，总计天下方镇，凡四十八道，管州府二百必十三，县一千四百五十三，见定户二百四十四万二百五十，每岁县赋人倚辩，止於浙西、浙东、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等道，合四十州，一百四十四万户。比量天宝供税之户，四分有一。天下兵戎，仰给县官，八十三万余人，比量士马，三分加一。率以两户资一兵。其他水旱所损，徵乎妄斂，又在常役之外。（唐会要卷84，雜录）

（七）商业，矿业與手工业

1. 商业

（1）钱重货轻问题

自岭已南，以金银为货弊；自巴已外，以盐帛为交易；黔巫溪峡大抵用

淮南，道名，治所在今江苏扬州市。

浙西，浙江西道的简称。

徐蔡，徐州、蔡州合为一道。

襄鄂，襄州、鄂州合为一道。

垫溺，沉溺。

生业，谋生之业。

江东，唐开元时设江南东道，简称江东道。

稔，豐稔，豐收。

斯箱之庆，诗小雅甫田：“乃求千斯仓，乃求万斯箱，黍稷稻粱，农夫之庆。”孔颖达疏：“求仓廩车箱以载置之，喜其收税之广，愍念农夫之勤，故以黍稷稻粱，为农夫之庆。”

浙东，方镇名，浙江东道的简称。

宣歙，宣州、歙州合为一道。

江西道名，江南西道的简称。

鄂岳，鄂州、岳州合为一道。

福建，辖境相当今福建省。

湖南，指洞庭湖以南地区。

水银、硃砂、纒綵、巾帽以相市。然而前以之理，后人以之擾东郡以之耗，西郡以之贏，又得人则理之明驗也，豈钱重货轻之謂乎？自国家置两税以来，天下之財限为三品，一日上供，一日留使，三日留州，皆量出以为人，定額以給資。然节将有运獻以市 国恩者，有賂遺以買私名者，有藏錙 滯帛以貽子孙者，有高楼主榭以熾宅第者。彼之俸人有常也，公私有分也，此何从而得之？……

至於古今言钱币之轻重者熟矣，或更大钱，或放私铸，或龟或贝，或皮或刀，或禁埋藏，或禁销毁，或禁器用，或禁滞积，皆可以救一时之弊也。然而或损益 者，盖法有行有不行之謂也。臣不敢还徵證，竊见元和 以来，初有公私器用禁铜之令；次有交易钱帛兼行之法；近有积钱不得过数之限。每更守尹，则必有用钱不得加除之榜，然而铜器備列於公私，钱帛不兼於买鬻，积钱不出於墙垣，欺濫遍行於市井，亦未闻鞭一夫，黜 一吏，赏一告讐，壤一蓄藏，岂法不便於时耶？盖行之不至也。（元氏长废集卷 34，货让状）

（2）官僚经商问题

自兵與，財用耗，主 以貿易，取斤贏 千万贍軍。（新唐書卷 83，政和公主傳）

（大历）十四年七月，今王公百官及开下长吏，无得與人爭利，先于扬州设邸肆交易者，罢之。先是，诸道节度觀察使以主陵 当南北大街，百货所集，多 以軍貨販，列设邸肆，名托軍用，实私其利。（唐會要卷 86，市條）

（陈）少 游余年間，三總大藩，皆天下殷外也。以故徵求，貿易且无虛日，斂積財貨，累巨亿万，多賂權要，視文雅清流之士，蔑如也。（舊唐書卷 126，陈少数游傳）

王处存，京兆万年县腾业里人，世隶神策軍，为京師富族，財產數百萬。父宗，……遥領与元節度。宗善与利，乘時貿易，由是富疑王者。（旧唐書卷 182，王处存傳）

（3）铸钱新法

市，購買。

錙，亦作“纒”，成串的钱。

益，增加。

元和，唐宪宗年号，公元 806 至 802 年。

黜，贬斥。

自兵與，指安史之乱。

主，指肃宗女政和公主。

奇贏，商人所獲的贏利或剩餘物。

主陵，今江苏扬州市。

时间是在大历时代（公元 766 年至 779 年）。

蔑如也，小視的意思。

神策軍，本设在臨洮西。安史之乱，軍使成如璆使其將衛伯玉將千餘人入衛。時神策故地淪陷，因号伯玉所領軍为神策軍。代宗以后以宦統領，駐禁中，勢力在諸禁軍上。

與元節度使治與元，今陕西汉中市。

元和七年，中书侍郎平章事李吉甫奏：臣访闻飞狐县(11)三河冶铜山约数十里，铜矿至多，去飞狐钱坊约二十五里，两外同用拒马河水，以水解销铜，北方诸外铸钱人工绝省，年以平日三河冶置四十鑪铸钱，旧迹并存，事堪覆实。今但得钱本，今本道应接人夫，三年以来，其事即立，救东因竭之弊，成，定援接之形，制置一成，久长获利。诏从之，其年六月起工，至十月置五鑪铸钱，每岁成一万八千贯，时朝廷拳收易、定，河东道久用铁钱，人不堪弊，至是俱受利焉。（元和郡县图志卷14，蔚州）

（4）飞钱 櫃坊

（元和）七年，（王播）又奏：商人於户部、度支、盐铁三司飞钱，谓之便换。（唐会要卷87，转运盐铁总叙）

宪宗以钱少，复禁用铜器，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超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新唐书卷54。食货志）

有土鬻产於外，得钱数百缗，惧川途之难贲也，祈所知纳於公藏，而持牒以归，世所谓便换者，囊之衣囊。（因话录卷6）

自今已后，如有人人钱卖官，纳银求职败露之后，言告之初，取舆罪，卜射无舍，其钱物等并今没官，送御史台以贓罚收管。如是波斯番人钱，亦准此处分。其枢坊人户，明知事情，不来陈告，所有物业，并不纳官，严加惩断，绝流边缘，庶绝此类。（唐话录今集卷72，乾符二年南郊赦）

2. 矿业

（1）银、铜、铁、锡、铅

德宗时，户部侍郎韩洄建议：“山泽之利，宜归王者”，自是皆隶盐铁使。元和初，天下银冶废者四十，岁采很万二千两，铜二十六万六千斤，铁二百七万斤，锡五万斤，鉛无常数。开成元年，复以山泽之利归州县，刺史選吏主之。其后诸州牟利以自殖，举天下不过七万余缗，不能当一县之茶税。及宣宗增湟戍兵衣绢五十二万余匹。盐铁转运使裴休请归盐铁使，供

元和七年，公元812年。

拒马，今河北省境的拒马河。

河东，谓河东道。

易定，今河北易县、定县。

飞钱，我国古代的一种汇兑方式，可合封票券了款。

缗，成贯的钱。

賣隨身携带。

波斯，今伊朗。

韩洄，字幼深，唐时理财家，安史之乱时避难江南。旧唐书卷129、新唐书卷126均有传。

岑仲勉说：按元和志二八“饶州乐平县”称：“银山在县束一百四十里，每出银十馀万两，收税山银七千两。”则新唐志所谓“采银”实“银税”之误。（隋唐史页389注10）

开成元年，公元836年。

裴休，字公美，会立税茶十二法。旧唐书卷117，新唐书卷182均有传。

国用。增银冶二，铁山七十一，废铜冶二十七，鉛山一。天下岁率银二万五千两，铜六十五万五千斤，鉛十一万四千斤，锡万七千斤，铁五十三万二千斤。（新唐书 54，食货志）

又天下有银之山，必有铜矿。铜者可资鼓铸，银者无益於生人权其轻重，使用专一，其天下自五岭以北见采银坑，并宜禁断。恐所在坑户，不免失业，各委本府州长吏劝课，今其采铜，助官中铸作。仍委盐铁使条疏闻奏。（旧唐书卷 48，食货志，元和三年六月诏）

其年 六月，敕五岭已北所有银坑，依前任百姓开采，禁见钱出岭。（唐会要卷 89，泉货）

（2）石油

石漆：高奴县 树脂水，水膩浮水上如漆，采以膏车及燃灯极明。（酉阳杂俎前集卷 10，异物）

清水俗名去斤水，北自金明县 界流入。地理志谓之清水，其肥可燃。鲜卑谓清水为去斤水。（元和郡县图志卷 4，延州肤施县）

树脂水在县 东南一百八十里，泉有苔如肥肉，燃之极明。水上有黑脂，人以草滤取，用涂鸱夷 酒囊及膏车。（同上书卷 40，肃州玉门县下）

3. 手工业

（1）机械汲水

濒江之俗，不饮於凿，而皆饮之流。余谪居之明年，主人授馆於百雉之内，江 水沄沄，周墉 间之。一旦有工爰来，思以技自买，且曰：“观今之室庐及江之涯，间不容亩。雇积块峙焉而前耳。请用机以汲，俾矗然之状，莫我遏已。”余方异说，且命之飭力(11)焉。

工也，储思环视，相面势而经营之。由是比(12)竹以为舂，实於流中，中植数尺之臬(13)，鞏石以壮其趾，如建标焉。索綯(14)以为繩(15)，縻(16)於标垂，上属数仞(17)之端，亘空以峻其势，如张弦焉。锻铁为器，外廉(18)

其年，即元和四年（809年）。

高奴县，今陕西肤施县东。

金明县，今陕西安塞县北。

县，玉门县，今甘肃玉门县东。

滤取，滤音禄，滤清而取。

鸱夷，鸱音癡，盛酒的革囊。

余，我，刘禹锡自称。谪居，谓降职为朗州司马；朗州，今湖南常德市，时永贞元年（805年）。明年是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年）。

雉，古代计算城墙面积的单位，长三丈，高一丈。百雉，大城的代称。

江，指沅江。

墉，城墙。

买，动词，出售。

遏，阻挡。

如鼎耳，内键如乐鼓(19)，牝牡(20)相函，转於雨端，走於索上，且受汲具。及泉而修纜下缙(21)，盈器而圆轴(22)上引。其往有建瓴之驶，其来有惟轂之易，瓶紆不羸，如搏而升。枝长澜，出高岸，拂林杪，踰峻防。剗蟠木以承澍，贯修筠以达脈。走下潺潺，聲寒空中，通洞环折，唯用所在。周除而沃澍(11)以澍(12)，入爨而錡釜(13)以盈。饪餼(14)之馀，移用於汨沐濯澣之末，泄注於圃畦，虽瀟湧(15)於庭，莫尚其霑洽也。

昔余当登陴(16)然(17)，念悬流之莫可遽挹(18)。方勉保庸，督臧獲(19)，(20)而挈之，至於裂肩手(21)，然猶家人视水如酒醪之贵。今也一任人之智，双从而信之机(22)，发於冥冥，而形於用物。浩漾(23)东流，赴海为期(24)，斡而迁(25)焉，逐我颐指(26)。昂之所谓阻且艰者，莫能高其而深其深也。观夫流水之应物，植木之善建，绳以柔而有立，金以刚而无固，轴卷而能舒，竹圆而能通，合而同功，斯所以然也。今之工咸盜其古先工(27)之遗法，故能成之，不能知所以为成也。智书於一端，功止於一名(28)而已。噫！彼经始者(29)，其取诸“小过”(30)欤！（刘梦得文集卷27，机汲）

(2) 造船

江湖语云：“水不载万。”方大船不过八九千石。然则大曆、贞元间(31)，有俞大娘航船最大，居者养生送死嫁娶悉在其间，開巷为圃，操驾之工数百，南至江西，北至淮南，岁一往来，其利甚博，此则不啻载万也。洪、鄂之水居颇多，与邑殆相半，凡大船必为富商所有奏商声乐，从婢仆以據，拖楼之下，其间大隐，亦可知矣。（唐国史裱卷下）

每岁，广州常发铜船，过安南货易，路经调黎深阔处。（领表錄异卷下）

（李臯）常连心巧思为战舰，挟二轮蹈之，翔风鼓疾，若挂帆席，所造省易久固。（新唐书卷131，李臯传）

(3) 漆器

故相国或陇西公夷简之节度汉南也，少与先生游，且思以见。命列将

建瓴之驶，像檐漕水向下流那样快速。

推轂，推动车轮。

瓶紆，汲水瓶和绳。

羸，损坏。

枝，分。

剗，音枯，挖空。

修筠，长的竹管。

达脈，让水流通。

通洞环折，四通八达，迴环曲折。

除，台阶前。

洪鄂，洪州、鄂州。洪州，今江西南昌市；鄂州，今湖北武昌。

调黎，原注云：地名，海心有山，阻东海，涛險而急，亦黄河之西门也。

先生，指刘强，唐代文学家。

原注云：“以”，據全本应作“相”。（“全本”指全唐文）

以襄之髹器 千事赂武俊 ，以请先生。武俊许之。先生由是为汉南相府宝冠。

（皮子文藪卷 4，刘棘强碑）

襄州人善为漆器，天下取法，谓之襄样。及于司空頔为帅，多酷暴；郑元镇河中，亦虐：远近呼为襄样节度。（唐国史裱卷中）

髹器，漆器。

武俊，王武俊。旧唐书卷 142、新唐书卷 211 均有传。

五 唐末农民起义与五代十国

(一) 唐末残酷的压迫与剥削

1. 唐末盐税的苛刻

天宝、至德间，盐每斗十钱。乾元年，盐铁铸钱使第五琦初变盐法，就山海井窳近利之地，置监院，游民业盐者为亭户，免杂徭，盗鬻者论以法。及琦为诸州榷盐铁使，尽榷天下盐，斗加时价百钱而出之，为钱一百一十。

自兵起，流庸未后，税赋不足供费，盐铁使刘晏以为因民所急而税之则国足用。於是上盐法轻重之宜，以盐吏多，则州县扰，出盐乡因旧盐置吏，亭户糶商人，纵其所之；江、岭去盐远者，有常平盐，每商人不至，则减价以糶民，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贵。晏又以盐生霖潦则卤薄，暵旱则土溜填。乃随时为令，遣吏晓导，倍於劝农。吴、越、扬、楚盐廩至数千，积盐二万馀石，有涟水、湖州、越州、杭州四场，嘉兴、海陵、盐城、新亭、临平、兰亭、永嘉、太昌、侯官、富都十监，岁得钱百馀万缗，以当百馀州之赋。自淮北置巡院十三，曰扬州、陈许、汴州、廬寿、白沙、淮西、甬桥、浙西、宋州、泗州、嶺南、兖郛、郑滑，捕私盐者，姦盗为之衰息。然诸道加榷盐钱，商人舟所过有税。晏奏罢州县率税，禁堰埭邀以利者。晏之始至也，盐利岁纔四十万缗；至大曆末，六百馀万缗。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宫闈服御、军饷、百官禄俸，皆仰给焉。明年而晏罢。

贞元四年，淮西节度使陈少游奏加民赋，自此江、淮盐每斗为钱三百七十。江、淮豪买射利，或时倍之，官收不能过半，民始怨矣。刘晏盐法既成，商人纳绢以代盐利者，每缗加钱二百，以备将士春服。包佶为汴东水陆连两税盐铁使，许以漆器、瑇瑁、绫绮代盐价，虽不可用者，亦高估而售之，广虚数以罔上，亭户冒法，私鬻不绝，巡捕之卒，遍于州县，盐估益贵，商人乘时射利，远乡贫民困高估，至有淡食者。巡吏既多，官冗伤财，当时病之。其后军费日增，盐价寔贵，有以谷数斗易盐一升，私糶犯法，未尝少息。顺宗时，始减江、淮盐价，每为钱二百五十，河中两池盐斗钱三百，增云安、浍阳、塗塗三监。其后盐铁使李巽奏江、淮盐斗减钱十以便民，未几复旧。方是时，錡盛贡献以固宠，朝廷大臣，皆饵以厚货，盐铁之利，积于私室，而国用耗屈，榷盐法大坏，多为虚估，率千钱不满百三十而已。

兵部侍郎李巽为使，以盐利皆归度支，物无虚估，天下糶盐税茶，其赢六百六十五缗，初岁之利，如刘晏之季年，其后则三倍晏时矣。两池盐利岁

天宝至德间，公元742—758年。

乾元元年，公元758年。

第五琦（729—799年），唐长安人。曾任江淮租庸使等职。新唐书卷149、旧唐书卷123均有传。

刘晏（715—780年），理财家，旧唐书卷123、新唐书卷149均有传。

大曆，唐代宗年号，公元766—779年。

贞元四年，公元788年。

包佶，新唐书卷149有传。

李錡，旧唐书卷112、新唐书卷224上，均有传。

李巽，旧唐书卷123、新唐书卷149均有传。

收百五十余缗，四方豪商猾贾，雜处解县 主以郎官，其佐贰皆御史，盐民田园籍于县，令不得以县民治之。

憲宗之讨淮西 也，度支使皇甫鎛 加劍南东西两川、山南西道盐估以军。贞元中，盜鬻两池盐一石者死；至元和中，減死，流天德五城，鎛奏论死如初。一斗以上杖背，没其车驢；能捕斗盐者，赏千钱；节度观察使以判官、州以司錄錄事参军察私盐，漏一石以上罚课料；鬻两池盐者，坊市居邸主人市僧皆论坐；盜刮齷土一斗，比盐一升，州县團保相察；比于贞元加酷矣！（新唐书卷 54，食货志）

今请卻依贞元旧条，其犯盐一石以上至二石者，请决脊杖二十；……如犯三石已上者，即是囊囊奸人，背违法禁，请决讫待疮损，錮身 牒送西北边诸州府效力，仍每季多具人数及所配去处申奏。挟持军器，与所由捍敌，方就擒者，即请准旧条，同光火贼例处分。从之。（唐会要卷 88，盐铁条）

2. 揭发“九破”与“八苦”的直谏书

救国贱臣、前翰林院学士刘允章 谨冒死上谏皇帝陛下：臣闻太进直必孤，太清者必死。昔晁错劝削诸侯之地，以蒙不幸之诛；商鞅除不轨之臣，而受无辜之戮；今闕臣三人矣。守忠怀信，口不宣心，则刎颈刳肠，向阙廷而死者，并臣是也。救国策从千里而来，欲以肝脑上污天庭，欲死黎下救庶。臣死之后，不见圣代清平，故留贱臣以谏明主。今短书一封，不人长策，伏蒙不收，所以仰天搥膂，放声大哭。杀身则易，谏主则难，以易死之臣，劝难谏之主。伏见陛下初登九五，颁下诸州，開直谏门，言者无罪。四方雷震，百里奔驰至阙廷者，原陛下致升平之业矣。陛下既不用其策，不佑其过，或鞭达市朝，囚禁园苑。深埋沟壑者，不知其数，乞食道路者，不记其名。夫输忠献策之臣，匍匐阙廷者，岂敢欺陛下乎？大臣受位而不敢言，小臣畏死而不敢谏，忘生请死之罪，往往冒死天廷者，知陛下觉悟也。

伏闻枢密之事，要在识人，以宰臣为度外之官，以御史为不速之任，冤者不得伸，君子所以深藏，小人所以深乱。自古帝王，以御史为耳目，以宰相为股肱。股肱废而不可用，耳目蔽则不能视。今陛下废股肱，蔽耳目，塞谏诤，罪忠良，欲令四海不言，万方钳口，可不畏也？臣恐千秋岁，说陛下不圣，笑陛下不明，臣所以急也。当今天下求进之臣，智者不肯自言不肖，愚者不肯自言不贤，故使贤愚混杂，善恶同群真智真愚，何所分别？取之则善恶进，舍之则贤愚退，何不使至愚在野，至贤入仕？今天下食禄之家，凡

皇甫鎛，旧唐书卷 135、新唐书卷 167 均有传。

这是開成元年（公元 836 年）五月七日盐铁使奏疏中所说的话。

囊囊奸人，意即包庇或窝藏奸人。

疮损，疮伤减少。

錮身，以盤枷錮其身，叫做錮身。

刘允章，唐末政治家。黄巢攻下洛阳时，刘氏曾率官吏迎接义师。旧唐书卷 153、新唐书卷 160 均有传。

九五：周易乾卦：九五，飞龙在天。后以“九五”指帝位。

枢密院，官署名。唐代宗永元年（765 年），置枢密使，职掌出纳帝命。唐末多由宦官担任此职，权力很大。

识人，小人，或识见偏窄的人。

有八人，臣请为陛下数之：节度使奏改，一人也；用钱买官，二人也；诸色功价优，三人也；从武人文，四人也；虚衔人仕，五人也；改优为真，六人也；媚道求进，七人也；无功受赏，八人也。国有九破，陛下知之乎？终年聚兵，一破也；蠻夷炽興，二破也；权豪奢僭，三破也；大将不朝，四破也；广造佛寺，五破也；贿赂公行，六破也；长史残暴，七破也；赋役不等，八破也；食禄人多，输税人少，九破也。臣闻自古帝王，终日劝农，犹恐其饥，终日劝桑，犹恐其寒；此辈不农不桑，坐食天下。欲使天下之人尽为将士矣，举国之人尽为僧尼矣，举国之人尽为劫贼矣；欲使谁人蠶桑乎？今天下苍生，凡有八苦，陛下知之乎？官吏苛刻，一苦也；私徵夺，二苦也；赋税繁多，三苦也；所由乞敛，四苦也；替逃人差科，五苦也；冤不得理，屈不得伸，六苦也；冻无衣，饥无食，七苦也；病不得医，死得葬，八苦也。仍有五去：势力侵夺，一去也；奸吏隐欺，二去也；破丁作兵，三去也；降人为客，四去也；避役出家，五去也。人有五去而无一归，有八苦而无一乐；国有九破而无一成；官有八人而无一出：凡有三十馀条，上古以来未之有也！天下百姓，哀号于道，逃竄于山泽，夫妻不相活，父子不相救。百姓有冤，诉于州县；州县不理，诉于宰相；宰相不理，诉于陛下；陛下不理，何以归哉？

伏见蛮寇欺侵，神道诳惑，我国家作亡命之魁，为逋逃之窟穴，徵兵五年，今日诛之，何见之晚也？臣闻郤以疑未终销兵于当时，本无养兵日，为乱臣张本也。今不除其乱本，而除其乱苗，士卒荡尽于中原，玉帛多亡于道路，嶺外仍令节度四面讨除，苍生嗷嗷，何负陛下？令行此讨罚，以为上策，臣恐今年一承嗣，明年又生一承嗣，天下征战，未有了期，则祸难起于腹心，蜂蚕生于手足。陛下左右无人敢言，但知润色美词，悦情畅志而已，岂知千里零落，万里凋残者哉？

今国家狼戾如此，天下知之，陛下独不知之；天下不敢言，臣独言之。万死一生。臣死一介之命，救万之命，臣今虽死，犹胜于生。臣献策千条，未蒙一问，羈孤贫病，流落风尘，眷恋朝廷，而不能去。倘陛下盥臣愚见，知臣愚忠，则理乱期须，存亡瞬息，太平之日，昭然目前。必也陛下不以国为心，不以百姓为本，臣当幸归沧海，葬江鱼之腹，不忍见国难危，臣之原毕矣。臣恳擗 不胜痛切感懼之至。（全唐文卷 804，刘允章：直谏言）

3. 逃户问题的白热化

臣自出使，力求利病，突知：南县 长源乡本有四百户，今纔四十余户；闾乡县 本有三千户，今纔有一千余户；其州县，大略相似。其弊所自，起于摊逃。约十家内有一家逃亡，即摊 赋税，使九家共出。税额长定，有逃即摊，似投石井中，不到底不止。摊逃之弊，户不尽不休。此皆聚敛之臣，競剥下

“郤以疑未终销兵于当时”，句中疑有脱误。

承嗣，田承嗣（704—778年），唐末藩镇的首领，今河盧龙人。

狼戾，狼藉，散乱四布的意思。

懇擗，即诚恳。擗，用手拍胸，悲伤到极点的表示。

渭南縣，今陝西渭南縣。

闾鄉縣，今河南省靈實縣。闾音 wén。

以奉上，惟思竭泽，不虑无鱼。伏乞诏书，绝其摊逃，以见以户家产钱数为定，其余有欠，且特恩免之。计不数年，人必归于农矣。夫农者国之本，本立然后可以议太平。若不由此而之太平者，是佞邪之臣也，伏乞陛下察而逐之。（李渤，请免谓南摊 逃户赋税疏，是全唐文卷 712）

会昌元年 正月制：安土重返，黎民之性；非艰窘，岂至逃亡。将欲招绥，必在贖产。诸道频遭灵疹，州县不为申奏，百姓输纳不办，多有逃亡。长吏惧在官之时，破失人户，或恐务免正税，减克料钱，祇於见在户中，分外摊配；亦有破除逃户桑地，以充税钱。逃户产业已无，归还不得；见在户每年加配，流亡转多。自今以后，应州县开成五年 已前，观察使、刺史差明官就乡村，指实检会桑田屋宇等，仍勒令长加检校，租佃兴人，勿令荒废。（唐会要卷 85，逃户条）

（二）唐末农民不断地起义

1. 浙东的农民起义

咸通元年正月，浙人仇甫反，安南经略使王式为浙江东道观察使以讨之。……八月……已卯，仇甫伏诛。（新唐书卷 9，懿宗纪）

宁国 剧贼仇甫乳明、越，观察使郑祗德 不能讨，宰相选 式 往代，诏可。因至京师，懿宗 问方略，对曰：“第假臣兵，寇不足平也。”左右宦要皆曰：“兵众则餽多，当惜天下费。”式奏：“盗若猖狂，天诛不亟决，东南征赋阙矣，宁得以意万计之乎？兵多则功速费寡，二者孰利？”帝顾左右曰：“宜兴兵。”於是诏益许、滑、淮南 兵。式发自光福里第，麾帜皆东靡，獵獵有声，喜曰：“是谓得 天时矣。”闻贼用骑兵，乃阅所部，得吐蕃、回鹘返棣数百，发龙陂 监牧马起用之，集土围诸儿为向导，擒甫斩之。（新唐书卷 167，王式传）

2. 桂林戍卒的起义

咸通九年……七月，武宁军节度量料判官庞勋反于桂州。十月庚午，陷宿州。丁丑，陷徐州，观察崔彦曾死之。十一月，陷濠州，刺史盧望回死之。右 金吾伟大将军康承训普徐泗行营兵马都招讨使 神武大将军王晏权为北面招讨使，羽林将军戴可师为南面招讨使。十二月，庞勋陷和、滁二州，滁州

惟思竭泽，不虑无鱼，即谓只想把湖水用尽，不考虑将来无鱼吃。

李渤，旧唐书卷 171、新唐书卷 118 均有传。

会昌元年，公元 841 年。

开成五年，公元 840 年。

宁国，县名，在今安徽省东南。

明州，治所 在今浙江宁波市南；越州，治所在今浙江绍兴市。

郑祗德，旧唐书卷 159 有传。

式，王式。

懿宗，李漼。

许，许州，治所在今河南许昌市东；滑，滑州，治所在今河南滑县东；淮南，镇名，治所在今扬州。

龙陂，在今河南滑县东南。

刺史高锡望死之。壬申，戴可师及庞勋战都梁山，死之。是月，前天雄军节度使马举为南面招讨使，泰宁军节度使曹翔为北面招讨使。

十年……四月……康承训及庞勋战于柳子，败之。六月，神策军将军宋威为西北面招讨使。……九月癸酉，庞勋伏诛。十月戊戌，免徐、宿、濠、泗四州三歲稅役。（新唐书卷9，懿宗纪）

（崔）彦曾，咸通初，县太仆卿为徐州观察使。晓律令，然卞争，为政刚猛。徐军素骄，而彦曾长于抚民，短治军，士多怨之。

初，蠻寇五管，……詔节度使孟球募兵三千往屯，以八百人戍桂林。舊制：三年一更，至期请代。而彦曾吏尹戡，徐行俭贪，不恤士，乃议稟賜之，请无发兵，復留屯一年。戍者怒，杀都将王仲甫，脅量料判官庞勋为将，取库兵，剽湘、衡，虜丁壮，合众千餘北还。自浙西趋淮南，达泗口，所过先遣俳儿弄木偶，伺人情，以防邀遏。彦曾命牙将田简慰劳，而用都虞候元密伏甲任山馆击贼。勋遣吏给言士思归，不敢遏，请至府，解甲自归。彦曾斩其吏。勋陷宿州，发廩钱募兵，亡命者从乳如归，船千艘，与骑来岸譟而进。彦曾料丁男乘城。或劝率众奔兖州，彦曾曰：“我方帅也，奉命守此，惟有死尔。”斩议者一人，号於众。俄而勋传城，城中大霧如墮。彦曾悉诛贼家属。勋众四面超墉入，囚彦曾大彭馆。有曹君长者，说勋曰：“贵者不并处。今朝廷未以留后命公，蓋观察使存尔。”勋乃杀彦曾於寝，自监军使逮官属皆死。（新唐书卷114，崔彦曾传）

咸通中，南詔復盜旁，武宁兵[七]（八）百戍桂州，[六]（三）岁不得代，列校许佶，趙可立因众怒，杀都将，詣监军使丐量铠北还。不许，即擅斧库，劫战械，推量料判官庞勋为长，勒众上道。懿宗遣中人张思部送，詔本道观察使崔彦曾慰安之。次潭州，监军诡夺其兵。勋畏必诛，篡舟循江下，益哀兵，招亡命，收银刀之卒，艘匿之。及徐城，谋曰：“吾等叩城大呼，众必应。前日赏缗五十万，可得也。”众喜，牙健趙武等欲亡，勋斩首送彦曾曰：“此摇乳者。”彦曾不能诘。勋怨都押衙尹戡，教練使杜璋，兵马使徐行俭，又使白彦曾曰：“士负罪，不敢释甲，请为二屯。”且白退戡等。

彦会，姓崔，崔能子。

太仆卿，官名，掌与马和马政。

卞急，急躁。

五管，唐高宗永徽（650—655年）以后，把岭南道的广、桂等五个州都隸屬於广府都督统辖，叫做五府节度岭南五管。

庞勋，公元868年徐州农民起义的领袖。

宿州，今安徽县。

廩钱，仓库的钱。廩音僧。

墉，城墙。

逮，到。

参考其他记载，此处原文中“七百”应是“八百”，“六岁”应是“三岁”。

潭州，今湖南长沙。

哀兵，聚兵。哀音陪。

银刀之卒，长庆二年（822年），武宁军副使王智与节度使崔群，募丁勇二千人，号银刀，雕旗、门枪、挟马等七军，以为亲兵，兵浸骄，屢族节度使，后为王式围杀，自是银刀等军逃匿。

府属温廷皓 谓彦曾曰：“ 勋擅委戍，一可杀，专戕大将，二可杀；私置兵，三可杀；士不子弟，即父兄，振袂而唱，内外必应，银刀亡命，復在其中，四可杀，请分两营，脅去三将，五可杀。” 彦曾谓然，乃禡纛黄堂前，选兵三千，授都虞候元密屯任山，须(11)勋至劫取之，道逻子羸服 覘贼。比暮，勋至，捕覘者，知其谋，即蒹偶人，割 虚帟，而诡路袭离。密久乃寤，回屯城南。勋与宿将乔翔战睢河，翔大败，攝太守焦璐遁去。勋入据州，自称兵马 留后。初，璐决汴水，绝勋北道。水未至，勋度。比密兵攻宿，水大至，涉而传城，不克攻。勋劫百艘，连量趋泗州，留妇弱持取。翌日，密觉，追之，士未食。贼伏兵於舟而阵汴上。了密，皆走。密追躡，伏发，来攻之，密败，众殲。遂入徐州，囚彦曾及官属，杀尹戡等。

又徇下邳、涟水、宿返、臨淮、蕲、虹 诸县，皆下。遣伪将屯柳子(11)，屯豆(12)，屯滕(13)，屯沛(14)，屯萧(15)，以张其军。乃露章求节度使。有周重者，隐濠、泗间(16)，号有谋，勋迎为上客，问策所出。因教勋赦囚徒，据扬州，北收兖、郢，西举汴、宋，东掠青、齐，拓境大河，食敖仓，可以持久。勋无雄才，不纳。伪将刘行及攻濠州，执刺史盧望回，自称刺史。帝遣中人康道隐宣尉徐州。勋郊迎，旗铠矛戟，亘三十里；使骑鸣鼙角，声动山谷；置酒毬场，引道隐阅其众；经为贼来，降六十人，妄戮平民，上首级夸胜。道隐还，固求节度。即残鱼臺、金乡(17)、碭山(18)、单父(19)十馀县，斩官吏，出金帛募兵，游民多徒之。旁乃拜（康）承训检校尚书右仆射、义成军节度使，徐泗行营招讨使，以神武大将军王晏权为武宁军节度使、北面行营招讨使，羽林将军戴可师为南面行营招讨使，率魏博、鄆延、义武、凤翔、少陀、吐浑兵二十讨之。勋好鬼道。有言汉高祖庙夜阅兵，人马流汗；勋日往请命。巫言球场有隐龙，得之可战胜；勋大役徒鑿地，不能得。贼将李圆、刘佶攻泗。欧宗、丁从宝分舒、廬、寿、沂、海诸道，兵屯海州，度贼至，作机桥，维以长絙。半度，絙绝，半溺死，度者不得战，殲之。贼别取和州，破沭阳、下蔡、乌江、巢 诸系。扬州大恐，民悉度

温廷皓，亲唐书卷 91 有传。通鑑 251 作温庭皓。

禡纛黄堂前：禡，音骂，军中祭祀；纛，音道，大旗；黄堂前，太守衙中正应的前面。

羸服，恶劣的衣服。

蒹偶人，以茅草作偶像。蒹音撮，又音橈。

割，音自，刺入、插入。

持取，猶言守城。

下邳，今江苏县南。

涟水，故城在今苏涟水县北。

宿返，故治在今江苏宿返县南。

臨淮，故治在今安徽泗县东南。

蕲，今安徽宿县北。

虹，今安徽泗县。

和州，故汉在今安徽和县。

沭阳，今江苏沭阳县。

下蔡，今安徽凤台县治。

乌江，今安徽和县东北。

巢，今安徽巢县。

江。淮南节度使令狐綯 移书陈祸福，许助求节度。勋按甲厅命。淮南合宣、润兵戍都梁山。勋夜度淮，濳曙薄壘。贼将刘行立、王弘立与勋合，败淮南将李湘，屯淮口，劫盱眙。帝又诏将军宋威 与淮南并力。承训屯新与，贼挑战。时诸道兵未集，承训帐下纔万人，退壁宋州；勋益骄。光、蔡钜贼陷滁州，杀刺高锡望应勋。戴可师兵引三万夺淮口围勋都梁山下，降其众。可师恃胜不戒，弘立以兵袭之。可师不克阵而溃。士溺淮死逸者数百人；贼取可师首传徐州。诏以马士举 为淮南节度使、南面行营诸军都统，驰传入扬州。士举曰：“城坚士多，贼何能为？”众稍安。始帝以权，故智兴子，节度武宁，欲以怖贼。及是，反马贼困，不敢战。乃更以龙州刺史曹翔为兖海节度、北面都统招讨使，屯滕沛，魏博将薛尤屯萧、豐。

贼首孟敬文欲绝勋自立，除刻鏗为文曰：“天口云云，锡尔将军。”夜瘞之野，耕者得之以獻。众骇异乃齐三日受之。勋知谋，使人龙杀之。於是承训屯柳子右，夹汴築壘，连属一舍。勋籍城中兵，止三千，劫民授甲，皆穿窟穴遁去。王弘立度睢，围新兴、鹿塘，承训纵沙陀骑躡之。弘立走，士赴水死，自鹿塘属襄城，伏尸五十里，数首二，獲器鎧不貲。承训攻柳子，姚周度水战，又败。乘风火贼，周提餘卒去。沙陀躡之，及芳亭，死者枕藉，暂刘豐，而周以十骑走宿州，守将斩之。勋懼，乃害崔彦曾等，谓其下曰：“上不许我节度，与诸群真反矣。”大索兵，得三万，许佶、趙可立权勋构“天岫将军”，勋谒汉高祖庙受命，以父直为大司马，守徐州。或曰：“方大事，不可私于父，失上下序。”直乃拜于延，勋坐受之。引兵救豐，刻林作妇人，衣绛被发，军过，斫而火之，乃行。勋夜入城，外不知。勋出说军援屯。魏博军知勋自将，驚而溃，贼以所得送徐州以夸下。曹翔退保兖州。勋欲乘胜攻承训，或曰：今北兵败，西军摇，不足虞也。方蠶月，息众力农；至秋，士马疆決，可以取胜。”直曰：“时不重得，顾将军无纵敌。”勋曰：“然。”时承训方攻涣，闻勋计，追远兵仗以待。勋军皆市人，器而狂，未阵即犇，相蹈藉死者四万。勋释甲服垢襦脱，收夷痕士三千以以归，张行宝屯第城。马士举救泗州，贼解去；进攻贼濠州。是时又诏黔中观察使秦匡谋讨贼，下招议、锺离、定远。勋吴迴屯北津援濠。士举 锐兵度淮，书碎营。初，勋之遁，懼众不军，妄言有神諱野中曰：“天符下，国兵休。”勋使下相语，符未降，故败北津。帝恨魏博军不胜，以宋威为西北面招讨使，率兵三万屯萧、豐，约勋降者当之。始宿鄙人刘洪者，被黄袍，（乘）白马，使人封檄叩观察府曰：“我当王徐。”崔彦曾暂之，遣当匿山谷，欲附勋，承训喻降之。王师破临涣，暂万级，收襄城、留武、小睢诸壁。曹翔下滕，贼将以蕲、沛降，贼李直奔入徐州。翔又破豐、徐，城下邳，贼益蹙。勋以张玄稔守宿州，张儒、刘景助之，自构统军，列壁相望。承训拔第城，张行宝奔宿州。承训遂围宿州。行宝教勋：“官军书锐于此，西鄙虚单，将军直擣

今狐綯，舊唐書卷 172、新唐書卷 166 均有傳。

宋威，新唐書卷 222 中有傳。

馬士舉，通鑑 251 馬舉。

鹿塘屬襄城：鹿塘在今安徽鳳陽且東南；襄城在今河南省襄城縣。屬，連續。

張行寶，通臨作張寶，但起義時軍校有張行寶，同是一人。

秦匡謀，新唐書卷 222 中有傳。

據新舊唐書合鈔增“乘”字。

宋、毫，出不意，宿围自解。”勳，引而西，使举直、许佶守徐。承训攻贼，十遇皆胜，遣辩士以威动玄稔。玄稔，贼重将也，以帛书射城外，约诛勳自扫，使张臯献期。俄与二将会柳溪，伏士於帝，玄稔驰骑呼曰：“庞勳首已梟仆射寨矣！”伏兴，斩刘景、张儒。玄稔率诸将肉袒见承训，自陈陷贼不早奋，匀王师，禽贼赎死；承训许之。复请为溃军，劫符离。符离不知，内之；已败，即斩守将，得兵万人，北攻徐州。许佶等不敢出，玄稔环城。彦曾故吏路番中启白门，内玄稔兵。许佶等启北门走，玄稔身追之，士大崩，皆赴水死。举直、许佶李直等，改叛亲族，翻夷之。勳闻徐已拔，气，无顾赖，众尚二万，自石山而西，所在焚掠。承训翻兵八万逐北，沙陀将朱邪赤衷急追至宋州。勳焚南城，为融史郑处冲所破，将南趋毫。承训兵循涣而东，贼走蕲县，官兵断桥，不及济。承训及纵击之，斩首万级，馀皆溺死。阅三日，得勳尸。斩其子於京师。吴回守濠州，粮尽食人，驱女孺运薪塞隍，并填之，整旅而行，马士举斩以献。勳之始得徐州，赀荡然，乃四出剽取男子十五以上，皆执兵，舒鉏鉤为兵，号霍锥，破十馀州，凡二岁灭。（新唐书卷148，康承训传）

3 .王仙芝、黄巢所领导的农民起义

黄巢，曹州冤句人。世鬻监，富于赀，善击剑骑射，称通书记，辩给，喜养亡命。咸通末，仍岁饥，盗兴河南。乾符二年，濮名贼王仙芝乱长垣，有众三千，列曹濮二州，俘万人，势遂张。仙芝妄号大将军，檄诸道，言吏贪沓，赋重，罚不平。宰相耻之，僖宗不知也。其票帅尚君长、柴存、毕师铎、曹师雄、柳彦璋、刘汉宏、李重霸等十馀辈，所在肆掠。而巢喜乱，即与群从八人，募众得数千人，以应仙芝，转寇河南十五州，众遂数万。

帝使平盧节度使宋威与副曹全晟，击贼，败之。拜诸道行营招讨使，给衙兵三千，骑五百，诏河南诸镇皆受节度，以左散骑常侍曾元裕副焉。仙

朱邪赤衷，通鑑卷251作朱邪赤心。赤心即李国昌。考曰：“彭门乱云‘沙陀都头朱邪赤衷’。按献祖年录当作‘赤心’纪乱误也。”按赤衷是心之弟，见新唐沙陀传。

南城指宋州的南城。通鑑卷251云：勳袭宋州，陷其南城，刺史郑处冲守其北城。宋州故治在今河南商丘县南。

庞勳等咸通九年七月起义，至咸通十年九月失败，前後一年多，延及两年，故动“凡二岁灭”。约略说来，这一年多的门争中，可分三时期：一，长征胜利，攻占徐州；二，继续战门，唐将屡易；三，内部叛变，义军失败。

曹州冤句，今山东省菏泽县西南。

辩给，口才敏捷。

咸通，唐懿宗年号，公元860—873年。

乾符二年，公元875年。

濮，州名，在今山东鄆县。

长垣，岑促勉说：“岑促勉说：‘起於濮’，……唐代开无长垣腴名稱。”（隋唐史卷下页484）

宋威（？—878），新唐书卷222中有传。

曹全晟，晟亦作晟，见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卷55朱宣传条。

曾元裕，新书卷222中有传。

芝略沂州，威败贼城下。仙芝亡去。威因奏大渠死。擅纵麾下兵还青州，群臣皆入贺。居三日，州县奏贼故在。时兵始休，有复遣，士皆忿思乱。贼间之，趣郟城，不十日破八县。帝夏迫近东都，督诸道兵检馔於是凤翔、邠宁、泾原兵守陕、潼关，元裕守东都，义城、昭义以兵卫宫。仙芝去，攻汝州，杀其将，刺史走，东都大震，百官脱身出奔。贼破阳武，围郑州，不克，螳聚邓、汝间。关以东州县，大抵皆畏贼，婴城守，故贼放兵四略，残郢、复二州(11)，所遇焚剽，生人几尽。官军急追，则遗赀布路，士争取之，率逗挠不前。贼转入申、光残隋州(12)，执刺史，掳安州自如(13)，分骑兵围舒(14)，击廬、寿、光等州(15)。时威老闇，不任军，阴与元裕谋曰：“昔庞勋灭，康承训即得罪。吾属虽成菌，其免祸乎？不如留贼，不幸为天子，我不失作菌臣。”故躡贼一舍，完军愿望。帝亦知之，更以陈许节度使崔安潜为行营都统，以前鸿胪卿李琢代威，右威卫上将军张自勉代元裕。贼出入蕲、黄。蕲州刺史裴渥为贼求官，约罢兵。仙芝与巢等诣渥饮。未几，诏拜仙芝左神策军押衙，遭中人慰抚。仙芝喜。巢恨赏不及己，询曰：“君降，独得官，五千众且奈何丐我兵，无留！”因摯仙芝，伤首。仙芝惮众怒，即不受命，劫州兵；渥中人亡去。贼分其众，尚君长久入陈、蔡；巢北掠齐、鲁，众万人，入郢州，钉节度使薛崇，进陷沂州，遂至数万，系颍、蔡，保嵯岬山。是时，柳彦又取江州，执刺史陶祥。巢引兵复与仙芝合围宋州。曾自勉救兵至，斩贼二千级。仙芝解而南，度汉，攻荆南。于是节度使杨知温婴城守，贼纵火焚楼堞。知温不出，有诏以高骈代之。骈以蜀兵世万五千，齐糒粮，期三十日至，而城已陷。知温走，贼不能守。于是诏左武卫将军刘秉仁为江州刺史，勒兵乘单舟入贼。贼大骇，相率迎降；遂斩彦璋。巢攻和州。未克。仙芝自围洪州，取之，使徐唐莒守。进破郎、岳，遂围潭州，观察使崔瑾拒却之。乃向浙西，擾宣润，不能得所欲；身留江西，趣别部还入河南。帝诏崔安潜归忠武，复起宋威、曾元裕，以招讨使还之，而杨复光监军。复光遣其属吴彦宏以诏谕贼。仙芝乃遣蔡温球、楚彦三、尚君长来降，欲指阙请罪，又遣威书求节度。威阳许之，上言与君长战，禽之；复光固言其降。命侍御史与中人驰驿即讯，不能明。卒斩君长等于狗脊岭。仙芝怒，

沂州，故治在今山东临沂市。

青州，今山东益都腴。

郟城，今河南郟腴。

汝州，今河南临汝腴。

阳武，今河南原阳腴。

崔安潜，旧唐书卷 177、新唐书卷 114 均有传。

李琢，新唐书卷 154 有传。

黄，州名，今湖北黄冈南。

郢州，今山东东平县。

嵯岬山，亦称查牙山，在今河南遂平县西南。

高骈，唐末幽州（今北京）人，为人残忍好杀。僖宗时，历任地方军政长官。旧唐书卷 182、新唐书卷 224 下均有传。

洪州，今江西南昌市。

杨复光（843—884 年），唐僖宗时宦官，曾诱黄巢部将朱温叛变。旧唐书卷 184、新唐书卷 207 均有传。

狗脊岭，在长安东市。

还攻洪州，人其郛。威自将往救，败仙芝于黄梅，斩贼五万级，获仙芝。传首京师。

当此时，巢方围亳州，未下。君长弟让率仙芝溃党归巢，推巢为王，号卫天下大将军，署拜官属，驱河南、山南之民十余万，掠淮南，建元王霸。曾元裕败贼于申州，死者万人。帝以威杀尚君长非是，且讨贼无功，诏还青州，以元裕为招讨使，张自勉为副。巢破考城，取濮州，元裕军荆、襄，援兵阻。更拜自勉东北面行营招讨使，督诸军急捕。巢方掠襄邑、雍丘，诏滑州节度使李峤壁原武。巢寇叶、阳翟，欲窥东都。曾左神武大将军刘景仁以兵五千援东都，河阳节度使郑延休兵三千壁河阴。巢兵在江西者，为镇海节度使高骈所皮；寇新郑、郟（城）、襄城、阳翟者，为崔安潜逐走；在浙西者，为节度使裴璩斩二长，死者甚众。巢大沮畏，乃诣天平军乞降，诏授巢右将军。

巢度藩镇不一。未足制已，即叛去，转寇浙东，执观察使崔璆。于是高骈遣将张滂、染续攻贼，破之。贼收众踰江西，破虔、吉、饶、信等州，因刊山开道七百里，直赴建州。初，军中谣曰：“逢儒则肉，师必覆。”巢入闽，俘民给称儒者，皆释，时六年三月也。僦路围福州，观察使韦岫战不胜，弃城遁，贼入之，焚室庐，杀人如芟。过崇文馆校书郎黄璞家，令曰：“此儒乾。”灭炬弗焚。又求处士周朴，得之，谓曰：“能从我乎？”答曰：“我尚不仕天子，安能从贼？”巢怒斩朴。是时，闽地诸州皆没，有诏高骈为道行营都统以拒贼。巢陷桂管，进寇广州，诒节度使李迢书，求表为天平节度，又脅崔言于朝。宰相郑畋欲许这，虚摧、田令孜执不可。巢又丐安南都设、广州节度使。书闻，右仆射于琮议：南海市舶利不贖，贼得益富，而国用屈，乃拜巢率府率。巢见诏，大诟，急攻广州，执李迢，自号义军都统，露表告将入关。因底宦豎柄朝，垢蠹纪纲，指诸臣与中人赂遗交构状，铨贡失子，禁刺史殖财产，县令犯贼者族，皆当时权敝。

天子既微宋威失计，罢之，而宰相王铎请自行，乃拜铎荆南节度使、南

亳州，亳音薄，在今安徽省亳县。

申州，今河南信阳市南。

考城，今河南兰考县。

襄邑，在今河南睢县西；雍丘，在今河南杞县县治。

叶县，故城在今河南叶县南；阳翟县，今河南禹县县治。

虔州，治所在今江西赣县；吉州，在今江西吉安；饶州，治所在今江西鄱阳县；信州，治所在今江西上饶县北。

建州，治所在今福建建甌。各史多说巢系由浙入闽。与此处不同。

六年，即乾符六年，公元879年。

天平，郛州。

郑畋，旧唐书卷178、新唐书卷185均有传。

虚决，唐朝宰相，旧唐书卷178、新唐书卷184均有传，田令孜，唐末很有权势的宦官，旧唐书卷184、新唐书卷208均有传。

于琮，旧唐书卷149、新唐书卷104均有传。

率府率，太子宫的武官，乃挂名的闲听。

诟，音问够，斥骂。

王铎，旧唐书卷164、新唐书卷185均有传。

面行营招讨都统，率诸道兵进讨。铎屯江陵，表泰宁节度使李系为招讨副使、湖南观察使，以先锋屯潭州，两屯烽驿相望。会贼中大疫，众死什四，遂此北还，自桂编大桴，沿湘下衡、永，破潭州。李系走郎州，兵十余万歼焉，投紫蔽江。进逼江陵，号五十万。铎兵寡，即乘城。先此，刘汉友已略地，焚庐廛，人皆竄山谷。俄而系败问至，铎弃城走襄阳。官军乘乱纵掠，会雨雪，人多死汉壑。其十月，巢据荆南。脅李迢草表报天子，迢曰：“吾腕可断，表不可为。”巢怒杀之。欲进蹙铎。会江西招讨使曹全攻与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壁荆门，使沙陀以五百骑钉辔藻勒，望贼阵，纵而遁，贼以为怯。明日，诸将乘以战，而马识沙陀语，呼之辄奔还，莫能禁。官兵伏于林，关而北，贼急追，伏发，大败之，执贼渠十二辈。巢懼，度江东走。师促之，俘什八。铎招汉宏，降之。或劝巨容穷追，答曰：“国家多负人，危难不吝赏，事平则得罪，不哪留贼冀后福。”止不追，故巢得复整，攻鄂州，入之，全政将度江，曾有诏，以段彦暮代其使，乃止。

巢畏袭，转掠江西，再入饶、信、杭州，众至二十万，攻临安，戍将董昌兵寡，不敢战，伏数十骑莽中。贼至，伏弩射杀贼将，下皆走，昌进屯八百里，见舍媪曰：“有追至，告以临安兵屯八百里矣。”贼骇曰：“向数骑能困我，况军八百里乎？”乃还残宣、歙等十五州。广明元年，淮南高骈遣将张滂渡江，败王重霸，降之。巢数郤，乃保饶州，众多疫，虽部常宏以众数万降，所在戮死。诸军屡破贼，皆不实；朝廷信之，稍自安。巢得计，破杀张滂，陷睦、婺二州，又取宣州，而汉宏残众复奋，寇宋州，掠申、光，来与巢合，济采石，侵扬州。高骈按兵不出，诏兖海节度使齐克让屯汝州，拜全政天平节度使，兼东面副都统。贼方守滁、和，全政以天平军败于淮上。宰相豆虚瑑计：救师未至，请假巢天平节度使，使无得西，以精兵戍宣武，塞汝、郑路，贼首可致矣。虚摧执不可，请召诸道兵壁泗上，以宣武节度统之，则巢且还寇东南，徘徊山浙，救死而已；诏可。前此，已诏天下兵屯澶，禁贼北走。于是徐兵三千道许，其帅薛能馆徐众城中。许多驚，谓见袭。部将周岌自澶水还，杀能，自称留后。徐军闻秘，列将时溥亦引归，囚其帅支详。兖海齐克让懼下叛。引军还兖州。澶水屯皆散。

巢闻，悉众度淮，妄称率土大将军，整众不剽掠，所过惟取丁壮益兵。李罕之犯申、光、颖、宋、徐、兖等州，吏皆亡。巢自将攻汝州，欲薄东都。当是时，天子冲弱，怖而流涕，宰相更共建言，悉神策并关内诸节度兵十五万守潼关。田令孜请自将而东，然内震扰，前说帝以幸蜀事。帝自幸神策军，左军骑将张承范为先锋，步将王师会督粮道，以飞龙使杨复恭副令孜。于是

紫，音渍，又音自，肉腐。

广明元年，公元880年。

睦州，今浙江建德县；婺州，今浙金华市。

采石，在安徽省当涂县西北，是战略上的重镇。

滁，今安徽滁县。

豆虚瑑，旧唐书卷177、新唐书卷183均有传。

澶水，即水，亦称大澶河，乃汝河的下游。自河南许昌，东南经商水等县入颖。

岑仲勉氏云：“又旧纪称，‘其将李罕之以一军投淮南’；新书一八七罕之传：‘随黄巢渡江，降于高骈，骈表和光州事’（新五代史四二罕之传略同）；是罕之早已反动。新巢传乃云：‘李罕之犯申、光、颖、宋、徐、兖等州，吏皆亡’，殊误。”（随唐史页507—508）。

募兵京师，得数千人。当是时，巢已陷东都，留守刘允章以百官迎贼。巢入，劳问而已，里间晏然。帝钱令攷章信门，赉遗丰优。然卫兵皆长安高贵世籍，两军得稟赐，侈服怒马，以权豪，初不知战；闻科选，皆哭于家，阴出赀贩品、病坊以行阵，不能持兵，观者寒毛以栗。承范以纒弩三千防关，辞曰：“禄山率兵五陷东都，今贼众六十，巡禄山选甚，恐不足守。”帝不许。贼进取陕、虢，檄关戍曰：“吾道淮南，逐高骈如鼠走穴，尔无拒我。”神策兵过花，裹三日粮，不能饱，无门志。十二月，巢攻关，齐克让以其军战关外，贼少却。俄而巢至，师大譁，川谷皆震。时士饥甚，潜烧克让营，克让走入关。承范出金谕军中曰：“诸君勉报国，救且至。”士感泣，拒战。贼见师不继，急攻关。王师知尽，飞石以射。巢驱民内塹，火楼皆尽。始关左有大谷，禁行人，号禁谷。贼至，令攷屯关，而忘谷之可入。尚让引众趋谷。承范惶遽使师会以劲弩八百邀之；比至，而贼已入。明日，夹攻关，王师溃。师会欲自杀，承范曰：“吾二人死，孰当辩者？不如见天子，以实闻，死未晚。”乃羸服逃。始博野、凤翔军过渭桥，见募军服鲜燠，怒曰：“是等何功，遽然至是？”更为贼乡导，前贼归，焚西市。帝类郊祈哀，会承范至，具言不守状。帝黜宰相卢攜，方朝，而传言贼至，百官奔。令攷以神策兵五百奉帝趋咸阳，惟福、穆、潭、寿四王兴妃御一二从，中人西门匡范统右军以殿。巢以尚让为平唐大将军，盖洪、费全古副之。贼从皆被髮锦衣，大抵輜重自东都抵京师，千里相蜀。金吾大将军张直方兴君臣迎贼灞上。巢乘黄金与，卫者皆繡袍、华帟，其党乘铜与以从，骑士凡数十万先后之，陷京师，入自春明门，升太极殿，宫女数千迎拜，称黄王巢喜曰：“殆天意欧！”巢舍田令攷第。贼见穷民，抵金帛与之。尚让即妄人曰：“黄王非如唐家不惜而辈，各安毋恐。”甫数日，因大掠，縛篋居人，索财，号“淘物”，富家皆跣而。贼首阅甲第以处，争取人妻女乱之；捕得官吏，悉斩之；火庐舍，不可货；宗室侯王，屠之无类矣。

巢齐太清宫，卜日，舍含元殿，僭即位，号大齐。求袞冕不得，绘弋綈为之；无金石乐，击大鼓数百；列长剑大好。大赦，建元为金。王官三品以上停，四品以下还之。因自阵符命，取“广明”字判其文曰：“‘唐’去‘丑’‘口’而著‘黄’‘明’，黄当代唐。又黄为土，金所生，盖天启”云。其徒上巢号承天广运启圣睿文宣武皇帝，以妻曹为皇后，以尚让、赵璋、崔璆、杨希古为宰相，郑汉璋御史中丞，李侑、黄谔、尚儒为尚书，方特谏义大夫，皮日休、沈云翔、裴渥翰林学士，孟楷、盖洪尚书左、右仆射兼军容使传古枢密，张直方检校左仆射，马祥右散骑常侍，王璠京兆尹，许建、米实、刘瑭、朱温、张全义、彭攢、季逵等为诸将军游弈使，其余以次封拜。取赳伟五百人，号功臣，以林言为之使，比控鹤府。下令军中，禁妄杀；人悉输兵于官，然其下本盗贼，皆不从。召王官，无有至者，乃大索里闾。豆卢瑑、崔沆等匿永宁里张直方家。直方者，素豪杰，故士多依之；或告贼纳亡命者，巢攻之，夷其家。瑑、沆及大臣刘邺、裴谔、赵濛、李湯、李汤死者百余人，将作监郑綦、郎官郑系奉族缢。

是时，民次与元，诏促诸道兵收京师。遂至成都。巢使朱温攻邓州，陷之，以扰荆、襄。遣林言、尚让寇凤翔，为郑畋将宋文通所破，不得前略。

费全古，下文作“费传古”。

张直方，旧唐书卷180、新唐书卷212均有传

乃传檄召天下兵，于是诏泾原节度程宗楚为诸军行营副都统，前朔方节度使唐弘夫为行营司马，数攻贼，斩万级。郃将朱阳为贼将王玫裒兵，俄而杀攻，引军入于王师。弘夫进屯渭北，河中王荣营沙苑，易定王处存次渭桥，郃延李孝昌、夏州拓拔思恭壁武功。弘夫拔咸阳，棧渭水，破尚让军，乘胜入京师。巢竊出至石井。宗楚入自延秋门，弘夫传城舍，都人共譟曰：“王师至！”处存遣锐卒五千，以白髻自志，夜入杀贼。都人传言巢已走，郃、泾军为入京师，诸军亦解甲休，競掠贷财、子女；市少年亦昌作髻，肆为剽。巢伏野，使觚城中弛備，则遣孟楷率贼数百掩郃、泾军，都人犹谓王师，謹迎之。时军士得珍贿，不胜载，闻贼至，重负不能走，是以甚败。贼执弘夫害之，处存走营。始王璠破奉天，引众数千随弘夫，及诸将败，独一军，战尤力。和入京师，怒民迎王师，纵击，杀八万人，血流于路，可涉也，谓之洗城。诸军退保武功，于是中和二年二月也。其五月，昭义高浚攻华州，王重与并力，克之。朱玫以泾、岐麟、夏兵八营与平，巢亦遣王璠营黑水。玫战未能胜。郑畋将竇攻夜率士燔都门，杀邏卒，贼震懼。于时，畿民栅山谷自保，不得耕，米斗钱三十千，屑樹皮以食。有执栅民鬻贼以为粮，人获数十万钱。士人或买饼自业，与奔河中。李孝昌、拓拔思恭徙壁东渭桥，收水北壘。数月，贼帅朱温、尚让涉渭败孝昌等军。高浚贼李详，不胜。贼复取华州，巢即授华州刺史，以温为同州刺史。贼又襲孝昌二军引去。贼破阵敬瑄兵，走南山。齐克俭营与平，为贼所围，决河灌之，不克。有题尚书省户，认贼且亡，尚让怒杀吏，辄剔目县之，诛郎官、门阑卒，凡数千人。百司逃，无在者。天子更以王铎为诸道行营都统，崔安潜副之，周岌、王重荣为左、右司马，诸葛爽、康实为左、右先锋，平师儒为后军，时溥督漕赋，王处存、李孝章、拓拔思恭为京畿都统，处存直左，孝章在北，思恭直右。西门思恭为铎都监，杨复光监行营，中书舍人盧胤征为克复制置副使。于是铎以山南、剑南军营灵感祠，朱玫以岐、夏军营与平，重荣、处存营渭北，复光以寿、沧、荆南军合岌营武功，孝章合拓拔思恭营渭桥，程宗楚营京右。朱温以兵三千掠丹、延南鄙，趨同州。刺史米逢出奔，温據州以守。六月，尚让寇河中，朱温攻四关，败诸葛爽，破重数千骑于河上。爽闭关不出，让遂拔郃阳，攻宜壘，大雨雪盈尺，兵死什三。七月，贼攻凤翔，败节度李昌言于滌水，又遣彊武攻武功槐里。泾、郃兵卻，独凤翔兵固壁。拓拔思恭以士万八千赴难，逗留不进。河中粮艘三十，道夏阳，朱温使后奪艘。重荣以甲士三救之，温懼，鑿沈其舟，兵遂围温。温数困，又度巢势且败，而孟楷方专国；温丐师，皆沮不报；即斩贼大将马恭降重荣。帝进拓拔思恭为京四面都统，敕朱玫军马嵬。温既降，重荣遇之厚，故李详亦献款；贼觉，斩之于赤水，更以黄思鄴为刺史。十月，铎濬壕于与平，左抵马嵬，使将薛鞬董；由马嵬、武功入斜谷以通整屋，列屯十四，使将梁瓌主之；置关于沮水、七盤、三溪、木皮嶺，以遮秦陇。京左行营都统东方逵禽贼锐将李公迪，破堡三十。华卒逐黄思鄴，巢以王遇为刺史，遇降河中。明年正月，王铎使鴈门节度使李克用破贼于渭南，承制拜东北行营都统。会铎与安潜皆罷，克用独引军自嵐石出夏

白，字疑误，通鑑卷254作“白”，音须，胡注：“縲头也；以约发，谓之头。”

中和二年，公元882年。

新纪作都都统，通鑑考異亦疑铎为都都统。1950年9月广州越秀山发现王涣志亦称：“仍于统制有都都统之号”，可證。

阳，屯沙苑，破黄揆军，遂营乾防；二月，合河中、易定、忠武等兵击巢。巢命王璠、木言军居左，赵璋、尚让军居右，众凡十，与王师大战梁田陂。贼败，执俘数万，僵毙三十里，斂为京观。璠与黄揆袭华州，據之，遇亡去。克用掘堑環州，分骑屯渭北，命薛志勒、康若立夜袭京师，火廡聚，俘贼而还。

巢战数不利，军食竭，下不用命，阴有遁谋，即发兵三万投蓝田道，使尚让援华州。克用率重荣迎战零口，破之，遂拔其城，揆引众出走。泾原节度使张钧说蕃、学与盟，共讨贼。是时，诸镇兵四面至。四月，克用遣部将杨守宗率河中将白志迁、忠武将庞从等最先进，击贼渭桥。三虞，贼三北，于是诸节度兵皆奋，无敢从，入自光泰门。克用身决战，呼声动天，贼崩溃逐北至望春，入昇阳殿闕。巢夜奔，众犹十五万，声趨徐州，出蓝田，入商山；委輜重珍货于道，诸军争取之，不复追，故贼得整军去。自祿山陷长安，宮闕完雄，吐蕃所燔唯衢街庐舍。朱泚乱定，百余年，治善神丽，如开元时。至巢败，方镇兵互入虏掠，火大内，惟含元殿犹存；火所不及者，止西内南内及光启宫而已。杨复光献捷行在。帝诏陈许、延州、凤翔、博野军合东西神策二万人屯京师；命大明宫留守王徽卫诸门，抚定居人；诏尚书右仆射裴璩修复宮省，购犂轂仗卫、旧书秘籍。豫败巢者：神策将横卫 军使杨守亮、蹇雲都将高周彝、忠顺都将胡直、天德将顾彦朗七人。

巢已东，使孟楷攻蔡州。节度秦宗 迎战，大败，即臣贼，与连和。楷击陈州，败死；巢自围之，略邓、许、孟、洛，东入徐，兗数十州。人大饥，倚死牆塹，贼俘以食，日数千人，乃办列百巨碓，糜骨皮于臼，并啖之。时朱全忠为宣武节度使，与周岌、时溥帅师救陈。赵犖亦乞兵太原。巢遣宗权攻许州，未克，于是粮竭，木皮草根皆尽。四年 二月，李克用率山西兵由陕济河而东，会关东诸镇壁汝州。全忠贼瓦子塚，斩万余级。诸军破尚让于太康，亦万级，获械、镫、马、羊万计；又败黄邲于西华，邲夜遁。巢大恐，居三日，军中相驚，弃壁走。巢退营故阳里。其五月，大雨震电，川谿皆暴溢，贼垒尽壤，众溃，巢解而去。全忠进戍尉氏。克用追巢，全忠还汴州。巢取尉氏，攻中牟，兵度水半，克用击之，贼多溺死。巢引残众走封丘，克用追败之，还营郑州。巢涉北引，夜复大雨，贼驚溃。克用闻之，急击巢河濒。巢夜河攻，全忠拒守，克用救之，斩贼骁将李周、杨景彪等。巢夜走胙城，入冤句。克用悉军窮蹙，贼将李讷、杨能、霍存、葛从周、张归霸、弱归厚往降全忠，而尚让以万人归时溥。巢愈猜忿，屡杀大将，引众奔兗州。克用追至曹，巢兄弟拒战不胜，走兗、郟间；获男女、牛马万余、乘兴、器服等，禽巢爱子。克用军尽夜驰，粮尽不能得巢，乃还。

巢众仅千人，走保太山。六月，时溥遣将陈景瑜与尚让追，战狼虎谷。

宗权，旧唐书卷 200 下、新唐书卷 225 均有传。

陈州，在今河南淮阳县治。

四年，中和四年，即公元 884 年。

故阳里，在陈州城北。

尉氏，今河南尉氏县。

中牟，今河南省中牟县。

胙城，在今河南省延津县。

狼虎谷，在今山东省莱芜县。

巢计蹙，谓林言曰：“我欲讨国姦臣，洗濯清廷，事成不退，亦误矣。若取吾道献天子，可得富贵，毋为佗人利。”言，巢出也，不忍。巢乃自刎，不殊，言因斩之，及兄存、弟邺、揆、钦、秉、万通、思厚，并杀其妻子，悉函首，将诣溥，而太原、博野军杀言，与巢首俱上溥，献于行在。诏以首献于南。徐州小史李师悦得巢伪符，上之，拜湖州刺史。

巢从子造众七千，为盗江湖间，自号浪荡军。天复初，欲据湖南，陷浏阳，杀略甚众。湖阴彊家邓进思率壮士伏山中，击杀浩。（新唐书卷 225 下，黄巢传）

（三）五代十国

1. 五代

（1）五代藩镇的武将

五代藩镇节度使，未有不用动臣武将者。遍检薛、欧二史，文臣为节度使者，惟冯道 暂镇同州、桑维翰 暂镇相州 及泰宁 而已。兜鍪 积功，恃动骄恣，酷刑暴敛，荼毒 生民，固已比比 皆是。乃至不隶藩镇之州郡，自朝廷除刺史者，亦多以武人为之。欧史郭延鲁传 谓刺史皆以军功拜(11)，谕者谓天下多事民力困敝之时，不宜以刺史任武夫，恃功纵下，为害不细。薛史安重荣传(12)亦云，自梁、唐以来，郡牧多以动授，不明治道，例为左右群小所惑，卖官鬻狱，割剥 民(13)，诚有慨乎其言之也。故难以唐明宗(14)之留心吏治，徵食奖廉，吏有犯贓，辄置之死，曰贪吏者，民之蠹也(15)；邓州(16)陶玘，亳州(17)李邺，皆以贓污谕死(18)；又尝下诏褒廉吏石敬瑭(19)、安从阮、张万进、孙岳(20)等，以风厉(21)天下；然出身军伍，本不知抚循，风气已成，渝胥(22)莫挽。相里全传(23)云：是时诸州刺史皆用武人，多以部曲(24)主场务，渔蠹(25)公私，以利自入；金为沂州(26)刺史，独禁部下不与民事，厚加给养，使主家务而已。此亦非有循绩 可纪，而当时已以金为治行之最，则民之罹 于涂炭 可知也。（二十二史劄记卷 22，五代藩部皆用

薛欧二史：薛居正旧五代史和欧阳五修五代史记或新五代史。

冯道，历任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在相位二十多年，襄君亡国，未尝在意，成为封建士大夫中卑鄙无耻的典型。旧五代史卷 126、新五代史卷 54 均有传。

同州，今陕西大荔。

桑维翰，帮助石敬瑭称帝，并亲赴契丹乞援，割让燕雲十六州。公元 947 年契丹军入汴，为晋末帝所杀。旧五代史卷 89、新五代史卷 29 均有传。

相州，今河南安阳帝。

秦，军名，治兖州，在今山东滋阳县西。

兜鍪，音 d u-m u，头盔，形状像捲口的小锅，战时戴在头上，可以抵挡刀箭。

荼毒，残害。

比比，屡屡。

欧史郭延鲁传，见欧阳修新五代史卷 46。

循绩，循良的治绩。

罹，遭遇。

武人)

(2) 五代藩帅的强盗行为

五代之乱，朝廷威令不行，藩帅劫财之风，甚于盗贼，强夺枉杀，无复人理。李匡侑为晋军所败，遁沧州，随行辎重、妓、妾、奴仆甚众；沧帅庐彦威杀之于景州，尽取其货。张筠代康怀英为永平节度使；怀英死，筠即掠其家货。有侯莫陈威者，嘗与温韬发唐诸陵，多得珍宝；筠又杀威而取之。筠第錢守京兆，值魏王继岌滅蜀归，而明宗兵起；錢即断咸阳桥(11)，继岌不得还，自缢死，遂悉取其行囊(12)。先是，王衍(13)自蜀入京，莊宗(14)遣宦者向延嗣杀之于途，延嗣尽得衍货；至是明宗即位，诛宦者，延嗣亡命，錢又尽得其货。由是筠、錢兄弟，皆拥货钜万。马全节败南唐将史承裕擒以献阙下。承裕曰：“吾掠城中，所得百万，将军取之矣。吾见天子，必诉而后就刑。”全节懼，遂杀之。高允权为延州(15)令，其妻刘景严孙女也；景严家于延，良田甲第(16)甚富，允权心利之，乃诬景严反而杀之。李金全讨安州(17)，至则乱首王晖已伏诛；金全闻其党武彦和等为乱时劫货无算(18)，乃又杀而夺之。张彦泽降契丹，奉德光命先入京，乃纵军大掠，又缢死桑维翰，悉取其货。成德节度使董温其为契丹民据，其牙将秘琼杀其家而取其货。琼为齐州防御使，道出于魏，范延光伏兵杀之，以戍兵悞杀闻。后延光叛而又降，挈其帑归河阳，杨光远使子承勳推之隋墮水死，尽取其货。杨光远后亦叛而复降，其帮吏悉取其实货、名姬、善马，献李守贞。欧史谓琼钉温，共取其货，延光杀琼而取之，延光又以货为光远所杀，而光远亦不能有也。（二十二史劄记卷22，五代藩帅劫财之习）

(3) 五代的黄河与汴河

甲、黄河决口

涂炭，泥涂和炭火，比喻极端困苦的境地。

沧州，今河北沧县东。

辎重，军用器械、粮草、营帐、服装等的统称。

景州，今河北东光。

永平，军名，初治滑州，在今河南滑县东，移治汴，今河南开封。

侯莫陈威：侯莫陈，姓；威，名。

发，发掘。

魏王继岌：李继岌，唐莊宗子，封魏王。旧五代史卷51，新五代史卷14均有传。

德光，耶律德光，公元947年灭后晋，改国号曰大辽，史称辽太宗。

在德，军名，治恒州，在今河北正定县。

牙将，古代中下级军官。

齐州，今山东济南市。

魏，今河北大名东南。

河阳，今河南孟县。

李守贞，时领后晋成军节度使，为侍卫亲军都虞候。旧五代史卷109、新五代史卷52均有传。

语见欧阳修新五代史卷51范延光传。按：引文末名，“有”原作“免”。

(贞明)四年 二月甲子，晋王(11)自魏州(12)轻骑诣(13)河上。(谢)彦章(14)筑垒自固，决河水，弥漫数里，以限晋兵。晋兵不得进。(资治通鉴卷 270，后梁纪 5)

(同光)元年(15)八月，梁主(16)命于滑州(17)决河，东注曹、濮及郛(18)，以限唐兵。(同上书卷 272，后唐纪 1)

长兴二年(19)十一月壬子(20)，郛州奏黄河暴涨，漂溺四千余户。(旧五代史卷 42，明宗纪 8)

后晋天福三年 十月，河决郛州。(资治通鉴卷 281，后晋纪 2)

后晋天福四年八月己亥朔 河决博平，(新五代史卷 8，晋本纪 8)

后晋天福六年九丁丑，河决中都，入于沓河。冬十月，河决滑、濮、郛、澶州。(新五代史卷 8，晋本纪 8)

开运元年六月丙辰，河决滑州，环梁山，入于汶、济，(新五代史卷 9，晋本纪 9)

开运三年(11)秋七月，河决杨刘、朝城、武德(12)。八月辛酉，河溢历亭(13)。九月，河决澶、滑、怀州(14)。癸卯(15)，河决临黄(16)。冬十月河决卫州(17)。丙寅(18)，河决原武(19)。(新五代史卷 9，晋本纪 9)

乾祐元年(20)四月，河决原武，五月，河决滑州鱼池(21)。(新五代史卷 10，汉本纪 10)

乾祐三年 (22)六月，河决原武。(新五代史卷 10，汉本纪 10)

广顺三年十二月丙戌(23)，河决郑(24)、滑，遣使行视，修塞。(资治通鉴卷 291，后周纪 2)

乙、役周劳动人民阻塞决口，疏导汴渠，减轻河患

河自杨刘至于博州，一百二十里，连年东溃，分为二派，汇为大泽，弥漫数百里。又东北坏古堤而出，灌齐，棣、淄诸州，至于海涯，漂没民田庐不可胜计。流民采菰稗、捕鱼以给食，朝廷屡遣使者不能塞。(显德元年)

贞明，梁末帝年号。贞明四年，公元 918 年。

二月甲子，二月二十一日。

天福，后晋高祖年号。天福三年，公元 938 年。

天福四年，公元 939 年；八月己亥朔，八月初一日。

博平，今山东博平县西北。

天福六年，公元 941 年；九月丁丑，九月二十日。

中都，县名，棣郛州，今山东汶上县。

沓河，在中都境。

澶州，今河南濮阳北。

开运，后晋出帝年号。开运元年，公元 944 年；六月丙辰，六月十六日。

梁山，在今山东寿张县东南。

汶、济、汶水、济水。汶水在山东中部。济水源出河南济源县王屋山，今下游为黄河年占。

博州，今山东聊城。

棣，今山东惠民县。淄，今山东淄川县。

十一月戊戌，帝遣李谷诣澶、郓、齐按视阻塞，役徒六万，三十日而毕。（资治通鉴卷 292，后周纪 3）

显德十一月，汴水自唐末溃决，自埇桥东南悉为污泽。上谋墜唐，先命武宁节度使武行德发民夫，因故堤疏导之，东至泗上。议者皆以为难成，上曰：“数年之后，必获其利。”（同上书卷 292，后周纪 3）

显德四年四月乙酉，诏疏汴水北入五丈河，由是齐鲁舟楫，皆达於大梁。（同上书卷 293，后周纪 4）

显德五年三月，浚汴口，导河流达於淮，於是江、淮舟楫始通(11)。（同上书卷 294，后周纪 5）

显德六年二月庚辰(12)，发徐、宿、宋、单等州(13)丁夫数万浚汴河。甲申(14)，发滑、毫(15)二州丁夫浚五丈河，东流於定陶(16)，入於济，以通童、郓(17)水运之路。又疏导蔡河，以通陈、颍(18)水运之路。（旧五代史卷 119，周世宗纪 6）

（4）“伶官传”序

“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梁，事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而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庄宗受命而藏之于庙。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

方其系产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庙，还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戕哉！及仇敌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摊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於人欤！书曰：“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忘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岂独伶人也哉。

显德，五代后周世宗年号。显德元年，公元 954 年。十一月戊戌，十一月二十八日。

埇桥、在今安徽宿县北二十里。

武宁，军名，在今江苏徐州市。

泗上，指泗州而言。泗州，今安徽泗县东南。

显德四年，公元 957 年；四月乙酉，四月二十八日。

五丈河，通鉴卷 293 胡三省注：河自都城历曹、济及郓，其广五丈，旧名五丈河。

齐鲁，并指今山东地区。

大梁，今河南开封市。

伶官，乐官。

晋王，李克用，后唐庄宗的父亲。

梁，指后梁朱温。

燕王，刘守光。

契丹，指耶律阿保机。

这是指伶人郭从谦等作乱，射钉庄宗的故事。

作伶官传。（新五代史卷 37）

（5）王朴的“平边策”

唐失道而失吴、蜀，晋失道而失幽、并。观所以失之之由，知所以平之之术。当失之时，君暗政乱，兵骄民困，近者姦於内，远者叛於外，小不制而至於僭大不制而至於滥。天下难心，人不用命。吴、蜀乘其乱而據其号；幽、并乘间而擄其地。平之之术，在乎反唐、晋之失而已。必先进贤退不肖，以清其时；用能去不能，以番其材；恩信号令，以结其心；赏功罚罪，经尽其力，恭俭即用，以豐其材；徭役以时，以阜其民。俟其仓廩实，器用備，人用而举之。彼方之民，知我政化大行，上下同心，力强财足，人安将和，有必取之势，则知彼情状者愿为之间谍，知彼山川者愿为之行导。彼民与此民之心同，是以天意同；与天意同，则无不成之功。

攻取之道，从易者始，当今惟吴易图，东至海，南至江，可挠之地二千里。从少備处之挠之，備东则挠西，備西则挠东，彼必奔走以救弊。奔走之间，可以知彼之虚实，从这强弱，攻虚击弱，则所向无前矣。勿大举，但以轻兵挠之。彼人怯弱，知我师入其地，必大发以来应。数大发，由民困而国竭；一不大发，则我获其利。彼竭我利，则江北诸州，乃国家这所有也。既得江北，则用彼之民，扬我之兵，江之南变不难平之地。如此，则用力少而收功多。得吴，则桂、广皆为内臣，岷、蜀可飞书而召之；如不至，则四面并进，席卷而蜀平矣。吴、蜀平，幽可望风而至唯并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诱，必须经强兵攻；力已竭，气已丧，不足以为边患，可为后图。方今兵力精练，器用具備，君下知法，诸将用命，一念之后，可以平边。

臣书生也，不足以讲大事，至於不达大体，不合机变，惟陛下宽之。（新五代史卷 31，五朴传）

（6）五代末对於农民的让步

甲、后晋变法的不撤底

王朴，五代后周政治家、天文学家。初周世宗未为帝时，朴为之掌书记。世宗即位，朴献平边策，主张先消灭南方割据势力，最后平定北汉。他有谋能断，助世宗策划统一事业，极得信任。

通鉴卷 292 胡三省注，梁失吴，后唐得蜀而复失之，晋失幽，周失并。

先导，向导。

可挠之地二千里：挠，通监引作“擾”。胡三省注：唐与中国以淮为境，自淮源东至海，几二千里。

江北诸州乃国家之所有也：胡三省注谓帝（世宗）之取江北，王朴之计也。

吴，指南唐。公元 937 所，李昇受吴禅，改国号曰南唐。

桂、广指岭南，时为刘氏割汉。

岷、蜀，时为孟氏割据，国号后蜀。

卷，通监胡注：卷，读如捲。

幽，指契丹，时契丹跨有幽、燕。

并必死之寇，并，河东地，指北汉。通监胡注，言北汉擄河东，与周为世仇。

一稔，一年。穀一熟为年，故变谓年为稔。通监引作“期年”。

后晋高祖天福三年 六月己丑，金部郎中张铸奏：“竊见乡村浮户，非不勤稼穡，非不乐安居，但以种木盈十年，垦田未及三顷，似成生业，已为县司收徭役，责之重赋，威以严刑，故不免捐功拾业，更思他適。乞自今民垦田及五顷以上，三年外乃听县司徭役。”从之。（通鑑卷 281，后晋纪 2）

乙、后周的賜民庄田

广顺三年春正月……乙丑，诏诸道、州、府县属户部管田及租课利等，除京兆府庄宅务、贍国军榷监务、两京行从庄处，其余立割属州县。所徵租税课利，官中只管舊额，其职员节级，一切停发。应有客户元佃繫省庄田桑土舍宇，便賜逐户充为永业，仰县司与憑由。应诸处元属营田户部院及繫县人户所纳租中课利，起今年后，立与除放，所有见牛犊，立賜户，官中永不收繫云。

帝在民间，素知营田之弊。至是，以天下繫官庄田仅万计，悉以分賜见佃户充永业。是几出户三万余。百姓既得为已业，比户欣然，於是葺屋植树，敢致力。

又东南郡邑各有租年课户，往因梁太祖渡淮，军士掠民牛以千万计，梁太祖尽给与诸州民，输租课。自是六十余载，时移代改，牛租犹在，百姓苦之。至是，特与除放。

未几，京兆府庄宅务及榷监务，亦归州县依例处分。或有上言，以天下繫官庄田，甚有可惜者，与资国何异？”（书五代史卷 112，周太祖纪三）

丙、“射佃逃田”

按周世宗顯德二年诏：“应逃户庄田，并许人请射承佃，供纳税租。如三周年內本户来归者，其桑田不计荒熟，并交还一半。五周年內归业者，三分交还一分。如五周年外，除本户填坐外，不在交付之限。其近北诸州陷蕃人户来归业者，五周年內三分交还三分，十周年內还一半，十五周年內三分还一，此外者不在交还之限。”其旨明白，人人可晓，非若今之令式文书，盈於几阁，为猾吏舞文之具，故有舍去物业三五十年，妄人诈种逃户子孙，

天福三年，公元 938 年。

胡注云：浮户，谓未有土著定籍者，言其蓬转萍流，不常厥居，若浮泛於水上然。

广顺三年正月乙丑：广顺，后周太祖年号；三年，公元 953 年；正月乙丑，正月十四日。“诏”原本作“请”，当误，遂改。

营田，即屯田。唐以后各代屯田或种营田。

两京：东京开封，西京洛阳。

客户，由外地边徙来的人户，大都成为当地地主的庄客、佃客，常与“土户”、“主户”对种。

帝，后周太祖郭威。

梁太祖，本名朱温，叶黄巢降唐，賜名朱全忠；公元 907 年篡位，国号梁，改名晃

周世宗顯德二年，公元 955 年。

庄田，在中国地主阶级所设田庄管辖的田地。

请射，请求。

舞文，舞弄文墨。这是宋人洪邁（1123—1202）时的事。

以钱买而夺见佃者，为可欢也！（容齐三笔卷9，射佃逃条）

（7）顯德时简定的户口与垦田数

周世宗顯德五年 十月，命左散骑常侍 艾顷等三十四人使於诸州，简定民租。明年 春，使迴。总计简到户二百三十万九千八百一十二，定垦田一百八万八千八百三十四顷。淮地郡县，不在此数。（册府元 486，邦计部，户籍）

（8）周世宗的整顿

世宗区区五六年间，取秦陇，平淮右，复三关，威武之声，震 慑夷夏；而方内延儒学章之士，考制度，修通礼，定正乐，议刑统，其制之法，皆可施於后世。为人明达英果，议论伟然。即位之明年，废天下佛寺三年三百三十六。是时中国乏钱，乃诏悉毁天下铜佛像以铸钱。嘗曰：“吾闻佛说以身世为妄，而似利人为急。使其真身尚在，利於世，猶欲割截，况此铜像，岂有所 惜哉？”由是君臣皆不敢言。当夜读书，见唐元稹 均田园，慨然竦曰：“此致治之本地。王者之政自此始。”乃诏颁其图法，使吏民先习知之，期以一几，大均天下之田，其规为志意岂小哉！其伐南唐，问宰相李穀以计策。后克淮南，出穀疏，使学士陶穀为赞，而盛以锦囊，当置之坐侧。其英武之材，可谓雄傑。及其虚心听纳，用人不疑，岂非所谓贤方哉！其北取三关，兵不血刃，而史家猶认其轻社稷之重而侥倖一胜於仓卒。殊不知料 纒弱，较彼我，而乘述律 之殆，得不可失之机，此非明决胜者，孰能至哉？诚非史氏之所及也。（新五代史卷12，周本纪）

2. 十国

（1）前蜀的簿书与后蜀的农业

愿德五年，公元 958。

左散骑常侍，门下省官，掌侍奉规调，備顧問问应对。

明年，愿德六年，公元 959 年。

后周世宗柴荣，公元 954 年嗣立，在位五年，公元 959 年死。

取秦陇：公元 955 年，周取秦、階、等州。

平淮右：公元 956 年，周取滁州；957 年，下濠、泗等州；958 年，南唐上表献江北地。

复三关：公元 959 年，周世宗北伐，收复晋时割让契丹的瀛、二州，以游口关、益津关、瓦桥关为三关，与契丹分界。

即位之明年，愿德二年，公元 955 年。

废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旧五代史卷 115 作“废寺院凡三万三十六”。通鑑卷 292 作“是几，天下寺院存者二千六百九十四，废者三万二百三十六”。疑“千”字当作“万”字。

无稹，唐代傑出诗人，和白居易唐书卷 174 均有传。

宰相李穀：后周太祖 广顺元年（951 年），以户部侍郎判三司李穀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世宗愿德二年（955 年）以宰相李穀为淮南道，为淮南道前军行营都部署，知廬寿等州行府事。见旧五代史卷 114，卷 115。

述律：辽穆宗，小字述律，太宗子，从公元 951 年即位，至 969 年为庖人辛古等所杀。

莊宗 闻破蜀，遣宦官向延嗣劳军。（郭）崇韜示郊迎，延嗣大怒，因与从袭等共構之。延嗣还，上蜀簿，得兵三十万，马九千五百匹，兵器七百万，粮二百五十天石，钱一百九十二万缗，金银二十二万两，珠玉犀象二万，文锦绫罗五十万匹。莊宗曰：“人言蜀天下之富国也，所得止于此耶？”延嗣因言蜀之实货，皆入崇韜，且诬其有异志，将危魏王。（新五代史 24，郭崇韜傳）

（武）漳，守巨川，太原文水人。父玉，汾州别驾。漳少勇敢。善骑射，事莊宗为定塞都虞候。莊宗以全军援泽潞(11)，漳与裨将数攻其别塞，斩首千余级，擢太原衙前兵马使，改匡聖军指挥使。同光(12)初，从魏王继岌入蜀，因留成都。知祥(13)镇蜀，补衙内右第二指挥使。天成(14)初，漳与张公铎迎瓊华公主(15)於北都(16)。中国兵革之后，盗贼充斥(17)，漳被坚执锐，通夕不寐；至蜀，改左第二指挥使，奏授检校仆射。后东计果、阆，北拓剑、利，漳屡有功，授邠州刺史。知祥开国，改邛州，迁山南节度使。漳以褒中用武之地，管田为急务，鑿大洫以导泉源，溉田数千顷，人受其利。入为奉饗肃衙指挥使，未幾改山南，加同平章事。广政七年卒於治所，年六十四。漳质厚俭约，所至(11)有治迹(12)，俸入之外，不管生产，蜀人称之。（九国志卷 7，武漳传）

（石）处温，万州(13)人，本波斯(14)之种，土前蜀(15)为利州司马(16)。同光中知祥入蜀，补万州管内诸壇占检指挥使，率义兵同收峡路。时通州(17)大将王允瓊侵擾點鄙，及草寇杜景温劫东乡(18)豪，杀县令牟孟，剽略户口，焚烧村落，处温与诸军讨平之。知祥遗书褒美，转宁江军节度都知兵马使、万州管内义军都指挥使。昶袭位(19)，迁獎州(20)刺史。处温初据石市，招

莊宗，后唐莊李存勖。

破蜀，后唐於同光三年（925 年）十一月攻破前蜀。

从袭，李从袭。

通鑑卷 274 云：“得节度十，州六十四，县二百四十九，兵三万，鎧仗、钱粮、金银、繒锦共以千万计。”与此异。

魏王，李继岌。

太原文水，太原郡文水县，在今山西文水县东。

汾州，今山西汾阳。

别驾，官名，为刺史的佐吏；经理众务，职权甚重。

都虞候，五代时皇帝侍衙亲军的将官。

检校仆射，加衔的官名。

果，果州，今四川南充县北；阆，阆州，今四川阆中。

剑，剑州，今四川剑阁；利，利州，今四川广元。

邠州，今四川邠阳。

开国，谓建立后蜀。

改邛州，改邛州刺史。邛州，今四川邛崃。

山南，道名，分东西二道。后蜀辖境，当为西道。所在今陕西汉中市。

褒中，今陕西褒城县东南。

洫，溝洫，田间的水道。

广政，后蜀孟知祥年号。广政七年，当后晋出帝开运元年，公元 944 年。

纳亡命(21)，远近多归之。由是广事耕垦，常穀数万千石，前后累獻军粮二十余万石，加以实货。昶嘉之，加检校司空；未幾授万州刺史，移简州(22)。卒年八十。（九国志卷7，石处温传）

（2）吴和南唐的劝农

自用后以来，今民间以见(23)钱纽纳税直(24)，即为不堪，然於其中所谓和買帛，尤为名不正而敛最重。偶阅大中祥符間太常博士 许载著吴唐拾遗录，所载多诸书未有者。其劝农桑一篇，正云：吴顺议年中，差官兴版簿，定租税，厥田上上者每一顷税钱二贯一百文，中田一顷税钱一贯八百，下田一顷千五百，皆足陌见钱；如见钱不足，许依市债，折以金银。等计丁口课调，亦科钱。宋齐邱 时为员外郎，上策乞虚擡时债，而折紬绵绢本色，曰：“江、淮之地，唐季已来，战争之所。今兵革乍息，黎甿始安，而必率以见钱，折以金银，此非民耕鑿可得也，将舞兴販以求之，是为教民齐本逐末耳。”是时，绢每匹市债五百文，紬六百文，绵每两十五文；齐邱请绢每匹擡为一贯七百，紬为二贯四百，绵为四十文，皆足钱。丁口课调，亦请蠲除。朝议喧然沮之，为虧损官钱，为数不少。齐邱致书於知诰曰：“明公经百官，理大国，督民见钱与金银，求国富庶，所谓擁簣救火，挠水求清，欲火灭、水清，可得乎？”知诰得书曰：“此劝农上策也。”即行之。自是不十年间，野舞閒田，桑舞隙地。自吴变唐(11)，自唐归宋(12)，民到於今受賜。（容齐续笔卷16，宋齐邱修）

昇元三年春正月丙申(13)，诏曰：“此来(14)干戈相接，人舞定主，地蒺而不芸，桑陨而弗蠶，衣食日耗，朕甚憫之。其嚮风面南者，有司计口给食；原耕种者，授之土田，仍复三歲租役。于嘻！仁不异远，化舞泄迯，其务宣流，以称朕意。”

和買，唐以后官府以購買为名、掠夺民财的一种变相赋税；折帛，将原定征收的实物改等债的帛，叫做“折帛”。

大中祥符，宋真宗年号，相当于公元1008年至1016年。

太常博士，太常亲属官。

吴唐拾遗录十卷，许载撰，通志藝文略列入“霸史类”。许氏，北宋人。

吴顺议年中：顺义，吴杨溥年号，当后梁末帝龙德元年至后唐明帝天成元年，公元921年至926年。

宋齐邱，南唐廬陵（今江西吉水）人，官至中书令，封楚国公，著有文集、玉管照神经。

黎甿，黎，众，甿同“氓”；黎甿，众多的农村居民。

蠲除，免除。

沮，败壞。

徐知诰，即南唐烈祖李昇。他初为徐温养子，冒姓徐氏，名知诰，代吴，国号齐，改号唐。

蒺，野草塞路。

陨，墮落。桑陨谓桑葉墮落。

有司，各有专司的官员。

于嘻，嘆词。

仁不异远，仁政不因远而异。

化舞泄迯，教化舞以近而泄。

称，符合。

其年夏四月癸未，赐帛五十匹。每丁垦田及八十亩者，赐钱二万，皆五年勿收租税。又是时田每十亩蠲一亩半，以充瘠薄。（续唐书卷20，食货志）

（3）吴越的海塘

钱鏐在杭州垂四十年，穷奢极贵，钱塘江旧日海潮逼州城，鏐大庀(11)工徒，鉴石填江，又平江中罗刹石(12)，悉起台榭。广郡郭周三十里，邑屋之繁会，江山之雕丽，实江南之胜槩(13)也。鏐学书，好吟咏。江东有罗隐(14)者，有诗名，闻于海内，依鏐为参佐。鏐常与隐唱和。隐好讥讽，尝戏为诗，言鏐微时骑年操艇之事，鏐亦怡然不怒。其通恕也如此。鏐虽季年(15)荒恣，然自唐朝于梁室，莊宗中兴已来，每来，扬帆越海，贡奉舞阙，故中朝(16)亦以此善之。（旧五代史卷133，钱鏐传）

（4）闽的特产

陸羽茶经(17)，裴汶茶述，皆不第建(18)品。说者谓二子(19)未尝至闽，而不知物之发也，固自有时。盖昔者山川尚闕，灵芽未露，至於唐末然后北苑出，为之最。是时，伪蜀辞臣毛文锡作茶谱，亦第言建有紫筍，而蠟面乃产於福。五代之季，建属南唐，几率诸县民采茶北苑。初造研膏，继造蠟面，既又制其佳者，号曰京铤。（宣和北苑贡茶录）

说文：“苑，所以养鸟兽也。”(11)不必其为禁苑。北苑因其焙面北而名，距建安洄溪二十里，实有其地，传名已久。若疑民间地不得名苑，则北苑之东，尚有地名东宫，又何说乎？且建安为李氏地，即别苑还在建安，亦无不可。(12)（福建通志卷23，物产志，茶类）

（5）楚的采茶与铸钱

（马殷）既封楚王(13)，仍请依唐诸王行台(14)故事，置诸天官幕府，

年，昇元三年；四月癸未，四月十二日。

蠲，免除租税。

钱鏐，吴越武肃王。唐末，钱氏据有两浙，封越王，改吴王，后梁封吴越王，后唐进封国王。

闽：唐末王番知据有福建，后梁封为闽王，至王延钧黎帝，国号闽。

闕，闭塞不。

灵芽，芽茶。好的叫做小芽，故有芽茶之称。

北苑，建溪北苑，产茶，味极佳。宋人丁谓有茶苑录二卷。

伪蜀辞臣毛文锡作茶谱：毛文锡，前蜀人，事蜀为翰林学士，累拜司徒，后降唐，不久，复事孟氏，以小词为后蜀主所赏，尤工豔语，著有茶谱一卷。

第言，但言，只说。

紫筍，茶名。

蠟面，也是茶名，宋史食货志称为蠟茶。

“建属南唐”与“几率县民采茶北苑之间”：今本福建通志福建物产志卷四引有“南唐保大三年俘王延政而得其地”十四字。

京铤，茶名。

有文苑学士之号，知诏令之名。总制二十余州(15)，自署官吏，征赋不供。民间采茶，并抑而买之。又自铸铅铁钱，凡天下商贾所齐(16)，宝货入其境者，诋以土产铅博易之无馀。遂致一方富盛，窮极奢侈。贡奉朝廷，不过茶数万斤而已。於中原卖茶之利，几百万计。（旧五代史卷 133，世袭列传二，马殷传）

（6）南汉的商业与珍宝

刘隐，其祖安仁，上蔡人也，后徙闽中，商贾南海，因家焉。……乾化元年，进封隐南海王。是几卒，年三十八，弟龔立。……

又（刘龔）隆好夸大，岭北商贾至南海者多召之，使升宫殿，示以珠玉之富。……

（刘）晟……遂自立，……益得志，遣巨艚指挥使暨彦贇以兵入海，掠商人金帛，作离宫游獵，故时刘氏有南宫、大明、昌华、甘泉、玩华、秀华、玉青、太微诸宫凡数百。……

（潘）美等进师，（刘）鋹遣其凝祥王保率文武诣美军降，不纳。龚澄枢、李托等谋曰：“北师之来，利吾国宝货尔。焚为空城，师不能驻，当自还也。”乃尽焚其府库宫殿。鋹以海舶十馀，悉载珍宝嫔御，将入海，宦官乐範竊其舟以逃归。（新五代史卷 65，南汉世家五）

（7）粤赣的农民起义

朕(11)闻先王之静人也，四夷咸宾(12)，尚先慎德之诚。一夫不获，则轸纳隍之心，是故导以仁声，浹之惠泽，犹不可化，遂威有刑。

昨者，岭表遗氓，聚为寇盜，违其上命，犯彼战锋，而敢乘我国哀，伺我边隙，侵轶我封部，诱惑我黔黎，保据谿山，肆为剽掠。朕以肇膺丕

上蔡，今河南上蔡。

闽中，今福建省。

乾化，后梁太祖年号。乾化元年，公元 911 年。按：九国志谓刘隐进封南海王在开平四年（910 年）。是几，乾化元年。

龔刘隐弟。初名严；后取“飞龙在天”之褐作新字曰龔，音俨，因以为名。公无 917 年称帝，国号越，改称汉。

刘晟，南汉中宗，948 年杀刘玢自立，在位十六年。958 年死。

离宫，古代皇帝正宫以外的宫室。

潘美，宋太祖赵匡胤的部将，领兵平南汉。

刘鋹，中宗刘晟子，公元 958 年嗣立，在位十四年，971 年降於宋。

北师，宋军。

轸纳隍之心，怀着好像自己把人民推入城壕去的痛心理。

嶺之惠泽，把理泽普及人民。

岭表遗氓，岭外遗民。

国哀，封建王朝指皇帝之丧。按：南唐烈祖李昇死於公元 943 年。

隙，同“隙”。

侵轶我封部，侵犯我封疆。

黔黎，黔首，黎民的合称，指老百姓。

业，先治德音，矧彼狂徒，皆吾赤子，弗忍尽杀，冀其自新，所以虽命师徒，且令招抚。而凶愚不革(11)，结聚翕繁，暴害吏民，攻围县邑，一至於此，其能久乎？国有常刑，吾又保爱？仍闻众军致讨，累(12)有杀伤，平人(13)无辜(14)，暴骨於野，兴言及此，永恻朕心！况常赋及期，三农(15)失业，特申矜恤，更示怀来。虔州(16)今年应属省租税，并可放免(17)。仍委诸县长吏，安存编户，宣示国恩，防获警巡，勿令扰动。妖贼张茂贤(18)首为劫盗，罪在难容，若能束身归降，亦与洗涤收录。如闻命之后，因循未宾，即令招抚诸军，分路进讨。如所在百姓及徒党中，有能擒斩茂贤者，不计有官无官，并赐三品，赏钱一万贯、庄一区，并已分产业，并永放税差役，传之子孙，此恩不改。若能同心计尽及数内，或擒获得称王称统军军使之属，并次第首级，止於一队一寨头领者，即约此例等降优赏，放免税差役。或能自出身归投，有田亩者，各令归业，仍放三年租赋；无田者，委本道录奏，各与逐便优稳安排及重加赏贐。如凶恶不迴，为诸军擒获乾，不问人数，即便处斩。明申威信，汝自择焉！诸军将士，有能斩获茂贤，杀戮友党，官赏之制，并越常规。予不食言。尔宜自勵。

朕永惟止杀，许彼悛心。且妖贼等烧毁仓储，蹂践禾稼；聚食则资粮立尽，外取则穀实不收；进则大军扼其前，退则领兵掎其后。况乌之众，本不同心，缓则苟避片租，急则各国恩赏，函首来虞，翹足可期。咨尔将士等，自保家乡，共思宁息，与其碎身於锋刃，熟若乐业於闾里。咨尔将士等，各夺骁雄，早成功绩，与其暴师於境上，熟若受赏辕门。體我深怀，速请边徼！布告本道，咸使闻知。（徐铉：诏讨“妖贼”制，见徐铉省集卷7）

（8）高氏在荆南

荆南地狭兵弱，介於吴、楚为小国。自吴称帝，而南汉、闽、楚皆奉梁朔，几时贡奉，皆假道荆南。季兴、从海常邀留其使者，掠取其物，而诸道以尽谄，或发兵加讨，即复还之而无愧。其后南汉与闽、蜀皆称帝，从海所乡称臣，盖利其赐予。俚俗语谓夺攘苟得无愧耻者为赖子，犹言无赖也，故诸国皆目为高赖子。从海自求鄂州(11)不得，遂自绝於汉(12)，逾年复朝

肇膺丕业，始受大业，即开始嗣位。按：李璟於公元941年嗣位。

先治德音，先使德音，先使德音深入人心。

赤子，初生的婴儿。

赏贐，赏赐。

食言：言而无信，不履行诺言。

悛心，心中悔改。

掎，拖住。

乌合，形容没有组织，像飞鸦的聚合一样。

辕门，官署、行营的外门。古代帝王巡狩、田鼠，止宿在险阻的地方时，用车子作为屏藩，出入之处，仰起两三州地，以车辕为门，故名。

边徼，边界。

荆南，亦称南平，只有荆、峡、归三州地，故说“地狭”。

季兴：高季兴，割据荆南称王。后唐同光三年（925年）封南平王。

从海，季兴子，公无928年嗣立，948年死。

贡。（新五代史卷 69，南平世家传）

（9）北汉的媚外求全与开鑛取银

（北汉）地狭产薄；以岁输契丹，故国用日削，乃拜五台山僧继顒为臚卿。继顒故燕王刘守光之子，守光之死，以孽子得不杀，削发为浮图，后居五台山，为人多智，善商财利，自（刘）旻世颇以赖之。继顒能让华单经，四方供施，多积蓄以佐国用。五台当契丹界上，继顒常得马献，号添都马，岁率数百匹。又于柏谷置银冶，募民鑿山取矿，烹银以输，刘氏仰以足用。（新五代史卷 70，刘承钧传）

北汉，只据有麟、并、汾、沁、遼、嵐、憲、石、忻、代等十州地，故称“地狭”。

五台山，在山西省东北部。

刘守光，新五代史卷 135、新五代史卷 39 均有传。

浮图，亦作“浮屠”、“佛图”，梵语“佛陀的异译，佛教徒之称。

刘旻，本名刘崇，刘知远之弟，公元 951 年即帝位于晋阳，954 年死。

华单经，佛教经典之一。

柏谷，山名，在山西长治县北。

六 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各民族之间关系的加强

(一) 突厥

1. 突厥人的早期历史突厥国的形成

突厥者，蓋匈奴之别种，姓阿史那氏，别为部落。后为鄰国年破，书滅其族。有一儿年且十岁，兵人见小，不忍杀之，乃刖其足，弃草泽中；有牝狼以肉饲之。及长，与狼合，遂有孕焉。彼王闻此儿尚在，重遣杀之。使者见狼在侧，并欲杀狼，狼遂逃于高昌国之北山。山有洞穴，穴内有平壤茂草，周回数百里，四面俱山，狼匿中，遂生十男。十男长大，外托妻孕，其后各有一姓，阿史那即一也。子孙蕃育，渐至数百家。经数世，相与出穴，臣于茹茹，居金山之阳，为铁工。金山形兜鍪，其俗谓兜鍪为突厥，遂因以为号焉。

或云，突厥之先，出于索国，在匈奴之北。部落大人曰阿谤步，兄弟七人，一曰伊质泥师都，狼所生也。谤步等性并愚癡，国遂被灭。泥师都既别感异气，能徵召雨，娶二妻，云是夏神，冬神之女也。一孕而生四男：其一变为白鸿；一国于阿辅水、劔水之间，号为契骨；其一国于处折水；一居践斯处折施山，即其大也。山上仍月阿谤步种类，并多寒露，大为出火温养之，咸得全济，遂共奉大为主，号为突厥，即都六设也。讷都六有十妻，所生子皆以母族为姓，阿史那是其小妻之子也。讷都六死，十母子内欲择立一人，乃相率于大树下共为约曰：“向树跳跃，能最高者，即推立之。”阿史那子年幼而跳最高者，诸子遂奉以为主，号阿贤设。此说雖殊，然终狼种也。

其后曰土门，部落稍盛，始至塞上市绘絮，原通中国。大统十一年(11)，太祖遣酒泉(12)胡安诺槃陀使焉。国皆相慶曰：“今大国使至，我国将与也。”十二年，土门遂遣使獻方物。时铁勒将伐茹茹，土门率所部邀擊，破之，书

突厥，古代的族名和国名。从广义说，包括突厥、铁勒各部；从狭义说，专指公元六世纪时游牧于金山（今阿尔泰山）一带的突厥族。隋开皇二年（589年）分为东突厥和西突厥。

突厥有十姓，出于母族。阿史那乃十姓之一。此姓系贵族，首领出于此姓。

刖，音月，断足。

高昌国，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后魏和平初，鬬伯周立国，称高昌王。

北山，即今博格多山。

茹茹，族名，亦称蠕蠕、芮芮、柔然，五世纪初统一各部，组成聊明。

金山，见页177註。

兜鍪，见本书159页。

北史卷99，作“七十人”。

契骨，或即坚昆、结骨、夏斯。

“践”，北史卷99作“跋”。

“讷”，北史卷99作“纳”。

土门（？—552年），突厥第一世可。新唐书又作“大吐務”，或称“伊利可汗”。“土门”原意为“万夫长”。

铁勒，又作“敕勒”，即“丁零”或“高车”。北魏、隋、唐间游牧于独洛河（今土拉河）以西，西海（裏海）以东。有仆骨、同罗、韦纥（回纥）等部。姓氏各别，總谓铁勒，并无君长，后分属东西尔突厥。

降其众五万馀落。恃其疆盛，乃求婚于茹茹。茹茹主阿那环大怒，使人罵辱之曰：“尔是我锻奴，何敢发是言也？”土门亦怒，杀使者，遂与之绝，而求婚于我。太祖许之，十七年六月以魏长乐公主妻之。是岁，魏文帝崩，土门遣使来弔，赠马二百匹。魏废帝元年正月，土门发擊茹茹，大破之于懷荒北，阿那环自杀，其子菴羅辰奔奔，馀众復立阿那环叔父郑叔子为主。土门遂自号伊利可，犹古之单于也，号其妻为可贺敦，亦犹古之闕氏也。土门死，子科罗立，科罗号乙息记可汗，又破叔子于沃野北木赖山。二年三月，科罗遣使獻马五万匹。科罗死，弟俟斤立，号木汗可汗。俟斤一名燕都，狀貌多奇异，面广尺馀，其色甚赤，眼若瑠璃，性剛暴，務于征伐，乃率兵擊郑叔子，灭之。叔子以馀燼来奔。俟斤又西破嚙噠，东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诸国。（周书卷50，突厥传）

2. 突厥的奴隶制 东西突厥的分离

其俗畜牧为事，隨逐水草，不恒厥处，穹庐毡帐，被发左衽，食肉饮酪，身衣裘褐，贱老贵壮。官有葉護，茨勒(11)，次俟利发，次吐屯发，下至小官，凡二十八等，皆世为之。有角弓、鸣镝、甲寇、刀剑，善骑射，性残忍。无文字，刻木为契。候月将满，辄为寇抄。谋反叛、杀人者皆死；淫者割势而腰斩之；鬪伤人目者偿之以女，无女则输妇财；折支体者输马；盗者则偿赃十倍。有死者，停屍帐中，家人亲属多杀牛马而祭之，绕帐号呼，以刀划面，血泪交下，七度而止。于是择日置屍马上而焚之，取灰而葬，表木为莹，立屋其中，图书死者形仪及其生时所经战阵之状。尝杀一人，则立一石，有至千百者。父兄死，子弟妻其群母及嫂。五月中，多杀羊马以祭天。男子好樗蒲，女子踏鞠。饮马酪取醉，歌呼相对。敬鬼神，信巫覡，重兵死而耻病终，大抵与匈奴同俗。

木杆在位二十年，卒，复拾子大逻例而立弟，是为佗钵可汗。佗钵以摄图为尔伏可汗，统东面；又以其弟褥但可汗子为步离可汗，居西方。时佗钵控弦数十万，中国惮之，周、弃争结婚好，倾府藏以事之。佗钵益骄，每谓下曰：“我在南两常孝顺，何患贫也？”弃有沙门惠琳，被掠入突厥中，因谓佗钵曰：“弃国富强者，为有佛法耳。”遂说以因果报之事。佗钵闻而

阿那环（？—552年），柔然末世可汗，姓郁久闾氏。

魏废帝元年，公元552年。

怀荒，今河北省怀安县境。

单于，匈奴最高首领称号。

可贺敦，突厥可之妻。又作“可敦”。

闕氏，匈奴已嫁女子称号。单于妻称作大闕氏。闕音烟。

沃野，北魏六镇之一，今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北。

嚙噠，北史卷99作“嚙噠”。又作“挹怛”（隋书）。古称“滑国”。五世纪中居今阿母河南，后统有疏勒、于阗等国，为突厥所灭。

不恒厥处，犹言不常其处。

无文字，周书说：“其书字类胡。”

褥但可汗子，北史99无“子”字。

信之，建一伽蓝，遣使聘于弃氏，求金不昧淨名、涅槃、花严等经并十诵律。佗钵亦躬自弃戒，绕塔行道，恨不生内地。在位十年，病且卒，谓其子庵罗曰：“吾闻亲过于父子。吾兄不親子，委地于我。我死，汝当避大逻便也。”及佗钵卒，国中将立大逻便。以母贱，众不服。庵罗母贵，突厥素重之。摄图最后至，谓国中曰：“若立庵罗者，我当率兄弟以事之；如立大逻便，我必守境，利刃长矛以相待矣。”摄图长而且，国人皆惮，莫敢拒者，竟立庵罗为嗣。大逻便不得立，心不服庵罗，每遣人辱骂之。庵罗不能制，因以国摄图。国中相与议曰：“四可汗之子，摄图最贤。”因迎立之，号伊利俱虚设河始波濯可汗，一号沙钵略，治都斤山。苍濯降居独洛水，称第二可汗。大逻便乃请沙钵略曰：“我与尔俱可汗子，各承父後，尔今极尊，我独无位，何也？”沙钵略患之，以为阿波可汗，还领所部。沙钵略勇而得众，北夷皆归附之，及高祖受禅，待之甚薄，北夷大怨。会营州刺史高宝宁作乱，沙钵略与之合军，攻陷临渝镇。上敕缘边修保鄣、峻长城以备之，仍命重将出镇幽、并。沙钵略妻，宇文氏之女曰千金公主，自伤宗祀绝灭，每怀复隋之志，日夜言之於沙钵略。由是悉众为寇，控弦之士四十万。（隋书 84，突厥传）

3 隋唐与突厥的关系

当上方蓝天、下方暗地创造时，两大间亦造成人类之子孙。人类子孙之上，立有（为君长）吾祖先土门（Bumin）可汗及室点密（Istami 或 Istami）可汗。既立（为君长）後，彼等既统治及整顿突厥民众之国家及政制。（第一行）

世界四方（之民族），皆其仇敌；但彼等征之，且克服世界四方一切民族，今守和平而点首屈膝。向东方，彼今其移殖远至 Qadirqan 山林；向西方，远至铁门。在（此）两（极点）间，彼等统治甚为广远，使蓝突厥（kok turk）（第二行）

之向无君长无任何部族（组织）者归於秩序。彼等是贤智可汗，彼等是强勇可汗；彼等之梅录亦贤智，亦强勇。诸匐及民众都能和协。职是之故，彼等能统治如此广域，使政局安定。依照彼等命运所定，（第三行）皆已去世。其新视葬礼参与哭吊者，由东方即日出之方，来有远隔之莫离（Bokli？）族，唐人，吐蕃人，Apar（？）人，Apurun（？拂菻？）人，曷斯人（Qiraiz），三姓骨利干人（Uc-Quriqan），三十姓鞑鞑人（Otuz-Tatar），契丹人（Qitai），地豆于（Tatabi）人，——来与丧葬之民族，其多如此。彼等固

弃氏，北弃。

淨名、涅槃、华严、十诵律，都是佛教经典的名称。

都斤山，周书作“於都斤”。

第二可汗，北史 99 作“第三可汗”。

控弦之士，弓箭手。

室点密可汗，西突厥第一世可汗。

铁门，即“怛没”，在今阿母河之北，系一山隘。

匐，间步咳切，读 bai，或译作“伯克”。突厥贵族牧主称号。

骨利干人，古族名。居回纥北，今贝加尔湖附近。产名马。新唐书卷 217 有传。

鞑鞑人，西族名。居贝加尔湖西南。又作“达怛”、“达旦”、“达鞑”、“达达”。鞑音 da。

如是著名之可汗也。继其後者，（第四行）
彼等之弟辈为可汗，彼等之子辈为可汗；惟弟辈今不类其兄辈，子辈不类其父辈。登位都皆庸可汗，恶可汗；其梅录亦一样庸而恶。（第五行）
因诸匐与民众间缺乏融和，因唐人狡猾及其阴谋，又因兄弟间受怂恿而相争，使诸匐与民众水火，遂今突厥民众之旧国瓦解，（第六行）
合法之可汗沦亡。贵族子弟，陷为唐奴，其清白女子，降作唐婢。突厥之匐，弃其突厥名称（或官衔？），承用唐官之唐名（或衔？），（第七行）
遂服从唐皇，臣事之者五十年。为之东征向日出之方，远达莫难（Bokli）可汗所，西征远达铁门；彼等之克国除暴，皆为唐皇出力也。但全体（第八行）
之突厥公众则说：“我固自己国之部族，吾国今安在哉？我所征服者替谁乎？”彼等说。“我固自有其可汗之民众；吾可汗安在哉？我所服事者何可汗乎？”彼等说。彼等既如此说，遂起而抗唐皇；（第九行）但彼等虽起事，去不能自治及取正当这思想，彼等又复屈服。所有众人（非惟）不存心助（我辈），（甚）且言曰：“吾人（毋宁）杀突厥人而绝其根株”；然彼等相率失败。惟突厥上天及空厥神圣水土（第十行）
有如下造作：谓突厥民众不当灭绝（复）成一部族，彼援立吾父颉跌利施（Elteris）可汗与吾母颉利毗加可敦（Elbilgaqatun），自天顶保佑之。吾父可汗与十七人偕行。当众人闻得彼逃出（唐国）（第十一行）
之消息，在城者离城，在山者下山，逮集合时共七十人。因天赋以力，吾父可汗之军有如狼，敌人有如羊。彼东西奔左走，招合民众而聊结之，计共得（第十二行）
七百人。既集得七百人後，彼遵照吾先人法制而整顿此民众，即已失其国及其可汗之民众，已降为奴隶婢妾之民众，突厥法制已被破坏之民众，且鼓励之。彼於是整顿突利失（Tolis）人及达头（Tardus）人，（第十三行）
为之立一叶护（yadyu）及一设（sad）。南边唐人本吾仇敌，北方Baz可汗及九姓乌护部族本吾仇敌；结夏斯、骨利干、三十姓鞑鞑、契丹及地豆于一——皆向来敌视吾人者也；（对於）此一切，吾父可汗（须）（战之？）（第十四行）
彼出征四十七次，身经二十战。由天这意，吾人於有国者取其国，有可汗者俘其可汗；彼使仇敌维持和平，使彼辈屈膝点首。既获得如此大国及如此大（第十五行）权，彼乃去也。朕等树立Baz可汗为吾父可汗之第一杀人石（bal-bal）。朕叔可汗继掌国政。即位之後，朕叔可汗从新组织突厥民众，今其自立；贫者富之，寡者庶之。（第十六行）

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年）击败颉利可汗，置突厥部落於漠南，至仪凤四年（679年）阿史那泥熟匐自立为可汗（630—679年），共五十年，故曰“臣事之者五十年”。永淳元年（682年）阿史那骨笃（咄）禄迁回漠北。

颉跌利施可汗，即骨咄禄可汗，约682—691年在位。他重建了突厥汗国。

突利失人，达头人：突厥的行政区划，东面地区叫“突利失”，西南地区叫“达头”，因以名各该地的人民。

叶护，突厥二十八等世断中第一等，相当於宰相。

乌护：据回纥文回纥毗伽可汗碑，回纥毗伽可汗自答为“九姓乌护”及“十姓回纥”之君长。岑仲勉云：“九姓乌护”即“九姓铁勒”，而“十姓回纥”是此九姓中的一姓。（突厥集史页869）

朕叔可汗既即位，朕本人转为管理达头民众之设。朕随吾叔可汗东征，远至黄河(Yaliuguz)及山东平原；西征则远至铁门；吾人曾远征曲漫山(Kogman)外之 曷斯国。(第十七行)

吾等共出征二十五次，身经十三战。於有国者吾人取其国；有可汗者俘其可汗；吾人使彼辈屈膝点首。突骑施(Turgis)可汗，吾突厥族也，吾之民众也。(第十八行)

因其愚鲁，因其对吾人满怀诈伪，诛之，其梅录及匐等亦被戮。十箭部落之民众受苦。吾人祖先所统治之地不应无主，所以吾人整理此人口稀少之民族(或阿熟‘Az’民族？)[.....](第十九行)

本拔塞(Bars)匐，吾人於此给之以可汗封号，且以余女弟公主妻之。奈彼等不忠实，可汗被戮，其民众亦降为奴隶婢妾。为曲漫地不应任其无主，吾人在整理阿熟及(?) 曷斯部族後，往而征之，惟吾人复还[其独立]。(第二十行)

东方远至 Qadirqan 山林之外侧，吾人今民众居之，且组织之；西方远至康居贪漫(Kangu-tarman)，吾人今突厥族居之，且组织之。于斯之时，本奴隶者自有奴隶，本婢妾者自有婢妾；弟莫知其兄，子莫知其父矣。(第二十一行)

吾人所取得所组织之国家入领土如其大也。突厥与乌护之匐及民众，其谛听之！上天苟不倾，或下地不裂，噫，突厥民众，谁其能毁灭汝国家及势力者？突厥民众，汝震栗(第二十二行)

且内省！汝之贤智可汗，因汝辈顺从而救拔汝，引汝於自由独立之好国家，乃羽为诈伪及插劣行为以对之者固汝自己也。披甲之士果从何来而分裂汝？荷枪之士果从何来而俘虏汝？汝神圣於都斤山林之民众，此是汝自己所要也！汝辈有(第二十三行)

东去者，又有西去者，但汝所適地，所得只此，即汝之血流成河、骨积如山而已。汝之贵族子弟，沦为奴隶，汝之清白女子，降作婢妾。因汝之愚昧懦怯，朕叔可汗以殒。(第二十四行)

余树立 曷斯可为其每一杀人石。上天谓突厥民众之名誉不当销坠，援拔有关朕父可汗暨母可敦，上天授彼等以国家；同此，上天谓突厥民众之名不当销坠，今又立朕(第二十五行)

为可汗。朕所君闕者非繁昌(?) 民众；乃内无食外无衣之民众，一贫弱之民众也。朕兴朕弟阙特勤共圆救之。为不欲民众之名誉由朕父暨朕叔獲得者於斯销坠，(第二十六行)为突厥民众故，余夜不寐，书不息。余兴朕弟阙特勤暨两设辛勤幾死。由斯辛勤，余已使民众不至互相水火。(余既立为可汗后?) 昔日四方流离之众，(第二十七行)

今復来归，无马无衣，濒於死境。余为復兴部族，余(领)大军十二(征)，北拒烏護，东拒契丹及地豆于，南拒唐，余亲战(.....次)。(第二十八行)

由天之意，且因余分极应得，故獲成功。余已使垂斃这部族復生；裸者衣之，贫者富之，寡者庶之。他族之有国有可汗者余提高之。所有(第二十九行)

世界四方民族，余已使之维持和平，绝其仇视；彼等皆服我事我。既为国家势力如许宣劳，朕弟阙特勤乃依定连而去世。当吾父可汗晏驾，朕弟阙特勤(年始七岁。及十岁时?)(第三十行)

.....(突厥集史下册，突厥文阙特勤碑，著者改译东面文)

天子震怒，下诏曰：“……且彼渠帅，其数凡五，昆季争长，父叔相猜，外示彌缝，内乖心腹，世行暴虐，家法残忍。东夷诸国，讎挟么僻，西戎群长，皆有宿。突厥之北，契丹之徒，切齿磨牙，常伺其便。连头前攻酒泉，其后于阗、波斯、悒怛三国一时即叛。沙钵略近趣周槃，其部内薄孤、束纥罗寻亦翻动。往年利稽察大为高麓、靺鞨所破，娑毗设又为讠支可汗所杀，兴其为鄰，皆愿诛剿。部落之后，盡異纯民，千种万类，仇敵怨偶，泣血拊心，衔悲积恨。圆手方足，皆人类也，有一於此，更七朕懷。彼地处徵祆作，年将一纪，乃默为人语，人作神言，云其国亡，讠而不见。每冬雷震，触地火生；种类资给，惟藉水草。去岁四时无雨雪，川枯蝗暴，卉木烧盡，饑疫死亡，人畜相伴，舊居之所，赤地无依，迁徙漠南，偷存晷刻。斯蓋上天所忿，驱就齐斧，幽明合契，今也时。……”（隋书 84，突厥传）

沙钵略遣使致书曰：“辰年九月十日，从天生大突厥，天下贤聖天子利俱盧设莫何始波羅可汗，致书大隋皇帝。使人开府徐平和至，辱告言语，具闻也。皇帝是婦父，即是翁；此是女夫，即是儿例。两境虽殊，情义是一。今重疊亲舊，子子孙孙，乃至万世不断，上天为證，终不違负。此国所有羊马，都是皇帝畜牲，彼有绘綵，者是此物，彼此有何共也。”高祖报书曰：“大隋天子贻书大突厥乙俱盧设莫何沙钵略可汗。得书，知大有好心向此也。既是沙钵略婦翁，今日看沙钵略，共儿子不異。既以亲舊厚意，常使之外，今特别遣大虞慶则往彼看女，復看沙钵略也。”（隋唐 84，传）大业三年四月，炀帝幸榆林。啓民及义成公主来朝行宫，前后献马三千匹。帝大悦，赐物万三千段。啓民上表曰：“已前聖人先帝缘可汗存在之日，憐臣，赐臣安义公主，种种无少短。臣种末为聖人先帝憐养。臣兄弟妬恶，相共杀臣。臣当时无处去，向上看只见天，下看只见地，實憶聖人先帝言语，投命去来。聖人先帝见臣，大憐臣死使命，养活騰於往前，遣臣作大可汗坐着也。其突厥百姓死者以外，还聚作百姓也。至尊今还如還人先帝，捉天下四方坐也。还养活臣及突厥百姓，实无少短。臣今憶想聖人及至尊养活事，具奏不可盡，并至尊聖心裏在。臣今非是舊日边地突厥可汗臣即是至尊臣民。至尊憐臣时，乞依大国服饰法用，一同华夏。臣今率部落取以上闻，伏愿天慈不还所请。”

天子，指隋文帝。

且彼渠帅，其数凡五，指沙钵略可汗攝圖（治於都斤山），第二可菴羅（治獨洛水）、阿波可大羅便（建牙在攝圖北、熱头可汗玷和处羅候等五可汗。

契丹，疑当从北史 99 作“契骨”契央即豎昆。

常伺便，北史 99“便”作“后”。

于阗，今新疆和田。

波斯，伊朗的古稱。波斯帝国（226—251）曾兴中国通好。

悒怛，即嚙噠。

沙钵略（？—587）即攝圖。号“伊利俱盧设何始波羅可汗”，隋开皇七年卒。

薄孤，即鐵勒诸族中之仆固。

束纥羅，北史卷 99 作“东纥羅”，即鐵勒诸族中之同羅。

察，职名。“察”即“设”，突厥典兵者曰“设”。

辰年，开皇四甲辰，公元 584 年。

啓民可汗，名染干，葉護可汗之子。开皇十九（599）流亡入隋，隋拜为啓民可汗。统南徙部落，游牧於今河套东夏、腾两州。

4. 唐对东西突厥的战争

及隋末乱離，中国人归之者甚众，又更强盛，势陵中夏，迎萧皇后置於定襄。薛举、竇建德、王世充、刘武周、师都、李轨、高开道之徒，虽僭尊号，俱北面稱臣，受其可汗之号。东自契丹，西盡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之。控弦百万，戎狄之盛，近未有也。

大唐起义太原，刘文静聘其国，引以为援。始毕(11)遣特勒康稍利献马千，曾於絳郡，又遣二千骑助军。后平京城。及高祖受隋禅以后，赏赐不可腾纪。始毕使骨吐禄特勒来朝，賜宴於太极殿，奏九部乐，锡賚甚厚。……

先是，隋炀帝萧后及齐王暕之子政道陷於竇建德。三年春，處羅迎之，至於牙所，立政道为隋主，其中国人在虜廷者悉隸之，行隋正朔，置百官，居於定襄城，有徒万馀。时太宗奉诏讨刘武周，师至太原，處羅遣其弟步利设率二千骑兴官军会。六月，處羅至并州，统管李仲文出迎劳之。留三日，城中美妇人多为所掠，仲文不能制。俄而處羅死，议成公主以子身设醜弱，废不立之，遂立處羅之弟吐苾，是为颉利可汗。又纳隋义成公主为妻，以始毕之子什钵苾为突利可汗。遣使人朝，告處羅死，高祖为之罷朝一日，遣百官就馆弔其使。……

七年八月，颉利、突利二可汗又入寇原州，连营南上。太宗北讨，顿兵於幽州(11)。颉利率万馀骑奄至城西，乘高而阵，将士大骇。太宗乃亲率百

定襄，隋大业间改云州为定襄郡，故治在今山西平鲁县西北。唐又置定襄，治所在今山西大同。

薛举，隋金城校尉。隋末自称西秦霸王。

竇建德，清河漳南人。家民，河朔义军领袖。武德元的建立夏国。

王世充，祖西域胡。曾镇壓孟讓、格谦者部起义军。大业十四年擁隋王侗據洛阳。武德二年称郑国。

刘武周，隋鷹扬府校尉，隋末據马邑。突厥立周为定杨可汗，赠以狼头纛。

梁师都，夏州朔方人。鷹扬郎将。后称帝，号梁国。突厥赠以狼头纛，号为大度毗伽可汗。

李轨，隋末为鷹扬府司马，后乍称河西大陽王。

商开道，隋末起义军领袖。称燕国，北连突厥。

刘文静，隋厥。

絳郡，今山西侯马市(舊新絳县)。

太极殿，即隋大兴宫。唐龙朔后天子居大明宫，及谓此为西宫。

九部乐，即“清东、西凉、禹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麗、礼毕等九部间乐。其中清东即清商三调，是汉代以来的舊曲。

三年，唐高祖德三年，公元620年。

處羅，始毕可汗弟，初为俟利弗设。公元619—620年居可汗位，620年卒。

并州，州名。地在今山西扬曲南、文水北之汾水中游地区。治所在今太原附近。

总管，州或边镇之军事行政长官。唐武德初，边要之地统管以统军，加号使持节。武德七年改总管为都督。

颉利可汗，原註啓“啓民可汗第三子”。公元620—630年居可汗位。

突利可汗，原註：按始毕父啓人(民)可汗染土突利可汗，今更称突利，蓋襲其先号。入唐后拜为顺州都督。

原州。治所在今宁夏固原。地当今宁夏固原至甘肃平凉北。

骑，驰诣虜阵，告之曰：“国家兴可汗誓不相负，何为背约，深入吾地？我，秦王也，故来一决。可汗若年来，我当兴可汗两人独战。若欲兵马统来，我惟百骑相鬻耳。”颉利弗之测，笑而不对。太宗又命骑告突利曰：“尔往与我盟，急离相救尔。今将兵来，何无香火之情也？亦宜早出，一决胜负。”突利亦不对，太宗因此反间於突利，突利悦而归心焉，其叔侄内离。颉利因遣使请和，许之。……

癸[亥]（未），颉利遣其腹心执失思力来朝，自张形势，云兵百万今至矣。太宗诘之曰：“我与突厥面自和亲，汝则背之，我实无愧。又义军人京之初，尔父于并亲从我，赐尔金帛，前後极多，何故全忘大恩，白夸强盛？我当先戮汝矣。”思力惧而请命，太宗系之於门下省。太宗与侍中高士廉、中书令房玄龄、将军周范驰六骑幸渭水之上，与颉利隔津而语，责以负约。其酋帅大惊，皆下马罗拜，而众军径至。颉利见军容大盛，又知思力就拘，由是大惧。太宗独留与颉利临水交言，麾诸军却而阵焉。萧璃以轻敌固谏於马前，上曰：“吾已筹之矣。突厥所以扫其境内，直入渭滨，应是闻我国家初有内难，我新登九五，将谓不敢拒之。今若闭门，虜必大掠。强弱之势，在今一举。我故独出，以示轻之；又曜军容，使知必战。事出不意，乘其不图，虜入既深，理当自惧，与战则必村，与和则必固，制服北狄，白兹始矣。”是日，颉利请和，诏许之。乙酉，又幸城西，刑白马，颉利同盟於便楠之上。颉利引兵而退。……九月，颉利献马三千匹，羊万口，上不受，诏颉利所掠中国户口者令归之。

贞观元年，阴山以北薛延陀，迦纥、拔也古等十馀部皆相率叛之，击走其欲谷设。颉利遣突利讨之，师又败绩，轻骑奔还。颉利怒，拘之十馀日，突利山是怨憾，内欲背之。二年，突利遣使奏言，与颉利有隙，奏请击之。诏秦武通以并州兵腐随便应接，三年，薛延陀自称可汗於漠北，遣使来贡方物。颉利称臣，求尚公主。颉利每委任诸胡，远族类。胡人贪冒，性多翻覆，以故法令滋章，兵革岁动，国人患之，诸部携贰。频年大雪，六畜多死，国中大馁。颉利用度不给，复重敛诸部，由是下不堪命，内外多叛之。上以其请和後复援梁师都，令兵部尚书李靖、代州都督张公瑾出定襄道，并州都督李勣、右卫卫将军邱行恭出通汉道，左卫大将军柴绍出金河道，卫孝

香火之情，焚香誓盟，结为兄弟的情谊。

癸亥，据旧唐害突厥传当作癸未，即武德九年（626年）八月二十八日。

萧耦，字时文，曾仕隋。唐初封宋因公，累拜左仆射。

乙酉，武德九年（626年）八月三十日。

贞观，唐太宗年号；贞观元年，公元627年。

薛延陀，铁勒别部。居藤都军山及贪汗山一带。突厥颉利可汗败亡後，钵陀汗国兴起於漠北（628—646年）。

拔也古，新唐书摘，拔野古传。鐵勒之一部，在今土拉河以北，仆固以东。有康干河，丁谦云：此即黑龙江。

代州，治所在今山西繁峙县西南。地当今山西恒山以南滹陀河上游地区及五台等地。

都督，军事统帅。唐节度使的前身。武德七年改总管为都督。营十州省为大都督。凡都督府有刺史，大都督兼刺史而不检校州事。

右卫卫将军：右卫，十六卫之一；右卫（参见下）大将军，正三品。

左卫大将军，左卫，十六卫之一，掌官禁宿卫，大将军，正三品。

节出恒安道，薛万彻出畅武道，竝受靖节度以讨之。十二月，突利可汗及郁射设、荫弃特勒等蚊率所部来奔，四年正月，李靖进屯恶阳岭，夜袭定襄。颉利惊扰，因徙牙於碛口；胡酋康苏密等遂以隋萧后及杨政道来降，二月，颉利计窘，窜於铁山，兵尚数万，使执失思力入朝谢罪，请举国内附。太宗遣鸿胪卿唐俭、将军安修仁等持节安抚之。颉利稍白安。靖乘间袭击，大破之，遂灭其国，复定襄、恒安地，斥土界至於大漠。……

突利可汗什钵苾者，始毕之嫡子，颉利之侄也。隋大业中，突年数岁，始毕遗领其东牙之兵，号为泥步设。隋淮南公主之入北也，遂妻之。颉利嗣立，以为突利可汗，牙直幽州之北，管奚、霫等数十部，徵税无度，诸部多怨之。贞观初，奚等并来归附。颉利怒其失采，遣北征薛延陶，又丧师旅，遂囚而挾焉。突利初自武德时，深自结托，太宗亦以恩义抚之，结为兄弟，与盟而去。後颉利政乱，骤徵兵於突利。拒之不与。寻为颉利所攻，遣使来乞师。太宗因令将军周范屯太原以图进取。突利乃率其众来奔。太宗礼之甚厚，频赐以御膳。四年，授右卫大将军，封北平郡王，实封七万户，以其下兵众置顺州都督府，仍拜为顺州都督，遣率部落还。……

颉利之败也，其部落或走薛延陋，或走西域，而来降者甚众。酋豪皆“颁至者皆拜将军，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惟拓羯不至，诏使招慰之。凉州都督率大亮以为於事妖用，徒费中国。……时降突厥多在朔方之地，其入居京师者近万家，诏议安边之术。朝士多言：“突厥恃强，扰乱中国，为弊日久。今天实丧之，穷来归我，本非慕义心。因其归命，分其种落，俘之兖、徐之地，散属州县，各使耕织，百万胡虏，可得化为百姓，则中国有加户之利，塞北可“常空虚矣。”惟中书令温彦博议请：“准汉建荃时置降豳於河南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为捍御。又不离其土俗，因而抚之，一则实空虚之地，二则示无负之心，若遣向徐、兖，则乖物性，非含蓄之道。”……太宗竟用其计，於朔方之地幽州至壅州，置顺、化、（祐、长）四州都督府，又分颉利之地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云中都督府，以统其众。（通卷 197，边防十三）

纻山：鸟喇特旗北二百里有麦垛山，产精纻，或郎此铁山。

鹕胪卿，主持鹕胪寺，掌宾客典礼之事。

奚，帅“库莫奚”，游牧於今西拉木榆河流域。

霫，又作“白霫”，居潢水（西拉木伦河）以北，射猎为生。

顺州都督府，贞观六年（632年）置，在河东道。贞观十二年废，其怀化县併入代州。地在今山西省。

拓羯，新唐书卷 221 下康传附安国传：“募勇健者为拓羯。拓羯犹中国言战士也。”

凉州，唐州名，治所往今甘肃武威。地任今甘肃武威以东，天祝以西一带。

朔方，隋置郡，唐改为县，故治在陕西旧横山县西（横山县今划归榆林、米脂二县）。

兖、徐，兖州和徐州。唐兖州在今山东济宁、泰安等地。唐徐些任今寸及台东南地区。

五原，汉郡名。治所在今内蒙包头市西南。

靈州；治所在今宁夏灵武西南，地当宁夏西北部。

顺化祐长四州都督府，化州，贞观八年改北开州为化州，贞观十三年废，在夏州（治所在今陕西靖边北白城子）附近，长州，贞观七年必夏县长泽县为长州，地在今陕西北部，十三年废；祐州，地在今龙右道。

六州，据唐会要卷 73，系指定襄、雲中及顺、祐化、长共六都督府。

舊唐书地理志，定襄都督府，寄治宁朔县界，管小州四。宁朔县原屬夏州，故治在今陕西榆林县南。

旧唐书地理志：云中都督府寄在朔方县界，管小州五。朔方县囚夏州。

（二）回纥、黠戛斯

1. 回纥的兴起及其与唐的关系

回纥，姓药罗葛氏，居薛延陀北娑陵水上，距京师七千里。众十万，胜兵半之。地磧卤，畜多大足羊。有时健俟斤者，众始推为君长。于日菩萨，材勇有谋，嗜獵射，战必身先，所向輒摧破，故下皆畏附，为时健所逐。时健死，部人贤菩萨，立之。母曰鸟罗浑，性严明，能决平部事，回纥县是寢盛。与薛延陀共攻突厥北边，颉利遣欲谷设颁骑十万讨之。菩萨身将五千骑，破之马鬣山，追北至天山，大俘其部人，声震北方。县是附薛延陀，相唇齿，号活颉利发，樹牙独乐水上。贞观三年(11)，始来朝，献方物。突厥已亡，惟回纥与薛延陀为最雄彊。

菩萨死，其酋胡禄俟利发吐迷皮与诸部攻薛延陀，残之，并有其地，遂南蹴贺兰山(12)境诸河。遣使者献款，太宗为幸灵州，次泾阳(13)，受其功。於是铁勒十一部皆来言：“延陀不事大国，以自取亡，其下麋骇鸟散，不知所之，今各有分地，愿归命天子，请置唐官。”有诏张饮高会，引见渠长等，以唐官官之，凡数千人。明年，复入朝，乃以回纥部为瀚海，多览葛部为燕然，仆骨为金微，拔野古部为幽陵，同罗部为龟林，恩结部为卢山，皆号都督府。以浑为泉兰州，斛薛为高阙州，阿跌难田州，契苾羽为榆溪州，奚结为难鹿州，思结为蹄林州，白霫为寘颜州，其西北结骨部为坚昆府，北骨利干为玄阙州，东北俱罗勃为烛龙州，皆以酋领为都督、刺史、长史、司马，即故单于台置燕然都护府统之，六都督、七州皆隶属，以李素立为燕然都护。其都督、刺史，给玄金鱼符，黄金为文。天子方招宠远夷，作绛黄瑞锦文袍、宝刀、珍器赐之。帝坐秘殿，陈十部乐，殿前设高站，置朱提瓶其上，潜泉浮酒，自左閤通站趾注之瓶，转受百斛鐻盎，回纥数千人饮毕，尚不能半。又诏文武五品官以上，祖饮尚书省中。渠领共言：“生荒陋地，归身圣化，天至尊赐官爵，与为百姓，依唐若父母然。请於回纥突厥部治大涂，号‘参

回纥，族名，铁勒的一部。初居今鄂尔邱河和色楞格河。回纥，一指“外九部”，即回纥、仆骨、浑、拔野古、同罗、恩结、契苾、拔悉密、葛涩禄等儿姓构成的部落联盟，又称“九姓回纥”或“九姓铁勒”。一指回纥本部，由“内九族”构成。又是国名，指回纥汗国（744—788年）。

药罗万氏，回纥可汗的氏族，为“内九族”之首。

娑陵水，今色楞格河。

大足羊，通典云：有大羊而足长五寸。

俟发，突厥及回纥官号。

大俘其部人，并在唐贞观初。

颉利胜，又作“俟利簸”，突厥及回纥官号。

独乐水，今土拉河。

长史，州郡官的属吏。

司马，郡官或州郡掌军事的属吏。

单于台，即单于都护府。治所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南。

十部乐，唐贞观间，在九部乐（见前188页注）中去“礼毕”一部，加入“燕乐”及“高昌乐”，遂为十部乐。

天至尊道’，世为唐臣。”乃诏磧南鷓鴣泉之阳，置过邮六十八所，具群马、湏、肉待使客，岁内貂皮为赋。乃拜吐迷度为怀化大将军、瀚海都督。然私自号可汗，署官吏，壹似突厥，有外宰相六，内宰相三，又有都督、将军、司马之号。帝更诏时健俟斤它部为祁连州，隶灵州都督，白霫它部为居延州。……赠吐迷度左卫大将军！赙祭备厚，擢其子婆闰左骁卫大将军，袭父所领。……

婆闰死，子比栗嗣。龙朔中，以燕然都督府领回纥，更号瀚海都护府，以破为限、大抵北诸蕃悉隶之。比栗死，子独解支嗣。武后时，突厥默啜方强，取铁勒故地，故回纥与契苾、思结、浑三部度磧，徙甘、凉间；然唐常取其壮骑佐赤水军云。死，子伏帝匐立。明年，助唐攻杀默啜，於是别部移健颉利发与同罗、霫等皆来，诏置其部於大武军北。伏帝匐死，子承宗立，……子骨力裴罗立。会突厥乱，天宝初，裴罗与葛逻禄自称左右叶护，助拔悉密馨走乌苏可汗。後三年，袭破拔悉密，斩颉跌伊施可汗，遣使上状，自称骨咄禄毗伽阙可汗(11)。天子以为，南居突厥故地，徙牙乌德鞬山(12)、昆河(13)之间，南距西城千七百里。西城，汉高阙塞也；北尽磧口三百里，悉有九姓也。九姓者：日壅罗葛，日胡咄葛，日崛罗勿，日貂歌息讫，日阿勿啗，日葛荫，日斛温素，日药勿葛，日奚邪勿。药罗葛，回纥姓也，与仆骨、浑、拔野古、同罗、思结、契苾六种相等夷，不列於数。後破有拔悉密、葛逻禄，总十一姓，并置都督，号十一部落。自是，战常以二客部为先锋。有诏拜为骨咄禄毗伽阙怀仁可汗，前殿列仗，中书令内案授册使者，使者出门升辂(14)，至皇城门，降乘马，幡节导以行，凡册可汗，率用此礼。明年，裴罗又攻杀突厥白眉可汗，遣顿啜罗达干来上功。拜裴罗左骁卫员外大将军，斥地愈广，束极室韦，西金山，南控大漠，尽得古匈奴地。（新唐书 217 上，鹞传）

裴罗死，子磨延啜立，号葛勒可汗，剽悍，善用兵，岁遣使者入朝。肃

鷓鴣泉，在磧南十里，中受降城（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北行五百八十里。鷓鴣音僻啼，水鸟名。

湏音棟，乳汁。

龙朔，唐高宗年号。唐会要馨此事於龙朔三年二月。

契苾，九姓回纥之一部，居漠北多三览万之南。後迁甘凉间。

思结，九姓回纥之一部，居阿勒泰山東麓。

浑，九姓回纥之一部，原居上拉河以北。後内迁，居皋兰州，属灵州（故治在今宁夏灵武西南），都督府治所在凉州城内（今甘肃县）。

赤水军，唐军名。

同罗，九姓回纥之一部，原薛延陀之北。天宝初，内徙朔方河南之地。

大武军，在代州（治所在今山西繁峙县西）北。

葛逻禄，本属西突厥，在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北二十馀里护堡子破城）西北，金山（今）之西。

拔悉密，一名弊刺国，在结骨（黠戛斯）东南。天宝三载冬，为回纥所破，後奔北庭

乌苏可汗（742—744年），即天宝元年（742年）突厥人所立的乌苏米旋可汗，是判阙特勤的儿子。天宝三载（744年）被杀。

颉跌伊施可汗，即可汗。系拔悉密首领，名阿史那施，後奔北庭。

天宝三载（744年）乌苏可汗弟白眉特勤自立为可汗，称白眉可汗，四载（745年）被杀。

室韦，古族名，北魏时居嫩江流域及黑龙江北岸一带。唐代“蒙兀室韦”部藩，是蒙古部的祖先。

葛勒可汗，回纥汗国第二世可汗。公元747-759年在位。

宗即位，使者来请助讨禄山，帝诏燉煌郡王承宋 与约，而令仆固怀恩 送王，因召其兵。可汗喜，以可敦妹为女，妻承宋，遣渠领来请和亲。帝欲固其心，即封虜女为毗伽公主。於是可汗与朔方节度使 郭子仪合讨同罗 诸蕃，破之河上。与子仪会呼延谷。可汗恃其强，陈兵，引子仪拜狼仪纛而後见。帝驻彭原，使者葛罗支见，耻班下。帝不欲使鞅鞅，引升殿，慰而遁。俄以大将军多揽等造朝，及太子叶护身将四千骑来，惟所命。帝因册毗伽公主为王妃，擢承宋宗正卿；可汗亦封承宋为叶护，给四节，令与其叶护共将。帝命广平王 见叶护，约为昆弟。叶护大喜，使首领达于等先到扶风 见子仪。子仪犒饮三日，叶护辞曰：“国多难，我助讨逆，何敢食？”固命乃留。既行，日赐牛四十角，羊八百蹄，米四十斛。香积之战，阵澧(11)上，贼诡伏骑於王师左，将袭我。仆固怀恩麾回纥驰之，尽翦其伏，乃出贼背，与镇西、北廷节度使李嗣业(12)夹庇之，贼大败，进收长安。怀恩率回纥、南蛮、大食(13)众繚都而南，壁滹东，进次陕西，战新店。初，回纥至曲沃，叶护使将军鼻施吐拔裴罗旁南山，东出搜贼，伏谷中歼之，营山阴。子仪等与脚战，倾军逐北，乱而却；回纥望见，即躡西岭，曳旗趋贼，出其後。贼反顾，遂大溃。追奔四十里，人马相腾蹂，死不可计，收仗械如丘。严庄 挟安庆绪充东京，北度河。回纥大掠东都三日，女人导之，府库穷殫。广平王欲止不可，而耆老以繒锦万匹赂回纥，止不剽。叶护还京师，帝遣群臣劳之长乐。帝坐前殿，召叶护升阶，席酋领於下，宴且劳之，人人赐锦绣繒器。叶护顿首言：“留兵沙苑，臣归料马以收范阳，讫除残盗。”帝曰：“为朕竭义勇，成大事，卿等力也。”诏进司空，爵忠义王，岁给绢二万匹，使至朔方军受赐。

（新唐书 217 上，回鹘传）

初，回纥风俗朴厚，君臣之等不甚异，故众志专一，劲健无敌。及有功於唐，唐赐遣甚厚。登里可汗 始自尊大，筑宫殿以居，妇人粉黛文繡之饰，中国为之虚耗，而虜俗亦坏。及代宗崩，上遣中使梁文秀往告哀，登里骄不为礼。九姓胡 附回纥者，说登里以中国富饶，今乘丧伐之，可有大利。登里从之，欲举国人寇。其相顿莫贺达干，登里之从父兄也，谏曰：“唐，

承宋，章怀太子贤（唐高宗子）之孙。

仆固怀恩，已详见本书第 97 页。

朔方节度使，镇守朔方军。朔方军治所在灵州（今宁夏宁武南），为玄宗时十节度使之一。

同罗，安史军中有同罗（原系纥勒之一部）军。

彭原，唐郡名，治所任定安，今甘肃宁县。

广平王，即李豫，肃宗长子，後为代宗，公元 763—779 年在位。

扶风，郡名。唐天宝元年（742 年）改岐州为扶风郡。治所在今陕西凤翔。

新店，今河南沁阳县北三十里。

曲沃，县名。治所在今山西旧曲沃县（侯马 市）治南。

严庄，安禄山叛乱时的谋主。禄山称帝後，以他为御史大夫。

有功於唐，胡三省註，“谓平文史也。”

登里可汗（709—780 年），回纥第三世可汗。曾助唐平安史之乱。

九姓胡，九姓是：一、大安，二、東安（一说，一、康国，二、安国），三、曹，四、石，五、米，六、何，七、火寻，八、戍地，九、史。合称“昭武九姓。”

今乘丧伐之可有大利，通鑑考異，“既云乘丧入寇，当在去年。今因源休册命，追叙之耳。”

大国也，无负於我。吾前年侵太原，获羊马数万，可谓大捷，而道远粮乏，比归，士卒多徒行者。今举国深入，万一不捷，将安归乎？”登里不昕。顿莫贺乘人心之不欲南寇也，举兵击杀之，并九姓胡二千人，自立为合骨咄祿毗伽可汗，遣其臣聿达于与梁文秀俱入见，愿为藩臣，垂发不翦，以待诏命。乙卯，命京兆少尹临漳源休册顿莫贺为武义成功可汗。（资治通鉴卷226，唐纪四十二，德宗建中元年）

皇帝敬问回鹘可汗：夏热，想比佳适。可汗有雄武之姿，英果之略，统制诸部，君长一方，纂承前修，继守旧好，故得邑落蕃盛，士马稍强，连挫西戎，永藩中夏。况向风之义，每覲於朝聘，事大之敬，常见於表章，动皆由衷，言必合礼。朕所以深嘉忠款，遐想风规，至于寝兴不忘叹瞩。勉弘令德，用副诚怀。

达览将军等至，省表，其马数共六千五百匹，据所到印纳马都二万匹，都计马价绢五十万匹。缘近岁以来，或有水旱，军国之用，不免阙供。今数内且万圆支二十五万匹，分付达览将军，便令归国，仍遣中使送至界首。虽都数未得尽足，然来使且免稽留，贵副所须，当悉此意。

顷者，所约马数，盖欲事可以长。何者？付绢少则彼意不充，纳马多则此力致歉，马数渐广，则欠价渐多，以斯商量，宜有定约，彼此为便，理甚昭然。况以可汗礼在往来，义存终始，亲邻既通于累代，恩好益厚于往时，所以万里推诚，期於一言见信，远思明智，固体朕心。

其东都、太原置寺，此令人勾当，事缘功德，理合精严，又有彼国师僧，不必更劳人检校，其见捻拓勿施鄔达等，今并放归。所令帝德将军安庆云供养师僧，请往外宅，又令骨都禄将军充检校功德使。其安立请随般次放归本国者，并依来奏，想宜知悉。

今赐少物，具如别录。内外宰相及判官、摩尼师等，并各有赐物，至宜准数分付。内外宰相、官吏、师僧等，并存问之。遗书，指不多及。（白氏长庆集40，与回鹘可汗书）

（唐文宗太和）五年六月，贬右龙武大将军李甚为宣州别驾。甚子贷

可谓大捷，胡註：“事见上卷代宗大曆十三年。”

比归等句，胡註：“比，必利翻，及也。道远粮乏，士卒杀马食之，故多徒行。”

少尹，唐地方官名。唐开元后于诸府置尹一人，少尹二人。少尹掌佐尹通判府事。

回鹘可汗，白居易此言作於元和三年（808年），时滕里野俱祿毗伽可汗及保义可汗（808—821年）先后在位。

印纳马，已验印收纳之马。唐代，马入牧监后，各有烙印，良马印“飞”字，次马、细马以龙形印于项左。

今数内且万圆支二十五万匹，陈寅恪引作“今数内且方圆支二十五万匹”；岑仲勉引作“今数内且先圆支二十五万匹”。

东都太原置寺，指元和二年（807年）回纥请在东都太原置摩尼教寺院。

检校功德使，唐官名。功德使是唐代宗以后所置的官职，掌管京城长安的宗教事务，多由内监中有权力者充当。

内外宰相，回纥官号，兼采唐制及突厥官制。有外宰相六，内宰相三。

五年，唐文宗太和五年，公元831年。

宣州，治所在今安徽宣城。唐宣州当今安徽长江以南，黄山、九龙山以北等地。

别驾，州刺史的佐吏。魏晋时，职权颇重，隋、唐後任职已稍轻。

迴纥钱一万一千四百贯，不偿，为回纥所诉，故贬甚。因下诏曰：“如闻顷来京城内衣冠子弟及诸军使并商人百姓等，多有举诸蕃客本钱，岁月稍深，徵索不得，致蕃客停滞，市易不获。及时方务抚安，须除旧弊，免令受屈，要与更改。自今以后，应诸色人宜除准敕互市外，并不得辄与蕃客钱物交关。委御史台及京兆府切加捉搦，仍即作条件闻奏。其今日已前所欠负，委府县速与徵理处分。”（岫府元 卷999，外臣部互市）

会昌二年，四月甲申，回鹘大将勒温没斯率其国特勒宰相尚书将军凡十二人、大首领三十七人、骑士二千一百六十八人内附。制授温没斯特进检校工部尚书、左金吾卫大将军同正，封怀化郡王；其酋帅徧加戎秩，赐之金紫。於是穹庐之长，尽识汉仪，左衽之人，咸被王泽矣。……

温没斯者，回鹘之贵酋也，夙稟正性，生知大义，识倚伏之数，明祸福之机。回鹘运属天亡，岁久不稔，畜产大耗，国邑为虚，流亡偏于沙漠，僵仆被於草莽，由是国之将帅，冬率支兵，或入西戎，或归诸部。惟温没斯精诚上达，天诱其衷，拔白狼居之山，愿拜龙颜之主，封章沥懇，指日誓心，不夺之诚，介如石矣。先是，有赤心宰相，桀傲乱常，颇为边患。温没斯潜布诚款于天德军使田牟，暴其罪状，梟首以徇。归大国，明也；戴圣君，忠也；去乱邦，智也；执丑虏，义也；具此四美，是谓诚臣。

昔仲尼知曾参孝，因为陈君臣父子之义，以著孝经。今圣主以温没斯忠，爰采武义贞烈之事，以为归忠传，则圣人善诱之道，又何以加于此乎？迺集秦汉以来至圣朝，去绝域，归中国，以名节自著、功业保忠者三十人，勒成上下两卷。其不自献款，无迹可称者，今并不载。（李卫公：会昌一品集卷2，异城归忠传序）

2. 回纥的衰亡与黠戛斯

黠戛斯，古坚昆国也，地当伊吾之西，焉耆北白山之旁，或曰居勿，曰结骨，其种杂丁零，乃匈奴西鄙也。匈奴封汉降将李陵为右贤王，卫律为丁零王。后郅支单于破坚昆，于时东距单于庭七千里，南车师五千里，郅支留都之。故后世得其地者讹为结骨，稍号纥骨，亦曰纥纥斯云。众数十万，

色，品类，犹言等级。唐代对各等人常有“本色”、“杂色”诸种称呼。

交关，交通，交易。

会昌，唐武宗年号。会昌二年，公元842年。

封章沥懇，上书奏状，竭尽忠诚。

天德军，唐军镇。天宝十二年至十四年（753—755年）筑城於大同川西，约在今内蒙古五原县境。

田牟，田弘正第三子，神策大将军，累迁郎坊节度使等职，官至检校尚书左仆射。

黠戛斯，古族名，汉代名坚昆，唐置都护府，任命叶尼塞河上游流域，以后改名，曾於蒙古草原建立黠戛斯汗国。叶尼塞黠戛斯人后西迁。

坚昆，汉书匈奴传云：公元前49年，匈奴郅支单于“因北击乌揭，乌揭降。发其兵西破坚昆，北降丁灵。”白山，即天山。

居勿，为“居曷”之误。

丁零，古族名。公元前后，东部丁零游牧于贝加尔湖之南，西部丁零游牧於额尔齐斯河与巴尔喀斯湖之间。

胜兵八万。直回纥西北三千里，南贪漫山。地夏沮洳，冬积雪。人皆长大，赤发、皙面、绿瞳；以黑发为不祥，黑瞳者必曰陵苗裔也。男少女多，以环贯耳。俗趋伉，男子有勇，黥其手，女已嫁，黥项。杂居多淫佚。谓岁首为茂师哀，以三哀为一时；以十二物纪年，如岁在寅则曰虎年。气多寒，虽大河亦半冰。稼有禾、粟、大小麦、青稞，步磴以为粥糜。糶以三月种，九月获，以饭，以酿酒，而无果蔬。畜马至壮大，以善鬪者为头马。有橐它、牛、羊，牛为多，富农至数千。其兽有野马、骨咄、黄羊、羴羴。鹿，黑尾；黑尾者似麀，尾大而黑。鱼有“蔑”者，长七八尺；“莫痕”者无骨，口出颐下。鸟：雁、鹭、鸟、鹊、鹰、隼。木：松、桦、榆、柳、蒲。松高者仰射不能及愿，而桦尤多。有金、铁、锡。每雨，俗必得铁，号“迦沙”，为兵绝犀利，常以输突厥。其战有弓矢、旗帜。其骑士拆本为盾，蔽股足，又以圆盾傅肩，可捍矢刃。其君曰“阿热”，遂姓阿热氏，建一纛，下皆尚赤，馀以部落为之号。服贵貂貉。阿热冬帽貂，夏帽金扣，锐顶而卷末。诸下皆帽白毡，喜佩刀砺。贱者衣皮不帽。女衣毳毼、锦剡绫，盖安西、北廷、大食所贸售也。阿热驻牙青山，周栅代垣，联毡为帐，号“密的支”！它首领居小帐。凡调兵，诸部役属者悉行。内貂鼠、青鼠为赋。其官：宰相、都督、职使、长史、将军、达干六等。宰相七，都督三，职使十，皆典兵；长史十五，将军、达干无员。诸部食肉及马酪，惟阿热设饼饵。乐有笛、鼓、笙、鼙、盘铃，戏有弄驼、师子、马伎、绳伎。祠神惟主水草，祭无时，呼巫为甘。昏嫁纳羊马以聘，富者或百千计。丧不齎面，三环尸哭，乃火之，收其骨，岁而乃墓，然后哭泣有节。冬处室，木皮为覆。其文字言语，与回鹘正同。法最严：临阵挠、奉使不称、妄议国若盗者皆断首；子为盗，以首著次颈，非死不脱。……

坚昆本纒国也，地与突厥等。突厥以女妻其酋豪，东至骨利幹，南吐蕃，西南葛逻禄。始隶薛延陀，延陀在颉利发一人监国。其酋长三人，曰讫悉辈，曰居沙波辈，曰阿米辈，共治其国……。

贞观二十二年，闻铁勒等已入臣，即遣使者献方物，其酋长俟利发失钵屈阿栈身入朝。太宗劳享之，谓群臣曰：“往渭桥斩三突厥，自谓功多。今俟利发在席，更觉过之。”俟利发酒酣，奏愿得持笏，帝以其地为坚昆府，

沮洳，水浸处，下湿之地。音苴茹。

皙面，白色的脸孔。

陵苗裔，西阳杂俎卷4云：“其髭髯俱黑者，汉将李陵及其兵众之胤也。”

趋伉，矫健，音乔抗。

糶，音祭，黍的一种。

橐它，即骆驼。

毳毼，音脆曷，毛布。

安西，唐都护府名。治所在西州（今新疆吐鲁番东南达克阿奴斯城），后移治龟兹（今库车），辖新疆天山以南地区及附近诸羁縻州府。

北廷，唐都护府名。治所在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北二十馀里护堡子破城），统天山北路突厥族诸羁縻州府。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

斩三突厥，在武德九年，突厥颉利突利二可汗以其众二十万，至渭水便桥北，太宗单骑斥退之。

拜俟利发左屯卫大将军，即为都督，隶燕然都护。高宗世，再来朝。景龙中，献方物，中宗引使者劳之曰：“而国与我同宗，非它蕃比。”属以酒，使者顿首。玄宗世，四朝献。乾元中，为回纥所破，自是不能通中国。後狄语讹为 曷斯，盖回鹘谓之，若曰黄赤面云，又讹为曷曷斯。然常与大食、吐蕃、葛禄 相依杖。吐蕃之往来者，畏回鹘剽钞，必住葛禄，以待 曷护送。大食有重锦，其载，二十橐它乃胜，既不可兼负，故裁为二十匹，每三岁一餉曷斯。而回鹘授其君长阿热官为毗伽顿颉斤。回鹘稍衰，阿热即自称可汗。其母突骑施女也，为母可敦；妻葛禄叶护女，为可敦。回鹘遣宰相伐之，不胜，拿斗二十年不解。阿热恃胜，乃肆詈曰：“尔运尽矣，我将收尔金帐，於尔帐前驰我马，植我旗。尔能抗，及来；即不能，当疾去。”回鹘不能讨，其将句录莫贺导阿热破杀回鹘可汗，诸特勒皆溃。阿热身自将，焚其牙 及公主所庐金帐者，回鹘可汗常坐也，乃悉收其宝资，并得太和公主，遂徙牙牢山之南。牢山亦曰赌蒲，距回鹘旧牙度马行十五日。阿热以公主唐贵女，遣使者卫送公主還朝，为回鹘乌介可汗 邀取之，并杀使者。会昌 中，阿热以使者见杀，无以通於朝，复遣注吾合素上书言状。注吾，虜姓也。使言猛；素者左也：谓武猛善左射者。行三岁，至京师，武宗大悦，班渤海使者上，以其处穷远能脩职责，命太仆卿赵蕃持节临慰其国，诏宰相即鸿胪寺见使者，使译官考山川国风。宰相德裕上言：“贞观时，远国皆来，中书侍郎颜师古请如周史臣集四夷朝事为王会篇。今 曷斯大通中国，宜为王会图以示後世。”有诏以鸿胪所得绩著之；又诏阿热著中正属籍。是时，乌介可汗馀众託黑车子，阿热愿乘秋马肥擊取之，表天子请师。帝令给事中 刘濛为巡边使，朝廷亦以河陇四镇十八州久沦戎狄，幸回鹘破弱，吐蕃乱，相残齧，可乘其衰，乃以右散骑常侍 李拭使 曷斯，册君长为宗英雄武诚明可汗，未行而武宗崩。宣宗嗣位，欲如先帝意。或谓 曷斯小种，不足与唐抗。诏宰相与臺省 四品以上官议，皆曰：“回鹘盛时有册吨，今幸衰亡，又加 曷斯，後且生患。”乃止。至大中元年(11)，卒诏鸿胪卿李业持节册 曷斯为英武诚明可汗，逮咸通 间，三来朝。然卒不能取回鹘，後之朝聘册命，史臣失传。

燕然都护，唐都护府名。贞观二十一年（647年）置，统铁勒、回纥各羁縻府、州。治所在西受降城（今内蒙古自治区杭锦后旗乌加河北岸）东北四十里。龙朔三年（663年）改名瀚海都护府。

同宗，李德裕与纥纆斯可汗书云：“闻可汗受氏之源，与我同族。我国家承北平太守，可汗又是都尉苗裔，以此合族，尊卑可知。”

葛禄，即葛逻禄。

焚其牙，指 曷斯毁鄂尔浑河之回纥城，时在唐文宗开成五年。

太和公主，唐惠宗女，穆宗（821—824年在位）长庆元年（821）嫁回纥崇德可汗。

牢山，即赌满山或食漫山，其地不详。

乌介可汗，公元841—845年在位。回纥亡後南逃，後寄居黑车子室韦，被杀。

会昌，唐懿宗年号，公元841—846年。

至京师，通鑑繫此事於会昌三年（843年）。

黑车子，通鑑胡注云：黑车子即室韦之一种，去汉界一千馀里。

给事中，唐官名。唐门下省置给事中，职责乃省置奏案，掌封驳。

右散骑常侍，中书省閒员。

台省：台，指御史台；省，指尚书、门下、中书三省。

咸通，唐懿宗年号，公元860—873年。

(新唐书 217 下, 曷斯传)

(三) 西域诸国 吐谷浑

1. 隋唐之際西域各国概况安西四镇之设立

(1) 高昌

高昌国者, 则汉车师 前王庭也, 去敦煌十三日。行其境, 东西三百里, 南北五百里, 四方多大山。昔汉武帝遣兵西讨, 师旅顿敝, 其中尤困者因住焉。其地有汉时高昌壘, 故以为国号。

初, 蠕蠕阼立闾伯周 为高昌王。伯周死, 子羲成立, 为从兄首归所杀。首归自立为高昌王, 又为高车阿伏至罗 所杀, 以敦煌人张孟明为主。孟明为国人所杀, 更以马儒为王, 以鞏顾、麴嘉二人为左右长史。儒又通使後魏请内属, 内属人皆戀土, 不愿东廷, 相与杀儒, 立嘉为王。嘉字灵凤, 金城榆中人。既立, 又臣於茹茹。及茹茹主为高车所杀, 嘉又臣於高车。属焉耆为挹怛 所破, 众不能自统, 请主於嘉, 嘉遣其第二子为焉耆主, 由是始大, 益为国人所服。嘉死, 子坚立。

其都城周迴一千八百四十步, 於坐室书鲁哀公问政於孔子之像。国内有城十八。官有令尹一人, 次公二人, 次左右衛, 次八长史, 次五将军, 次八司马, 次侍郎、校郎、主簿、从事、省事。大事決之於王, 小事长子及公评断。不立交记。男子胡服, 妇人群襦, 头上作髻。其风俗政令, 与华夏略同。地多石碛, 气候温暖, 穀麦再熟, 宜蠶, 多五果。有草名为羊刺, 其上生密, 而味其佳。出赤盐如朱, 白盐如玉。多蒲陶酒。俗事天神, 兼信佛法。国中羊马牧於隱僻之处, 以避处寇, 非贵人不知其所。北有赤石山, 山北七十里 有贪污山, 夏有积雪, 此山之此, 铁勒界也。从武威西北有捷路度沙碛, 千餘里, 四面茫然, 无有蹊径, 欲往者寻有人畜骸骨而去。路中或闻歌哭之声, 行人寻之, 多致亡失, 盖魑魅魍魎 也。故商客往来, 多取伊吾路。(隋书卷 83, 高昌传)

车师, 汉代西域国名。在今新疆吐鲁番雅尔和屯。

汉时高昌壘, 根据汉书卷 96 下车题传, 汉朝在西域设戊己校尉(公元前 48 年), 屯驻在高昌壁。

闾伯周, 闾音侃。闾伯周被立为高昌王, 在公元 460 年。

高车阿伏至罗: 阿伏至罗是高车副伏罗氏的首领, 於公元五世纪末年率部反抗蠕蠕, 西廷到高昌附近。

茹茹, 见本书 178 页注(3)。

挹怛, 即嚙哒在五世纪末年国势强盛, 到六世纪中叶被突厥所灭。

官有令尹一人: 周书卷 50 高昌传记高昌官制最详细: “官有令尹一人, 比中夏相国。次有公二人, 皆其王子也, 一为交河公, 一为田地公。次有左右衛。次有八长史, 曰吏部、祠部、库部、食部、主客、礼部、民部、兵部等长史也。次有建武、威远、陵江、殿中、伏波等将军。次有八司马, 长史之副也。次有侍郎、校书郎、主簿、从事, 階位相次, 分掌诸事。次有省事, 专掌引导。”

群襦, 音群如, 即裙子短襖。

魑魅魍魎, 音癡媚罔两。魑魅是古时迷信藏在山林裏会害人的精怪; 魍魎也是古时怪物的名称。现在用来通称各种鬼怪。

高昌麴文泰，贞观十三年，太宗谓其使曰：“高昌数年来朝贡脱略，无藩臣礼……。又西域使欲来者，文泰悉拘留之。又遣使谓薛延陀云：‘既自为可汗，与汉天子敌也，何须拜谒其使？’事人阙礼，离间好，恶而不诛，善者何权？明年，当发兵马，以撃尔国。”是时薛延陀可汗表请为军导以撃高昌，太宗许之。民部尚书唐儉至延陀，与谋进取。太宗冀其悔过，复下宝书，示以祸福，徵之入朝。文泰称疾不至，太宗乃使吏部尚书侯君集为交河道大总管，率左屯卫大将军薛万均突厥契苾之众，步骑数万众以击之，时公卿近臣，皆以行经沙碛，万里用兵，恐难得志，又介居绝域，纵得之，不可以守，竟以为谏，太宗皆不听。文谓所亲曰：“吾往者朝观，见秦、陇之北，城邑萧条，非复有隋之比。设今伐我，发兵多则量运不给，若发三万已下，吾能制之。加以碛路难险，自然疲顿，吾以逸待劳，从收其弊，何足为忧也？”及闻王师临碛口，惶骇计无所出，发病而死。其子智盛嗣立。既而君集兵掩至柳谷，进趨田地城。将军契苾何力为前军，与之接战而退。大军继至，攻拔其城掳男女七千余口，进逼其都。智盛遗君集书曰：“有罪于天子者，先王，即咎深谴積，身已丧之。知盛袭位无几，君其赦诸！”君集谓曰：“若能悔祸，当面缚军门。”又命诸军引动车炮车以逼之，飞石雨下，城口大惧，知盛穷蹙，出城降。君集分兵掠地，下其三郡、五县、十二城，户八千，口三万七千七百，马四千三百匹。其界东八百里。先是，其国童谣云：“高昌兵马如霜雪，汉家兵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首自消。”文泰使人捕其初唱者，不能得。……

时太宗欲以高昌为州县，特进魏徵谏，……，太宗不从，竟以其地置西州，又置安西都护府，留兵以镇之。

初，西突厥遣其叶护屯兵于可汗浮圖城，与高昌相影乡，至是惧而来降，以其地为庭州，于是勒石纪功而旋，其智盛君臣及其豪右，皆徙中国。

麦氏有国，至智盛，凡九世、一百三十四年而灭。（册府元 卷 1000，外臣部 灭亡）

（2）焉耆

贞观十三年，公元 639 年。

脱略，疏忽不在意，常常脱时或不恭敬。

薛延陀，铁勒诸部族之一，初属突厥。公元 629 年，其首领夷男建立国家。

民部尚书，官名，正三品，至贞观二十三年改为户部尚书。

左屯卫大将军，正三品武官。

契苾，铁勒九姓之一，其首领契苾何力于贞观六年（632）年率部归附唐朝。

柳谷，在今新疆鲁克沁东。

田地城，即唐之柳中县，今鲁克沁。

咎深谴，罪恶深重，责罚也多了。

而縛军门，把自己縛起来，到军营的门前去投降。

动车，古代的一种攻城战具，形状不详，诗经已提到用动车攻城，有人认为是像梯的攻具。

炮车，当依旧唐书西戎传作抛车，是一种有四个轮子的抛石的攻城具。

特进，唐代正二品的散职文官。

可汗浮固，也叫浮固城，唐庭州金满县，今新疆吉木萨西北。

焉耆国，在京师西四千三百里，东接高昌，西窰兹，即汉时故地。其王姓龙氏，名突骑支，胜兵二千余人，常役属于西突厥。其地郎活，多蒲萄，颇有鱼监之利。

贞观六年。突骑支遣使贡方物，复请大碛路以便行李，太宗许之。自隋末罹乱，碛路遂闭，西域朝贡者皆由高昌，及是，高昌大怒，遂与焉耆结怨，遣兵袭焉耆，大掠而去。西突厥莫贺设与咄陆弩失毕不协，奔于焉耆，咄陆复来攻之。六年，遣使言状，并贡名马。时西突厥国乱，太宗遣中郎将桑孝彦左右并曹韦弘机往安抚之，仍册立啞利失可汗。可汗即立，素善焉耆，今与焉耆为援。十二年，处月、处密与高昌攻陷焉耆五城，掠男女一千五百人，焚其庐舍而去。十四年，侯君集讨高昌，遣使与之相结，焉耆王大喜，请为声援。及破高昌，其王诣军门称谒。焉耆人先为高昌所掳者悉归之，由是遣使谢恩并贡方物。其年，西突厥重臣屈利啜为其弟娶焉耆王女，由是相为唇齿，朝贡遂阙。安西都护郭孝恪请击之，太宗许焉。会焉耆王弟颉鼻叶护兄弟三人来至西州，孝恪选步骑三千出银山道，以颉鼻弟要婆準为乡道。焉耆所都城，四面有水，自恃险固，不虑于我。孝恪倍道兼行，夜至城下，溉遣将士浮水而渡，至晓，一时余级。鼓角齐震，城中大扰。孝恪纵兵击之，掳其王突骑支，首掳千余级。以粟婆準道军有功，留摄国事而还。时驾幸洛阳宫，孝恪鏖突骑支并其妻子送行在所，诏宥之。……。及太宗葬昭陵，乃刻石像龙突骑支之形，列于玄阙之下。自是，朝贡不绝。（旧唐书卷198，焉耆国传）

（3）龟兹

龟兹国，即汉西域旧地也，在京师西七千五百里。其王姓白氏。有城郭屋宇，耕田畜牧为业。男女皆剪发，重与项齐。唯王不剪发，学胡书及婆罗门书笔计之事，尤重佛法。其王以锦蒙项，著锦袍金宝带，坐金狮子床。有良马、封牛。饶葡萄酒，富室至数百顷。

高祖即位，其主苏伐勃驮遣使来朝。勃驮寻卒，子苏伐置代立，号时健贺俟利发。贞观四年，又遣使献马，太宗赐以写书，抚慰甚厚，由此岁贡不绝。然臣于西突厥。安西都护郭孝恪来伐焉耆，库车遣兵援助，自是职责

焉耆，音烟奇，今新疆焉耆西南四十里城市附近。

兹：音丘慈，即今新疆库车。

贞观六年，公元632年。

莫贺设，一称泥莫贺设，即咄陆可汗。

咄陆弩失毕，西突厥属部。西突厥分左右厢，左厢号五咄陆祿部，右厢号五弩失毕部，通谓十姓部落。“并”，新旧唐书合钞作“冑”。

岁月、处密，西突厥属部，在天山北路。处月“居金娑之阳，蒲类之东”，在交河县西北。处密在今塔城之东南，额而齐斯河之西南。

郭孝恪，旧唐书卷83、新唐书卷111均自传。

昭陵，唐太宗墓，在今陕西醴泉县东北五十里九嵕山。

玄阙，淮南子道应训“人乎玄阙”注：“玄阙，北方之山也。”

库车，即库车。亦作鸠车、丘车或归车。

婆罗门，古印度四种姓中最高阶层，世掌教权，为知识的传授者。

颇阙，伐置死，其弟诃黎布失异代立，渐失蕃臣礼。……永徽元年，又以诃黎失异为右骁卫大将军，寻放还蕃，抚其余众，依旧为龟兹王，赐物一千段。先是太宗既破库车，移置安西都护府于其国城，以郭孝恪为都护，兼统于阗、勒、碎叶、谓之四镇。高宗嗣位，不欲广地劳人，复命有司弃兹等四镇，移安西依旧于西州。其后吐蕃大人，焉耆已西四镇城堡并为贼所陷。则天临朝，长寿元年，武威军总管王孝桀、阿史那忠节大破吐蕃，克复龟兹、于阗等四镇，自此复于龟兹置安西都护府，用汉兵三万人以镇之。即徵发内地精兵，远迁沙碛，并资遣衣粮等，甚为百姓所苦，言事者多请弃之，则天竟不许。其安西都护：则天时有田扬名，中宗时有郭元振，开元初则张孝嵩、杜进，皆有政绩，为夷人所伏。（旧唐书卷198，龟兹国传）

(4) 于阗

瞿萨旦那国，周四千余里，沙碛大半，壤土隘狭，宜穀稼，多众果。出氍毹细毯，工纺绩絁，又产白玉黑玉(11)，气序和畅，飘风飞埃。

俗知礼义，人性温恭，好学典艺，博达会能。众庶富乐，编户安业。国尚乐音，人好歌舞。少服毛褐氍毹裘，多衣丝絁白氍。仪形有礼，风则有纪。文字书章，聿遵印度，微改体势(12)，粗有沿革。语异诸国，崇尚佛法。（大唐西域记卷12，瞿萨旦那国）

王城东南五六里，有鹿射僧伽蓝(13)，此国先王妃立也。昔者此国未知桑蚕，闻东国有之，命使以求。时东国君秘而不赐，严敕关防，无令桑蚕种出也。瞿萨旦那王乃卑词下礼，求婚东国，国君有怀远之志，遂允其请。瞿萨旦那王命使迎妇而诫曰：“尔致词东国君女，我国素无丝绵桑蚕之种，可以持来，自为裳服。”女闻其言，密求其种，以桑蚕之子置帽絮中。既至关防，主者遍索，唯王女帽不敢以检，遂入瞿萨旦那国，止鹿伽蓝矿地，方备仪礼，奉迎入宫，以桑蚕利留於此地。阳春告始，乃植其桑；蚕月既临，复事采养。初至也，尚也杂叶养之。自时厥后，桑树连荫。王妃乃刻石为制，不令伤杀，蚕蛾飞尽，乃得治繭，敢有犯违，明神不祐，遂为先蚕建此伽蓝。

永徽元年，唐高宗年号，公元650年。

移置……于其国城，事在贞观二十二年（648）。

于阗，今新疆和田。

勒，今新疆喀什市。

高宗弃四镇事在咸亨元年（公元670年）。

长寿元年，公元692年。

王孝桀，旧唐书卷93、新唐书卷111均有传。

阿史那忠节，通监作“武卫大将军阿史那忠节”，胡注：此时既改武卫为鹰扬卫，不应复以旧官名忠节，历史家仍袭旧官名而书之耶。

田扬名，旧唐书卷198、新唐书卷221上均有传。

郭元振，即郭震，旧唐书卷97、新唐书卷112均有传。

张孝嵩，旧唐书卷198、新唐书卷221上均有传。

瞿萨旦那，梵语 kus tana 的转音，义为地乳，即古于阗，今新疆和田。

氍毹，音衢毹，毛织的地毯。

施绸，音施儻，粗丝织品。

数株枯桑，云是种之树也。故今此国有蚕不杀，竊有取丝者，来季 辄不宜蚕。

（大唐西域记卷 12，瞿萨那国）

（附）西域乐曲

吾闻黄帝鼓清角，弥伏熊罢 舞玄鹤，舜持干羽 苗革心，尧用咸池凤巢阁，大夏、濮、武 皆象功，功多已讶玄功薄。汉祖歌沛 亦有歌，秦王破阵 非无作。作之宗庙见艰难，作之军旅传糟粕。明皇 度曲多新式，宛转侵淫易沉著，赤白桃李取花名，霓裳羽衣号天落，雅弄虽云已变乱，夷音未得相参错。自从胡骑起烟塵，毛毳 腥羶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火凤声沉多咽绝，春鸞囀(11)罢长萧索。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元氏长度集卷 24，法曲）

2、吐谷浑

吐谷浑，居某松山之阳，洮水之西，南抵白兰，地数千里。在城郭，不居也，随水草帐室肉粮。其官有长史、司马、将军、王公、仆射、尚书、郎中，盖慕诸毕为之。俗识文字。其王椎髻 黑冒，妻锦袍织群，金璫 饰首。男子服长群缿冒，或冠羴，妇人辮发萦后，缀珠贝。婚礼富家厚纳聘，贫者窃妻去。父死妻庶母，兄死妻嫂。丧有服，葬已即除。民无常税，用不足，乃敛富室商人，足而止。凡杀 若盗马者死，它罪赎以物。地多寒，宜政政麦、

年，即“年”字。

清角，琴名。陈暘乐书琴论：黄帝之清角，齐之号钟。

罢，音陂，兽名，俗名人熊，较熊为大。

干羽，古代乐舞者所持的盾和羽毛。

咸池、大夏、濮、武，周代制定的宫廷祭祀乐舞，凡六种。其中尧乐名咸池，禹乐名大夏，成汤乐名大濮、周武王乐名大武。

汉祖歌沛，指汉高祖刘邦得天下后回家乡沛，作大风歌。

秦王破阵，指秦王破阵乐，唐代乐舞名，是唐太宗李世民作秦王时领军山战的军歌，后改编为表现战阵的武舞。

明皇，指唐玄宗李隆基。

赤白桃李、霓裳羽衣，指赤白桃李花、霓裳羽衣曲，俱唐代曲名。霓裳羽衣曲，原为开元中西凉节度使杨敬述所进之印度婆罗门曲，经唐玄宗修改并制歌词，於天宝十三年改用此名。

毳，音瘁，鸟兽的细毛。

吐谷浑，鲜卑族一支。初居今辽锦县西北。四世纪初边迁甘青间。隋初有夸吕可汗，建都伏俟城（在今青海西岸十五里）。

某松山，在合川郡（今甘肃西宁西北边外）境。临洮郡（故治在今甘肃临潭县西南）及和政郡（故治在今甘肃岷县东北）之南。

洮水，在今甘肃临潭县西北。

白兰，注见下文吐蕃节，本书 213 页注。

椎髻，束发成椎形的髻。

黑冒，黑巾之类。

金璫：璫，古文花字。金璫即金花。

菽、粟、芡菁，出小马、犛牛、铜铁、丹砂。有青海者，周八、九百里，中有山，须冰合，游牝马其上。明年生驹，号龙种。尝得波斯马，牧於海，生驄驹，日步千里，故世称青海驄。西北有流沙数百里，夏有热风伤行人，风将发，它驼引项鸣，埋鼻沙中。人候之，以氈蔽鼻口，乃无恙。

隋时，其王慕容伏允，号步萨钵，尝寇边。炀帝遣铁载败之，壁西平，复命观王雄破其众。伏允以数十骑入泥岭，亡去，仙头王率男女十余万降。置郡县针戍，以长子顺为质，因王之，统余众，俄追还。……诺曷钵⁽¹¹⁾死，子忠立。忠死，子宣超立，圣历三年，拜基豹韬员外大将军，袭故可汗号。八部诣凉、甘、肃、瓜、沙等州降。宰相张锡与右武卫大将军唐休璟议徙其人於秦、陇、丰、灵间，令洋得畔去，凉州都督郭元振以为：“吐谷浑近秦、陇则与监牧杂处，置丰、灵又迥默啜，假在诸毕，亦不遽移性也。前日王孝术自河源军徙耽尔乙句贵置灵州，既其叛，乃入牧坊掠群马，痲夷州县，是则迁中土无益之成验。往素和贵叛去，於我无捐，但失吐谷浑数十部，岂与句贵比耶？今降虏非强服，皆突矢刃叶吐蕃而来，宜当循其情，为之制也。当甘、肃、瓜沙降者，即其所置之，因所投而居，情易安；磔数州，则势自分。顺情，分势，不扰於人，可谓善夺戎心者也。岁遣针遏使者与宣超兄弟抚之，无令相侵夺生业，固矣。如有叛去，无损中国。”认可。（新唐书卷221上，吐谷浑传）

大业末，天下大乱，伏允及顺复故也。大唐贞观中，李靖、侯君集破灭之，伏允远遁，为左右所杀，其子大宁王顺归降，于是重建其国。封顺为西平部王，仍如越胡吕鸟甘豆可汗之号，旋又为部下所杀。十年，立顺子诺钵为河源郡王，主其国，自尔衰弱。而吐蕃强盛，高宗时为破灭。诺曷钵以余众复来降，于灵州之境置安乐州，以诺曷钵为刺史，其故地并没于吐蕃。后又封渠帅慕容宣超为青海王。（通典卷190，吐谷浑传）

（四）吐蕃

1. 吐蕃的社会

丹砂，朱砂。

西平，隋郡，唐改为鄯州，今青海乐都县治。

观王雄，初名惠，隋高祖族子。任怀州刺史、京兆尹，征吐谷浑还，封观王。

甘州，治所在今甘肃张掖县，肃州，治所在今甘肃西泉。瓜州，治所在晋昌（今甘肃安西双塔堡附近）。沙州，治在敦煌（今甘肃敦煌县西）。

秦州，治所在上邽（今甘肃天水东北），大中三年（849年）移成纪（今秦安北）。陇州，治所在今陕西陇县。丰州，治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临河县东。灵州，治所在宁夏灵武西南，辖今宁夏西北部。

监牧，国家牧场，属太仆寺统领。有牧监、副监等官。唐监牧在陇右等地。

河源军，唐军名，治所在今青海西宁市东南。

痲夷：痲，音槃，疮痕；创伤。

磔，音摘，分裂肢体。

顺，慕容伏允之子。

越胡（亦作故）吕鸟甘豆可汗，即西平郡王慕容顺。

安乐州，故治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县。

慕容宣起，即慕容宣赵，参看旧唐书卷198。

吐蕃本西羌属，盖百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间。有发羌、唐旄等……………。居析支水西。祖曰鹘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诸羌，据其地。蕃、发声近，故其子孙曰吐蕃，而姓勃罕野。或曰：南凉秃发利鹿孤之后，二子曰樊尼，曰辱檀。辱檀嗣，为乞佛炽逊所灭。樊尼挈残部臣沮渠蒙逊，以为临松在守。蒙逊灭，樊尼率兵西济河，逾积石，遂抚有群壮烈羌云。

其俗谓强雄曰赞，太原市太原市丈夫曰普，故号君长曰赞普。赞普妻曰末蒙。其官有大相曰论匿，副相曰论苾户莽，各一人，亦号大论、小论。都护一人，曰悉编掣逋。又有内大相，曰曩论掣逋，亦曰论莽热；副相曰曩论觅零逋；小整事，喻寒波充。皆伤国事，摠号曰尚论掣逋突瞿。地直京师西八千里，距鄯善(11)五百里。胜兵(12)数十万。（新唐书 216 上，吐蕃传）

吐蕃国，本汉西羌之地。雷、雨、风、雹、霜、雪，每隔日有之。夏节气如中土。暮春之月，山有积雪。其草细不过三寸，牛马皆食之。地有冷瘴，令人气急，不甚为害。其俗重汉总而贵（瑟瑟），男女用为首饰。而白兰等并臣焉。其君长或居跋布川，或居逻些。有小城而不居，坐大毡帐，连帐张大，下庐其拂，可坐数百人。兵卫极严，而衙府甚狭。西南通泥婆罗门国卑实兹焉。其百姓皆居小拂庐，而无分别。俗义牛羊，取乳酪，用供食，兼取毛为褐而衣焉。不食驴马肉。以麦为麪，家不全给。人死，杀牛马以殉，

羌，古种族名。东汉时分为东西羌：东羌居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等地；西羌居汉阳、金城等地。后来他们的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一就是犍牛种，也称旄牛夷；因地近越巂，又称越巂羌。他们向西迁徙，不知始於何时，但此后旄牛夷之名即不再见于载籍。吐蕃自称出自犍牛部，似与犍牛称、旄牛夷、越巂羌有关。

河、湟、江、岷，指黄河、湟水、长江、岷江。

发羌、唐旄，羌人的两个部落，人居今青海西部及西藏北部地区。

析支水，水名。黄河屈向东北流，经析支地区，故称析支水，亦名赐支河，今青海大积后山至贵德县界。

鹘提勃野，通典边防吐蕃作鹘提悉补野。王忠从对音来推考，以为应作鹘提悉勃野。

勃罕野，旧唐书吐蕃传上作罕勃野。册府元外部吐蕃有“宝髻”的称号，宝髻当勃罕野的异译。

利鹿孤，南凉王名。

臣沮渠蒙逊，臣服于沮蒙逊。沮蒙逊，北凉王名。

临松，前凉所置郡，北凉因之，故城在今甘肃第掖县南。

积石，山名。积石山的西部为湟牛河，拓拔樊尼就在那里建国，国名疑是新唐书苏毗传中的多弥。

总，帛的总名。

瑟瑟，据唐会要卷 97 补，是碧珠。吐蕃的章饰，以瑟瑟为最上。

白兰，白兰羌，叶蕃谓之丁零，左属党项，右与多弥接。

跋布川，川指平原，通典作疋播城。新唐书地理志作勃全驿，谓即赞普夏牙所在，在今西藏泽当西南之瓊结宗，为吐蕃迁居拉萨前的旧都。

逻些，一作逻娑，唐时吐蕃的都城，今西藏拉萨。

下庐其拂，聊毳帐来居住，号大拂庐。

泥婆罗门国，即尼泊尔。

卑实兹，地名。

小拂庐，聊小庐帐来居住。小拂庐对大拂庐而言。

取牛马头周垒于墓上。其墓正方，累石为之，状若平头屋焉。其臣与君自为友，号曰共命人，其数不过五人。君死之日，共命人皆日夜纵酒；葬日，于脚下针血，尽乃死，便以殉葬。复有亲信人，用刀当脑纵(11)锯，或有将四尺木，大如指，刺两肋下，死者十有四五，亦殉葬焉。其设官，父死子代，绝嗣则近(12)亲袭焉，非其种类，辄不相代(13)。大略其官(14)章饰有五等：一谓瑟瑟，二谓金，三谓金饰银上，四谓银，五谓熟铜，各以方圆三寸褐上装之，安膊前以别贵贱。其战必下马列行阵，死则递改之，终不肯退。枪细而长于汉者。弓矢弱（而甲）(15)坚。人皆用劔；不战，负劔而行。俗重战死；战死者，其墓周围，白土泥之，不与诸墓连接。其驿以鐵箭为契，其箭长七寸。若急驿，膊前加著一银鹞；更急，其鹞至十二、三(16)。每驿百余里。……

俗刻木结绳。其兵以金为镞，寇至举烽而应之。重战没者，为甲门。奔败者，加狐尾於首，以示终身之耻。自其王弃宗弄赞，唐太完贞观后，吞并诸蕃，地方千里，每十节度置一上相统之，自号吐蕃。为宝髻爵位，则以宝珠、大瑟瑟、小瑟瑟、大银、小银、大礞石、小礞石、大铜、小铜等为告身，以别高下。重君臣之义，轻父子之道。用政严酷，人无敢违。事无大小，必出于宰相，便宜从事，故国风大理。而饮酒者不得及乱。女子无敢干政。然缁徒之间，或有专柄者。好呪誓，而多疑忌。敬信释氏，谄鬼神。贵壮贱老，倨父傲母。惟以淬礪为业，罕务耕耘，不喜病疾，尤恶疮痍。出疆之费，亦无定给，而临阵所得，便为已有，所以战伐吞并，往必成功。（册府元龟卷916，外臣部，土风三，吐蕃国）

2. 吐蕃的兴起 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

贞观八年，其赞普弃宗弄讚始遣使朝贡。弄讚弱冠嗣位，性骁武，多英略，其邻国羊同及诸羌并宾伏之。太宗遣行人冯德遐往抚慰之。见德遐，大悦。闻突厥及吐谷浑皆尚公主，乃遣使随德遐入朝，多赍金宝，奉表求婚，太宗未之许。使者既反，言于弄讚曰：“初至大国，待我甚厚，许嫁公主。会吐谷浑王入，有相离间，由是礼薄，遂不许嫁。”弄讚遂与羊同连，发兵以击吐谷浑。

吐浑不能支，遁于青海之上，以避其锋，其国人畜并为吐蕃所掠。于是进兵攻破党项及白兰诸羌，率其众二十余万，顿于松州西境，遣使贡金帛，

周垒，普遍堆积。

弃宗弄赞，论赞索之子，亦名弃苏农，亦号弗夜氏，西藏佛教史称他为松赞干布。他求婚于唐，唐太宗贞观十五年妻以宗女文成公主。

缁徒：缁，黑色；僧侣衣黑衣，故称缁徒，也称淄流。

释氏：佛教始祖为释连牟尼，故泛称佛教为释氏或释家。

淬礪，犹言铸造刀剑。因为铸刀剑时烧红浸入水里，叫做淬；用礪磨利刀剑，叫做礪。

贞观八年，公元634年。

羊同，国名。有大小羊同。大羊同东接吐蕃，西接小羊同，东西十余里，所出物产，略与吐蕃同。

行人冯德遐，使者冯德遐。按：冯德遐出使吐蕃在贞观八年。

尚公主，娶公主。

赍，同齐，俗亦作贲。

云来迎公主，又谓其属曰：“若大国不嫁公主与我，即当入寇。”遂进攻松州。都督韩威轻骑觐贼，反为所败，旁人大扰。太宗遣吏部尚书侯君集为当弥道行营大总管，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为白兰道行军总管，率步骑五万以击之。进达先锋自松州夜袭其营，斩千余级。弄讚大懼，引兵而退，遣使谢罪，因复请婚，太宗许之。弄讚乃遣其相录东赞致礼，献金五千两，自余宝玩数百事。

贞观十五年，太宗以文成公主妻之，令礼部尚书、江夏郡王道宗主婚，持节送公主于吐蕃。弄讚率其部兵次柏海，亲迎于河源，见道宗，执子婿之礼甚恭，既而欢大国服饰礼仪之美，俯仰有愧沮之色。及与公主归国，谓所亲曰：“我父祖未有通婚上国者，今我得尚大唐公主，为幸宝多，当为公主筑一城，以夸示后代。”遂长城邑，立栋宇，以居处焉。公主恶其人赭面，弄讚令国中权且罢之。自亦释毡裘，袭纨绮，渐慕华风。仍遣酋豪子弟，请入国学，以习诗、书，又请中国识文人典其表疏。……

高宗嗣位，授弄讚为驸马都尉，封西海郡王，赐物二千段。因请蚕种及造酒、碾、磑、纸、墨之匠，并许焉。乃刊石像其形，列昭陵玄阙之下。（《唐书卷196，吐蕃传》）

3. 唐与吐蕃的关系

金城公主 降 吐蕃制

圣人布化，用百姓为心；王者乘仁，以八荒无外；故能光宅遐迩，财成物。由是隆周理历，启柔还之图；强汉乘时，建和亲之义。斯尽御寓长策，经邦茂节。

朕受命上灵，克纂洪业，揔三才而统极，混六合(11)以为家。声教所

松州，今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松潘县。唐置松州都督府。当时韩威为都督。

旁人在扰，指羌酋阎州刺史别从卧施，诺州刺史把利步利叛附吐蕃。吐蕃连兵不息。

录东赞，录有大臣之义。称东赞为“录东赞”，亦如称钦陵为“论钦陵”。

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

文成公主，唐太宗的宗女。

次柏海，驻柏海。通鑑考举说：十道图，大非川在青海南，柏海在其西。疑即今青海鄂凌湖或札凌湖。

河源，今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与海县一带。唐封吐谷浑王诺曷钵为河源郡王。

赭面，藏族有以赭色涂面的风俗。

金城公主，雍王守礼的女儿。章怀太子李贤的孙女，是唐中宗的侄孙女；但中宗把她养做女儿，于景龙四年（公元70年）出嫁吐蕃。

降，出嫁。

制，制指君命，即皇帝所发布的诏令。

八荒，八方极远的地方。

光宅遐迩，指皇帝的仁德，充满和覆盖了远近的地方。

财成，同“裁成”。裁成，即成就。

隆周，隆重盛的周朝。

强汉，强大的汉朝。

御寓，同“御宇”，统治天下。

揔三才而统极：揔，同总，聚集的意思。三才，指天、地、人。

覃(12)，建木棘林(13)之外；提封(14)爰巨，弱水(15)流沙(16)之表。悠然至道，高永薰风(17)；载战干戈(18)，大张礼乐；庶几前烈，克致和平。

眷(19)彼吐蕃，僻在西服，皇运之始，早申朝贡。太宗文武圣皇帝，德侔覆载，情深意兆，思偃兵甲，遂通姻好，数十年间，一方清静。自文成公主往嫁其国，因多变革，我之边隅，及与师旅，彼之蕃落，颇闻雕弊。

顷者赞普(20)及祖母可敦(21)酋长等，屡披诚款，积有岁时，思托旧亲，请崇姻好。金城公主，朕之小女(22)，长自宫闈，言适远方，岂不锺念？但朕为人父母，志恤黎元，始允诚祈，更敦和好，则边方宁晏，兵向休息，遂割深慈，为国大计。宜筑外馆，应嘉礼，降彼吐赞普，即以今月二十七日，朕亲自送於郊。（唐大诏令集卷42，和蕃）会吐蕃乞和，其大将论钦陵请罢四镇兵，年十姓之地。乃以元振使，因战虜情，还，上疏曰：“利或生害，害亦生利。国家所患，唯吐蕃与默啜耳。今皆和附，是将大利于中国也。若图之不审，且害隋之。钦陵欲裂十姓地，解四镇兵，此动静之机，不可轻也。若直遏其意，恐边患必甚于前。宜以策缓之，使其和望勿绝，而恶不得萌，固当取舍舍审也。夫患在外者，十姓、四镇是也；患在内者，甘、凉、瓜、肃是也。关、陇屯戍，向三十年，力用困竭。脱甘、凉有一警，岂堪广调发耶？善为国者，先料内以敌外，不贪外以害内，然后安平可保。钦陵以镇近己，畏我侵掠，此吐蕃之要。然青海吐浑密尔兰、鄯，为我患，亦国家之要。今宜报钦陵曰：‘四镇扼诸蕃走集，以分其力，使不得併兵东侵。今委之，则蕃力益疆，易以扰动。保后无东意当以吐浑诸部青海故地于我，则俟斤部落还吐蕃矣此足杜钦陵口，而和议未绝。且四镇久附，其国之心，岂与吐蕃等？今未知上害情实而分裂之，恐伤诸国意，非制御之算。’”后(11)从之。又言：“吐蕃倦倦徭戍久矣，咸愿解和。以钦陵欲四镇，专制其国，故未归款。陛下诚能岁发和观使，而钦陵常不从，则其下必怨；设欲大举，固不能，斯离间之渐也。”后然其计。后数年，吐蕃君臣猜攜卒诛钦陵，而其弟赞婆等来降。因诏元振与河源军大使夫蒙令令卿率主迎，授主客郎中。……拜元振为凉州都督，即遣之。初州境轮文纒四百里，虜来必傅城下。元振始于南峡口置和戎城。北碛置白亭军。制束要路，遂拓境千五百里，自是州无虜尤。（新唐书卷122，郭震傳）

二十一年二月，金城公主上言，请以今年九月一日树碑……。即树，吐

聿 应嘉礼：膺，语助；在受的意思。

原注：景龙国年正月。

披，分裂。

十姓，十姓突厥，即五咄陆、五弩失毕。

元振充使，郭元振奉武后命，由通泉尉授右武卫铠曹，出使吐蕃，时为万步登封元年（696年）九月。默啜，突厥可，公元693年出兵攻灵州，杀掠很多。695年遣使来唐，武后封他为善可汗。所以郭元振说“今皆和附”。

遏，拒绝。

脱，或者，如果。

吐浑，吐谷浑的简称。

俟斤，西突厥五弩失毕部各酋长，名曰俟斤。

猜攜，猜忌攜貳。

姓夫蒙，名令卿，祖先是羌族。

蕃遣其臣随汉 往剑南及 河西、碛西，厝千边州使曰：“两国和好，无相侵掠。”汉使随蕃使入蕃，告亦如之。其碑文曰：“维大唐开元二十一年，岁次壬申，舅甥修其旧好，同为一家。往日贞上年，初通和好，远降文成公主入蕃。以后景龙二年，重为婚媾，金城公主因兹降蕃。自此以来，万事休帖。间者边吏不谨，互有侵轶，越在遐荒。因之隔阂。今遵永旧，咸与维新，帝式藏用，不违厥旨。……大矣哉！皇天无私，惟圣作义。故违圣旨逆也，所以降雷系，若斯之明矣！昔先帝含弘爱，至从聘所，以一内外之礼，等花夷之观，通朝观之往来，成舅甥之晏好，则我先帝之德，不可忘也，顷者，瓜州之役，宥而不讨者，盖捨[之先迷之畜复。夫恃安则逸，叶则译弃礼，弃礼则忘信，忘信者暴蔑之心生也。故春秋时，人忘盟誓之典，有如日，有如河。我之今日，罔不稽古，而(11)蕃臣魁臣渠，宝曰驚戒，无或背淳德，习凶梗，侵扰我河、湟、窥视(12)我亭障；无或恣业，驚驰咆哮，剽掠我牛马，蹂践我农穡，汉家军领，亦不得兵马相侵，我家用不奄袭而城守，覆墜尔师徒，壅塞而道路湮灭而部落。不以兵强而害义以为利而弃言，则我无尔诈，而无我虞，信也。司盟，君祀莫不听，然后走正朔，宜百福，偕而命祚，泱泱乎，二寿之风矣！休哉！法尚一正，无二正之极，而惟脩代好，弥永年，忠于人则信于神，俾我唐受无疆之福，而亦荷有永之谋。用怀尔远人，不宝而远物，至圣之仁也。铭曰：言念旧好，义不忒兮。道路无壅，烽燧兮。指河为誓，子孙意兮。有渝其诚，神明殛兮！”（册府元 979年，外臣部，和亲二）

长庆会盟

穆宗长庆元年 九月，吐蕃请盟，帝许之。宰相欲重其事，请告太庙(11)，太常(12)礼院奏曰：“谨按肃宗、代宗故事，与吐蕃会盟，并不告庙。惟德宗建中末(13)，与吐蕃会盟于延平门(14)，欲重其诚信，特令告庙(15)。至

开元二十一年，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当公元 733 年。按：下句说岁次壬申，则是开元二十年，“一”字疑衍。

贞观十年，公元 636 年。

景龙二年，公元 708 年。按：景龙元年夏四月辛巳，以上所养壅王守礼女妻吐蕃赞普，“二”字疑误。休帖，美善而安定。

义，音，治。

瓜州之役，开元十六年，公元 728 年，七月吐蕃大将悉末朗攻瓜州，都督张守珪把他繫走。

畜复，拊畜顧复，像父母对待子女似的。

稽古，考古。

无或资業，驚驰咆哮：或，笺证引作“取”，又说：句疑有误。

湮，原文误作“烟”，今据笺登引改正。

虞，欺。

君祀，受祭祀的君神。

走正朔，行正朔。

代好，世代和好。按：唐太宗名世民，故唐讳“世”字。

忒，差。

渝，变。

殛，诛杀。

穆宗长庆元年，公元 821 年。

贞元三年(16),会于平凉(17),亦无告庙之文。伏以事出一时,又非经制(18),求之典礼,亦无其文。今谨参详,恐不合告。”从之。乃命大理卿(19)兼御史大夫刘元鼎充西蕃会盟使,以兵部郎中(20)兼御史中丞(21)刘师佐为副,尚舍奉御(22)兼监察御史李武、京兆府奉先系 丞兼监察御史李公度为判官。是年 十月,命宰臣崔植、王播、杜元颖 并赵与吐蕃誓壇所。太常礼院奏,应赵会盟官:尚书左仆射韩皋、御史中丞牛僧孺、吏部尚书李绛、兵部尚书萧俛、户部尚书杨于陵、礼部尚书韦绶、太常卿赵宗儒、司农卿裴武(11)、京兆尹柳公绰(12)、右金吾衛将军郭縱(13),并令赵壇所。

其誓辨曰:“维唐承天,抚有八紘(14),声教所臻(15),靡不来廷。兢业商粟,懼其陨颠,纘武绍文,疊应重光,克彰,克彰濬哲,罔忝洪绪,十有二葉(16),二百有四载(17)。则我太祖,权明号(18)而建不拔,铺鸿名而垂永久,类上帝(19)以答嘉应,享皇灵以酬景福(20),曷有怠已?越(21)岁在癸丑(22),冬十月癸酉文武孝德帝(23),丞相臣植、臣播、臣元颖等,与大蕃和使礼部尚书论讷罗等,会盟于京师,壇于城之西郊,坎于壇北。凡读誓、刑牲、加书、复坏、陟降、周旋之礼,动无违者,尽所以偃兵息人,崇姻继好,懋建(24)远略,规恢(25)长利故也。原夫吴穹上临,黄祇下载(26),茫茫蠢蠢(27)之类,必资官司,为厥宰臣,苟无统,则相灭绝,中夏见管,维唐是君;西裔一方,大蕃为主。自今而後,屏去兵革,宿忿旧恶,廓然消除;追崇舅甥,曩昔系援;边候撤警,戎烽韬 烟;患难相恤,暴掠不作;亭障瓠脱,绝其交侵;襟带要害,谨守如故;自无此诈,此无彼虞。呜呼!爱人为仁,保境为信,畏天为智,事神为礼,有一不至,邁灾於躬。塞山崇崇,河水汤汤,日吉辰良,奠其两疆,西为大蕃,东实臣唐,文臣执简,播告狄方。”

大蕃赞普 及宰相钵阐布、尚绮心儿等,先寄盟文要节云:“蕃、汉二邦,各守见管本界,彼此不得征讨,不得相为寇讎,不得侵谋境土。若有所

奉先系,今陕西蒲城系。

是年,长庆元年。

崔植,旧唐书卷 119、新唐书卷 142 均有傳。

王播,旧唐书卷 164、新唐书卷 167 均有傳。

杜元颖,旧唐书卷 197、新唐书卷 96 均有傳。

韩皋,旧唐书卷 129、新唐书卷 126 均有傳。

萧俛,旧唐书卷 172、新唐书卷 101 均有傳。

杨于陵,已见前注。

韦绶,旧唐书卷 162、新唐书卷 160 均有傳。

赵宗儒,旧唐书卷 167、新唐书 151 均有傳。

廓然消除,消除净尽。

韬,敛藏。

瓠脱,亦作区脱,边界上屯守的地方。

邁灾於躬,本身遭遇灾难。

汤汤,音商商,大水疾流貌。

臣唐,臣服於唐。

大蕃赞普,此下全录旧唐书吐蕃傳文。

疑，或要捉生，问事（讫），优给衣粮放还。今并依从，更无添改。”预盟之官十七人，皆列名焉。

是月，刘元鼎等与论讷囉同赴吐蕃本国就盟，仍敕元鼎到彼，今宰相已下各於盟文後自书各。元鼎至磨容馆之间，与蕃给事中论悉答热拥千馀骑议盟事於藏河北川中(11)。时赞普建衙帐(12)於野，以栅枪为垒，每十步攒长槊百枝，而中建大旆。次第有三门，相去百步，门有甲士、巫祝乌冠虎带，击鼓掙箭，入者必搜索而进。内走高室，环以宝盾，曰金帐，其中缘饰，多以金为蛟、螭、虎、豹之状，至甚精巧。元鼎既见赞普，年可十七八，号可黎可足(13)，戈衣白褐，以朝霞缠头，从佩金剑。国政蕃僧号钵掣逋，立於座右。侍中宰相，列於室下。翼日(14)，於衙帐西南具馔，馔味酒器，略与汉同。乐工奏秦王破阵乐、凉州、绿腰、胡渭州、百戏等，皆中国人也。所筑盟室，阔十步，高二尺。汉使与蕃相及高位者十余人相身列位，酋领百余人坐於坛下。坛上设一榻，高五六尺，使钵掣逋读誓文，则蕃中文字，使人译之，读讫歃血，惟钵掣逋不预，以僧故也。盟毕，於佛像前作礼，使僧讽文，以为誓约，郁金咒水饮讫，引汉使焚香行道，相贺而退。及元鼎回过河洲。元帅尚榻藏，即蕃相尚绮心儿也，馆元鼎於大夏川中。集东节使将帅凡百余人，看本国所署盟文於室上，高声晓读。读讫，因约束各守封界，无相侵掠。繇是太和已来，陇外稍安。（册府元龟卷981，外臣部盟誓）

长庆会盟碑（东面碑文）

大蕃神圣赞普可黎可足与大唐文武惠德皇帝，商量社稷如一统，立大和盟约。兹述结约始末及此盟约，勒石以垂永久！神圣赞普，鹞提悉勃野化现下界，来至人间，为大蕃国王。於雪山高耸之中央，大水奔流之源头，高国洁地，自天神而为人主，德泽流衍，建万世不拔之基业焉。王曾立善教善律，以王慈恩，内政咸理，又深谙兵事，外敌调伏，开疆拓土，强盛莫比。自此钵教护持之王在位以後，南若孟族、天竺，西若大食，北若突厥、涅牟（ne-smel 或即咽面），莫不畏服，争相朝贡，俯首听命。东方有国曰唐，东极大海，日之所出，与南方泥婆囉等诸国义，教善德深，足以与吐蕃相匹敌。唐以李姓得国，当其立国之二十三年，王统方一传，神圣赞普弃宗弄赞与唐主太宗文武孝皇帝通聘和亲，於南观之岁迎娶文成公主。此後神对赞普

捉生，捉拿生口。

问事，王忠说：“此处当脱一‘讫’字”，今据捕。

磨容馆，新唐书吐蕃传作“至糜谷，就馆”，“磨容”疑是“糜谷”之讹。糜谷即跋布川，一译“疋播城”，也叫“勃今驿”，在今西藏乃东县的昌珠区。

凉州、绿腰、胡渭州，均是乐曲名。

河洲，治所在今甘肃临夏。

大夏川，可州所滨河，现名大夏河。

繇，与“由”同。

太和，大和之讹，长庆会盟碑可证。

大唐文武惠德皇帝，唐穆宗尊号曰文武孝德皇帝，“惠”字当是“孝”之讹。下同。

鹞提悉勃野，吐蕃远古传说中六父王天神之名。“勃”一译作“捕”。

钵教，吐蕃宗教之名。

孟族，摩揭陀。

贞观之岁，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

弃隶缩赞 与唐主(中宗)圣文显武皇帝 重结旧好,景龙之岁,复迎娶金城公主,永崇甥舅之好矣。中间边将开衅,弃好寻讎,兵争不已,然当此忧危之际,吾人於欢好之念终未断绝,以彼此近邻而又素相亲厚也。重寻甥舅之盟,何日忘之?

父王赞帝弃猎松赞 陛下,睿智天成,教兴政举,受王慈恩者,岂有内外之隔?遍及八方矣!四方万国皆来盟来享。况唐国谊属近亲,地接比邻,甥舅商量和协,欲社稷之如一统,与唐主神圣文武皇帝 结大和盟约,旧恨消灭,更续新好。些後赞普甥一代,唐主舅又传三叶,嫌怨未生,欢好不绝,信使往还,频见书翰之通传,珍宝之馈遣,然未遑缔结大和盟约也。夫甥舅和协,扫彼旧怨,泯其嫌隙,喜兵革之不作,惟亲好之是岂,岂不盛欢!神圣赞普可黎可足,圣明睿哲,代天行化,恩施内外,威震四方。与唐主文武惠皇帝甥舅商量社稷如一统,结大和盟约於唐之京师西兴唐寺前,时大蕃彝泰七年,大唐长庆元年,即阴铁牛的(辛历)十月十日也。又盟於吐蕃逻些(11)东哲堆园(12),时大蕃彝泰九年,大唐长庆三年(13),即阴水免年(癸卯)二月十四日事也。树碑之日,唐使太仆寺少卿 杜载……等参与告成之礼,同一盟文之碑亦树立唐之京师云。(新唐书吐蕃传笺证页 141—142)

内地茶叶在吐蕃

常鲁公 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湖者。”(唐国史捕卷下)

赭面与时世庄

时世庄,时世庄,出自城中传四方,时世游流行无远近,腮不施朱面无

弃隶缩赞,赞普器弩悉弄之子,长安三年(公元703年)立为赞普。

圣文显武皇帝:唐中宗生前死後并无“圣文显武皇帝”的尊号,而且“显”是中宗名,断无以名为号的道理,疑有误。

景龙之岁,景龙四年,公元710年。

父王,赞普可黎可足尊称其父赞普弃猎松赞。

神圣文武皇帝,唐德宗尊号。

大和盟约: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唐与吐蕃的约盟,团结邻好。

赞普甥一代:赞普为唐帝之甥,赞普猎松赞传子可黎可为一代。

唐主舅又传三叶:唐普为吐蕃赞普之舅,德宗传子顺宗,顺宗传子宪宗,宪宗传子穆宗,凡传三世。叶,世的意思。

兴唐寺,寺名,在唐京师长安城之西。

太仆寺少卿:太仆寺,唐政府衙署名,掌厩牧车舆;少卿是其次官。

杜载,新唐书卷169有传。

常鲁公:常鲁以判官监察御史出使吐蕃,在建中二年,当公元781年,参见唐会要97、旧唐书196下、新唐书卷216下。

寿州,今安徽省寿县。舒州,在今安徽省怀宁县。顾渚,山名,在今浙江省长兴县西北,所产紫笋茶很有名。蕲门,即祁门,今安徽省祁门县。昌明,唐县名,属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县北。湖,今湖南省岳阳县东南,以上六处,都是产茶的地方。

腮即腮,指面颊。

粉，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书作八字低，妍蚩黑白失本熊，妆成尽似含悲啼。圆鬟无鬓堆髻样，斜红不晕赭面状。昔闻被发伊川中，辛有见之知有戎。元和妆梳君记取，髻堆面赭非华风。（白氏长庆集卷4，时世妆）

4. 吐蕃的衰亡和河西归唐

曾昌二年，赞普死，论赞热等来告。天子命作监李璟弔无子，以妃琳兄尚延力于乞难胡为赞普。始三几，妃共治其国。大相结都那见乞难胡，不肯拜，曰：“赞普支属尚多，何至立琳氏子邪？”哭而出，用事者共杀之。别将尚恐热为落门川讨击使，姓末，名农力，热犹中国号“郎”也。谲诡善幻，约三部得万骑，击鄯州节度使尚婢婢。略地至渭州，与宰相尚与思逻辑薄寒山。思罗败走松州，合苏州，合苏毗、吐浑、羊同兵八万保洮河自守。恐热谓苏毗等曰：“宰相兄弟杀赞普，天神使我举义兵诛不道，尔属乃助逆背国耶？苏毗等疑而不战。恐热麾轻骑涉河，诸部先降，并其从至十余万，禽思罗缢杀之。”

婢婢姓没虜，名赞心牙，着同国人，世为吐蕃贵相，宽厚，略通书记，不喜仕，赞普疆官之。三年，国人赞普立非是，皆叛去。恐热自号宰相，以兵二十万击婢婢，鼓鬣、牛、马、囊它联千余里。至镇西军，大风雷电，部将震死者十余人，羊、马、囊它变数百。恐热恶之，按军不停进。婢婢闻之，厚幣诒书约驩。恐热大喜，曰：“婢婢书生，焉知军事？我为赞普，当以家居宰处之。”於是退营大夏川。婢婢遣将庞结心、莽罗薛吕击恐於河州之南，伏兵四万。结心掳山射书极骂，恐热怒甚，盛兵出门，强心为北，恐热追至数十里；莽罗薛吕以伏兵衷击。大风雨，河溢，溺死甚众，恐热单骑而逃。既不得志，尤猜忍杀戮，部将劣藏、豐赞皆降，婢婢夺取遇之。明年，恐热复攻鄯州，婢婢分兵道拒守。恐热保东谷，坚壁不出。岌藏繚以重栅，断

低，原文作“ ”，即“低”的俗字，今改正。

含悲啼，新唐书卷34，五行志：“元和末，妇人为圆鬟椎髻，不设髻饰，不施朱粉，惟以乌膏注唇，状似悲啼者。”可与白居易诗相参照。

被发伊川：据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辛有到伊川地方，看见有人披发在野外设祭，他就推断这个地方不到一百年就会成为戎族聚居的处所。因为在礼俗上先就戎化了。白居易从他反对采用少数民族礼俗的观点出发，引用这个故事，对时世庄表示不满。

髻堆，把发髻缚成椎的形状。

面赭，吐蕃风俗，以赭色涂面。

曾昌二年，公元842年。

赞普死：彝泰赞普可足於曾昌元年补杀；达磨赞普立，到曾六年(846年)，又死新唐书失载。

将作监，唐代自从三品官，掌管土木工匠等事。

落门川，据通鑑胡注：在渭州陇西县东南，即今甘肃省陇西县。

渭州，今甘肃省陇西县西南。

镇西军，在河州西一百八十里。

河州，今甘肃省临夏市。

衷击，夹攻。

东谷山，通鑑胡注引九域志：河州东南一五里，有东谷堡，宁神宗时置。

繚，音聊，围绕。

汲道。旬日，恐热走薄寒山，募散卒，稍至，得数千人，复战鷓难山，再战南谷，皆大败。兵拏仍几不解。大中三年，婢婢屯兵河源，闻恐热谋度河，急击之，为恐热所败。婢婢统锐兵扼桥，变不腾，焚桥而还。恐热间出顶岭关，冯硖为梁，攻婢婢。至白土岭，败其将尚铎榻藏，进战犛牛硖。婢婢将燭虜恐力欲负硖自固以恐热，大将离罢子不从，乃辞疾先归。罷子急击恐热，一战而死，婢婢粮尽，引从趨甘州西境，以拓拔怀光掳守，恐热麾下多归之。

恐热大略鄯、廓、瓜、肃、伊、西等州，所过捕戮，积尸狼藉，麾下内怨，皆欲图之。乃扬声将请唐兵五十万共定其乱，保渭州，求册为赞普，奉表归唐。宣宗诏太仆卿(11)陆耽节慰劳，命泾原、灵武、风翔、邠宁(12)、振武(13)等兵迎援恐热。恐热既至，诏尚书左丞李景让就问所欲。恐热倨夸(14)自大，且求河渭节度使，帝不许。还过咸阳桥，咄(15)歎曰：“我举大事，覬(16)得济此河与唐分境。”於是复趋落门川必散卒，将寇边。会久雨粮绝，恐热还奔州。於是风翔节度使李玘清水(17)，泾原节度使康季荣复原州，取石门等六关，得人畜几万。灵武节度使李钦取安乐州(18)。诏为威州。邠宁节度使张钦绪复关，风翔(节度使李玘)收秦州。山南西道节度使郑涯得扶州。风翔兵与吐蕃战陇州，斩首五百级。是岁，河、陇高年千余见关下，天子为御延喜楼，赐冠带，皆争解辫易服。因诏差赐四道兵，录有劳者。三州、七关地腴衍者听民垦殖，货五岁赋；温池委度支榷其监以贍边。四道兵能营田者，为给牛种，戍者倍其资让，再岁一代。商买往来於边者，关镇毋何留。兵欲垦田与民同。

初，太宗平薛仁果，得陇上地，虜李轨，得凉州，破吐谷浑、高昌，关四镇，玄宗继收黄河、碛石、宛秀等军，中国无斥候警者岁四十年。轮台、台、伊吾屯田，禾菽弥望，开远门揭候，署曰：“西极道九千九百里”，示戍人无万里行也。乾元后。陇右、剑南西山三州、七关军镇监牧三百所皆失之。宪宗常觉天下图，见河、湟旧封，赫然思经略之，未暇也。至是君臣奏言：“王者建功立业，必有以光表於世者。今不勤一卒、血一刃而河、湟自

拏，一作拏，纷乱。

仍岁，连年。

大中三年，公元849。

河源，河源军在鄯州东，今青海乐都县境。

间音，间音谏，乘隙，乘隙而出。

鸡顶岭关，当作鸡项岭关，在河州境。

冯，古冯字；硖，音洽，两山间的溪谷。冯硖为梁，谓依山谷为桥梁。

白土岭，在河州境。

扶州，今甘肃省文县东南。

延喜楼、延喜门在长安皇城东北。

三州七关，指秦、原、安乐三州，三门、驿藏、制腾、石峡、木请、木峡、六盘七关。

垦殖，垦田种植。

榷，音确，专卖。

关镇毋何留，关镇勿久留商人。

兵谷垦田与民同，掳唐会要引制书原书，此处指士兵的父兄子弟，不是指士兵本人。

碛石，新唐书吐蕃传笺證作“积石”。

归，请上天子尊号。”帝曰：“宪宗当念河、湟、业未就而殒落。今当述祖宗之烈，其议上顺、宁宪二朝谥号，夸顷后世。”又诏：“朕姑息民，其山外诸州须经营之。”明年，沙州首领张义潮奉瓜、沙、伊、肃、甘等十一州地图以献。始义潮险结豪英归唐，一日，众擐甲操州门，汉人皆助之，虏守者驚走，遂擲州事，善甲兵，耕且战，悉复余州。以部校十辈操挺，内表其中，东北走天德城，防禦使李不以闻。帝嘉其忠，命使者齐诏收慰，擢义潮沙州防禦使，俄号归义军，遂为节使使。（新唐书卷216下，吐蕃传）

(五)南诏

1.南诏的政治社会

(1)六诏统一

南诏，或曰鹤拓，曰龙，曰苴，曰阳剑，本哀牢夷后，鸟蛮别种也。夷语王为“诏”；其先渠帅有六，自叫六诏，曰：蒙嵩诏、越析诏、浪穹诏、濞诏、施浪诏、蒙舍诏。兵埒，不能相君，蜀诸葛亮计定之。蒙舍诏在诸部在诸部南故种南诏，居永昌(11)、姚州之间，鐵桥(12)之南，东距爨(13)，东南属交趾(14)，西摩伽陀(15)，西北与吐蕃接，南女王(16)，西南骠(17)，北抵益州，东北祭黔、巫(18)。王都羊苴城(19)，别都曰善阐府(20)。

王坐东乡。其臣有所陈，以状言，而不种臣。王自种曰“元”，犹朕也，谓其下曰“昶”，犹乡、尔也。官：曰坦绰，曰布变，曰久赞，谓之清平官，所以决国事轻重，犹唐宰相也。曰酋望，曰正酋望，曰员外酋望，曰大军将。目员外，犹试官也。幕爽主兵，踪爽主户籍，慈爽主礼，罚爽主刑，劝爽主富人，厥爽主工馆，万爽主财用，引爽主客，禾爽主商贾，皆清平官，酋望、大军将兼之。爽犹言“省”也；督爽，总三省也。乞托主马，禄托主牛，巨託主启廩，亦清平官，酋望、大军将兼之。曰爽酋，曰弥动，目勤齐，掌赋税。曰兵孺司，掌机密。大府主将曰演习，副曰演览；中府主将曰缮裔，副曰缮览；下府主将曰澹酋，副曰澹览；小府主将曰幕埒，副曰幕霓。府有陀酋，若管记；有陀西，若判官。大抵如此。

苴，音槎也(平声)。旧苴城，即今云南大理市。

哀牢夷，汉代族名，居住今云南省西部。光武时内属。

乌蛮，族名。唐以前分布在东爨地区，今云南省东北及贵州省西北。六诏系乌蛮。

蒙嵩诏，嵩音髓，即白崖城，在今云南省弥渡县。

越析诏或种摩此诏，在今云南省宝川、丽江一带。

浪穹在今云南省洱源境。

濞诏音登鲜，在今云南省鄧川县境。

施浪诏，在今云南省剑川、鹤度一带。

蒙舍诏，在今云南省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境。

兵埒：埒音乐，相等；言六诏兵力相等。

以上所记，系南诏後期官制，比较异牟寻以前有不少的改易和增添。最大的更动，是增加了九爽。以前没有冬爽，只仿唐都督府的编制设有六曹。

凡调发下文书聚邑，必占其期。百家有总佐一，千家有治人官一，万家有都督一。凡田五亩日双，上官授田四十双，上户三十双，以是而差。壮者皆为战卒，有马为骑军，人岁给韦衫袴。以邑落远近分四军，以旗帜别四方面，一将统千人，四军置一将。凡敌入境，以所入面将御之。王亲兵日朱弩佉直；佉且，韦带也。择乡兵为四军。罗宜子戴朱鞞鞮，负犀革、铜盾而跣，走险如飞；百人置罗宜子统一人。望苴蛮者，在兰苍江 西，男女勇捷，不鞍而骑，善用矛剑，短甲蔽胸腹，凝鞮皆插猫牛尾，驰突若神。凡兵出，以望苴子前驱，以清平子弟为羽仪。王左右有羽仪长八人。清平官见王，不得佩剑、唯羽仪长佩之，为亲信。有六曹长；曹长有功，补大军将。大军将十二，与清平官等列、日议事王所，出治军壁，称节度，次补清平官。有内葬官，代王裁处；外葬官，记王所处分，以付六曹。外则有六节度，曰：弄棟、永昌、银生、剑川、拓东、丽水。有二都督：会川、通海。有十睑，夷语睑若州。曰：云南睑；白崖睑，亦曰勃弄睑；品澹川睑；蒙舍睑；大釐；大釐睑，亦曰史睑；苴 睑，亦曰阳睑；蒙秦睑；大和硷；赵川睑。

祁鲜山之丁西，多瘴歊，地平，草冬不枯。自曲靖州至滇池，人水耕；食蚕以柘，蚕生，阅二旬而尔，织锦缣，精致。大和、祁鲜而西，人不蚕，剖波罗树实，状若絮，纽缕而幅之。览睑井产盐，最鲜白，惟王得食，取足辄灭窳。昆明城诸井皆产盐，不征，群蛮食之。永昌之西，野桑生石上，其林上屈，两向而下植，取以为弓，不筋漆而利，名曰瞑弓。长川诸山，往往有金，或披沙得之。丽水多金麸。越睽(11)之西，多薦草。产善马，世称越睽骏；始长若羔，岁中纽莎縻之，饮以米潘(12)，七年可御，日驰数百里。

王出，建八旗，紫若青白旂(13)，雉翼二，有旄钺(15)，紫囊之翠盖。

韦衫袴，皮的衣裤。

鞞鞮，音低牟。董冲唐书释音卷 24；鞞，革履，釜，兜鞮，首饰。

兰苍江，即澜沧江。

猫中，即鞞牛，产地分布在青海、西藏及近三千公尺海拔以上地区。

弄棟，六节度之一，南诏於唐姚州弄棟川置节度，在今云南省姚安县北。永昌，见前，六节度之一。银生，六节度之一，今云南景东县。剑川，六节度之一，今云南剑川县。拓东，儿前“善阐府”注，六节度之一。丽水，在伊洛瓦底江岸，今地不详。

会川，今四川省会理县境。通海，今云南省通海县。

睑，音俭。与州级的行政单位相似。

云南睑，在今云南省祥云县南云南驿。白崖睑，在今云南省弥渡县境。品澹睑，今云南省祥云县旧品甸地方。澧川睑，今云南省剑川县境。蒙古睑，今云南省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境内。大釐睑，今云南大理县北之喜州。苴 睑，即羊苴城，见页 228 注(19)。蒙秦睑，今地未详。大和硷，今云南大理城南十五里和村。赵川睑，今云南省凤仪县境。

瘴歊。音障器，瘴气的蒸发。

尔，即繭字。

波罗树，“波”当作“婆”。婆罗木，即木棉。

览睑，今云南省楚雄县。

昆明，今四川省盐源县境。

瞑弓，蛮书作“瞑弓”，是用野桑木所制。

长川，当作“长傍川”，指伊洛瓦底江上游以东，怒江以西诸山。

王母曰信么，亦曰九么；妃曰进武。信么出亦建八旗，绛旂。自曹长以降，繫金佉苴。尚绛紫，有功加锦；又有功，加金波罗。金波罗，虎皮也。功小者，衿背不袖，次止于衿。妇人不粉黛，以苏(16)泽髮，贵者绫锦裙襦，上施锦一幅，以两股辫为鬢髻，耳缀珠贝、瑟瑟、虎魄。女、嫠女(17)，与人乱，不禁，婚夕私相送；已嫁有奸者，皆抵死。俗以寅为正，四时大抵与中国小差。脍鱼寸，以胡瓜、椒菠和之，号鹅阙。吹瓢笙，笙四管。酒至客前，以笙推盏劝酹。以缯帛及贝市易。贝者大若指，十六枚为一觅。师行人裔粮斗五升，以二千五百人为营。其法：前伤者养治；後伤者斩。犁田以一牛三夫，前挽，中压，後驱。然专於农，无贵贱皆耕，不鰥役，人岁输米二斗；一艺者给日，二收乃税。

王蒙氏，父子以名相属。自舍龙以来，有谱次可考：舍龙生独逻，亦曰细奴逻，高宗时，遁使者入朝，赐锦袍。细奴逻生逻盛炎。逻盛炎生炎合。武后时，盛炎身入朝，妻方娠，生盛逻皮，喜曰：“我又有子，虽死唐地足矣。”炎合立，死开元时，弟盛逻皮立，生皮逻阁，授特进，封台登郡王，炎合未有子时，以合逻凤为嗣；及生于，还其宗，而名承合，遂不改。开元末，皮逻阁逐河蛮，取大和城，又袭大厘城守之，因城龙口。夷语山陀陀为和，故谓大和，以处合罗凤。天子诏赐皮逻阁名归义。当是时，五诏微，归义独强，乃厚以利啖剑南节度使王昱，求合六诏为一。制可。归义已殄群蛮，遂破吐蕃，庆骄大，入朝，天子亦为加礼。又以破弥蛮功，驰这中人册为云南王，赐锦袍、金细带七事，於是徙治大和城。天宝初，遗合罗凤子凤迦异入宿卫，拜鸿胪卿，恩赐良异。七载，归义死，合罗凤立，袭王，以其子凤迦异为阳瓜州刺史。（新唐书 222 上，南蛮传）

（2）农业和手工业

从曲靖州已南，滇池已西，土俗唯业水田，种麻、豆、黍、稷不过町疇。水田每年一熟，从八月获稻，至十一月十二月之交，便於稻田种大麦，三月四月即熟；收大麦后，还种粳稻。小麦即于冈陵种之，十二月下旬已抽节，如三月，小麦与大麦同时收刈。其小麦麩糲泥少味，大麦多以为麩，别无他用。醞酒以稻米为麴者，酒味酸败。每耕田，用三尺犁，格长丈馀，

菠，音杀，郎茱萸，亦名越椒。

特进，正二品散职文官。

台登，今四川省冕宁县东。

河蛮，族名，原历西洱河一带。大和、大爸、阳且咩等城，均是河蛮故地。

龙口，在大厘城（今喜州）北二十五里。

弥蛮，即指河蛮。

阳瓜州，印表台城所改，今云南省巍山。

曲靖州，今云南省曲靖县。

滇池，在云南省昆明市南。

町疇，音挺踵，屋旁空隙的地方。

麩，音抄，将麦炒乾后磨粉。

醞酒，醞音愠，酿酒。

用三尺犁，格长丈馀，这是用两牛三人的犁田法。格是架在牛颈上的长木。因为两头牛相去有七八尺远，

两牛相去七八尺，一佃人前犁牛，一佃人狩按犁辕，一佃人秉耒。蛮治山田，殊为精好。悉被城镇蛮将差蛮官徧令监守催促。如监守蛮乞酒饭者，察之，杖下捶死。每一佃人佃，疆畛连延或三十里。浇田皆用源泉，水旱无损。收刈已毕，官蛮据佃人家口数目，支給禾稻，其余悉输官。

蛮地无桑，悉养朽蚕蠶树。村邑人家，柘林多者数顷，竿干数大。三月初，蚕已生，三月中茧出。抽丝法稍异中土，精者为纺丝绫，亦织为锦及绢。其纺丝入朱紫以为上服，锦文颇有密致奇采，蛮及家口悉不许为衣服。其绢极麤，原细入色，制如衾被，庶贱男女，许以披之。亦有刺绣。蛮王并清平官礼衣悉服锦绣，皆上缀波罗皮。俗不解织绫罗，自太和三年(11)变贼寇西川，虏掠巧儿(12)及女工非少，如今悉解织绫罗也。（蛮卷7，云南管内物产）

(3) 奴隶买卖

吴保安，字永固，魏州人，气挺特不俗。睿宗时，姚、隗(13)蛮叛，拜李蒙为姚州都督。宰相郭元振以弟子促翔托蒙，蒙表为判官。时保安罢义安尉，未得调，以仲翔里人也，不介而见曰：“愿因子昨事李将军可乎？”促翔虽无雅故，哀其穷，力薦之。蒙表掌书记。保安后往，蒙已深入，与蛮战没，仲翔被执。变之俘华人，必厚责财，乃肯赎。闻仲翔贵胄也，求千缗。会元振物故，保安留嵩州，营赎仲翔，苦无资，乃力居货，十年得缗七百。妻子客遂州，间关求保安所在，困姚州不能进。都督杨安居知状，异其故，资以行，求保安得之。引与语曰：“子弃家急朋友之患至是乎！吾请贷官资，助子之乏。”保安大喜，即委缗於蛮，得仲翔以归。始仲翔为蛮所奴，三逃三获，乃转卖还酋；酋严遇之，心役夜囚。役凡十五年，乃还。（新唐书卷191，忠义上，吴保安传）

初，（郭）仲翔之没也，赐蛮首为奴。其主爱之，饮食与其主等。经几，促翔思北，因逃归。追而得之，转卖於南洞。洞主严恶，得仲翔，苦役之，鞭苔甚至。促翔弃而走，又被逐得，更卖南洞中，其洞号菩萨蛮。促翔居中经几，困厄复走，蛮又追而得之，复卖他洞。……（吴）保安之使人往赎也，初得仲翔之首主，辗转为取之，故促翔归焉。（太平广记卷166，气义一，出纪闻）

因此格有一大多长。

山田，指梯田。

柘，音蔗，灌木名，其叶丰厚，可以哺蚕。

三月初，一佗二月初。但据新唐书南诏传，蚕生后二十天出茧，则作三月初亦可通。

轰，与“粗”通。

原注：“原细”二字未详。

波罗皮，指虎皮。南蛮呼大虫为波罗蜜。

都督，唐高宗麟德元年（公元664年）五月，唐於昆明之弄棟川置姚州都督府。

调，迁调。

雅故，平日的交情。

贵胄，贵族的子孙。

居货，囤积货物。

遂州，今四川省遂宁县。

间关，经历困难的路程。

2. 南诏与唐的关系

贞元会盟

贞元十年十月二十七日，阳苴城具仪注设位，旌节当庭，东西特立。南诏异牟寻及清平官已下，各具仪礼，面北序立。宣慰南诏使东向立，册立南诏使南向立，宣敕书读册文讫。相者引南诏蒙异牟寻离位受册，次受贞元十年历日。诏及清平官已下稽顙再拜，手舞足蹈，废退而言：“牟寻曾祖父，开元中册云南王，祖父天宝中又蒙册袭云南王。自隔大国，向五十年。贞元中，皇帝圣明，念录微效，今双赐礼命，复覩汉仪，封扬天休，实感心肺。”其日楼下大会，又坐上割牲，用银平脱马头盘二面。牟寻曰：“此是天宝初先人任鸿胪少卿宿卫时，开元皇帝所赐。比宝藏不敢用，得至今。”又伎乐中有老人吹笛，妇人唱歌，各年近七十馀。牟寻指之曰：“先人归蕃来国，开元皇帝赐胡部及危兹音声，各两部，今死亡零落尽，只馀此二人在国。”酒既行，牟寻自捧杯擎跪劝让。册立使袁滋引杯醢酒曰：“南当深思祖宗绪业，坚守诚信，为西南藩屏，使后嗣有以传继也。”异牟寻嘘、嘻曰：“敢不承命！”其年十一月七日毕，发扬苴城。云南王蒙异牟寻以清平官尹辅酋十七人奉表谢恩，进纳吐蕃赞普钟一面锤。并献铎鞘(11)、浪川剑(12)、生金、瑟瑟(13)、牛黄、琥珀(14)、白氎、纺丝、象牙、犀角、越睺马、统备甲马并甲文金，皆方土所贵之物也，仍令大军将王各苴、柘东副使杜伽诺具牛羊，领鞍马，及丁夫三百人提荷食物。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送至石门(15)。更十日程，到戎州(16)。自后南蛮移心向化，遂与吐蕃龃隙。……贞元十年，几次四戍，正月乙亥，朔。越五月己卯，云南诏异牟寻及清平官、大军将，与剑南西川节度使崔佐时，谨诣玷苍山北上，请天、地、水三官，五嶽、四溃及管川谷诸神灵同请降临，永为证据。念异牟寻乃祖乃父，忠赤附汉。去天宝九载，被姚州都督张乾陀等离间部落，因此与汉

贞元，唐德宗年号。贞元十年，当公元794年。是年，唐派祠部郎中滋册异牟寻为南诏王。

异牟寻，南诏第八世王（779—808年）。

宣慰南诏使，指内给事俱文珍。

册立南诏使，指彭滋。

稽顙，行叩头跪拜礼。

册云南王，指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唐赐皮罗阁（异牟寻会祖父）名蒙归义，封云南王。

册袭云南王，指天宝七年（748年）封异牟寻的祖父阁罗凤袭南王。

封扬天休，答受国君的美命而加以宣扬。

先人任鸿胪少卿：天宝四年（745年），皮罗阁派其孙凤伽异入朝於唐，唐任为鸿胪少卿。

开元皇帝，指唐玄宗。

擎跪，指举杯长跪。

赞普钟：吐蕃谓弟为钟，赞普钟即王弟。吐蕃曾封南诏赞普钟为日东王。

贞元十年，公元794年。

剑南西川节度使崔佐时，当作“剑南西川节度巡官崔佐时”，时节度使实为韦皋。

玷苍山，即点苍山，在今云南省洱海与漾濞江之间。

三官，天、地、水三官，为当时南诏的和种仰。南诏主要信佛教，但同时也受到天师道的影响。

阻绝，经今四十三年，与吐蕃洽和为兄弟之国，吐蕃赞普册牟寻为日东王，亦无二心，亦无二志。去贞元四年，奉剑南节度使韦皋仆射书，具陈汉皇帝圣明，怀柔好生之德，七年，又蒙遣使段忠义等招谕，兼送皇帝敕书，遂与清平官、大军将、大首领等密图大计，诚矢天地，发於祯祥，所管部落，誓心如一。去年四月十三日，差赵罗眉、杨大和眉等贡仆射来书，三路献表，愿归清化，誓为汉臣。启告宗祖明神，鉴照忠款。今再蒙皇帝，蒙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仆射，遣巡官崔佐时传语牟寻等契诚，誓无迁变。谨请西弥河、玷苍山神祠监盟，牟寻与清平官洪骠利时、大军将段盛等，请全部落归附汉朝，山河两利。即愿牟寻、清平官、大宫将等，福祚无疆，子孙昌盛不绝。管诸睽首领，永无离二。兴兵动众，讨伐吐蕃，无不尅捷。如会盟之后众发起二心，及与吐蕃私相会合，或辄窥侵汉界内田地，即愿天地神祇共降灾罚，宗祠殄灭，部落不安，灾疾臻凑，人户流散，稼穡畜产皆灭耗。如蒙汉与通和之后，有起异心，窥图牟寻所管疆土，侵害百姓，致使部落不安，及有患难，不赐救卹，亦请毕此誓文，神祇共罚。如蒙大汉和通之后，更无异意，即愿大汉国祚长久，福盛子孙，天下清平，永保无疆之祚。汉使崔佐时至益州，不为牟寻陈说，及节度使不为奏闻牟寻赤心归国之意，亦愿神祇降之灾。今牟寻率众官具牢醴，到西弥河，奏请山川土地灵。请汉使计会，发动兵马，同心戮力，共行讨伐。然吐蕃神川、昆仑、会同已来，不假天兵，牟寻尽收复铁桥为界，归汉旧疆宇。谨率群官虔诚盟誓，共尅金契，永为誓信。其誓文，一本请剑南节度随表进献，一本藏於神室，一本投西弥河，一本牟寻留诏城内府库，贻戒子孙。伏惟山川神祇，同览诚恳。某年六月二十一奏状。今谨录白献进。（蛮书卷10，南蛮疆界接连诸蕃国名10）

（六）高山族

1. 风 俗

臨海水土志 曰：“夷州，在臨海东南，去郡二千里。土地无雪霜，草木不死，四面是山，众山夷所居。山顶有越王射的，正白，乃是石也。此夷各号为王，分畫土地，人民各自别异。人皆髡头穿耳，女人穿耳。作室居，种荆为蕃鄣。土地饶沃，既生五穀，又多鱼肉。舅姑子妇、男女卧息，共一

祯祥，吉兆。

西弥河，即洱海，今云南省大理县城东。

臻凑：接连发生。

牢醴，祭祖用的牲和甜酒。

神川，今云南迪庆族自治州境内金沙江上游。

昆仑，当作“昆明”，今四川省监源县境。

会同，今四川省会理县北。

臨海水土志，书名。作者沈莹，曾任吴国丹阳太守，於晋太康元年（280年）晋军大举进攻孙吴时战死。

隋代以前台湾称为夷州。

臨海，三国时孙吴的郡名，治所在今浙江臨海县。

髡头，髡音坤，指截去头发。

蕃鄣，同“蕃障”，即用来遮隔屋外的篱笆。

大牀，交会之时，各不相避。能作细布，亦作班文布，刻尽其内，有文章以为节好也。其地亦出铜、铁，唯用鹿角矛以战鬪耳。磨砺青石，以作矢镞刃斧，钗贯珠璫。饮食不洁，取生鱼肉杂糲大器中以溲之，历日月乃啖食之，以为上饔。呼民人为弥麟。如有所召，取大空材，材十馀丈，以著中庭，又以大杵旁舂之，闻四五里，如鼓；民人闻之，皆往驰赴会。饮皆踞相对，鑿牀作器，如稀槽状，以鱼肉腥臊安中，十十五五共食之。以粟为酒，木槽贮之，用大竹筒长七寸许饮这。……战得头，著首还于中庭，建一大材，高十余丈，以所得头差次挂之，历年不下，彰示其功。又甲家有女，乙家有男，仍委父母往就之居，与作夫妻，同牢而食。女以嫁，皆去前上一齿。”（太平御览卷 780 四夷部 1，技东夷）

2. 生产和生活习惯

流求国，居海岛之中，当建安郡东，水行五日而至。土多山洞。其王姓欢斯氏，名渴刺兜，不知其由来、有国代数也。彼土人呼之为可老羊，妻曰多拔茶。所居曰波罗檀洞，壅栅三重，环以流水，树棘为蕃。王所居舍，其大一十六间，雕刻禽兽。多阙镂树，似橘，而叶密条织如发，（粉）然下垂。国有四王帅，统诸洞，洞有小王。往往有村，村有乌丫帅，并以善战者为之，自相树立，理一村之事。男女皆以白纁绳缠发，徒项盘绕至额。其男子用鸟羽为冠，装以珠贝，饰以赤毛，形制不同。妇人以罗纹白布为帽，其形正方；织阙镂皮并杂色纁及杂毛以为衣，制裁不一；缀毛垂螺为饰，杂色相间，下垂小贝，其髻如佩；缀铛施钏，悬珠于颈；织藤为笠，饰以毛羽。有刀、稍、弓、箭、钹之属。其处少戟，刃皆薄小，多以骨角辅之。编纁为甲，或有熊豹皮。王乘木兽，今在右举(11)之而行，导徒不过数十人。小王乘机，镂为兽形。国人好相攻击。人皆骁健善走，虽死而耐创诸洞各为部队，不相救助。两阵相当，勇者三五人出前跳噪，交言相骂，因相击射。如其不胜，一军皆走，遣人致谢，既共和解。收取阙死者，……以髑髅将王所，王则赐之以冠，使为队帅。无赋敛，有事则均税。用刑亦无常準，皆临事拉决。犯罪皆决于岛丫帅，不伏则上请于王，王令臣下共议定之。狱无枷锁，唯用绳缚。决死刑，以大铁锥，大如盘，长尺余，锁顶而杀之。轻罪用杖。俗无文字，望月虧盈以纪时节，候草药枯以为年岁，人深目长鼻，颇类于胡，亦有小慧。无君臣上下之节、拜伏之礼。父子同休而寝。男子拔去髭鬣；身

角中坚实无肉者为觥。鹿觥。即指鹿角。鹿觥矛，鹿角做的矛。

，既缺字，

流示：随代称台湾为流求。这个名称直到宋、元两代仍有沿用。

建安郡，随郡名，已群前注。

多拔茶，太平御览卷 784 流求条作“多快茶”。

波罗檀洞，约为今台湾省台中市北面丰原附近的葫芦墩。

雕刻，同“雕刻”。

“粉”字据太平御览流求条辅。

白纁，细而洁白的夏布。

稍，同槊，长矛。

钹，音被，两刃的剑。

上有毛之处，皆亦除去。妇人以墨黥手为蠹蛇之文嫁娶以酒肴、珠贝为聘。或谓男女相悦，便相匹偶。妇人产乳，必食子衣，立后以火自炙，令出汗，五日便平复。以木槽中暴海水为盐，木汁为酢。酿米麦为酒，其味甚薄。食皆以手；偶得异味，先进尊者。凡有宴会，执酒者心待呼名而后饮；上王酒者，亦呼王名。衔杯共饮，颇同突厥。歌呼蹋蹴，一人唱，从皆和，音颇哀怨。扶女子上膊，摇手而舞。其死者氮将绝，举至庭。亲寅哭泣相弔；浴其屍，以布帛缠之，裹以苇草，亲土而殓，上不起愤。子为父者，数月不食肉。南境风俗少异。……有熊羆、豹狼，尤多猪、鸡、无牛、羊、驴、马。厥田良沃，先以火烧，而引水灌之，持一插，以石为刃，长尺余，阔数寸，而憩之。土宜稻、粱、黍、麻、豆、赤豆、黑豆等。木有枫、栝、樟、松、榆、楠、杉、梓、竹、籐、果、药，同于江表。风土气候，与巔南相类。俗事山海之神，祭以酒肴，鬪战杀人，便将所杀人祭其神，或依茂树起小屋，或悬髑髅于树上，以箭射之，或累石击幡，以为神主。王之所居，壁下多聚髑髅，以为佳。人间门户上，必安兽头骨角。

大业元年，海师何蠻奏言，每春秋二时，天清风静，东望依稀，似有烟雾之气，亦不知千里。三年，炀帝令羽骑尉朱宽入海求访异俗。何蠻言之，遂与蠻俱往，因到流求国，言不相通，掠一人而返。明年，帝复令宽慰抚之，流求不从。宽取其布甲而还。时妥国使来朝，见之曰：“此夷邪久国人所用也。”帝遣武贲郎将陈稜、朝请大夫张镇州率兵自义安浮海击之，至高华屿，又东行二日，至鸞屿，又一日，便至流求。初，稜将南方诸国人从军，有昆仑人颇解其语，遣人慰论之。流求不从，拒逆官军。稜击走之，进至其都，……载军宝而还，自尔遂绝。（隋书卷81，流求传）

3. 高山族与隋的关系

大业三年，拜武贲郎将。后三岁，与朝请大夫张镇周发东阳兵万余人，自义安汎海击流求国，月余而至。流求人初见舡艫，以为商旅，往往指军中贸易。稜率从登岸(11)，遣镇周为先锋。其主欢斯渴刺兜遣兵拒战，镇周频击，破之。稜进至低没檀洞，其小王欢斯老模率兵拒战，稜击败之，斩老模。其日雾雨晦冥(12)，将士皆怪。稜刑白马以祭海神，即而开霁(13)，

酢，音昨，即醋。

，疑是“禾”字之讹。

大业元年，公元605年。

羽骑尉，隋代九品武官，

妥国，即妥奴国，隋书卷81有传。

高华屿，可能为今澎湖翠群岛中的花屿或大屿。

鸞屿，今澎湖本岛东北角的奎壁山。

昆仑人，指东南亚一带的卷发居民。

大业三年，公元607年。

武贲郎将，正四品武将。武贲，原意是虑贲，唐朝人避李虎讳改。

朝请大夫，从五品文官。

东阳，隋郡名，今浙江省金华县。

义安，今广东潮安县。

分为五军趣其都邑。渴刺兜率众数千逆拒，棱遣镇周又先锋击走之。棱乘胜逐北，至其栅。渴刺兜背栅而阵，棱尽锐击之，从长至末，苦鬪不息。渴刺兜自以军疲，引入栅，棱遂填塹，攻破其栅，斩渴刺兜，获其子乌槌，处男女数千而归。（隋书 64，陈棱传）

七 隋唐五代的文化

(一) 封建时代理学的形成和反理学思想的产生

1. 儒学、儒家经典和道教的传播

(1) 儒家经典的传播

孔颖达字仲达，冀州衡水人。八岁就学，诵记日千余言，闇记三礼义宗；及长，明服氏春秋传，郑氏尚书、诗、礼记，王氏易；善属文，通步历。当造同郡刘焯。焯名重海内，初不之礼；及请质所疑，遂大畏服。隋大业初，举明经高第，授河内郡博士。帝召天下儒官集东都，诏国子秘书学士与论议。颖达为冠，又年最少，老师宿儒耻出其下，阴遣客刺之。匿杨玄感家得免。捕太学助教。隋乱，避地虎牢(11)。太宗平洛，授文学馆学士，边国子博士。真观初，封曲阜县男，转给事中。时帝新即位，颖达数以忠言讲。帝问：“孔子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何谓也？”对曰：“此圣人教人谦耳。己虽能，仍就不能之人以咨所未能；己虽多，仍就寡少之人更资其多；内有道，外若无；中虽实，容若虚。非特匹无，君德亦然，故易称蒙以养正，明夷以莅众。若其据尊极之位，窃职耀明，恃才以肆，则上下不通，君臣道乖，自古灭亡，莫不由此。”帝称善。除国子司业。岁余，以太子右庶子兼司业，与诸儒议历及明堂事，多从其说。以论撰劳，加散骑常侍，爵为子。皇太子令颖达撰孝经章句，因文以尽箴讽。

衡水，今河北省衡水县西南。冀州，已详前注。

三礼义宗，三十卷，梁国子博士崔灵恩撰。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中辑录四卷。此外王谟辑汉魏遣书钞、黄奭汉学堂经解、王仁俊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并有辑本。

服氏春秋传，后汉服虔著。虔字子慎，河南祭阳人，中平不拜九江太守。作春秋左氏传解诂，隋志著录，凡三十一卷。清王谟、钩、马国翰、黄奭、王仁俊皆有辑本。李贻德著有春秋左传贾服注辑述二十卷。仪徵刘氏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一书多主贾达、服虔说。

郑氏，指后汉经学大师郑玄。

王氏，指三国时经学大师王肃。

步历，即推步历法。

刘焯，字子元，信都昌亭人，隋代的经学宗。隋书卷75有传。

明经：从汉代以来，即以经术取士，唐代称由经义被选取者为“明经”进士。高第：考得名次很高。

“博士”这各称，从秦代以来就有，言通古今者。汉武帝五经博士。唐代有各种博士，如算学博士、律学博士等等。

杨玄感，隋司徒杨素子，后以反隋失败。隋书卷70有传。

蒙，易经卦名。彖辞曰：“蒙以养正。”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明夷，易经卦名。象曰：“群子以莅众，用晦而明。”

明堂，小戴记有明堂位一篇。此外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也有明堂之名。清人阮元曰：“明堂者，古者天子宫室之初名。”其实西周彝器只称某宫、某室，明堂一名的起始，总在晚周。后汉以来始有白虎通“明堂上圆下方，八窗四闼，布政之宫，在国之阳”一类说法。这就是蔡邕明堂论以来的制度，也就是阮元所谓“礼不忘本，别于近郊东南建之”的宫室。新旧唐书礼乐志、礼仪志中所谓贞观礼，就是在房玄龄、魏徵总领下，由孔颖达一班人完成的，也计论到明堂制度。唐文粹卷40有孔颖达的明堂一篇。

帝知数争太子失，赐黄金一斤、绢百匹。久之，拜祭酒，侍讲东宫。帝幸太学，观释菜，命颖达讲经；毕，上释奠颂，有诏褒美。后太子稍不法，颖达争不已。乳夫人曰：“太子既长，不宜数面折之。”对曰：“蒙国厚恩，虽死不恨”，剴切愈至。后致仕。卒，陪葬昭陵，赠太常乡，谥曰宪。

初颖达与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受诏撰五经羲训，凡百余篇，号羲赞，诏改为正義云。虽包贯巽家为详博，然其中不能无谬冗。博士为嘉运駁其失，至相譏诋。有诏更令裁定，功未就。永徽二年，诏中书门下与国子三馆博士、弘文馆学士考正这。于是，尚书左仆射于志宁、右仆射张行成、侍中高季辅就加增损，书始布下。颖达子志，终司业。志子惠元，力学寡言，又为司业，擢累太子谕德，三世司业，时人美之。

王恭者，滑州白马人，少笃学，教授乡间，弟子数百人。贞观初，召拜太学博士，讲三礼，别为羲證，甚精博。盍文懿、文达，皆当时大儒，每讲，遍举先儒羲，而必畅恭所说。

为嘉运，魏州繁水人，少为沙门，还治儒学，长论议。贞观初，累除越王东閤祭酒。退隐白鹿山，诸方来授业，至千人。十一年，召拜太学博士、弘文馆学士。以孔颖达正義繁釀，故掩其疵，当世诸儒服其精。高宗为太子，引为崇贤馆学士。数与洗马秦晡侍讲宫中，终国子博士。（新唐书卷 198，儒学传）

（2）儒学的传播

……复以诸生多不精励，遂废州县学，京师惟留国子生七十二人。

炀帝即位，复兴教诱。国以来，州县皆有博士，县则州补，州则吏曹授焉。然博士无吏职，惟主教授，多以醇儒处之。衣冠俊又(11)，耻居此任。

玄宗时，两京(12)国学有明经、进士，州县之学，绝无举人，于是敕停乡贡，一切今补学生然后得举。无何，中原有事，乃复为乡贡，州县博士学

释菜，礼记文王世子：“始立学者，既兴器用巾，然后释菜。”学记：“大学始教，皮弁祭菜。”郑玄注：“祭菜，礼先圣先师也。菜谓芹藻之属。”本文“观释菜”，就是参观入学祭礼的意思。

释奠，礼记文王世子：“凡学，春秋释奠于其先师，秋冬亦如之。”盖古代入学用释菜礼，春秋二祭用释奠礼。释亦作舍，设祭的意思。释奠礼有合乐，比较隆重。

三馆，是唐时的三馆，指昭文馆、集贤院、史馆。

滑州白马：唐滑州属河南道，属县有白马，即今河南省滑县北这白马津。

盍文懿、盍文达，新唐书卷 198 有传。文懿附于文达传。

魏州繁水：魏州，唐属河北道；繁水，故城在今河南省南乐县西北。

越王东閤祭酒：越王李贞，唐太宗子，新唐书卷 80 有传。东閤祭酒，官名，起于后汉，如许慎曾为太尉南閤祭酒。胡广注汉官解注：祭酒，皆一位之元，长者也。

掩疵，音器变。旧释“偏引也”，就是挑毛病，吹毛求疵。

原注：缺一行。

原注：“复”莫本作“隋”。

国子生，国子监的学生。

原注：此数与隋书儒林传序同，隋书高祖纪作“国子学惟留学生七十人”。

博士，官名。唐置有国子、四门、律学、算学等博士，教授贵族子弟。

举，原注：莫本“举”作“贡”。

生惟二仲 释奠行礼而已。

今上登极，思弘教本，吏部尚书颜真乡奏请改诸州博士为文学，品秩在参军之上。其中下州学一事已上，并同上州，每令与司功参军同试贡举，并四季同巡县点检学生，课其事业。博士之为文学，自此始也。

流俗，妇人多于孔庙祈子，殊为褻慢，有露形登夫子之榻者。后魏孝文诏：“孔子庙不听妇人合杂，祈非望之福。”然则葺俗所为，有自来矣。

（封氏闻见记校注卷1，儒教）

（3）道教的传播

本自黄帝，至老君祖述其言，故称为黄、老之学。战国时，围寇、蒙庄之徒著书，咸以黄、老为宗师。围寇天瑞篇引黄帝之书曰：“谷神不死，是为玄牝。玄牝之门，是为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此章黄帝之言，而存五千这内(11)，则老氏所著(12)书同出已明矣(13)。

其后学道、学儒、学墨诸家(14)，分门(15)各一教。

汉武帝进用儒术，黄、老由是见废。

后汉帝梦见老子，诏陈相也寿立庙于苦县，刻石为铭。今亳州真源县，即楚苦县赖乡也，汉时属陈国。郭缘生述征记云，“老子庙中有九井，汲一井，八井皆动”，即其地也。

国朝以李氏出自老君，故崇道教。高祖武德三年，晋州人吉善行于羊角山见白衣老父，呼善行谓曰：“为吾语唐天子：吾是老君，即汝祖也。今年无贼，天下太平。”高祖即遣使致祭立庙于其地。遂改浮山县为神山县，拜善行为朝散大夫。

高宗乾封元年，还自岱嶽，过真源县，诣老君庙，追尊为玄元皇帝。

玄宗开元二十一年，亲注老子道德经，今学者习之。二十九年，两京及

二仲，宋史礼志，春秋二仲，享先代帝王及周六庙。

登极，天子即位。

思弘，原注：“弘”原作“宏”，当为避清高宗讳，今据天一阁本改。

颜真乡（709—785年），唐政治家，著名的书法家，旧唐卷128、新唐书卷153均有传。

合杂，原注：“合杂”莫本作“沓杂”。魏书高祖纪作“杂合”。

葺俗，谓流俗无知。

谷神不死，太空之神永久存在。

原注：“玄”，原作“元”，当为避清圣祖讳，今据天一阁本改正，下同。

这六句，见老子第六章。

孔寿，原注：水经注卷二十三“洧水”下作“孔畴”。

今，原注：“一本作太”。

原注：“楚苦县”，原作“古楚县”，据莫本改。

国朝，指唐朝。

晋州治所在今山西临汾县。

原注：“吾”原作“我”。据天一阁本改。

神山，原注：一作“神仙”。

岱嶽，山。

原注：“玄”原作“元”，据天一阁本改，下凡“玄元”之上“玄”字皆同。

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京师号玄元宫，诸州号紫极宫，寻改西京玄元宫为太清宫，东京玄元宫为太微(11)宫，皆置学生(12)。

王臣源采庄子庚桑楚篇羲补葺，分九篇，云其先人于山中得古本，奏上之。敕付学士详议，疑不实，竟不施行。今亢桑子三卷是也(13)。（封氏闻见记校注卷1，道教）

2. 韩愈、李翱唯心主义的思想

(1) 韩愈的“原性”

性也者，与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为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在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遵而上下也；下焉者，恶焉而已矣。其所以为性者五：曰仁，曰礼，曰信，曰义，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至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则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视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惧，曰爱，曰恶，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动而处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与甚真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视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恶。扬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恶混。夫始善而进恶，与始恶而进善，与始也混而今也善恶，皆举其中而遗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鱼之生也，其母视之，知必以贿(11)死。杨食我(12)之生也，叔向母闻其号也，知必灭其宗(13)。越椒(14)之生也，子文(15)以为大戚(16)，知若敖氏之鬼不食(17)也。人之果善乎？后稷(18)之生也，其母无灾；其始匍匐也，则岐岐然，窳窳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夏；既生也傅不勤；既学也，师不烦。人之性果恶乎？尧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习非不善也，而卒为奸。瞽叟

原注：“玄”原作“元”，据天一阁本改，以后全书凡“玄宗”之“玄”均同此。

韩愈（768—824）年，字退之，著名文学家和哲学家。原性，一作性原。与原道、原毁、原人、原鬼合称五原。

一不少有焉：其中一项，不是偏多，就是偏少。

混，混稚不纯。

甚，过。

亡，不及。

情之於性视其品：性善，情就善；情善，性就善。

孟子，战国著名哲学家孟轲，著孟子七篇。

荀子，战国著名哲学家荀况，著荀子三十三篇。

扬子，西汉著名文学家、史学家、哲学家扬雄。他的哲学名著有法言六卷。

叔鱼，春秋晋人，生有怪相：虎目豕喙，鸛肩牛腹。

其母，后稷母姜嫄。

岐岐然，意有所告；豺有所识别。

文王在母，周文王在母腹中。文王母名大任。

朱，丹朱，尧子。

均，商均，舜子。

之舜，鯀 之禹，习非不恶也，而卒为圣。人之性善恶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举其中而遗上、下者，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则性之上、下者，其终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学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则孔子谓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异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稚佛、老而言也。稚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异（韩昌黎文集校注卷1，原性）

（2）韩愈的“论佛骨表”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汉时流入中国（11），上古未尝有也。昔者黄帝（12）在位百年，年百一十岁；少昊（13）在位八十年，年百岁；颡 顛（14）在位七十九年，年九七八岁；帝（15）颡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岁；帝尧（16）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岁；帝舜及禹（17）年皆百岁。此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寿考，然而中国未有佛也。其后殷汤亦年百岁；汤孙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书史不言其年寿所机，推其年数，盖亦俱不减百岁；周文王年九十七岁，武王年九十三岁；穆王在位百年。此时佛法亦未入中国，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后乱亡相继，连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已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惟 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用牲牢，书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后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

高祖始受隋禅，则义除之。当时群臣材识不远，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圣文武皇帝陛下，神圣英武，数千百年以来，未有伦比，即位之初，即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士，又不许创立寺观。臣常以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从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今闻陛下令群僧迎骨於凤翔，御楼以观，异人大内，以令诸寺递迎供养。臣难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丰人乐，徇人之心，为京士庶设诡异之观、戏玩之具耳。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维绕。苟见陛下如此，将谓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圣，犹一心敬信；百姓何人，岂合更惜生命。焚

管周文王子鲜，封於管，号为管叔鲜，度封於蔡，号为蔡叔度。

瞽叟，舜父。

鯀，禹。

三子，孟子、荀子、扬子。

元和十三年（819），陕西凤翔县岐山镇法门寺的塔内，有释迦牟尼佛的指骨一节。十二月间，惠宗派中使迎接。元和十四年，迎至禁中，韩愈乃上此表。

明帝，即汉明帝，参看页246注(11)

梁武帝，姓萧名衍，普通八年（公元527年）三月，舍身於同泰寺，改元大通元（529年）九月、太清元年（547年）二月，又两次舍身於同泰寺。

梁武帝曾下令，要宗庙的祭祀以面为牺牲。

侯景在太清年，攻陷台城（今江苏省南京城内），梁武帝被困死。

高祖，李渊。

凤翔，即陕西凤翔县，参看页246注（10）。

异，音与，扛抬。大内，古时帝王所住的地方。

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惟恐后时；老少奔波，弃其业次。若不即加禁遏，更历诸寺，必有断臂鬻身以为供养者。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也。

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国命，来朝京师，陛下容而接之，不过宣政一见，礼宝一设，赐衣一袭，卫而出之於境，不令感染众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秽之馀，岂宜令人宫禁。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古之诸侯行弔於其国，尚令巫祝先以桃茢袪除不祥，然后进弔。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近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於寻常万万也。岂不盛哉！岂不快哉！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福，臣不怨悔，无任感激恳悃之至！谨奉表以闻。臣某诚惶诚恐！（韩昌黎文集校注卷8，论佛骨表）

（3）李翱的“复性书（中）”

或问曰：人之昏也久矣！将复其性者，必有渐也。敢问其方？曰：弗虑弗思，情则不生。情既不生，乃为正思。正思者，无虑无思也。易曰：“天下何思何虑？”又曰：“闲邪存其诚。”（11）诗曰：“思无邪。”曰：已矣乎！曰：未也。此齐戒其心者也（12），犹未离於静焉。有静必有动，有动必有静，动静不息（13），是乃情也。易曰：“吉、凶、悔、吝，生于动者也。”焉能复其性邪！曰：如之何？曰：方静之时，知心无思者，是旅戒也；知本无有思，重静皆离，寂然不动者，是至诚也。中庸曰：“诚则明矣。”易曰：“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问曰：不虑不思之时，物格于外，情应于内，如之何而可止也。以情止情，其可乎？曰：情者，性之邪也，知其焉邪也，邪本无有；心寂不动，邪思自息；惟性明照，邪何所生？如以情止情，

法言，礼法之言。

法服，法制所定的服式。

宣政，唐时外族来朝贡的，都在宣政殿接见。

礼实，唐时有礼实院，在此设宴招待入朝的外客。

桃茢：相传桃，鬼所恶；茢又音例，苕帚，可扫除不祥。

袪，音拂，除灵求福。

祟，神祸。

李翱字习之，陇西人，约生於唐代大历时（约公元八世纪十年代初）。文宗朝任至刺史、侍郎等职，卒於武宗会昌年间（约公元841—864年）。

李翱的著作汇集为李文公集18卷，又与韩愈合著有论语笔解二卷。复性书三篇是李翱的哲学代表作。欧阳修说：“予始读翱复性书三篇，曰：此中庸之义疏耳。”（欧阳文忠公集卷23，读李翱文）

无虑无思，易系辞下：“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处？”

吉凶悔吝，易繫乱下：“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

寂然不动，易繫乱上：“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贞夫一者也，易繫乱下：“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自然界不能无动，但其动有一贯的规律，是以动而不乳。

是乃大情也。情互相止，其有已乎？易曰：“颜氏之子，有有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易曰：“不达复，无祇悔，元吉！”问曰：本无有思，动静皆离。然则聾之一也，其不闻乎，物之形也，其不见乎？曰：不亲不闻，是非人也。视听昭昭，而不起于见闻者，斯可矣！无不知也，无弗为也，其心寂然，光照天地，是诚之明也。大学曰：“致知在格物。”易曰：“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兴于此？”

曰：敢问“致知在格物”何谓也？曰：物者，万物也；格者，来也，至也；物至时，其心昭昭然明辩焉，而“不应于物者”，是故致知也，是知也之至也。知至故事诚，意诚故心正，心正故身修，身修而家齐，家齐而国理，国理而天下平，此所以能参天地者也。易曰：兴天地相似，故不达。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尤。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书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一阴一阳之谓道。”此之谓也。

曰：生为我说中庸。曰：不出乎前矣。曰：我未明也，敢问何谓“天命之谓性”？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性者，天之命也。“率性之谓道”，何谓也？曰：率，循其源而反其性者，道也。道也者，至诚也；“至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修是道而归其本者明也；教也者，则可以教天下矣。颜子其人也，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说者曰：其心不可须臾动焉帮也，动则还矣，非道也。变化无方，未始离于不动故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闻，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说者曰：不睹之睹，见莫大焉；不闻之闻，闻莫甚焉。其心一动，是不睹之睹，不闻之闻也。其复之也还矣！故君子慎其独；慎其独者，守其中也。

问曰：昔之注解中庸者，兴生之言皆不同，何也？曰：彼以事解者也，我以心通者也。曰：彼亦通于心乎？曰：吾不知也。曰：如生之言，修之一日，则可以至于圣人乎？曰：十年扰之，一日止之，而求至焉，是孟所谓以杯水而救一车薪之火也。甚哉！止而不息必诚，诚而不息必明，明兴诚，终岁不达，则能终身矣。“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则可次希于至矣。故中庸曰：“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徵，徵则悠不，悠还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如此者，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

问曰：凡人之性犹圣人之性欤？曰：桀、纣之性犹尧、舜之性也，其所

见易复卦，亦见易繫乱下传。不还复，是说迷而不还，能复于善。无祇悔，无大悔。元吉，大吉。

昭昭，光明。

寂然，无声。

“不应于物者”，佛祖历代通载引人“不著于物者”。

见易繫乱上传。“旁行”，指通权达变。“不流”，不流于过错，合乎轨道。“范围天地之化”，谓封于自然变化加以范围，即加以掌握运用。“曲成万物”，正义说，谓圣人委曲成就万物。“书夜之道”即阴阳寒暑生死之道，亦即一正一反的规律。“神无方而易无体”；神指变化的妙用；无方，无方所，即无空间性质；易指变化过程；无体，无形体。

造次，仓卒。急遽。

以不睹其性者，嗜欲好恶之所昏也，非性之罪也。曰：为不善者，非性邪？曰：非也，乃情所为也。情有善有不善，而性无不善焉。孟子曰：“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所以道引之者然也。人之性皆善，其不善，亦犹是也。问曰：尧、舜岂不有情邪？曰：圣人，至诚而已矣！尧、舜之举十六相，非喜也；流共工，放驩兜，殛鲧，竄三苗，非怒也。中于节而已矣！其所以皆中节者，设教于天下故也。易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易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达，不行而至。”圣人之谓也。

问曰：人之性犹圣人之性，嗜欲爱憎之心何因而生也？曰：情者，妄也，邪也。邪与妄，则无所因矣。妄情减息，本性清明，周流六虚，所以谓之能复其性也。易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论语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能正性命故也。

问曰：情之所昏，性即减矣。何以谓之圣人之性也？曰：水之性清澈，浑之者沙泥也。方其浑也，性岂遂无有邪？久而不动，沙泥自沉，清明之性，鉴于天地，非自外来也。故其浑也，性本弗失，及其复也，性亦不生。人之性犹水也。

问曰：人之性本皆善，而邪情错焉。敢问圣人之性将复为嗜欲所浑乎？曰：不复浑矣。情本邪也，妄也。邪妄无因，人不能复。圣人既复其性矣，知情之为邪。邪既为明所觉矣，觉则无邪，邪何由生也？伊尹曰：“天之道，以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者也。予将以此道觉此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如将复为嗜欲所浑，是尚不自觉者也，而况能觉后人乎？

曰：敢问死何所之耶？曰：圣人之所不明书于策者也。易曰：“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斯尽之矣。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然则原其始而反其终，则可以尽其生之道。生之道既尽，则死之说不学而自通矣。此非所急也，子修之息，其自知之，吾不可以章章然言且书矣。（李文公集卷2）

3. 刘禹锡、柳宗无唯物主义的思想

(1) 刘禹锡的“天论”

见孟子告子上篇。额也。

见易繫乱上传。神指自然变化的微妙作用。

见易繫乱上传。又下传云：“几者动之微。”按，微即变化的细微萌芽。

语本易繫乱下传。六虚，指上下四方六位。

见乾卦象传文。乾道，阳气。各正性命，意谓万物有一定的本性。

见论语里仁篇。

见易繫辞上传。原，考察其原始。反郑玄注本、虞翻注本作及。

见论语先选篇。

刘禹锡字梦得，中山人，生于唐代宗大历七年（公元772年），卒于唐武宗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官至太子宾客，时人称之为刘宾客。

世之言天者，二道焉。拘于昭昭者则曰：天与人实影响；祸必以罪降，福必以善俵；窮阨而呼，必可闻；隐痛而析，必可答；如有物的然以宰者，故阴鷲之说胜焉。泥于冥冥者，则曰：天与人实相(11)毕；霍霍于畜木，未尝在罪；春滋乎董荼(12)，未尝摆善；跖、顏焉而遂，孔、顏焉而厄，是茫乎无有宰者，故自然之说胜焉。余之友河东解人柳子厚，作天说以折韩退之之言，文信美矣，盖有激而云，非所以尽天人之际，故余作天论以极其辩云。

大凡人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动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与人交相胜尔。其说曰：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彊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蜚。阳而阜生，阴而肃杀；水火伤物，木坚金利；壮而武健，老而耗眊(11)；气雄相君，力雄相长：天之能也。阳而执树(12)，阴而擎敛(13)；防害用濡(14)，禁焚用酒(15)；斩材窾坚(16)，液矿刚铄(17)；义制彊讐(18)（一作示），礼分长幼；右贤尚功，建极闲邪(19)：人之能也。

人能胜乎天者，法也。法大行，则是为公是，非为公非。天下之人蹈道必赏，远善必罚。当其赏，虽三旌之贵(20)，万种之禄，处之咸曰宜。何也？为善而然也。当罚，虽族属之夷，刀锯之惨，处之咸曰宜。何也？为恶而然也。故其人曰：天何预(21)乃人事耶？唯告虔报本(22)，肆类时之礼(23)，曰天而已矣。福兮可以善取，祸兮可以恶召，奚预乎天邪？法小弛，则是非驳(24)；赏不必尽善，罚不必尽恶；或贤而尊示，时以不肖参开过而僇辱，时以不辜参焉。故其人曰：彼宜然，而信焉，理也；彼不当然，而固然，岂

刘禹锡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和思想家，著有刘宾客集（亦称刘梦得集），天论三篇是刘禹锡哲学思想的代表作。

昭昭，明智，以天为昭昭，即认定天是有智慧的，有意志的。

俵，古来字。

阨，困难。

的然，明确。

陰，尚书洪范：“惟天陰下民。”陰，蔭；，定。陰，意谓覆盖安定。“胜”，世彩堂本作“騰”，今据崇闳馆本改。

泥，拘泥。冥冥，谓天不明智。

遂，遂其生。指盗跖、莊躄皆长寿而终。

厄，同阨，困难。

柳宗元，字子厚，河东人。

韩愈，字退之，昌黎人。

尤，最。

交相胜，是说各有偏胜。

天之道：“道”作规律解，当指自然规律时，即是说自然界各种事物自然发生、变化、发展的规律，它的作用是强弱。

人之道，指人类社会的规律。即是说人们通过认识自然规律来创造各种维持社会秩序的规律，它的准则是是非。

阜，生长，茂盛。

肃杀，枯谢，摧败。

理邪？天也。福或可以诈取，而祸或可以苟免；人道驳，故天命之说亦驳焉。法大弛，则是非易位；赏恒在佞，而罚恒在直；义不足以制其强，刑不足以胜其非，人之能胜天之实尽丧矣。夫实也丧，而名徒存，彼昧者方挈挈然提无实之名，欲抗乎言天者，斯数穷矣。故曰：天之所以能者，生万物也；人之所能者，治万物也。法大行，则其人曰：天何预人邪，我蹈道而已。法大行，则其人曰：道竟何为邪，任人而已。法小弛，则天人之论驳焉。今以一己之穷通，而欲质天云有无，惑矣！

余曰：天恒执其所能以临乎下，非有预乎治乱云尔。人恒执其所能以仰乎天，非有预乎寒暑云尔。生乎治者人道明，咸知其所自，故德与怨不归乎天。生乎乱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归乎天，非天预乎人尔。（刘梦得集卷12，天论上）

或曰：子之言天与人交相胜，其理微，庸使户，盖取诸譬焉？刘子曰：若知旅乎？夫旅者，群适乎莽苍，求休乎茂木，饮乎水尔，必强有力者先焉；否则，虽圣且贤，莫能竟也。斯非天胜乎？群次乎邑郭，求阴于华榭，饱于饩牢（一作牵），必圣且贤者先焉；否则，强有力莫能竟也。斯非人胜乎？苟道乎卢、芮，虽莽苍犹郭邑然；苟由乎匡、宋，虽郭邑犹莽苍然。是一日之途，天与人交相胜矣。吾固曰：是非存焉，虽在野，人理胜也；是非亡焉，虽在邦，天理胜也。然则，天蜚务胜乎人者也。何哉？人不宰，则归乎天也。人诚务胜乎天者也。何哉？天无私，故人可务乎胜也。吾于一日途而明天人，取诸近也已。

或者曰：若是，则天之不相乎人也信矣。古之人曷引天为？答曰：若知操舟乎？夫舟行乎滩、淄、伊、洛者，疾徐存乎人，次舍存乎人；风之怒号，不能鼓为涛也；流之湔洄，不能峭为魁也；适有迅而安，亦人也；适有覆而胶，亦人也；舟中之人未当有言天者，何哉？理明故也。彼行乎江、河、淮、渚者，疾徐不可得而知也，次舍不可得而必也；鸣条之风，可以沃日；车盖之云，可以见怪；恬然，亦天也，黯沉，亦天也；陆危而仅存，亦天

挈挈然，提兴的意思。

庸，用也。

莽苍，郊野。

邑郭，城郭。

华榭，彩书的屋椽，意指华美的房屋。

饩牢，牲畜，指牛、羊、豕。

卢、芮，古两国名。史记周本纪：“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于是卢、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人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卢、芮之人未见西伯，皆慙，相谓曰：‘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只取辱耳。’遂还，俱让而去。”西伯，即周文王。卢、芮是两个小国。概括地：“故卢城在陕河北县东北五十里卢山之上，古卢国也。故芮城在城县西二十里，古芮国也。”这里“卢、芮”指知道礼让的地方。

孔子被围于匡，被逐于宋。此处以“匡、宋”指缺乏礼让的地方。

相，读去声，助也。

滩、淄、伊、洛，是黄河的支流滩水、淄水、伊水、洛水。滩、淄二水在今山东，伊、洛二水在今河南。

次舍，停止。

湔洄，逆流。

胶，船搁浅。

鸣条之风，使树枝发声的风。沃日，灌日。

也；舟中之人未尝有不言天者，何哉？理昧故也。

问者曰：吾见其骈焉而者，风水等尔，而有沉有不沉，非天曷司啣？答曰：水与舟，二物也。夫物之合并，必有数存乎其间焉。数存，然后形势乎其间焉。一以沉，一以，适当其数，乘其势尔。彼势之附乎物而生，犹影响也。本乎徐者，势缓，故人得以晓也；本乎疾者，其势遽，故难以晓也。彼江海之覆，犹伊淄之覆也；势有疾徐，故有不晓尔。

问者曰：子之言数存而势生，非天也。天果狭于势邪？答曰：天形恒圆，而色恒青，周回可以度得，书夜可以表候，非数之存乎？恒高而不卑，恒动而不已，蜚势之乘乎？今夫苍苍然者，一受其形于高大，而不能自还于卑小；一乘其气于动用，而不能自休于俄顷；又恶能逃乎数而越乎势耶？吾固曰：万物之所以为无穷者，交相胜而已矣。还相用而已矣。天与人，万物之尤者尔。

问者曰：天果以有形而不能逃乎数，彼无形者，子安所寓其数邪？答曰：若所谓无形者，非空乎？空者，形之希微者也。为体也不妨乎物，而为用也恒资乎有，必依于物而后形焉。今为室处，而高厚之形藏乎内也；为器用，而规矩之形起乎内也；音之作也有大小，而声不能踰；表之立也有曲直，而影不能踰；非空之数啣？夫目之视，非能有光也，必因乎日、月、火炎（一作焰），而后光存焉。所谓晦而幽者，目有所不能烛尔；彼狸、猩、犬、鼠之目，庸谓晦为幽邪？吾固曰：以目而视，得形之粗者也；以智而视，得形之微者也。为有天地之内有无形者邪？古所谓无形，盖无常形尔，必因物而后见尔，为能逃乎数邪？（刘梦得集卷12，天论中）

或曰：古之言天之昔象，有宣夜、浑天、周髀之书；言天之高远卓诡，有邹子。今子之言，有自乎？答曰：吾非斯人之徒也。大凡人乎数者，由小而推大，必合；由人而推天，亦合；以理揆之，万物一贯也。今夫人之有颜、目、耳、鼻、齿、毛、头、口，百骸之粹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肾、肠、心、腑。天之有三光，悉寓万象之神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山川五行。浊为清母，重为轻始，两位既义，远相为庸。嘘为雨露，意为雷风；乘气而生，群分橐从，植类曰生，动类曰虫。保虫之长，为智最大，能执人理，与天交胜；用天之利，立人之纪；纪往或坏，复归始。尧舜之书，首曰稽古(11)，不曰

骈焉而，两船并行渡河。

数，一定的规律。

此句是说空间也是有形的，不过其形很微细。意思是说，空间也是种物质的存在，并非虚无。

狸、猩、犬、鼠之目，谓这些动物的眼睛能于夜间看到东西。

庸，岂。

无常表，谓空间本身没有定形。

汉代以前，关于天体的学说有三种，所谓昔象天体三法也。一是盖天说，一是浑天说，一是宣夜说。盖天说讲天如覆盖。浑天说讲天体浑然如鸟卵。宣夜说讲天南，只是大气。盖天说见于周髀算经。

邹子，邹衍。

揆，度量。

头，而颊。

原注：按尚书传云；海遇苍生谓草木也。

保虫，谓无毛介鳞羽的动物。保虫之长，意思是指人类。

稽天。幽厉 之时，首曰上帝，不言于人事。在舜之庭，元凯 举焉；日舜用之，不曰天授。在殷中宗 ，袭乱面兴，必知说 贤 ，乃曰帝賚 。尧民之余，难以神诬；商俗已讹，引天而馭 。由是而言，天预人乎？（齐刘梦得集卷 13，天论下）

（2）柳宗元 的“天说”

韩愈 谓柳 子 曰：若 知天之说乎？吾为子言天之说。今 夫人有 疾痛、倦辱、饥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曰：“ 残民者昌，佑民者殃。” 又仰面呼天曰：“ 何为使至枢戾也？” 若是者，举不能知天。夫果蓏(11) 饮食既攘，蟲生之。人之血气败逆壅底，为癰、瘍、疔、赘、瘦、痔(12)。蟲生之，木朽而蠹(13) 中，草腐而萤飞，是岂不以壤而后出耶？物壤，蟲由之生。元气陰阳之壤，人由之生。蟲之生而物益壤，食齧之，攻穴之。蟲之祸物也滋，其有能去之者，有功于物者也；繁而息之者，物之仇也。人之壤元气会阳也亦滋甚：墾原田，伐山 林，鑿泉以井饮，窾(14) 墓以送死；而又穴为偃瘦(15)，策为墙垣、城郭、臺榭、观游(16)，疏为川渍(17)、溝、洫(18)、陂池(19)；燧木以燔(20)，革金以溶，陶甄 琢磨，悴然 使天地万物不得其情。幸幸衝衝，攻残 败挠，而未当息，为祸元气会阳也，不甚于蟲之所为乎？吾意有能残斯人，使日薄岁月削，祸元气会阳者滋少，是则有功于天地者也；蕃而息之者，天地之仇也。今夫人举不能知天，故为是呼且怨也。吾意天闻其呼且怨，则有功者必受赏必大矣；祸焉者受罚亦大矣。子以吾言为何如？

柳子曰：子诚有激而为是耶？则信辩且美矣！吾能终其说。彼上而玄者，世谓之天；下而黄者，世谓之地；浑然而中处者，世谓之元气；寒而暑者，世人谓之会阳。是虽大，无先果蓏、癰痔、草木也。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能有报乎？蕃而息之者，能有怒乎？天地，大果蓏也；元气，大癰痔也；会阳，大草也。乌能赏功而罚祸乎？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欲望其赏罚者大谬。呼而怨，欲望 其哀且仁者愈大谬矣！子而信子之仁义，以遊其内，

幽、厉，指周幽王、周厉王。时经大雅荡：“荡荡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

元凯，才德之士。舜时有八元八凯，都是有才德的人。

据史记殷本纪说，太戊时，太 戊任用伊陟为相，由是殷由衰转盛，“殷复与，诸侯归之，故称中宗”。

说，据史记殷本纪：武丁举说为相，殷因大治。说号曰传说。

賚，赐予。

馭，同驱。

柳宗元（778—819年），字子厚，著名的文学家和唯物主义哲学家，在无神论史上有特殊的贡献。

韩喻详 245 面注。

柳子，即柳宗元。

若，你。

革金以溶，用火融化来改革金属。

陶甄，即陶钧，陶工的模型，圆转灵活，可大可小，这 里有造就的意思。

悴然，夏愁 样子。

倅倅衝衝，亦作倅倅冲冲，气不平，意不定。

败挠，亦作挠败，覆败的意思。

日薄岁削，天天被侵，年年受削。

生而死甯，乌置存亡得丧 于果蓏、癰痔、草林耶？（柳河东集卷 16）

（二）史学、文学和艺术们的昌盛

1、史学

（1）刘知几的“忤时”篇今者史司士，有倍东京；人自以为荀、袁，家称为政、骏；每欲记一事，载一言，皆阁笔相视，含毫不断；故首白可期，而汗青无日，不可一也。前汉郡国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后汉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仍上兰臺；由是史官所修，载事为博。爰自近古，此道不行；史臣编录，唯自询探；而左二史，阙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状；求风俗于州郡，视听不该；讨沿革于臺阁，簿籍难见；虽使尼父再出，犹且成其管窥；况仆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昔董狐之书法也，以示于朝；南史之书弑也，执简以往；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门深居九重，欲人不见。寻其义者，盖由杜彼颜面防诸请谒故也。然今馆中作者，多十如林皆原长喙，无闻齿舌。儻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贬，言未绝口，而朝野具知；笔未栖毫，而W 绅咸诵。夫孙盛纪实，取嫉权门；王劭值书，见仇贵族；人之情也，能无畏乎？其不可三也。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体统各殊，指归咸别。夫尚书之教也，以疏通知远为主；春秋之义也，以惩恶劝善为先。史记则退处士而进奸雄，汉书则抑忠而饰主阙。斯并晨时行失之例，良史是

得丧，得失。

刘知机（661—721年），唐代著名史学家。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进士出身。武后时历任著作佐郎、左史等职，兼修国史。中宗时参与编修则天后实录，玄宗时官至左散骑常侍，后被贬为安州都护府别驾，不久世。生平专攻史学，通晓各史，很能分析其利弊得失；又屡任修史之责，深知官设史局的流弊，于是加以融汇贯通，撰成史通一书，成为我国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

忤时，史通外篇第十三。篇名“忤时”，实为与萧至忠等的一通简劄。全劄所主，只在五不可。此外即隶这一段。

荀、袁：荀悦（148—209）字仲豫，颍川颍会（今河南许昌）人。东汉末年政论家、史学家。献帝时任共门侍郎、秘书监等职。献帝以汉书繁重难读，命他用编年体改写，乃依左传体裁，撰成汉纪三十篇，当时人称其有“辞约事详”的长处。袁宏（约328—376年），东晋文学家、史学家，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任过桓温的记室，终理文书。官至东阳太守。以后汉书烦秽难乱，仿荀悦汉纪，撰集后汉纪，剪裁很精炼，与范氏齐名。

政、骏、刘向、刘歆。

汗青无日，古代以火炙简令汗，去其青，易书，复不蠹，叫做汗青。汗青无日，谓无由成书。

兰臺，汉代藏秘书的官观，由御史中丞掌管。后来置兰臺令史，掌握书奏。唐代龙朔二年（662年）改秘书省为兰臺。又史官亦称兰臺。

尼父，称孔子。孔子字仲尼，尼父是因其字以为谥号。

史局，史通辨職篇曾详义史局之弊。

防盛，字安国，晋代史学家。初为著作郎，累迁秘书监。著魏氏春秋、晋阳秋，世称良中。桓温见书，怒言：“枋类诚失利，何至于尊公所言。若此史行，自是阙君门户。”权贵们迫也改书，他不徒，其书后被潜改。

王劭，字君懋。隋文帝时为著作郎，炀帝时官终秘书少监。撰隋书八十卷及齐书（纪传，百八卷）。

非之集，作者言之详矣。顷史官注纺，多取稟監修。杨令公，则必须直词；宗尚书，则云宜多隐恶。十羊九牧，其令难行；一国三公，适徒何在？其不可四也。切以史置監修，虽古无式；寻其名号，可行而言。夫言監者，蓋統領之义耳。如创立纪年，则年有断限；草传敘事，则事有豐约。或可而不略，或应书而不书，此刊削之务也。属词此事，劳逸宜均；挥铭奮墨，勤惰须等；某表某篇，付之此職；某传某志，归之彼官：此铨配之理也。斯并宜 明立科条，審定区域。儻人思自勉，则书可立成。今監之者即不指授，修之者又无遵奉；用使争学苟且，务相推避，坐變炎凉，徒延岁月，其不可五也。凡此不可，其流实多；一言以蔽，三隅自反；而时谈物义，安得笑仆编次无闻者哉？比者，伏见明公，每汲汲劝诱，劝劝于课责。或云墳籍 事重，努力用心；或岁序已淹，何时辍手。切以纲维不举，而督课徒劝；虽威以刺骨之刑，助以悬之赏，终不可得也。语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所以比者布 怀知己，历底群公，屡乱载笔之官，原能记言之职者，正为此尔。（史通卷 20）

（2）李渊的“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

经典序言，史官纪事，考论得失，究盍变能，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貽 貽将来。伏羲以降，周、秦斯及；雨汉继绪，三国并命；迄于晋、宋，载笔借焉。自有晋南徒，魏乘机军，周隋禅代，历世相仍，梁氏称邦，跨据淮海，齐迁 鼎，陈建宗祚，莫不自命正朔，棉歷歲祀，各殊徽号，删定礼仪。至於发迹开基，受终告代，嘉谋善政、名臣奇士，立言著绩，无乏於时。然而简牘 未修，纪传咸阙，炎凉已积，谣俗迁讹，餘烈遗风，泯焉 将坠。朕握图御宇，长世字民；方立典谟，永垂宪则，顾彼湮落，用深轆悼！有台撰錄，实费良直。中书令萧瑀、给事中王敬业、著佗殷闻礼，“可修魏史；侍中陈叔达、秘书丞令狐德芬、太史令唐俭，可修周史；兼中书令封德彝、中书舍人颜师古，可修隋史，大理卿崔善为、中书舍太子洗马萧德言“可修梁史，太子詹事裴矩、兼吏部郎中祖孝孙、前秘书丞魏徵，可修齐

杨 令公，杨再思，中唐时人，“为人佞而智，中宗时拜中书令，監修国史。”（见其本传）。

宗尚书，宗楚客，字叔敖，唐武后时人。武徒姊之子，同凤图鸾台章事，后为宰相。韦后安乐公主视信他，与纪外纳为当。韦后败，被杀。他令監修 过国史。

墳 籍，亦称墳典，指三墳五典之收，后以为古籍之称。

载笔这官，史官。

貽，音移，留给后人的意思。

绪，事业。

勉鼎，后汉书宦者传：“自曹胜说梁冀，竟立昏弱，魏武因之，遂迁勉鼎。”註：“勉鼎，国之守器，以喻帝位。”

祚，廟門，即宗廟之谓。

殊徽号，祖大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注：“徽号，旌旗之名也。，疏：“殊，别也，徽号，旌旗也。……”

简牘，古代书籍之通称。简，付简；牘，木版。杜预春秋左传序：“大事书之於策，小事简牘而已。”文选向注：“大竹曰策，小竹曰简，木版为牘。”

泯焉，消失貌。泯，灭也。

轆悼，悲痛，悲伤。

吏，秘书监窦璡、给事中欧阳询、秦王文学姚思廉，可修陈史。務加详覈，博采旧闻，义在不刊，书法无（武德五年十二月）（唐大诏令集卷 81）

（3）李世民的“修至书诏”

朕拯溺师旋，省方礼毕；四海无事，百揆多闲；遂因暇日，详观典府。考龟文於羲载，辨鸟册於轩年；不出岩廊，神交千祀之外，穆然旋缠，临睨九皇之表。是知右史序言，由斯不昧；左官詮事，歷兹未远；发挥文字之本，通达书契之源：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自沮诵 摄官之後，伯阳 载争之前，列代史臣，皆有删著。仲尼修，而探櫝机；倚相 诵，而阐丘墳；降自西京(11)，班、马(12)腾其茂 宾；逮於东汉，范、谢 振其芳声。蕞尔雨当涂，陈寿覈其国志；眇哉刘宋，沈约裁其帝籍。至梁、陈、高氏，朕命勒成；惟周及隋，亦同甄錄；莫不彰善譚恶，激一代之清芬；褒吉惩凶，备百王之令典。唯晋氏膺运，制有中原，上帝啓玄石之固，下武代黄星之德；及中朝鼎沸，江左嗣兴，普宅寰区，各重徽号，足以飞英丽笔，将美书。但十有八家，虽存记注；而才非良史，事亏實錄。荣（原无此字，据玉海卷 46 校增）绪 烦而寡要，行（原无此字，据王海卷 46 校增）思 劳而少功；叔宁 课虚，滋味同於书饼；子云 学海，涓滴烟於固流，处叔 不预於中兴，法盛 莫通於创业，洎乎干、陆、曹邓 略记帝王，鸾、盛、广、松，纔编载记，其文既野，其事罕有源作“传”，据玉海卷 46 校改）。遂使典午清高，韜遗芳於简册；金行曩陆，阙继美於骊駟；遐想寂寥，深为叹息。宜令修国史所更撰晋书，铨次旧闻，裁成义类，俾夫湮落之诰，咸使发明。其所须可衣修五代史故事。若少学士，亦量事追取。（贞观二十年闰二月（唐大诏令集卷 81）

2. 文学

覈，音核，考覈。

沮诵，传说黄帝时的史官。

伯阳，老子之字。传说老子为周守藏室之史，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櫝机，楚史。

倚相，春秋时楚左史。

丘、坟，却九丘、三坟。尚书僞孔传：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九州之志，谓之九丘。

范、谢：范，范曄；谢，谢承。范曄著后汉书；（吴）谢承亦著后汉书。

绪小他就（齐）臧荣绪，著晋书，已佚。

思，谢沈，字行思，晋人，著晋书，已佚。

叔宁：虞预，字叔宁，晋人，著晋书，已佚。

子云，（梁）萧子云，著晋言，已佚。

处叔：王隐，字处叔，晋人，著晋书，已佚。

法盛，（晋）何法盛，著晋中兴书，已佚。

干、陆、曹、邓，干，（晋）干宝，著晋纪，已佚。鄧，（晋）鄧机；著晋纪，曹，（晋）曹嘉之，著晋纪；邓，（晋）邓粲，著晋纪：均佚。

鸾、盛、广、松，鸾，（宋）檀道鸾，著续阳秋。盛，（晋）孙盛，著晋阳秋。广，（宋）徐广，著晋纪。松，（晋）裴松之，著晋纪。诸书均佚。

(1) 李白传

李白，字太白，山东人。少有逸才，志气宏放，飘然有超世之心。父为任城尉，因家焉。少与鲁中诸生孔巢父、韩沔、裴政、张叔明、陶沔等隐於徂徕山，酣歌纵酒，时号竹溪六逸。

天宝初客游会稽，与道士吴筠隐於剡中。既嗜酒，日与饮徒醉於酒肆。玄宗度曲，欲造乐府新词，亟召白，白已卧於酒肆矣。召入，以水洒面，即令秉笔，顷之成十馀章，帝颇嘉之。尝沉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脱靴，由是斥去，乃浪迹江湖，终日沉饮。时御史崔宗之谪官金陵，与白诗酒唱和，尝月夜乘舟自采石达金陵，白衣宫锦袍，於舟中顾瞻笑傲，傍若无人。初贺知章见白，赏之，曰：此天上谪仙人也。

禄山之乱，玄宗幸蜀，在途以永王璘为江淮兵马都督、扬州节度大使。白在宣州谒见，遂辟徒事。永王谋乱，兵败，白坐流夜郎。後遇赦得还，竟以饮酒过度，醉死於宣城。有文集二十卷行於时。（旧唐书卷190下）

(2) 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

叙曰：予读诗至杜子美而知小大之有所总萃焉。

始尧、舜时，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诗人继作，历夏、殷、周于馀年，仲尼辑拾送选，其于预教化之尤者三百，其馀无闻焉。骚人作而怨愤之熊繁，然犹去风、雅日近，尚相比凝。素、汉以远，采诗之官既废，天下妖谣民讴歌颂调赋曲度嬉戏之词，亦随时问作。逮至汉武赋柏梁而七言之体具。苏子卿、李陵之徒，尤工为五言。虽句读文律各异，雅郑之音亦杂，而词意简远，指事言情，自非有为而为，则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文士遭

李阳冰草堂集序：“李白，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嵩九世孙，……。神龙之初，逃归於蜀。范传芷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其（李白）先陇西成纪人，……。神龙初，汉还广汉，因侨为郡人。”李、范均说大自为蜀人，与奋唐书异。

任城，今山东济宁市。

徂徕山，在斗山东泰安市东南。

剡，县名，在今浙江嵊县西南。

贺知章，字季真，会稽人，唐代著名的诗人。

宣州，今安徽宣城。

夜郎，县名，在今贵州桐梓县东。

杜子美：杜甫字子美，河南人。生於唐玄宗先天元年（712年），卒於唐代宗大曆五年（770年），年五十九岁。唐代大诗人，和李自齐名，世称李、杜。

賡歌，尚书益稷：“乃賡载歌”。

指诗经。诗经在成为儒家的经典以前称为“诗”或“诗三百”。

指离骚。岳阳楼记：“迁客骚人。”

柏梁，即柏梁台诗，属七言押韵体，世传汉武帝时作品。

苏武，字子卿；李陵，字少卿。苏、李诗即指苏武和李陵赠答的五言诗，文选录七首，古文苑录十首。

雅郑：雅，雅乐，郑，郑声。

建安，东汉献帝年号（196—220年）

罹兵战，曹氏父子 鞍马间为文，往往横槊赋诗，故其道壮（原无此二字，据四部画刊影宋本分门集注杜工部诗校增）抑扬冤哀悲（原作“存”，据四部丛刊影宋本分门集注杜工部诗校正）离之作，尤极（原作“拯”，据四部丛刊影宋本分门集注杜工部诗校改）於古。晋世风槩 稍存。宋、齐之间，教失根本，士以简慢歛习舒徐相尚，文章以风容色泽放旷精清为高，盖吟属性靈流连光景之文也，意气（原作“义”，据四部丛刊影宋本分门集注杜工部诗校改）格力无取焉。陵迟 至於梁、陈，淫艳刻饰、佻巧小碎之词剧，又宋、齐之所不取也。

唐兴，官学大振，历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 研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为律诗。由麤而後，文變之驴极焉。然而 莫不好古者遗近，务华者去宝。效齐、梁则不逮於魏、晋，工乐府则力屈於五言，律切则骨格不存，闲暇则纖莫備。至于子美，蓋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11)之流丽，书得古今之體势，而兼人人之所独尊矣。使仲足考鍛其旨要，尚不知贵其多乎 哉？苟以为能所不能，无可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于美者！

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予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调肖深，属封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

子尝欲件拆条析文，体别相附，与来者为这率，特病懶未就。适子美之子子嗣业，启子美之枢，襄祔事于师，次于荆，雅知予爱言其大父为文，拜予为志。辞不可，予因系官阙而铭卒葬云。

系曰：晋当阳成侯姓杜氏，下十原无“十”字，据四部业刊影宋本分门集注杜工部诗校增）世而生依艺，令于巩。依艺生审言，善诗，官至膳部员外部。审言生闲，闲生甫。甫为奉天令。甫，字子美。天宝 中献三大礼赋，明皇（原作“帝”；据四部业刊影宋本分门集注杜工部诗校改）奇之，命宰相试文。文，善，授甫右卫率府胄曹（原本此六字只作“甫曹”，据四部业刊影宋本分门集注杜工部诗校改）。属京师乱，步谒行在，拜左拾遗。

曹氏父子，指曹操、曹植、曹丕。

风槩，节操之谓。

陵迟，犹陵夷、颓替之谓。

沈、宋之流，指沈佺期和宋之间等一流人物，唐武后时的诗人。沈、宋诗崇尚形式，“回忌声病，约句準篇”，多属“应制”之作。

刘、指刘桢，“建安七子”之一。

颜、谢，猜顏延之和谢靈运，晋、宋之际名声最大的二诗人。

天宝，唐玄宗年号（742—756年）。杜甫呈献三大礼系在天宝十载（751年）。

明皇，即唐玄宗。

杜甫的三大礼赋为玄宗所赞赏后，被叫往待制集贤院考试。时宰相李林甫众中作梗，试后无下文，杜甫未入仕途生涯。

天宝十三载（754年）杜甫被任命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系管理军械库房的小官。

天宝十四载（755年）安禄山起兵范阳叛唐，玄宗出走长安。杜甫于是年五月从白水开始他的流亡生活。

至德元年（756年），肃宗任命杜甫为左拾遗。左拾遗系谏官，从八品上，职务是供奉皇帝。

岁馀，以直言失，出为华州司功，寻迁京兆功曹。剑南节度严武，状为工部员外郎，参谋军（原无此十八字，据四部业刊影宋分门集注杜工部诗校增）事。旋又弃去，扁舟下荆楚间(11)，竟以寓卒，旅殡岳阳，享年五十九。夫人弘农杨氏女，父曰司农少卿怡，四十九年而终。嗣子曰宗武，病不克葬，殁，命其子嗣业。嗣业贫无以给丧，收拾乞，焦劳书夜，2子美殁后馀四十年，然后卒先人之志，亦足为难矣。

铭曰：维元和之癸巳，粤某月某日之佳辰，合窆我杜子美于首阳之前山。呜呼，千岁而下，曰此乃先生之古墳。（元氏长曰庆集卷56）

（3）白氏长庆集序

白氏长庆集者，太原人白居易之所作。居易字乐天。乐天始言，试指“之无”二字，能不误。具乐天与予书。始既言，读书勤敏，与他儿毕。五六岁识音韵，十五志诗赋，二十七举进士。贞元末，进士尚驰兢，不尚文，就中六籍尤摈落。礼部侍郎高郢，始用经艺为进退。乐天一举擢上第，明年拔萃甲科，由是性习相近远、求玄珠、斩白蛇等赋及百道判，新进士竞相传于京师矣。会宪宗皇帝册召天下士，乐天封诏称旨，又登甲科，未岁入翰林，掌制诰，比比上书言得失。因为贺雨、秦中吟等数十章，指言天下事，时人比之骚焉。予始与乐天同校秘书之名，多以诗章相赠答。会予谴掾江陵(11)，乐天犹在翰林，寄予百韵律诗及杂体，前后数十章。是后各佐江、通，复相州寄巴蜀、江楚间。洎长安中，少年递相倣倣，竞作新词，自谓为元和

杜甫爱慕房琯，恶贺兰进明、崔园等大官僚的为人，会上疏营救房琯，被目为房琯同党，被肃宗贬为华州（陕西华县）司功参军。

代宗广德元年（764年），杜甫被召任命京兆功曹，未到任。

公元764年，严武被任命为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镇地在今四成都。严武荐杜甫为节度使署中的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这是后世称杜甫为“杜工部”的由来。

严武病死，杜甫在成都失去依靠，带着家人漂泊到夔州（四川奉节县）。

大历五年（770年）的冬天，杜甫在湘江水上的小舟中与世长辞。

白居易于公元799年在宣城参加张拭。白居易与元九（元稹）书有“家贫多故，二十七方从乡赋（全唐文作度）”之句。公元800年白居易登进士第。

贞元，唐德宗年号，公元785—805年。

六籍，谓诗、书、礼、乐易、春秋。

白居易于公元801年应吏部试，以书判拔萃登科。

白居易于公元806年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策之试，被录入第四等。

公元807年白居易被任为翰林学士。

贺雨诗，白居易于公元809年作，内容是劝皇帝改善人民生活。

秦中吟，指秦中吟十首，成于公元810年。秦中吟序：“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命为秦中吟。”

公元803年，元稹、白居易同授秘书省书郎职。

江，江州，今江西九江。通，通州，今四川达县。公元815年，宰相武元衡被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派人刺死，白居易虽已改职为东宫赞善大夫，但仍上疏请捕刺客，当局深恶之，继王涯中伤，贬为江州司马。同年，元稹调任通州司马。

诗。而乐天秦中吟、贺雨、讽谕等篇，时人罕能知者。然而二十七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鬻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其甚者，有至于盗窃名姓，苟求自售，杂乱间厕，无可奈何。予尝于平水市中，见村校诸童竞习诗，召而问之，皆封曰：“先生教我乐天、微之诗”，固亦不知予之为微之也。又云：鸡林贾人求市颇切，白云本国宰相每以百金换一篇，其甚伪者，相辄能辨别之。自篇章已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长庆四年，乐天自杭州刺史以右庶子诏还。予时刺会稽，因得尽徵其文，手自排缙，成五十卷，凡二千一百九十一首。前辈多以前集、中集为名。予以为陛下明年秋当改元，长庆讫于是，因号曰白氏长庆集。大心大之文，各有所长。乐天之长，可以为多矣！夫以讽谕之诗长于激，闲适之诗长于遣，感伤之诗长于切，五字律诗百言而上长于赡，五字、七字百言而下长于情，赋、赞、箴、戒之类长于当，碑记、叙事、制诰长于实、启、表、状长于直，书、檄、词、策、剖判长于尽；揔而言之，不亦多乎哉？至于乐天之官族景行，与予之交分浅深，非叙文之要也，故不书。长庆四年冬十二月十日，微之序。（元氏长庆集卷第51）

3. 艺术

（1）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

大历二年十月十九日，夔州别驾元持宅见临颖李十二娘舞剑器，壮其蔚跂。问其所师，曰：“余公孙大娘弟子也。”开元三载，余尚童稚，记于郾城观公孙氏舞剑器浑脱，浏漓顿挫，独出时。自高头宜春、梨园二伎坊内人，洎外供奉舞女，晓是舞者，圣文神武皇帝初，公孙一人而已。玉

元和诗：白居易重寄微之诗有句“诗到元和体制新”，自注谓“众称元白为千言律，或号元和格”。

长庆四年，即公元824年。

公元824年，白居易离杭州（公元822年任杭州刺史，三年任满），除太子右庶子，分司东都。

公元823年，元稹自同州改授越州刺史兼浙东观察使。

王嗣爽杜臆：“此诗见剑器而伤往事，所谓‘抚事慷慨’也。……全是为开元、天宝五十年治乱与衰而发。”

大历，唐代宗年号。大历二年，即公元767年。

剑器，舞曲名以彩帛结两头，双手持之而舞，见桂馥札朴。

蔚跂，张缙注：“蔚文也，跂壮也。”

三载，钱笈：“‘三载’一作‘五载’，时公年六岁。公七龄思即壮，六岁观剑似无不可。诗云‘五十年间似反掌’，自开元元年至是年，凡五十一年。”

浑脱，脱读如驼。浑脱，西域舞名，译音。冯至甫传：“这种舞，有人说是空手而舞，有人说是执剑而舞，近来四川出土的古砖，其中有描绘舞剑器浑脱的，舞者则手持双剑。”

浏漓，同“流离”，“陆离”，光彩貌。

伎坊，即教坊。杜诗镜铨：“崔令钦教坊记：右教坊在光宅坊，左教坊在延政坊。右多善歌，左多善舞。伎女入宜春苑谓之内人，亦曰前头人，常在上前也。”按“高头”，疑即“前头”之谓。外供奉，谓不在宜春苑内，别于内人谓之外。

圣文神武皇帝，指唐明皇。

貌锦衣，况余白首，今兹弟子，亦匪盛颜。既辩由来，知波澜莫二。抚事慷慨，聊为剑器行。昔者吴人张旭(11)，善草书书帖；数尝于邺县见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自此草书长进，豪荡感激，即公孙可知矣。

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耀如习射九日落(12)，矫如群帝骖龙翔(13)，来如雷霆收震怒(14)，罢如江海光。绛唇珠袖两寂寞(15)，晚有弟子传芬芳。临颖美人在白帝，妙舞此曲神扬扬。与余问答既有以，感时抚事增惋伤。选帝侍女八千人，公孙剑器初第一。五十年间似反掌，风尘澒洞昏王室。梨园弟子散如烟，女乐余姿映寒日。金粟堆南木已拱，瞿唐、石城草萧瑟。玳筵急管曲复终，乐极哀来月东出。老夫不知其所往，足躡荒山转愁疾。（分门集注杜工部时卷16）

（2）霓裳羽衣舞词（和元稹之作）

我昔元和侍宪皇，曾陪内宴宴昭阳。千歌百舞不可数，就中最爱霓裳舞。舞时寒食春风天，玉钩栏下香案前。案前舞者颜如玉，不著人家俗衣服。虹裳霞帔步摇冠，钿璫纍纍珮珊珊，娉婷似不任罗绮，头听乐悬行复止。磬、箫、箏、笛近相挽，击弹吹声迥迤。散序六奏未动衣，阳台宿云慵不飞。中序擘騞初入拍，秋竹竿裂春冰折。飘然转旋回云轻，嫣然纵送游龙惊；小垂手后柳无力，斜曳裾时云欲生(11)。烟蛾敛略不胜态，风袖低昂如有情。上元点鬟招萼绿，王母挥袂别飞琼(12)。繁音急第十二遍，跳珠撼玉何铿锵(13)？翔鸾舞了却收翅，唳鹤曲终长引声(14)。当时乍见惊心目，凝视谛听殊未足；一落人间八九年，耳冷不曾闻此曲。湓城但听山魃语，巴峡唯闻杜鹃哭(15)；移领钱塘第二年，始有心情问丝竹。玲珑箜篌谢好箏，陈宠鼙鼓沈平笙，清弦脆管纤纤手，教得霓裳一曲成。虚白亭前湖水畔，前后祇应三度按；便除庶子抛却来，闻道如今各星散。今年五月至功州，朝钟暮角催白头；贪看案牍常侵夜，不听笙歌直到秋。秋来无事多闲闷，忽忆霓裳无处问。闻君部内多乐徒，问有霓裳舞者无？答云七县十万户，无人知有霓裳舞；

白首，镜铨：“言分孙玉貌锦衣，尚归寂寞，何况已年之易老乎？”

金粟句，长安志：“明皇陵在蒲城东北之金粟山。”

躡，足皮厚。仇注：“足躡行迟，反愁太疾，临去而不忍其去也。”

霓裳羽衣曲本名婆罗门，源出天竺（印度），经由中亚，开元中始输入中国，西凉府节度使杨敬述造。北宋时教坊尚能作其声，其舞不传久矣。白氏此作，为历来考證霓裳羽衣舞之最重要材料，自注尤富史料价值。

宪皇，指先宗。

乐悬，谓钟声之属悬于筍簾（音巨，架子）者。

原注：凡法曲之初，众乐不齐，唯金石丝竹次第发声，霓裳序初亦复如此。

原注：散序六遍无拍，故不舞也。

中序，序曲中段。

擘騞，解裂声。騞音制。

原注：中序始有拍，亦名拍序。

原注：自玲珑以下，皆杭之妓名。

虚白亭，白居易冷泉亭记：“先是领郡，有相里尹造作虚白亭。”

庶子：白氏自罷杭郡，除左庶子，分司东都。左庶子即汉之中庶子，为太子官属。

唯寄长歌与我来，题作霓裳羽衣谱。四幅花片碧间红，霓裳实录在其中。千姿万状分明见，恰与昭阳舞者同。眼前髣髴覩形质，昔日今朝想如一。疑从魂梦呼召来，似著丹青圆写出。我爱霓裳君合知，发于歌永形于诗。君不见我歌云：“惊破霓裳羽衣曲。”又是见我诗云：“曲爱霓裳未拍时。”由来能事皆有主，杨氏创声君谱。君言比舞难得人，须是倾城可怜女。吴妖小玉飞作烟，越艳西施化为土；娇花巧笑久寂寥，娃馆苧罗空处所。如君所言诚有是，君试从容听我语；若求国色始传，但恐大间废此舞。奸蚩俾劣宁相远，大都祇在人抬举。李娟张態君莫嫌，亦拟随宜且教取。（白氏长庆集卷51，霓裳羽衣歌和微之）

（3）七部乐及四舞

始，开皇初定令置七部乐：一曰国伎，二曰清商伎，三曰高丽伎，四曰天竺伎，五曰安国伎，六曰龟兹伎，七曰文康伎。又杂有杂勒、扶南、康国、百济、突厥、新罗(11)、倭国(12)等伎。其后，牛弘请存鞞、铎、巾、拂(13)等四舞，与新伎并陈，因称四舞。按汉、魏以来，并施于宴食。鞞舞，汉巴渝舞(14)也。至章帝造鞞舞，辞云：“关东有贤女”(15)；魏明代汉曲云：“明明魏皇帝。”(16)铎舞，传玄代魏辞云：“振铎鸣金”；

原注：开元中西京府节度使杨敬述造。

原注：夫差女小玉死后形见于王，其母抱之，霏微若烟雾散空。

娃馆句：娃馆，即馆娃，官名，吴王夫差造以馆西施，遗址在今苏州灵岩山。苧萝，村名，西施生长地，在今浙江诸暨县南五里。

原注：娟、態，功妓之名。

国伎，即讠乐。唐曾要卷33，讠乐修：武德初，未暇改作。每讠享，因隋旧制，奏九部乐。其第一即讠乐。所谓国伎，发即唐之坐部伎、立部伎，并中国人，与下高丽、天竺等外人区别而言也。讠乐为坐部伎中第一部。

清商伎，据唐会要：清商乐本亦华夏正声，自晋氏播迁，其音分散，不复存于内地，苻坚灭凉得之，传于前后秦；及宋武定关中，收之，入于江南。隋平陈后，获之，因置清商署。经谓之乐。夢溪笔谈作者沈存中云：“以先王之乐为雅乐，前世新声为清乐，合胡部者为宴乐。”

高丽，即今朝鲜。

天竺，即今印度。

安国，隋书：安国在西域记捕喝，新唐书曰安国。亦即长鬲王故地。在今苏联锡尔河北，哈萨克共和国境内。

龟兹，详前第六章第三节，见本书206页。

文康，文康伎盖包括疏勒、扶南、康国、百济、突厥、新罗、倭国等伎而言。据通典乐典：隋旧制奏九部乐：1燕乐，2清商，3西凉，4扶南，5高丽，6龟兹，7安国，8疏勒，9康国。在开皇初只有七部，以文康包括康国、扶南、疏勒而言，而天竺另立一部，故只有七部。

勒，西域古国，今新疆勒、附之间。

扶南，即后来的真腊，现在的柬埔寨及越南南圻一带。自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后六世纪，扶南始终是东南亚最大的国家。

康国，即撒马耳干，在今苏联哈萨克共和国境内。

百济，朝鲜半岛古国，在半岛西部。

突厥，详前第六章第一节，见本书177页。

成公绥赋(17)云：“鞞铎舞庭，八音并陈”，是也拂舞者，沈约宋志云：“吴舞”(18)，吴人思晋化，其辞本云“白符鸠”，是也。巾舞者，公莫舞也；伏滔云：项莊因舞，欲剑高祖，项伯纤长袖以扞铎，魏、晋传为舞焉。检此虽非正乐，亦前代旧声。故梁武报沈约云：“鞞、铎、巾、拂，古之遗风。”杨泓云：“此舞本二八人。玄即真为八佾，后因而不改。齐人王僧虔已论其事。平陈所得者，犹充八佾，于悬内继二舞后作之，为失斯大。检四舞由来，其实已久，请并在宴会，与杂伎同设，于西凉前奏之。”帝曰：“其声音节奏及舞，悉宜依旧，惟舞人不须捉鞞、拂等。”及大业中，炀帝及定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以为九部乐。器工依创造，即成，大备于兹矣。清乐，其始即清商三调是也，并汉来旧曲。乐器形制，并歌章古辞，与魏三祖(11)所作者，皆被于史籍。属晋朝迁播，夷羯竊据，其音分散。苻永固(12)平张氏，始于凉州得之。宋武(13)平关中，因而入南，不复存于内地。及平陈后获之，高祖听之，善其节奏，曰：“此华夏正声也。昔因永嘉，流于江外。我受天明命，今复会同。虽赏逐时还，而古致犹在。可以此为本，微更损益，去其哀怨，考而辅之。”以新定律吕更造乐器。其歌曲有阳伴，舞曲有明君，并契。其东器有钟、磬、琴、瑟、击琴、琵琶、箜篌、筑、箏、节鼓、笙、笛、箫、篪、埙等十五种，为一部，工二十五人。（隋书卷15，音乐志下）

(4) 论书山水树石

白符鸠，又作白浮鸠、白附鸠。并见乐府诗集清商曲辞。古今乐录曰白附鸠倚调，拂舞曲。

公莫舞，宋书乐志曰：按琴操有公莫渡河。然则声所从来已久，俗云项伯，非也。乐府诗集以公无渡河入瑟调，有弦无舞，沈约之说未确云。

伏滔，东晋时平昌安丘人，字玄度，桓温引为参军。晋书卷92有传。

梁武，梁武帝萧衍。

杨泓，东晋时人，爵里未详。宋书乐志引舞序。

八佾，论语八佾篇：孔子谓季氏八舞于庭。马融注：佾，列也。一列八人。八八六十四人为舞队。此天子之舞乐。

王僧虔论乐，王僧虔，宋时官至尚书令，入齐转侍中。王昙首之次子。南齐书卷33有传。有论乐表及与兄子俭论乐书，并见本传。其论云苻坚败后，东晋始备金石之乐。

悬，即乐县。周礼：小胥正乐县之位。王官县，诸侯轩县，大夫判县，士植（即特字）县。郑玄注：乐县谓钟声之属县于筍簨者。官县者，四面悬挂乐器。此所谓于悬内，即于乐悬之内也。

礼毕，乐终之奏，如九调之有“礼魂”一章在其后。

清商三调，乐府诗集卷44：清商乐，一曰清乐。——九代之遗声，始即相和之调是也。南齐王僧虔论三调调曰：今之清商实由铜雀；魏氏之祖，风流可怜。唐书乐志曰：平调、清调、瑟调，皆用房中曲之遗声，汉世谓之三调。晋荀勖又采用旧辞，施用于世，谓之清商之调。

永嘉，晋怀帝年号。永嘉大乱后，不久晋室南还。

阳伴，即扬叛儿，本南宵时童谣。乐府诗集入清商由辞西曲歌。

明君，即明群辞、明主曲辞、明之君等舞曲舞辞。乐府诗集入难舞头。

契，合也。

埙、篪：埙也作壘，乐器名，搏土为之，用口吹成声。诗经小雅何人斯：伯氏吹壘，仲氏吹篪。篪也作箎。

魏、晋以六降，名迹在人间堵，皆见之矣。其书山水，则群峰之势，若细饰、犀栉；或水不容泛，或人大山，率皆附以树石，暎带其地。列植之状，则若伸臂布指；详古人之意，专在头其所长，百不守于俗变也。国初，二阎擅美匠学，杨、展精意宫观，渐变所附。犹尚状石则务于雕透，如冰渐斧刃；绘树则刷脉镂叶，多栖梧菀柳。功倍愈拙，不腾腾其色。吴道元者，天付劲毫，幼抱神奥，往往佛寺书壁，纵以怪石崩滩，若可扞酌。又于蜀道写貌山水。由是山水之变始于吴，成于二李（李将军、李中书）；树石之状，妙韦鹡（11），穷于张通（张璪也）（12）。通能用紫毫秃锋，以掌摸色，中遗巧饰，外若混成。又若王右丞之重深，杨仆射之奇瞻，朱审之浓秀，王宰之巧密，刘商之取象，其余作者非一，皆不过之。近代有侯莫陈厦，沙门道芬，精致稠沓，皆一时之秀也。吴兴郡南堂有两壁树石，作观之而欢曰：此书位置若道芬，迹头宗偃，是何人哉？吏对曰：有徐表仁者，初为僧，号宗偃师，道芬则入室，今寓于郡，侧年未衰，而笔力奋疾。如而来徵，他笔皆不头，遂指其单馥复曲折之势，耳剽心晤，成若宿构。使其凝意，且故幽襟，迨乎构成，亦窃奇状。向之两壁，盖得意深奇之作。观其潜蓄岚，遮藏洞泉，蛟根束鳞，危幹凌碧，重质委地，青飏满堂，吴兴茶山，水石奔异，境与性会。乃召于山中写明月峡，因斜其所见，庶为之言，知之者解，颐，不知者拊掌。（历代名书记卷1）

（5）论图画

国初阎立本善画，尤工写真。太宗之为秦王也，使立本图秦府学士杜如晦第一八人，文学士褚亮为赞，今人间十作学士是也。

贞观十七年，又使立本图太原幕府功臣长孙无忌等二十四人于凌烟阁，太宗自为赞，褚遂良题之。其后侯君集谋逆，将就刑，太宗与之诀，流涕曰：“吾为卿不复上凌烟阁矣！”

中宗曾引修文馆学士内燕，因赐游观，至凌烟阁，见君集像有半涂之迹

人大于山，这是说唐以前的山水画，人与山的比例不恰当，人比山还大。

二阎立德（约580—656年）和阎立本（约600—678年），陕西万年人，著名的画家，两人是兄弟。新唐书郑100、旧唐书卷77均有传。

杨、展；杨契丹与展子虔。

吴道元，亦作道玄，字道子，世称为书圣。

二李，李将军思训（651—716年）和他的儿子中书舍人李昭道。

王右丞，王维，字摩诘。

杨仆射，契丹，隋时人。

朱审，吴兴人，一作吴郡人，建中时以善画著名。

王宰，蜀人，蜀山玲珑巧峭。

刘商，字子夏，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人，大历进士，工画，有刘虞部集。

侯莫陈厦，字重构，工画山水。

道芬，曾稽僧，工画山水。

凌，原注：“凌”原作“陵”，据天一阁本改，下同。

侯君集，唐初将领，邠州（今陕西邠县）人，官至兵部尚书，643年与废太子承乾谋反，被杀。

中宗，李哲，公元705—710年在位。

(11)，傅云：君集诛后，将堊(12)涂之，太宗念其功而止”。玄宗时，以图画岁久，恐渐微昧，使曹霸重摹饰之。

立本以高宗总章元年还右相，今之中书令也，时人号为“丹青神化：”。今丁西亦延康坊立旧宅西亭，立本所画山水存焉。

则天朝，薛稷亦善画，今尚书省侧考功员外郎厅有稷画鹤，宋之问为赞；工部尚书厅有稷画树石；东京尚书坊岐王宅亦有稷画鹤：皆称精绝。稷位至太子少保。

玄宗时，王维特妙山水，幽深之致，近古未有。维终于尚书右丞。

郑虔亦工山水，名亚于维。劝善坊吏部尚书王方庆宅院有虔山水之迹，为时所重。虔工书画，又工诗，故有：“三绝”之目；而宦途屯蹇，终台州司户焉。

天宝中，御史毕宏善画古松。

凡此数公，皆负当时才名而兼擅工术。

至若吴道玄画鬼神，韩幹画马，皆近时知名者也。而后画者甚众，虽有所长，皆不能度越前辈矣。

大历中，吴士姓雇(11)以画山水历抵诸侯之门。每画，先帖绢数十幅于地，乃研墨汁及调诸采色各贮一器，使数十人吹角声鼓，百人齐声喊叫。雇子著锦袄锦缠头，饮酒半酣，遶绢帖走(12)上馀币，取墨汁摊(13)写于绢上，次写诸色，乃以长巾一，一(14)头覆于所写之处，使人坐压，已执巾角(15)而曳之，回环既遍，然后以笔墨随势决为峰峦岛屿之状。画者澹雅之事，今雇子瞋目鼓噪，有战之象，其画这妙者乎！（封氏闻见记校注卷5，图画）

（三）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国人民对世界科学的贡献

1. 天文历算

（1）访习天文历算诏

南正、北正，司天地之职；羲氏、和氏统日之官。盖所以幽赞神明，

曹霸，唐名画家，善画马。

薛稷，唐名画家，善画鹤。

原注：原无“侧”字，据莫本增。

之问，唐之著名的诗人。

岐王，唐睿宗第四子隆范爱儒士，喜书画。

太子少保，官名，晋初设，辅佐太子的官。

屯蹇，不利。

台州，今浙江省临海县。

毕宏，河南偃师人，唐时名画家。

吴道玄，原注：“玄”原作“元”，据天一阁本改。

原注：“瞋”原作：“瞋”，指秦本张莼订讞。

原注：“战”原作“戟”，据天一阁本改。

南正、北正，传说颛顼时的司天地之官。史记太史公自序：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

发挥历象；经百王而不易，涉千古而无替。慎、灶叠迹于前，甘、石比踪于后，莫不仰稽次舍，俯察襍祥，克穷盈]缩之端，备极阴阳之际。朕临御区寓多历年，眷彼清一，罕闻其妙；岂人不逮昔，将求之未尽。虽天道难知，固以不言未示教；而时君取戒，宁可遐弃厥司？宜今诸州及诸司，解占天文及历算等人，务取有景行审密者，并以礼发遣，速送所司，勿容隐漏。（贞元三年二月）（唐大诏令集卷102，政事，举荐上）

（2）僧一行传

僧一行，妊张氏，先名遂，魏州昌乐人，襄州都督郟国公公谨之孙也。父檀，武功令。一行少聪敏，博览经史，尤精历象、荫阳、五行之举。……一行尤明著述，撰大衍论三卷，摄调伏藏十卷，天一太一经及太一局遁甲经、释氏系隶各一卷。时麟德历经推步渐疏，敕一行考前代诸家历法，改撰新历。又令率府长史梁令瓚等与工人创造黄道游仪，以考七曜行度，互相证明。于是一行推周易大衍之数，立衍以应之，改撰开元大衍历经。至十五年卒，年四十五，赐谥曰大慧神师。初，一行徙祖东台舍人太素，撰后魏书一百卷，其天文志未成，一行续而成之。上为一行制碑文，亲书於石。出内库钱五十万，为起塔於铜人之原。明年，幸温汤，遇其塔前，又驻骑徘徊，令口官就塔以告其出豫之意。更赐绢五十丈，以寺塔前权柏焉。（旧唐书卷191，方伎传）

2. 地理与医药

（1）“西域圆记”序

时西域诸蕃多至张掖，与中国交市。（隋炀）帝令（裴）矩掌其事。矩……撰西域圆记三卷，入朝奏之。其序曰：“臣闻禹定九州，道河不霁积石；秦兼六国，设防止及监洮。故知西胡杂种，僻居遐裔，礼教之所有及，书典

羲氏、和氏，传说帝尧时天地四时之官。尚书尧典：“乃命羲和。”传：“重、黎之后，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时之官。”

慎，梓慎，春秋鲁大夫，是当时的天文观察家和预言星占术家。传说鲁襄公时代春天没有结冰，梓慎曾加以解释。灶，裨灶，春秋时郑大夫，是当代的天文观察家和预言星占术家。传说裨灶因天象而预言郑国时将要大火。

甘，甘德，楚人，战国朝天文观察家，著有星占八卷。石，石申，魏人，战国时天文观察家，著有天文八卷。自北宋以来，世人把这两部著作合起来，称之为甘石星经。

次舍：次为官中宿术者止息处，舍为官署。

襍祥，颜师古注：“襍祥，总谓鬼神之事也。”见汉书景十三王传。

区寓，同“区字”，指一定的区域。

魏州昌乐：魏州亦称魏郡。昌乐是魏州十县之一，今山东省昌乐县。

襄州，唐代辖境相当今湖北襄阳、谷城、南漳、直城等县。治所在今襄阳县。

七曜，日、月与火、水、木、金、土五星合称七曜。

禹治洪水，定九州：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见尚书禹贡。

古时治河徒积石山起。有大、水积石山，在青海东南部。黄河绕行东南侧。

临洮，今甘肃岷县。

之所罕传。自漠氏与基，开拓河右，始称名号者有三十六国。其后分立，乃五十五王。仍置校尉都护，以存招抚，然叛服不服，属经征战。后漠之世，频废此官。虽大宛以来，各知户数，而诸国山川，未有钟名目。至如姓氏、风土、服章、物齐，全无纂隶，世所弗闻。复以春秋处谢，年代久远，兼并诛讨，互有与亡。或地是故邦，改徙今；或人非旧硕，因袭昔名。兼复部民交错，封疆移改；戎狄音殊，事虽穿验。于阗之北，葱岭以东，考於前史，三十余国；其后更相屠减，仅有十存。自余湮没，扫地俱旧，空有丘墟，不可记识。皇上应天育物，无隔华夷；率土黔黎，莫不慕化；风行所及，日入以来，职责皆通，无远不至。臣既因抚纳，监知关市，寻讨书传，访采胡人，或有所疑，即议众口，依其本国服饰仪形，王及庶人，各头容止；即丹青模写，为西域国记，共成三卷，合四十四国。仍别造地围，穿其要害，徒西顷以去，海之南，徒横所亘，将二万。谅由富商大贾，周游经涉，故诸国之事，罔不篇知。复有幽荒远地，卒访虽晓，不可冯虚，是以致阙。而二汉相距，西域为传，户民数十，即称国王，徒有名号，乃乘其实。今者所编，皆余千户，利旧西海，多齐珍异。其山居之属，非有国名，及部落小者，多亦不载。发自敦煌，至於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北道徒伊吾，经蒲类海、钱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林国，达於西海。其中道

河右。即河西（黄河以西走廊。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以后，在此开置张掖、酒泉、武威、敦煌四部。

西汉宣帝时西域都设属国三十六。汉书匈奴传：“往者围西域，制车师，置城郭都设三十六国。”

西汉哀、平之际，西域都设属国五十，另有康居等五国，故言五十五王。汉书西域传：“最凡国五十，自议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候王皆佩汉绶，凡三百开十六人。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宾、乌弋（山离）之属，皆以绝远，不在数中。”

校尉都设，驻守西域的汉官。西汉通西域后，在西域诸国设置都设府，都设是驻西域各国最高的行政长官。校尉都设指郑吉以校尉之职行都设之事。西汉於西域建置都设府，系在公元前68年。汉书百官公卿表：“西域都设，加官，宣帝地节二年初置，以骑都谏大夫设西域三十六国。”

大宛，西域古国名。

于阗，今新疆和阗。

葱岭，今帕米尔，即“Pamir”。

黔，黔首；黎，蒸黎。即老百姓。

北海，今贝加尔湖。

西海，史记张仪传索隐说：“西亦有海，故云西海。”

西海，大海名。下文西海三见，各指不同的海。南道的西海指印度洋，中道的西海指波斯湾，北道的西海指地中海。参考白为库吉塞外论文译义一辑294页及岑仲勉氏唐史称义12页。

三道，三修路。随时通西域各国，自燉煌起，有三修陆路：一是“北道”，即天山路；一是“中道”，即天山南路的北道；一是“南道”，即天山南路的南道。

伊吾，今新疆哈密。

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

突厥可汗庭，今巴勒喀什湖之南。

北流河水，今锡尔河。

拂林国，即东罗马帝国。唐书西域传：“拂林古大秦也，居西海上，一名海西国，东接波斯，地方万里，城四百。”

西海，此处西海当即地中海。

徒高昌、焉耆、龟兹、疏勒(11)、度葱岭，又经罽汗(12)、稣封沙那(13)国、康国(14)、曹国(15)、何国(16)、大小安国(17)、穆国(18)，至波斯(19)，达於西海(20)。其南道徒鄯善(21)、于阗、朱俱波、喝般陀(22)，度葱岭，又经设密(23)、吐火罢(24)、挹怛(25)、帆延(26)、漕国(27)，至北婆罗门(28)，达於西海(29)。其三道诸国，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东女国(30)、南婆罗门国(31)等，并随其所在诸处行达。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统漭敦煌，是其咽喉之地。以国家威德，……何往不至。但突厥、吐浑，分领羌胡之国，为其推遏，故朝贡不通。今并因商人，密送诚款，……故皇华遣使，弗重兵车；诸蕃既徒，浑、厥可威。……”（隋书卷67，裴矩传）

（2）贾耽传

贾耽字敦诗，沧州南皮人。……耽好地理学，凡四夷之使，及使四夷远者，必与之徒容，讯其山地之终始。是以九州之夷险，百蠻之土俗，区分指书，備究源流。自吐蕃陷陇右，积年国家守於内地，旧时镇戍，不可复知。耽乃书陇右山南圆，兼黄河经界远近，聚其说，为书十卷。表献曰：“臣闻楚左史倚相能续九丘，晋司空裴秀创为六體。九丘乃成赋之古经，六體即图之所意。臣虽愚，夙掌师范；累蒙拔擢，遂忝台司。虽罢践任职，诚多喷阙；而率土山川，不忘寤寐。其大圆外薄四海，内别九州，必藉精详，乃可摹写。见更缙集，续冀立功。然而陇右一隅，久淪蕃寇，职方失其圆记，境土虽以区分。辄扣课虚微，采掇与议，书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等圆一轴。伏以洮、汉、湟旧墟，连接监牧；甘、凉右地，控带朔陲。岐路之侦察交通，军镇之备御冲要，莫不匠意就实，依稀像真。如圣恩遣将护边，新书授律，则灵、庆之设险在目，原会之封略可知，诸州、诸军，须论里数人额；

高昌，即西汉时之车师前王庭，今吐鲁番（即“Turfan”）附近。

焉耆，今新疆焉耆。

兹，今新疆库车。

沧州南皮，南皮属沧州，贞元五年之后改属景州，今河北南皮县。

陇右，相当今甘肃东南部及青海省青海以东地区。安史乱后，地入吐蕃。

九丘，古书名，伪孔传序：“九州之志，谓之九丘。”释名释典艺：“九丘，丘，区也，区别九州土气，教化所宜施者也。”

六體，绘制地图之六體：

山南，唐道名，辖境相当今四川嘉陵以东、陕西秦岭南、甘肃番冢山以南、河南伏牛山西南、湖北渭水以西、长江南岸及沅水下游以北地区。

洮，洮河，在甘肃；湟，湟水，在青海。

监牧，唐麟德中置八使，分继监、坊。秦、蘭、原、渭四州及河曲之地，凡监四十八；南使有监十五；西使有监十六；北使有监七；鹽州使有监八，嵐州使有监二。自京师西属陇右，有七马坊，置陇右三使；又有少苑、楼烦、楼、天马监。诸监牧掌管牧孳课的事务。

灵庆，指灵、庆二州。灵州，辖境相当今宁夏西北部。庆州，辖境相当今甘肃庆阳、环县及陕西志丹县西部。

原会，指原州、会州。原州，辖境相当今宁夏固原至甘肃平凉市北一带地区。会州，辖县相当今甘肃靖远县及宁夏中卫县南部地区。

封略，疆界。

诸山、诸水，须言首尾源流。图上不可备书，凭据必资记住。谨撰别录六卷。又黄河为四渎之宗，西戎乃群羌之帅。臣并研寻史牒，翦弃浮词，罄所闻知，编为四卷。通录都成十卷，文义鄙朴，伏增惭悚。”德宗览之称善，赐厩马一匹，银彩百匹，银瓶、盘各一。至十七季，又让成海内化夷图及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四十卷，表献之。曰：“臣闻地以博厚载物，万国基布；海以委轮环外，百蛮绣错。中夏则五服、九州，殊俗则七戎、六狄。普天之下，莫非王臣。昔母丘出师，东铭不耐；甘英奉使，西抵条支。奄蔡乃大泽无涯，罽宾则悬度作险。或道里回还，或名号改移，古来通儒，罕遍详究。臣弱冠这岁，好闻方言，筮仕之辰，注意地理。究观研考，垂三十年。绝域之比邻，异蕃之习俗，梯山献琛(11)之路，乘舶来朝之人，咸究其源流，访求其居处。闐闐(12)之行贾，戎貊(13)之遗老，莫不听其言而掇其要，閭阎(14)之琐语，风谣之小说，亦收其是而芟其伪。然殷周以降，封略益明；承历数者八家，浑区宇者五姓；听教所及，惟唐为大。秦皇罢候置守，长城起於临洮；孝武却地开边，障塞限於难鹿。东汉则哀牢请吏，西晋则裨离结辙。随室列四郡於卑和海西，创三州於扶南江北，辽阳失律，因而弃之。高祖神尧皇帝诞应天命，奄有四方。太宗继明重熙，柔远能迩，箭太磧通道，北至仙峨，於骨利干置玄阙州。高宗词守丕绩，克广前烈，遣单车赍诏，西越葱山，於波刺斯(11)立疾陵府。中宗复配天之业，不失旧物。睿宗含先天之量，惟新永图。玄宗以大孝清内，以无为理外；大宛骥(12)，岁充内厩；兴贰师之穷兵黠武，齐同年哉？肃宗扫平氛祲(13)，润泽生人。代宗划除残孽，彝伦攸叙。伏惟皇帝陛下，以上圣之姿，当太平之连，敦信明义，履信包元，惠养黎蒸，怀柔遐裔，故温南(14)贡麓水(15)之金，漠北献余吾(16)之马，玄化洋溢，率土沾濡。臣幼切磋於师友，长趋侍於轩墀(17)。自孱愚，叨荣非据；鸿私莫答，风夜兢惶。去兴元年，伏奉进止，令臣修撰国图。旋即充

四渎，指长江、淮河、黄河、济水。

五服，指候、甸、绥、要、荒五服。

母丘，三国魏将母丘俭。

不耐，今东北边外地区。

奄蔡，唐所置羁縻州，今阙，当在新疆境。

罽宾，汉西域国名，今克什米尔一带。

筮仕，将仕者占筮吉凶。

难鹿，边塞名，在内蒙古边界。

哀牢，今云南保山西。

裨離，西晋时国名。册府元 卷 968；“晋武帝始三年，裨離国小部献其方物，康居国王那鼻遣使上封事并献善马。”

“随”即“隋”。隋文帝初封於隋，后即帝位，国号“随”作“隋”。四郡，鄯无、且末、西海、河源。

卑和海，青海。

三州，蕩、农、冲。

扶南江疑指湄公河。

太磧，大沙漠。

仙娥，河名。新唐书卷 217 下， 曷斯传：“回鹘牙北六百里得仙娥河。”

骨利干，唐初磧少数族之一，新唐书卷 217 有传。贞观二十一年，以其地为玄阙州。处瀚海北，拜喀勒湖南。

使魏州、汴州，出镇东洛东都。间以众务，不遂专门；绩用尚亏，忧愧弥节。近乃力竭衰病，思殫所闻见，藁於丹青。谨令工人书海内华夷图一轴，广三丈，后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别章甫左衽，奠高山大川，缩四极(18)於纤縞，分百郡於作绩宇宙虽广，舒之不盈庭；舟车所通，览之咸在目。并撰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四十卷：中国以禹贡为首，外夷以班史 发源，郡县纪其增减，蕃落叙其衰盛。前地理书以黔州属酉阳，今则改入巴郡；前西戎志以安国为安息，今则改入 康居。凡诸 疏舛，悉从厘正。陇西十地，播弃於永初这中；辽东乐浪，陷屈於建安之际。曹公弃陔北，晋氏迁江南，绿边累经侵盗，故墟日致堙毁。舊史撰绿，十得二三；今书搜捕，所獲太半。周礼听方，以淄时为幽州之浸，以华山论荆河之镇，既有乘於禹贡，又不出於淹中。多闻阙疑，詎取编次？其古郡国题以墨，今州县题以朱。古今殊文，执习简易，臣学谢小成，材非博物。伏波之聚米，开示众军；鄴侯之图书，方知阨塞。企慕前哲，嘗所寄心；輒罄庸陋，多慙纒繆。優詔荅之，賜绵彩二百匹，袍段六，锦襜二，银瓶二盘各一，马一匹，进封魏国公。（舊唐書卷 138）

（3）诸州置医学博士敕

敕：神农鞭草，以療人疾；岐伯 品藥，以辅人命。朕铨觉古方，永念黎庶。或管术内拥，或寒暑外攻，因而不救，良可欢息。自今远路僻州，医术全少，下人疾苦，将何恃赖？宜令天下诸 州，各置听事医学博士一员，措品同於錄事。每州寫本草及百一集验方，光经史同貯。其诸州於錄各省一员，中下州先有一员者，省讫。仰州補动散官充。（开元十一年七月）（唐大詔令集卷 114，政事，医方）

（4）孙思邈传

孙思邈，华原 人，七岁就学，日讽千言；及长，善谭庄、老百家之说。周宣帝时，以王室多时，以王室多故，隐於太白山。隋文帝辅政，徵为国子博士，不就。常谓人曰：“遇是五十年，当有圣人出，吾方助之以济生人。”太宗召诣京师，嗟其颜貌湛少，谓之曰：“故知有道者诚可尊重，羨门 之徒虚也哉。”将授之以爵位，固辞不受。高宗召拜谏议大夫，又固辞。时年九十餘，而视听不衰，颇明推步导养之术。时范阳 卢照邻 有盛名於朝，而染

班史，指班固汉著。

淹中，鲁里名。礼古经於鲁淹中，见汉书蔡文志。

纒繆，错误。

鞭草，搜神记：神农以赭鞭百草，共知其平毒寒温之性，臭味所主以播百谷，故天下号神农也。

岐伯，亦作歧伯。传说是古黄帝时人。精医，语備载内经。

錄事，官名。唐制：上州錄事三人，从九品上；中州錄事一人，从九品上；下州錄事一人，从九品下。

华原，唐雍州京兆府罢县名，今陕西铜川市。

太白山，即秦岭山脉中的太一山。

羨门，古仙人。

范阳，故治在今 河北省涿县东北涿县旧治。

卢照邻，唐初文学家，兴王勃、杨炯、骆宾王齐名，称四杰。

恶疾，嗟稟受之不同，昧彭殤之殊致，当问於思邈曰：“名医愈疾，其道如何？”对曰：“吾闻善言天者，必本之於人。天有四时五行，寒暑迭代，其连辅也，和而为雨，怒而为风，凝为霜雪，张为虹蜺，此天地之常数。人有四时五藏，一觉一寐，呼吸吐纳，精气往来，流而为荣卫，彰而为气色，发而为声音，此人之九也。阳用其精，除用其形，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则生热，否则生寒，结而为瘤赘，陷而为痈疽，奔而为喘乏，竭而为焦枯，疹发乎面，变动乎形。推此以及天，则兆亦如之。故五纬盈缩，星辰错行，日月薄蚀，彗孛流飞，此又天文之危疹也。寒暑不时，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此天地之瘤赘也；山崩地陷，此天地之痈疽了；奔风暴雨，此天地之喘乏也；雨泽不降，川渎涸竭，此天地之焦枯也。良医导之以药石，救之以针剂，圣人和之以至德，辅之以人事，故体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灾也。”又曰：“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诗曰：‘如临深渊如履流水’，谓小心也；‘赳赳武夫，公侯干城’⁽¹¹⁾，谓大胆也。不为利回，不为羲疚，仁之方也；见机而作，不俟终日，智之圆也。”制授承务郎，直口尚药局。永徽初卒，遗令薄葬，不设明器牲牢之奠。月馀，颜色不变；举屍人棺，如空焉。时人疑其屍解矣。（大唐新语卷10，隐逸第22）

（5）张文仲传

张文仲，洛州洛阳人也。少与乡人李虔纵、京兆人韦慈定以医术知名。文仲，则天初为侍御医。时特进苏良嗣於殿庭因拜跪便绝例，则天令文仲、慈藏随至宅喉之。文仲曰：此因尤愤邪气激也，若痛冲膺，则剧难救。”自朝侯之，未及食时，即苦冲膺绞痛。文促曰：“若人心，即不可療。”俄顷心痛，不复下药，日旰而卒。文促尤善療风疾。其後则天令文促集当时名医共撰療风气诸方，仍令麟台监王方庆監其修撰。文促奏曰：“风有一百二十四种，气有八十种，大体医药虽同，人性各异，庸医不远达之行使，冬夏失节，因此杀人。唯脚气头风上气，嘗须服药不绝，自馀则随其发动，临时消息之。但有风气之人，春末夏初，及秋暮，要得通泄，即不困剧。”於是撰四时常服及轻重大小主十八首，表上之。文促久视年終於尚药奉御。撰随身备急方三卷行於代。虔纵，官至侍御医；慈藏，景龙中光禄卿。自则天、中宗已後，诸医或推文促等三人为首。（旧唐书卷191，文伎傳）

3. 雕板印刷术

彭，彭祖，古时长寿的人，殤，未成人而死。彭殤，独说寿夭。

瘤赘，亦作“赘瘤”。皮肉长出腫块的病，比喻多馀无用的事物。

痈，一种皮肤和皮下组织的坏死型炎症；疽，毒疮。

五纬，即五星，指金、木、水、火、土五行星。

彗孛，指彗星和孛星。彗、孛形象小异：彗星光芒长参参如扫帚；孛星光芒短，其光四出，蓬蓬孛孛。“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见诗小雅节旻，比喻谨慎戒惧，以免失误。

洛州洛阳：洛州，开元这改稍河南府，领二十六县；洛阳是二十六县之一，今河南省洛阳市。

京兆，治所在长安，今陕西西安市西。

旰，旁晚。

光禄乡，光禄寺长官，专管酒醴膳食的事务。

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象，施于四众，每岁五馱无馀。（云仙杂记 卷，印普贤象修引僧园逸录）

（太和）九年十二月丁丑，东川节度使冯宿奏：准敕禁断印历日版。劔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日历鬻於市。每岁司天丰未奏颁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有敬授之道，故命禁之。（册府元 卷 160，帝王部革弊 2）

纥干尚书 苦求龙虎之丹十五馱稔。及镇江右，及大延主术之士。乃作刘弘傅，雕印数千本，以寄中朝 及四海精心烧练之者。（云谿友议卷下，羹门远修）

後唐长与三年 二月，中书门下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版。敕令国子监集博士儒从，将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句度，抄写注出，子细看读，然後顾 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随铁刻印版，广颁天下。如诸色人要写经书，定须依所印敕本，不得更便杂本交错。其年四月，敕差太子宾客马缙、太常丞陈观、太常博士段颢、路船尚书屯田员外郎田敏 充详勘官，廉委国监 於诸色 选人中，召能书端楷写出，旋付匠人雕刻，每日五纸。……（五代会要卷 8，经籍修）

汉乾祐元年 闰五月，国子：在雕印板九经内，有周礼、仪礼、公羊、谷梁四经，未有印本。今欲集学官校勘四经文字镂板，从之。（同上）

（周）顯德二年二月，中书门下奏：国子监祭酒尹拙 奏称，准敕校勘经典释文三十卷，雕和印板，欲请兵产中尚书张昭、太常乡田 敏同校勘。敕其经典释文已经本監官员校勘外，官差张昭、田敏详校。（同上）

（四）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扩大

1. 东西两洋和中西交通

（1）记胡袄祠

东北隅右金吾衙，西南隅胡袄祠。

玄奘，出国取经，於公元 645 年回国，664 年去世。可知唐初已有雕板。

普贤，菩萨名。行弥法界曰普，位邻极圣曰贤。佛门称文殊 与普圣为二。

云仙杂记即云仙散录，宋史 艺文志卷 5 作马贇撰，当是冯贇之误。

敬授：书经有“敬授人时”语，谓敬记天时以授於人，使人不至失时耕种。

纥干皋：纥干，姓；皋，古文 暨字，人名。唐时人，字咸人，字咸一，著 有序通解录一卷，大中时官江西观察使。

中朝，指内朝的官吏。

长兴三年，公元 932 年。

马缙，五代时著名的学者，会以後唐任刑部侍郎等职，著有中华古今注。旧怀一代史卷 71、新五代史卷 55 均有傳。

田敏，五代时著名的经学家，梁未进士。

乾祐元年，公元 948 年。

尹拙，著名的经学家，历史家。周世宗时官国子祭酒，入宋为检校工部尚书等官。宋史卷 431 有傳。

胡袄祠：袄教，即拜火教，由波斯傳來；唐时在长 安建寺，称为袄祠。

武德四年所立，西域胡天神佛经所谓 摩醯首罗 也。次南曰延寿坊，南门之西懿德寺。

随开皇六年，刑部尚书、安公李圆通所立。神龙元年，中 室为懿德太子官社，是加饰为禅辽地。内有大石曰重五百斤。隋末，人开法通自终南扛来。法通少出家，初极怯劣，同侣轻之。乃发愤，乞原壮健，书夜不舍。後因书寐树下，口中涎沫流了出三升。其母惊，遽呼觉。通曰：“忽梦大人遗三馱酥，使通噉之；適噉一馱，使悟耳。”自尔健壮特异，试举大木石，不以为困。此寺僧行戡，本称膂力。通遂竊其袈裟，举堂柱以壓之。行戡望见，尽力莫能取之。通乃徐举柱以取，尽大骇。通力廉百人，时人咸服，以为神力。次南日光德坊，东南隅京兆府 廨。

後魏武（正）光四年置，府内定随开皇中制度，其後随事改作。开元元年，孟温礼为京兆尹，奏以贓 赎钱修理缮缉焉。西南隅胜光寺。

本隋幽州总管燕荣宅。寺西院有书（书）行僧及团花。贞观初，中口（书）令王定所写，为京城所重。十字街东之北，慈悲寺。

武德元年，高祖为沙门曇獻所立。初曇獻属隋末饑饉，常次南曰延康坊，西南隅西明寺。

本隋尚书令、越国公杨素宅。大业中，素子玄感诛後没官。武德初，为春公主宅。贞观中，赐濮恭王。恭王死後，官市立寺。寺内有杨素旧井，玄感被诛，家人以金投井，後人突击见，鉤汲无所获。今寺众谓之云井，在僧厨院内。初，杨素用事，隋朝奢僭过度，制造珍异，资货储積。有美姬，本陈太子舍人 徐德言妻，即陈主权宝之妹，才色冠代。在陈初封乐昌公主，初与德言夫妻情義甚厚。属陈氏将亡，德言垂泣谓妻曰：“今国破家亡，必不相保，以子才色，必入帝王贵人家。我若死，幸无相忘。若生，亦不可复相见矣。虽然，共为一信。”乃击破一镜，各收其半。德言曰：“子若人贵人家，幸将此镜令於正月望日，市中货之若存，当冀志之，知生死耳。”及陈滅，其妻果为隋军所没。隋文以赐素，深为素所宠嬖，为营别院，恣其所欲。陈氏後令閹奴望日賚 破镜指市，务令高价，果值德言。德言随价便酬，引奴蹄家，垂涕以告其故，并取己片镜合这之。及寄其妻，题诗云：“镜与人俱去，镜蹄人不蹄。无复姮娥影，空馀明月辉。”陈氏得镜，见诗，悲怆流涕，因不能饮食。素怪其惨悴，而问其故。具以事告。素惨然为之改容。使召德言，还其妻，并衣裳悉与之。陈氏临行，素邀令作诗叙别，固辞不免。乃为绝句曰：“今日何迁次，新官对旧官。笑啼俱不敢，方验作人难。”时

摩醯首罗，佛语，亦曰“莫醯伊濕伐罗”。摩 醯，大；伊濕伐罗，自在。摩醯首罗，意谓 大自在。追福，为死者祈祷祝福。

法通，僧名。

同侣，同伴。

“酥”一作“蓊”。蓊，芙也，疑误。

廨，官署，旧时官吏辨事的地方。

团花：团，圓也，见说文。凡物具圓皆曰团。如花团。此处团花同花团。

曇獻，僧名。

陈太子舍人：陈即南朝时的陈朝；太子舍人，官名。

嬖，宠爱，宠幸。

賚，送，带。

人哀陈氏之流落，而以素为宽惠焉。（两京新记卷3）

（2）记唐代胡客留长安事

初，河、陇既没于吐蕃，自天宝以来，安西、北庭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长安者，归路既绝，人马皆给于鸿胪，礼宾委府、县供之，于度支受直。度支不时付直，长安市肆不胜其弊。李泌知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命检括胡客有田宅者停其给，凡得四千人，将停其给。胡客皆诣政府诉之。泌曰：“此皆从来宰相之过，岂有外国朝贡使者留京师数十年不听归乎！今当假道于回纥，或自海道各遣归国。有不愿归，当于鸿胪自陈，授以职位，给俸禄为唐臣。人生当乘时展用，岂可终身客死邪！”于是胡客无一人愿归者。泌皆分隶神策两军，王子、使者为散兵马使或押牙，馀皆为卒，禁旅益壮。鸿胪所给胡客才十余人，几省度支钱五十万缗。市人皆喜。（资治通鉴卷232，唐纪48德宗贞元三年）

2. 民族风习的相互影响

（1）摩揭它制糖法

摩揭它，一曰摩伽陀，本中天竺属国，环五十里，土沃宜稼穡，有异稻巨粒，号供大人米。王居拘闍揭罗布罗城，或曰俱苏摩补罗曰波吒厘子城，北濒殒伽河。贞观二十一年，始遣使者自通于天子，献波罗树；树类白杨。太宗遣使取熬糖法，即诏扬州上诸蔗，拑潘如其剂，色味愈西域远甚。（新唐书卷221上，摩揭陀传）

（2）饮茶、打球和拔河

甲、饮茶

茶早采者为茶，晚采者为茗。本草云：“止渴，令人不眠。”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

开元中，泰山灵严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原注：一本无“学禅”

唐肃代间，河陇陷没于吐蕃。

安西、北庭：唐置安西节度使，治安西都护府，抚宁西域；又置北庭节度使，治北庭都护府，防制突骑施、坚昆、默啜。

鸿胪寺的长官是鸿胪卿，掌四夷宾客和凶仪的事务。礼宾，即礼宾院，属鸿胪。

度支，度支使，掌管国家财政收支。

举质取利，通鉴胡注云：举者，举代以取倍称之以利者。质者，以物质钱，计月而取其利也。

兵马使或押牙：唐制，前军兵马使、中军兵马使、后军兵马使各一人；押牙，掌管仪仗侍卫的官。

摩伽陀，即 Magadha。佛国记作摩竭提，高僧传作摩伽陀，魏书作莫伽陀。此处与高僧传同。

拑，音攒，俗“搯”字。

本草，书名，相传为神农所作，载药三百六十五味。其书实始于后汉。唐初修订，增至四百余种；陈藏器著本草拾遗。明李时珍又著本草纲目，凡五十二卷。

开元，唐玄宗年号（713—741年）。

泰山，五岳之一，在今山东中部，泰安市北。

二字)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

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

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至临淮县馆。或言伯熊善茶者，李公请为之。伯熊著黄被衫，乌纱帽，手执茶器，口通茶名，区分指点，左右刮目，茶熟，李公为歔两杯而止。既到江外，又言鸿渐能茶者，李公复请为之。鸿渐身衣野服，随茶具而入，既坐，教摊如伯熊故事。李公心鄙之。茶毕，命奴子取钱三十(原注：“十”一作“七”)文酬煎茶博士。鸿渐游江介，通狎妥胜流，及此羞愧，复著毁茶论。伯熊饮茶过度，遂患风气(原无“气”字，据天一阁本增)，晚节亦不劝人多饮也。

吴主孙(原无“孙”字，据天一阁本增)皓每宴群臣，皆令尽醉。韦昭饮酒不多，皓密使以茶茗(原作“茶茗以”，据秦本改)自代。晋时谢安诣陆纳，纳无所供办，设茶果而已。

按，此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亦足怪焉。

续搜神记云：“有人因病能饮茗一斛二斗。有客劝饮过五升，遂吐一物，形如牛胰(原注：一作‘肺’)置样中，以茗浇之(原注：一本‘浇之’下有‘尽’字)，容一斛二斗。客云：‘此名茗瘕’。”(封氏闻见记校注卷6，饮茶)

乙、打球

禅，静之意。佛教以清静为宗，故称禅教。

寐，睡眠。

邹、齐、沧、棣：邹，今山东邹县地；齐，治所在今山东济南市；沧，治所在今河北沧县东南；棣，治所在今山东惠民县南。

陆鸿渐，唐朝竟陵人，名羽，字鸿渐。上元初隐居苕溪，自称桑苎翁。拜太常寺太祝，不就，杜门著书。嗜茶，著茶经三篇。贞元末卒。鬻茶者祀为茶神。

御史大夫，官名，秦汉时仅次于丞相的中央长官。唐时御史大夫不参与行政，专掌监察执法，为御史台长官。

江南，长江以南，唐置江南道，为今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及江苏、安徽、湖北之大江以南，四川东南和贵州东北等地。

临江县，今安徽泗县。

歔，音啜，饮。

通狎胜流，和上流的人交往亲昵。

吴主孙皓，即三国时吴国之君主，孙权之孙，后降晋。

谢安(320—385)年，东晋政治家。孝武帝时为宰相。383年淝水之战大破前秦军队，获得大胜。

陆纳，东晋人，字祖言。王述引为建威长史，累迁尚书令，寻除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未拜而卒。

回鹘，即回纥，突厥之别种，居于今内蒙古自治区及迤北一带。

续搜神记，志怪小说集，今已失传。作者、著作年代不详。太平广记和艺文类聚曾引用此书。东晋干宝曾作搜神记二十卷；后又有搜神后记十卷，伪托晋陶潜作。

瘕，音贾，病名，腹中积块。

打球，古之蹴鞠也，汉书艺文志：“蹴鞠二十五篇。”颜注云：“鞠以韦为之，实以物，蹴蹋为戏。蹴鞠，陈力之事，故附于兵法。蹴音子六反，鞠音钜六反。”近俗声讹，谓（“谓”，原作“蹋”，据唐语林引改）“鞠”为“球”，字亦从而变焉，非古也。

太宗常御（原注：一本无“御”字）安福门，谓侍臣曰：“闻西蕃人好为打不，比亦令习，曾（‘曾’原作‘会’，据秦本改）一度观之。昨升仙楼有群胡（‘胡’原作‘藩’，据秦本改，下‘胡’字同）街里打球，欲令朕见。此胡疑朕爱此，聘为之。以此思量，帝王举动，岂宜容易？朕已焚此球以自诫。”（此条，资治通鉴繫于高宗永徽三年下，不知此“太宗”是否为“高宗”之误。）

景云中，吐蕃遣使迎金城公主，中宗于利园亭子赐观打球。吐蕃赞咄奏言：“臣部曲有善球者，请与汉敌。”上令仗内试之。决数都，吐蕃皆胜。时玄宗为临淄王，中宗又令与嗣虢王邕、驸马杨慎交、武秀等四人，敌吐蕃十人。玄宗东西驱突，风回电激，所向无前。吐蕃功不获施。其都满赞咄犹此（“犹此”原作“此云”，据秦本改）仆射也。中宗甚悦，赐强明绢数百段，学士沈佺期、武平一等皆献诗。开元、天宝中，玄宗数御楼观打球为事，能者左萦右拂，盘旋宛转，殊可观。然马或奔逸，时致场死。

永泰中，苏门山人刘钢于邺下上书于刑部尚书薛公云：“打毬一则损人，二则损马。为乐之方甚众，何必乘兹至危，以邀咎刻之懽邪！”薛公悦其言，圆钢之形（“形”原作“言”，据唐语林引改），置于座（“座”原作“坐”，据秦本改）右，命掌记陆长源为赞美之。

然打毬乃军中（“中”原作“州”，注：一本改作“军中”。据秦本改）常戏，虽不能废，时复为耳。

今乐人又有躡毬之戏，作（原无“作”字，据唐语林引增）彩书木毬，高一二尺（“尺”原作“丈”，据唐语林引改），妓女（唐语林引作“女妓”）登蹋（“蹋”原作“榻”，据对本改），毬转而行，萦回去来，无不如意，盍（原无“盍”字，据唐语林引增）古就鞠之遗事也。（对氏闻见记校注卷6，打毬）

丙、拔河

拔河，古谓之牵钩（“钩”原作“钓”，据唐语林引改）。襄、汉属俗，常以正月（原注：一作“旦”）望日为之。相伟楚将代吴，以为教战。

安福门，唐六典：长安皇城西南二门，北曰安福，南曰顺义；安福西直京城之开远门。

景云，睿宗年号。公元710至711年。

梨园，唐代皇帝娱乐的地方。在光化门北。光化门，禁苑南西头第一门，在芳林、景曜门之西。

开元、天宝，玄宗年号。开元，公元713至741年；天宝，公元742至756年。

永泰，代宗年号，公元756至766年。

苏门，别称吴门，江苏吴县。

邺下，河南安阳市北。

牵钩，隋书地理志：“南郡襄阳有牵钩之戏，云从讲武所出。楚将代吴，以为教战，流远不改，习以相传。钩初发动，绵有鼓节，群譟歌谣，振鹭远近。俗云：以厌媵，用致岂穰。”

襄、汉，即南郡之襄阳、汉阳两地。地在今湖北襄阳、汉阳。

每月十五日望日。

梁简文 区雍部，禁之而不能绝。古用箴缆，今民（“民”，唐语林引作“代”）则以大麻絙长四五十丈，两部分繫小索数百条挂于胸（原无“胸”字据唐语林引增）前，分二朋，两向（“向”原作“相”，据唐语林引改）齐挽。当大絙长之中立大旗为界。震鼓叫噪，使相牵引。以者为胜，就者为输，名曰“拔河”。

中宗（此下原有“时”字，据唐语林引删）曾以清明日御梨（原注：一作“黎”）圆毯场，合（“命”原作“名”，据唐语林引改）待臣为拔河之戏。时七（原无“七”字，据唐语林引增）宰相二驸马为东朋，三宰相五将军为西朋。东朋贵人多，西朋奏输（原无“输”字，据秦本张专订误增）滕不平，请重定。不为改，西朋竟输。仆射 韦巨源、少师 唐体璟，年老，随絙而踣，久不能兴。上大笑，令（原无“令”字，据唐语林引增）左右扶起。

玄宗数御楼设此戏，挽者至千余人，喧呼劝也。蕃客士庶观者，莫不辱骇。进士 河东 薛滕为拔河赋，其辞甚美，时人竞传之。（对氏闻见记校注卷 6，拔河）

（3）波斯店——盧李二生

（二舅）又曰：公所欠官钱多少？“（李生）曰：”二万贯。”乃得一挂曰：“将此于波斯店取钱，可从此学道，无自岁身隐监戟也。”绝晓，前马至，二舅令李生去，送出门，泊埽，颇疑讶为神仙矣。即以拄杖诣波斯店。波斯见拄杖，警曰：“此盖二舅拄杖，何以得之？”依言付钱，遂得无一。（云笈七籤卷 113 下）

（4）记李勉识波斯胡藏珠事

司徒李勉，开元初作尉浚羲。秩满，治汴将游广陵。行及睢阳，忽有波斯胡老疾，杖策诣免曰：“异乡子恙甚殆，思归江都。知公长者，顾托仁荫，皆异不劳而护双焉。”勉哀之，因命登臚，仍给饘粥。胡人极怀惭愧，因曰：“我本王贵种也，商贩于此，已逾二十年。家有三子，许必有求吾来者。”

梁简文，梁武帝第三子，名纲。即位两年，即为侯景所杀。

箴缆，以竹箴做成的缆子。

即者为滕，就是为输：退为却，进为就。意：退欲者为滕，前进才为输。

毯场，即鞠场。鞠以之，实以物，就蹋为戏。

仆射，官名，起于秦朝。唐以仆射为尚书省长官。

少师，官名，即太子少师，辅道太子的官。

踣，同仆，跌倒伏地。

进士，唐科学名位。唐制，六科取士：一，秀才；二，明经；三，进士；四，时法；五，书；六，算。以诗赋取者曰进士。

河东：黄河自北而南，经山西西境，在黄河以东之地称河东。唐贞观初置河东道，今山西省之地。

此事又见太平文记卷 17“盖李二生”条，二舅即盖生。

泊，及。又广记引逸史略去“泊埽”等二句。

原注云：明钞本无“皆异”至“焉”八字。

不日，止上。其从疾病，因屏人告勉曰：“吾国内顷亡传国宝珠，募能护者，世家公相。吾卫其监而贪其位，因是去乡而来寻。近已得之，将归即富贵矣。其珠介当百万，吾怀宝越乡，因剖肉而藏焉。不幸遇疾，今将死矣。感公恩羲。敬以相奉。”即抽九决股，珠出而绝。勉遂资其衣食，病于淮上。掩坎之际，因密以珠含之而去。

既抵维扬，寓目旗亭，忽与君胡左右依随，因得语言相接。傍有胡，质貌肖逝者。勉即询访，果与逝者所叙契会。勉即究问事迹，乃亡胡之子。告瘞其所。胡雛哭泣，发墓取而去。（太平广记卷402，李勉条引集异记）

（5）记京城鬻饼胡事

有举人在京城，居邻有鬻饼胡，无妻。数年，胡忽然病；生存间之，遗以汤药。即而不愈。临死，告曰：“某在本国时大富。因乱，遂逃至此。本与一乡人约来相取，故久于此，不能别适。遇君哀念，无以奉答，其左臂中有珠，宝惜多年，今死无用矣，特此奉赠。死后乞为殡葬。郎君得此，亦无用处，今人亦无别者；但知市肆之间有西国胡客至者，即以问之，当大得价。”生许之。即死，破其左臂，果得一珠，大如弹丸，不甚光泽。生为营葬讫，将出市，无人问者。已经三岁，忽闻新有胡客到城，因以珠示。胡见大惊曰：“郎君何得此宝珠？此非近所有，请问得处。”生因说之。胡乃泣曰：“此是某乡人也，本约同问此物。来时海上遇风，流转数国，故__五六年。互此方欲收发室寻，不意已死。”遂求买之。生见珠不甚珍；但索五十万耳。胡依价寿__之。……（太平广记卷402，鬻饼胡条引原化记）

3. 宗教传播

（1）景教__

景教流行中国碑

碑高四尺七寸五分，广三尺五寸三。十二行，行六十二字；正书。在西安府。

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并序

大秦寺僧景净述

朝议朗、前行台州司士参军__吕秀敢也。

粤若常然__真寂，先先而无玄。窅然灵虚，后后而妙有。总玄枢而造化，妙众圣以元尊者，其唯__我三一妙身__，无玄真主阿罗诃__与？判十字以定四方，鼓玄风而生二气。暗空易而天地开，日月运而书夜作。匠成万物，然立初人。别赐良和，合镇化海。浑元之性，虚而不盈。素荡之心，本元希嗜。洎首沙殫__施妄，钿饰纯精。闲平大於此是之中，躁冥__同於彼非之内。是以三百六十五种__，情随结辙，竞织法罗。或指物以托宗，或空有以沦二，或禘祀以邀福，或伐善以骄人。智虑营营，思情役役。茫然无得，煎迫转烧、积

维扬，即扬州。

隙冥，即隙冥，空冥之中也。

三百六十五种，徐氏云：“言异教之来。”

昧亡途，久迷休复。於是我三一分身，景尊弥施诃 诃隐真威，同人出代。神天宣濠，室女诞圣 於大秦。景宿 告祥，波斯衬耀以来贡。圆廿四圣 有说之旧法，理家国於大猷。设三一净风无言之新教，陶良用于正信。制八境之度，链尘成真；欧一常 之门，开生灭死。悬景日以破暗府，魔妄於是乎悉摧；棹慈船以登明宫。含灵于是乎既济。能事斯毕，亭午升真。经留廿七部，张玄化以发灵关；法浴水风(11)，涤浮华而洁虚白。印持十字，融四照以合无拘。击木震仁惠之音，东礼趣生荣之路。存须所以有外行，削顶所以无内情。不畜臧获(12)，均贵贱於人；不聚货财，示罄遗於我。斋以伏识而成，戒以静慎为固。七时礼赞，大庇存亡；七日一荐(13)，洗心反素。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惟道非圣不弘，圣非道不大。道圣符契，天下文明。太宗文皇帝光华启运，明圣临人。大秦国有上德曰阿罗本(14)，占青云而载真经，望风律 以驰艱险。贞观九祀，至於长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龄总仗西郊) 宾迎入内。翻经书殿，问道禁阑。深知正真，特令传授。贞观十有二年，秋七月，诏曰：“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毕生。大秦国大德阿罗本远将经像，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玄宗，生成立要。词无繁说，理有志笙。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於京义空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廿一人。宗周德丧，青驾西升；巨唐道尤、景风东扇。”旋令有司，将帝写真，转摸寺壁。天姿泛彩，英朗景门，圣迹腾祥，永辉法界。案西城图记 及汉魏史策；大秦国南统珊瑚之海，北极众寰之山，西望仙境花林，东接长风弱水。其土出火绕布 还魂香、明月珠、夜光壁。俗无寇盗，人有乐康。法非景不行，主非德不立。土宇广阔，文物昌明。高宗大帝，克恭续祖，润色真宗，而於诸州各置景寺，仍崇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法流十道，国富元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圣历年，释子用壮，腾口於东

彌施诃：“Messiah，即默西亚也。又作彌尸诃。冯承钧景教碑考引圆照抚贞元读开元释教录云：“景净应传弥尸诃（Messiah）教。”杯为景教中之一派。

室女诞圣，即耶教之圣母。

大秦，即罗马。

景宿，即下文悬“景日以破暗府”。徐云：光大之日，即吾主受难之日。

圆二十四圣，徐云：“圆，周全也。二十四圣，先知圣人。”有说之旧法，徐云：古经，即旧约。

八境，徐云：真福八端。

三常，徐云：光大望、爱三超性德也。

廿七部，新经，即新约。

风律，三国志魏志管辂传注，昔京房虽善卜及静律之占，卒不必祸。魏文帝答繁 钦书，声协钟石，气应风律。皆言识声气、知吉凶。

忘笙，王弼周易略例明象篇：“笙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笙也。”又说：“象者意之笙也。”所以说得意而忘象。

西城图记，指隋裴矩的西城图记。令其序存隋书卷 67 裴矩传。

珊瑚之海、指地中海或红海。

弱水，後汉书西域传：“大秦国西有弱水流沙。”按当作“东有弱水流 沙”。大约指令伊拉克，古代两河流域一带，事实上维马之西更无流沙。此碑言“东接 长风弱水”，正可以改正後汉书“西有”二字之误。奥史记大宛传所谓“条支有弱水”一 说相合。條支印 Irak 或 Syrta。

火综布，节火浣布。又见後汉书西南夷传论，作 火毳。盖石棉所织之布。

圣旨，唐武后年号（668—670 年）。

周，先天末，下土大笑，讪谤於西镐。有若僧首罗含，大德及烈，并金方贵绪，物外高僧，共振玄纲，俱维绝纽。玄宗至道皇帝令宁国等五王，亲临福宇，建立坛场。法栋暂挠而更崇，道石时倾而复正。天宝初，令大将军高力士送五圣写真，寺内安置。赐绢百疋，奉庆睿图。龙髯虽还，弓箭可攀；日角舒光，天颜咫尺。三载，大秦国有僧佶和，瞻星向化，望日朝尊。诏僧罗含、僧普论等一七人，与大德佶和于庆宫修功德。于是天题寺牖，额载龙书；宝装璀璨，灼烁丹霞；睿扎宏空，腾凌激日。宠赉比南山峻极，沛泽与东海齐深。道无不可，所可可名；圣无不作，所作可述。肃宗文明皇帝于灵武等五郡，重立景寺。元善资而福祚开，大庆临而皇业建。代宗文武皇帝恢张圣运，从事无为。每于降诞之辰，锡天香以告成功，颁御馔以光景众。且乾以美利，故能广生；圣以体玄，故能亨毒。

我建中圣神文武皇帝，披八政以黜陟幽明，阐九畴以惟新景命。化通玄理，祝无愧心。至于方大而虚，静专而恕。广慈救众苦，善贷被群生者，我修行之大猷，汲引之阶渐也。若使风雨时，天下静，人能理，物能清，存

先天，唐玄宗年号（712—713年）。

讪谤于西镐：据冯承钧景教碑考，景教于公元635年入中国，迄845年禁断，共流行唐代者210年。又云：阿罗本之来，或由李靖得之于吐谷浑。阿罗本至长安之年后，太宗刺建景寺一所并皮度僧二十一人，初名波斯寺。后于高宗时勃诸州各置景寺，亦只作波斯寺。至天宝四年必建大秦寺，事见唐会要卷49。所谓讪谤于西镐者，即李之藻景教碑书後所谓“圣历则武氏宣淫，先天则太平乱政”之说也。

“罗含”和“及烈”：册府元龟卷971云：开元二十年九月，波斯王遗首领潘那蜜与大德僧及烈朝贡。又卷975亦见此文。新旧唐书不载。沙畹以为即此碑之大德及烈，似可信。冯承钧考又引宋敏求长安志卷10原注云：“仪凤二年（677年）波斯王卑路斯奏请于此置波斯寺。”冯云：此卑路斯即萨珊（Sassanides）王朝末代之王伊嗣俟（Isdegerde）之子Perne。其时波斯已入大食。其子泥涅师嗣。至开元、天宝时入朝之波斯使者，疑为大食藩镇。非此虚拥名号之波斯王也。及烈，按碑中叙利亚文义为乡主教Korappigopa一名之省译，系职名，非人名也。碑文中之景净、行通、业利、景通，皆有此号。

金方，按即西方。

宁国等五王，即玄宗兄弟宁王惠、岐王范、雷王搞、薛王业、隋王隆悌。事实隆悌早卒，此外当指五王子弟而言。

五圣写真，当指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代真容而言。

日角，谓额上之骨隆起如日，古以为天子之相。

三载，大秦有僧佶和：按三载非天宝三载。佶和于庆宫修功德事在天宝四，见唐会要卷49。冯考以为即诏改波斯寺为大秦寺事。三载当作三年之后解。或史误也未可知。

于灵武等五郡，指唐肃宗于至德元年（756）七月即位于灵武时事。此灵武等五郡应作灵武以下五个郡解。但日本佐伯好氏之大秦寺所在地考一文引苏东坡嘉祐七年游大秦寺诗小序所谓“自清平镇游楼观、五郡、大秦、延生、仙游，往返四日，得诗寄子由”等的说法，以为五郡即指盩厔东南三十里，与楼观相近之王郡庄。向达氏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中第七节，已提出不同看法。可参考。

乾以美利，易经文言：“乾始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亨毒，老子：“长之育之，亨之毒之。”河上公本作：“成之熟之”，击义相近。

建中，唐德宗年号，（780—783）。

九畴，尚书洪范有九畴。畴，类也，言九类重要事件。

方大，易经坤卦六二爻辞：“直方大，不习无不利。”王弼云：“物而直方，任其质也。”又云：“任其自然，而物自生；不假脩营，而功自成；故不习焉，而无不利。”

静专，易击辞：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

能昌，殁能乐，念生乡应，情发自诚者，我景力能事之功用也。大施主、金紫光禄大夫、同朔方节度副使、试殿中监、赐紫袈裟僧伊斯，和而好惠，闻道勤行。还自王舍之城，聿来中夏。术高三代，艺博十全。始效节于丹庭，乃策名于王帐。中书令、汾阳郡王郭子仪初总戎于朔方也，肃宗俾以从迈。虽见亲于卧内，不自巽于行间。为公爪牙，作君耳目。能散禄赐，不积于家。献临恩之颇黎，布辞憩之金罽。或仍其旧寺，或重广法堂。崇饰廊宇，如翬斯飞(11)。更效景门，依仁施利。每岁集四寺(12)僧徒，虔事精供，备诸五旬。馁者来而饭之，寒者来而衣之，病者療而起之，死者葬而安之。清静达娑(13)，未闻斯美；白衣景士，今见其人。愿刻洪碑，以扬休烈。词曰：“真主无玄，湛寂常然；权与匠化，起地立天。分身出代，救度无边。日昇暗灭，咸證真玄。赫赫文皇，道冠前王。乘时拨乱，乾廓坤张。明明景教，言归我唐。翻经建寺，存歿舟航；百福皆作，万邦之康。高宗纂祖，更精宇。和宫敞朗，遍满土。真道宣明，式封法主。人有乐康，物无苦。玄宗启圣，克修真正。御旁扬辉，天书蔚映。皇贺璀璨，率土高敬，祚扫皇室，祆氛永谢；止沸定麝，造我品夏。代宗孝义，德合天地。开贷生成，物资美利。香以报功，仁以作施，阳谷不威月窟华萃。建中统杠，聿修明德。武肃四溟，文清万域。烛临人隐，镜观物色。六合昭蘇，百中取则。道惟广兮谗惟密，强名言兮演三一。主能作兮臣能述，建丰碑兮颂元吉。”

大唐建中二年，藏在作噩，太蔟月七日，大耀森文日建立。时法主僧；宁恕知东方之景乐也。（金石萃编卷102，唐62）

（2）九姓回鹘可颀碑

此碑建立于唐穆宗长庆间，为摩尼教传人中国之重要史料。

“碑断为五，雨截文理相属，共存二十四行，行存字不等；馀残石三小片，不能得其次序。正书。”

女（九姓）回鹘爱登里唎汨没密施合毗伽可汗圣文神开碑。（并序）

伊斯，徐云：司祭之名。冯云：伊斯此行，不特参戎事，且供翻译也。逆料昔日军中舌人必定甚多，不仅伊斯一人。——观碑文语意，此碑应为伊斯之墓碑，伊斯必葬于整屋。

王舍之城：王舍城本在印度。此用佛经典故，说明伊斯来远方名城。以时考之，当指波斯之城。

从迈，诗鲁颂泮水：无小无大，从公于迈。

行间，行伍之间也。

颇黎，即玻璃。

金罽，罽音计，毳毼之属，织毛为之。即今之地毯。

阳谷，尚书克典：“宅暘夷，曰阳谷。”说文：“阳，日出也。”碑文“阳谷来威”一语兴“月窟华萃”对文，阳谷亦即日谷也。

作噩，尔雅释天：“太蔟在西，曰作噩。”唐德宗建中二年，藏在辛酉，公元781年也。

太蔟，礼记月令：孟春之月，律中太蔟。指夏靡正月。

大耀森文日：沙畹摩尼教流行中国考引西域吉凶时日善恶宿曜经云：日曜日（即今言星期日），回鹘名日蜜，波期名日曜森勿。以时考之，正781年2月4日，过为日曜日。

宁恕，冯考，即余利亚文之大主教。

九姓回鹘，据新唐书回鹘传：九姓者：曰乐业葛，曰胡咄葛，曰迴业勿，曰貌诃息訖，曰阿勿唎，曰葛萨，曰斛嗚素，曰乐勿葛，曰奚邪勿。後破，有拔悉密、葛业祿，姓十一姓，并置都督，号十一部落。

贺、纻伽哩伽恩。（下阙）纻伽
闻夫乾坤开癖，日月日口；受命之君，光宅天下；德化昭明，四方辐辏。
表彰一（下阙）国於北方大之隅，建
都於喞昆之野。以明智治国。策有威年。子嗣位，天生英断。万
姓宝；（下阙）（阿）史那革命。数岁之间，复我售国。
于时九姓回鹘册姓拔悉密三姓诸共姓，命曰：前代中兴可汗，并见
（下阙）业没蜜施颉医德蜜施毗伽可汗嗣位，英智营子爱
登里囉汨没蜜施颉咄发蜜施合俱录（下阙）使巾重言甘，乞师并力，
欲威唐社。可午忿彼孤恩，竊弄神器。观率克雄，兴王师犄角，合势齐丘，
克复京洛。皇帝（下阙）师将睿思等四僧入国，军扬二祀，洞撤三祭。
兄法师妙辛明门(11)，精研七部(12)；才高海岳，辨若悬河。故能开政教於；
迴鹘。（下阙）今悔前非，原归正教，奉旨宣示，此法微妙，难可受持。
再三，往者无识，谓鬼为佛，今已快（悟）真，不可复事，特望（下阙）
受明教。薰（血）与（异）俗，化为茹（王本作“蔬”）饭之乡；宰杀邦
家，变为劝善之国。故之在人，上行下效。法王闻受正教，深读虔
（此下参考王考及王跋读）可袭位，雄才勇略，内外修明。子登里唯汨没蜜
施俱禄毗伽可汗嗣位，治化国俗，颇有次序。子汨咄禄苾伽（下阙）合

爱登里囉汨没蜜施合毗伽可汗，即新售雨唐书之保义河汗。王国维云：此碑无“保义”二字者，中国封号不行於其国中故也。沙畹摩尼教流行中国考谓：以突厥文释之，为“大王天赋壮厂，以功绩御国，神武、壮厂、幸福、光荣、贤智、回鹘可汗”之义。

喞昆之野，喞昆即喞昆河，新唐书作昆河。

嗣位，王国维曰：新、售书记回鹘事自时健俟斤始；此碑以下文所记二事推之，蓄亦指时健。下云：子嗣位。又云：“汗在位者”。此二世，蓄指“菩萨”兴“吐迷度”。新书回鹘传：时健俟斤长子曰菩萨。菩萨死，其公曰胡禄俟利发吐迷度。

史那革命，“史那”上是“阿”字。阿史那，突厥姓。王国维曰：致自突厥之亡至薛延陀之亡，才十六年。薛延陀建方总督军山，去喞昆河不远，至是为回纥所并。所谓“阿史那革命，数威之间，复我售国”者，是也。

“拔悉密三姓诸共姓命曰”：王国维曰：“三姓下所缺二字当是‘葛禄’。新书再葛逻禄有三族：一谋禄，或为谋刺；二熾俟，或为婆匐；三踏宝力。故其会亦号三姓莱護。又回鹘於九姓外，兼有拔悉密、葛逻禄，總十一姓。”已见而 301 注

囉没蜜施颉医德蜜施毗伽可汗，沈曾植以为即新售唐书传之骨咄缘毗伽阙可汗，所谓奉义王，发拜为骨咄缘毗伽阙怀仁可汗者是也。以译名考之，或是售唐书回鹘传之颉跌伊施可汗。注此待考。时在天宝初。

爱登里囉汨没蜜施颉咄发蜜施合俱缘”：即新唐书之颉咄登里骨啜蜜施合俱缘英义建功毗伽可汗。时在宝应、大曆间。沙畹以为时在公元 759 - 780 年之间。其名以义译之，为“大王天赋壮敢，以功绩御国，神武、幸福、壮敢，光荣、贤智、回鹘可汗”。

犄角，亦作犄角，见左传襄公十四年：“譬如捕鹿，音人斛之，诸戎犄之。”疏：“角之，谓执其角；犄之，言戾其足也。”凡军队阵分两面以待厂者曰犄角。

师将睿思等四僧，沙畹考译作：师将睿息等四僧入国。睿思当是摩尼僧之名。

二祀，按“二祀”即指二宗经。敦煌所出售经中有残本。经云：“信二宗之义，心净无创；秦暗徒明，如圣所说。”二宗即“明”和“暗”两字。又见佛祖统记卷 48 及夷臣志。

三祭，按即过去、未来、现在。又见佛祖统记。

受持，即领受之意。佛家法华五种法师行之一。

登里唯汨没蜜施俱禄毗伽可汗，水涨船高畹以为即 789 至 790 年之爱登里囉汨没蜜施俱禄毗伽忠贞可

毗伽可汗 当龙进之时，于诸王中最长。都督、刺史、内外宰相、□□官等奏曰，天可汗 垂拱实位，辅弼须得贤（下阙）汉宰衡外之时，与诸相殊异。为降诞之际，祯祥可持。自级 及长，英 武，坐筹帷幄之下，决肋千里之外；温柔惠化，抚（下阙） ；英雄智勇，神武威力；一发便中，坚昆可汗应弦殒落。牛马谷 ， 械山积；国业荡尽，地无居人。复葛禄 与吐蕃边（下阙） （北）庭丰收圈之次。天可汗亲统 大军，计 灭元凶，却复城（ 邑） 土。黎庶含氯之类，纯善者抚育，悖泪者屏除。逐（下阙） 遗弃。复吐蕃大军攻围苾。天可汗见兵救援。吐蕃 奔人于术 。四面合围，一时扑灭；死骸自秽，非人（下阙） 百姓与狂寇合从，有虧（職）贡。天可躬挫（总）师（旅），大败贼 奔逐至质珠河 ，俘掠人民万万有余。驰马畜乘（下阙） 知罪，各表请祈诉。天可矜其至诚，赦其罪发，逐与 王命百姓复业。自兹已降，王自朝观进奉。方（下阙） 攻伐葛禄吐蕃，攀旗斩识，追奔逐北，西至拔贺那国 。刮获人民，及其畜产。叶护为不受教令，离其土壤。 （下阙） 心姓毗伽可复与归顺。葛禄册真珠惠叶护 王 又十箭三 （下阙） 宇。令僧徒宽仄，聪士安业，自门法来门 石未会降。（下阙） 有 四 中外国 委付 里 （下阙） （下阙）“右残石三片，文理相蜀。”

特异常宇内为兄弟之邦，永为 为法，立大功续尸口既有志诚，伍（任）即持受 。总领诸僧 人国阐扬。自姓康乐。崙后，登里囉羽今比治之才，海岳之量，国家体世作则，为国经营，筭莫能纪。初偏师于匀曷户 ，对敌智谋，

汗。时在德宗贞元五年至六年间。

汨咄禄毗伽合毗伽可汗，王国维以为即新书之阿啜，唐册为奉诚可汗者。其时间从 790 至 795 年，即贞元六年至十一年。

天可汗，节指唐天子。

级，音人，展而示之。

坚昆可汗，王国维云：坚昆者，节默夏斯。新书：默夏斯，古坚昆国也。保义可汗破默磔斯，杀其可汗，诸 书皆不载，惟见此碑。

葛禄，王国维曰：“‘复葛禄与吐蕃边和’者，德宗以后，葛禄时离回鹘而与吐蕃边和。蕃之取北庭陷安西者，皆葛禄为之掎角。”葛禄节十一姓中之葛迟禄，已详见 301 注。

于术，王国维曰：于术，地名，新书地理志：自丐耆西五十里过钱门关，又五十里至于术守捉城。自是西至安西都 证府（节 兹）凡五百六十里。盖吐蕃之兵自 兹退至于术，为回鹘所围也。

真珠河，王国维云：“真珠河者，即今那林河，其下流为叶之河。”新书地理志：度拔运嶺五十里至顿多城，鸟孙所治赤山城也。又三十里，渡真珠河。又西域传：古国西南有药杀水，入中国，谓之真珠河。

拔贺那国，王国维云：新书谓“至德后，德还禄浸盛，从十姓可汗故地，尽有碎叶、怛罢斯诸城。”拔贺那国即新书之刊汗怛怛及宁远。都真珠河之北，兴葛禄 为胤，假道於此国云。

葉護。北史突厥传：大官曰葉護。王国维云：自突厥西迁以后，西域诸国王多称葉護者。

册真珠智惠葉護 王，王国维云：当因前王不受教令，故别立一人。此时回鹘南破吐蕃，北服葛禄，兵力直至葱嶺以西，而其事史皆不书。共时考回鹘西徙事，惟由此碑始得解之。

伍即持受，各家考释，作“任即持受”，是。作“五”字误。

匀曷户，地名。王国维云：匀曷户之战，史既失记，地亦不群。

卜圭媚磧。几诸行人，及畜京观，败没馀焮馀众来归，厢沓宝力。

余

“右残石一片十四行。”

帝蒙塵，史思明

乃顿军东都，因观风俗。

傒悉德。于时教督 史、内外宰相、口应有刻书形，悉令焚爇。祈神拜鬼，并

从慕闍徒众，东西循环，往来教化。

没蜜施合汨祿毗伽可汗 继承。

人，法令须明，特望天恩，允臣等所请。

北方坚昆之，空玄++余 支

“右残石一片八行。”

儿合伊难主莫贝

表裹山河，中建都。

汗在位，抚育百姓若

高祖

阙毗伽可汗，诸邦钦

犬 匀 厶

“右残石一片五行。”

（据和林金石錄，参照王国维考释，并沙畹、伯希和摩尼教流行中国考[冯承钧译本]及陈垣摩尼教人中国考所引校正。希参考王国维九姓过鹑可汗碑跋及其所著摩尼教流行中国考读之。）

（3）河南妖（袄）主与梁州袄主

唐河南府立德坊及南市西坊，皆有胡妖（袄）神廟。每岁，商胡祈福，烹猪杀羊，琵琶鼓笛，酣歌醉舞。酌神之后，募一胡为妖（袄）主。看者施钱并与之。妖（袄）主取一刀，利同霜雪，吹毛不过。以刀刺腹，刃出于背；仍乱扰肠，肚流血。食顷，喷水呪之，平复如故。此盖西域之幻法也。（太平广记卷 285 引朝野僉载）

唐梁州 妖（袄）神祠。至祈祷日：妖（袄）主以利铁从额上钉之，直洞腋下，即出门，身经若飞，须臾数百里。至西妖（袄）神前，舞一曲。即却至舊妖（袄）所，乃拔钉，一无所损。卧十馀日，平复如初。莫知所以然也。（太平广记卷 285 引朝野僉载）

媚磧，王国维云：磧名上缺数字。宋初王延德使高昌记，谓“高昌纳职城在大患鬼魅磧东南。”此大患鬼魅磧即唐初人所谓贺延磧。“”与“媚”同音，是 媚磧或即大患鬼魅磧矣。

傒悉德，未详。

慕闍，陈垣云：慕闍为摩尼教僧侣职名，据北京图书馆所藏摩尼教经可证。

没蜜施合汨咄祿毗伽可汗，即页 301 注（7）之保义可汗。元和三年（808 年）五月丙午册立，卒于穆宗长庆元年（821 年），在位凡十四年。陈垣云：“此碑之立，当在长庆间，时中国摩尼正盛。”

袄教，亦称妖教，即拜火教。从波斯传来，故称胡妖。

酌，同酬。酌神，有祭神之意。

朝野僉载，收名，唐代张鷟撰。

梁州，地名，古九州之一，今四川省及陕西省西南部地皆属梁州。

(4) 玄奘在印度会见戒日王事

初受拘摩罗王请白，自摩揭陀国往迦摩缕波国。时戒日王 巡方在羯末唹祇逻国，命拘摩罗王曰：“宜与那烂陀远客沙门速来赴会。”于是遂与拘摩罗王往会见焉。戒日王劳苦已，曰：“何国来，将何所欲？”对曰：“从大唐国来，请求佛法。”王曰：“大唐国在何方，经途所亘，去斯远近？”对曰：“当此东北数馀里，印度所谓摩诃至那国是也。”王曰：“尝闻摩诃至那国有秦王天子，少而灵鉴，长而神武。昔先代丧乱，率土分崩，兵戈竞起，群生荼毒，而秦王天子早情远略，与大慈悲；极济含识，平定海内；风教遐被，德泽远洽；殊方异域，慕化称臣；氓庶 荷亭育，咸歌秦王破阵乐。闻其雅颂，于兹久矣。盛德之誉，诚有之乎？大唐国者，岂此是耶？”对曰：“然。至那者，前王之国号；大唐者，我君之国称。昔未龙位，谓之秦王；今已承统，称曰天子。前代运终，群生无主，兵戈乱起，残害生灵。秦王天纵含弘，心发慈愍；威风鼓扇，群凶殄灭；……爱育四生，敬崇三宝；薄赋敛，省弄罚，而国用有馀，氓俗无冗，风猷 大化，难以侷举。”戒日王曰：“盛矣哉！彼土群生，福感圣主。”时戒日王将逻曲女城，设法会也；从数十万众在殑伽河南岸，拘摩罗王从数之众居北岸；分河中流，水陆并进。二王道引，四兵严伟；或泛舟，或乘象；击鼓，鸣螺；拊絃，奏管；经九十日，至曲女城，在殑伽河西大花林中。是进诸国二十馀王，先奉告命，各与其国髦俊沙门，及婆罗门群官兵士，来集大会。王先于河西那大伽蓝，伽蓝东起宝台，高百馀尺；中有金佛像，量等王身；台南起宝 壇，为浴佛之处；从此东北十四五里，别筑行宫。是时仲春月也，从初一日珍味饌诸沙门、婆罗门，至二十一日。自行宫属伽蓝，夹道为阁，穷诸莹饰。乐人不移，雅击递奏。王于行宫出一金像，虚中隐起，高馀三尺，载以大象，张以宝幟。戒日王为帝释之服，执宝盖以左侍；拘摩罗王作梵王之仪，执白拂；而右侍各五百象军，被铠周伟。佛像前后各百大象，乐人以乘鼓奏音乐。戒日王以真珠难宝及金银诸花，随步散，供养三宝。先就宝壇，香水浴像，王躬负荷，送

戒日王，七世纪印度乌菴王朝的统治者，统治时期为公元 606—647 年，会统一北印度，建立严格行政制度。

亘，作连与贯串讲。

遐，此处作远讲。被，此处作“远到”讲。风教遐被，即风教达到遥远的地方。

氓，作民讲。庶，即庶民，即普通的民众。

秦王破阵乐，乐曲名。

三宝，有不同的含义。六韜六守云：“大农、大工、大商，是谓三宝。”孟子书心篇谓：“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佛教以佛、法、会为三宝。佛者，大觉之人；法者，佛所说之法教；会者，依佛之法教而修业者也。

冗，内乱。

猷，“道”。

髦，毛中的长毫，比喻英俊杰出之士。沙门，即和尚。髦俊沙门，即英俊杰出的和尚。

伽蓝，即佛寺。

递，顺次，一个接一个。递奏，一个接一个的奏。

上西台，以诸珍宝僑 奢耶衣数十百千而为供养。是时唯有沙门二十余人，预从诸国王为侍伟。馔食已讫，集诸异学，商擢微言，抑扬至理。日将曛暮，过驾行宫。（大唐西域记卷5）

（5）义净传

释义净，字文明，姓张氏，范阳人也。髻乱之时，辞亲落发，偏询名匠，广探群籍，内外闲习，今古博通。

年十月五，便萌志，欲游西域。仰法显之雅操，慕玄奘之高风，加以勤无弃时，手不释卷，弱冠登具，愈坚贞志。咸亨二年，年三十有七，方遂登足。初至番禺，得同志数十人。及将登舶，余皆退罢。净奮励孤行，仍历艰险，所至之境，皆洞言音。凡遇酋长，俱加礼重。鹫峰、难足，咸遂周游；鹿苑、祇林(11)，竟皆瞻瞩。诸有圣迹，华得追寻，经二十五年，历三十馀国，以天后证圣元年乙未，仲夏，还至河洛。得梵本经、律、论，近四百部，合五十万颂，金刚座真容一铺，舍利三百粒。天后亲迎於上东门外。诸寺缁伍，具施盖歌乐前导。敕於佛授记寺安置焉。……

自天后久视，迄睿宗景云，都翻出五十六部，二百三十卷。又别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别部罪要行法、受用三法永要法、护命放生轨儀，凡五部九卷。净虽徧翻三藏而偏攻律部，译綴之暇，曲授学徒，凡所行事，皆尚急护，漉囊涤秽，持异常伦，学侣传行，偏於京洛。美哉！亦遣法之盛事也。先天二年卒，春秋七十九，法腊五十九。（高僧传3卷10）

4. 朝鲜、日本

（1）归崇敬使新罗事

大曆初，以新罗王卒，授（归）崇敬仓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赐紫金鱼袋，充弟祭“册立”新罗使。至海中流，波涛迅急，舟船坏漏，众咸惊骇。册人请以小艇载崇敬避祸。崇敬曰：“舟中凡数十百人，我何独济！”逡巡，波涛稍息，竟免为害。故事，使新罗者至海东，多有所求；或权资帛而往，

僑，同骄。

商擢微言：擢，手的反复动作。微言，颜师古解释为“精微要妙之言”。商擢微言，即反复的商讨各佛教学派的学说，以达于精深奥妙。

曛，日落时的余光。曛暮，即傍晚之时。

髻乱之时，谓幼年的时候。

弱冠，二十岁。

咸亨二年，即公元671年。

鹫峰（Gridhrakuta）佛国记译耆闍崛，西域记译娑栗陀罗矩吒，在中印度摩揭提国王舍城东。

难足（Kukuapadagiri），见西域记卷9，在王舍城西南。

鹿苑（mrigadava），见西域记卷7，在今印度贝拿勒斯（Benares）城东北。

先天二年，即公元713年。

天历，唐代宗年号，公元766年至779年。

逡巡，本为却退的意思，这里是说：在进退迟迴的时间里。

贸易货物，规以为利。崇敬一皆绝之，东“夷”称重其德。（《旧唐书卷，列传 99 归崇敬》）

（2）崔致远传

崔致远，字孤云。或去海云。王京沙梁部人也。史传泯灭，不知其世系。致远少精敏好学。至年十二，将随海舶入唐求学。其父谓曰：“十年不第，即非吾子也。行矣勉之！”致远至唐，追师学问无怠。乾符元年 甲午，礼部侍郎裴瓚下，一举及第，调授宣州溧水县尉。考绩，为承务郎、侍御史、内供奉，赐紫金鱼袋。时黄巢叛，高骈为诸道行营兵马都统以讨之，辟致远为从事，以姿书记之任。其表、状、书、启，传之至今。及年二十八岁，有归宁之志。僖宗知之，光启元年 使将诏书来聘，留为侍读兼翰林学士，守兵部侍郎，知瑞书监。致远自以西学 多所得，及来，将行已志，而衰季多疑忌，不能，出为人山郡大守。唐昭宗景福二年，纳旌节使兵部侍郎金处海没於海，即差柑城郡大守金陵为告奏使。时致远为富城郡大守，只召为贺正使。以此岁饥荒，因之盗贼交午，道梗，不果行。其後致远亦尝奉使如唐，但不知其岁月耳。故其文集有上大师侍中状云。……致远自西事大唐，东归故国，皆遭乱世，屯遭 蹇连，动辄得咎。自伤不偶，无复仕进，逍遥自放。山林之下，江海之滨，营台榭，植松竹，枕藉 书史，啸咏风月。若庆州南山，刚州冰山，陕州清凉寺，智异山双溪寺，合浦县别墅，此皆游焉之所。最後带家隐伽耶山海 寺，与母兄浮图贤俊及定玄师结为道友，栖迟(11)偃仰(12)，以终老焉。始西游时，与江东诗人罗隐相知。隐负才自高，不轻许可人，示致远所制歌诗五轴。又与同年顾云友善。将归，顾云以诗送别，略曰：“我闻海上三金鼈，金鼈头戴山高高。山之上兮珠宫具阙黄金殿；山之下兮千里万里之洪涛。旁边一点鸡林碧，鼈山孕秀生奇特。十二乘舩渡海来，文章感动中华国。十八横行战词苑，一箭射破金门策。”新唐书艺文志云：“崔致远四六集一卷、桂苑笔耕二十卷。”注云：“崔致远，高丽人。宾贡 及第，为高骈从事。”……又有文集三十卷，行於世。初我太祖作兴，致远知非常人，必受命开国，因致书间，有“鸡林黄叶，鹄岭青松”之句。其门人等，至国初来朝，仕至达官者非一。显宗在位，为致远密赞祖业，功不可忘，下教 赠内史令。至十四岁大平二年壬戌五月，赠磕文昌戾。（《三国史记 卷 45》）

乾符元年，公元 874 年。

姿，通“资”。

光启元年，公元 885 年。

西学，学於唐。唐在朝鲜海西，故说“西学”。。

景福二年，公元 893 年。

交午，同交互，纵横交错。

如，住。

屯遭，亦作“遭追”。屯是屯难，遭是迢遭，说处於困难，不敢前进。

不偶，不遇，没有过合的机会。“偶”也作“耦”。

枕藉，犹说枕席。

宾贡，前代乡举礼制名。地方设宴款待应举的士子，叫做“宾贡”或“宾兴”。

教，国王对臣下所发的文告，与令、谕等同义。

(3)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会昌三年) 二月二十五日,和蕃公主入城。百司及三千兵马出城外进入通纪门,入内对勋,令安置南安院。是大和公(主)〔大和〕,天子为和鹞国,嫁与回鹞王。今缘彼国王法崩,兵马乱起,公主逃归本国。随公主来鹞人,并不得入城。回鹞王子随公主来,……。(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第三卷,见第七附篇)

5. 中亚各国

(1) 记大食人李彦昇事

华心

大中初年,大梁连帅范阳公得大食国李彦昇,荐於阙下。天子诏春司考其才。二年,以进士第名显,燃常所宾贡者不得拟。或曰:梁,大都也;帅,硕贤也。受命於华君,仰禄於华民,其荐人也则求於夷,华不足称也邪?夷人独可用也邪?吾终有感於帅也。曰:帅真荐才而不私其人也。句以地言之,则有华夷也;以教言,亦有华夷乎?夫华夷者,辨在乎心;辨心在察其趣向。有生於中州,而行戾乎礼义,是形华而心夷也;生於夷域,而行合乎礼义,是形夷而心华也。若卢绾、少卿之叛亡,其夷人乎?金日磾之忠赤,

三国史记,记高丽、新罗、百济三国史事的书,朝鲜金富轼撰。

唐武宗会昌三年,公元843年。

和蕃公主,定安公主,唐宪宗女。始封大和。长庆元年(821年)五月,下嫁回鹞崇德可汗。会昌三年来归。通鑑卷247胡注:“唐公主入蕃者,谓之和蕃公主。”

百司及三千兵马出外进入通纪门,唐会要6说:“其月二十五日,公主白审还京、诏左右神策各出军二百人,及太常仪仗卤簿,从长乐驿迎公主入城。”“进”当是“迦”之讹。又,当大和公主出嫁时,唐穆宗“以半仗御通化门送之”(唐会要卷6),白蕃还京,亦从通化门入。“通纪门”当是“通化门”之误。据徐松唐两京城坊考,通化门是京城的东北门。

大和公大和,当作“大和公主”,末“大和”二字疑误衍。

彼国王法崩,据唐会要卷98、册府元龟967,回鹞崇德可汗卒於长庆三年。

“兵马乱起”二句:崇德可汗卒後,从父弟曷萨可汗立。大太六年(832年)为部下所杀,从子胡特勤立。开成四年(839年)白杀,国人立勿笃公为睿颉可汗。会昌初,回鹞国为黠戛斯所侵(据册府元龟卷957)。黠戛斯破回鹞,得大和公主,令达于十人送公主到塞上。回鹞鸟介可汗遇黠戛斯使,达于等并被杀,大和公主却归。鸟介可汗质公主同行,南渡大碛。会昌三年,鸟介去幽州界八十里下营,河东刘沔卒兵袭击,鸟介惊走。丰州刺史石雄兵遇大和公主帐,因迎归国(据旧唐书卷195)。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日本僧人著,记入唐求法时的所见所闻。

大中,唐宣宗年号,相当於公元847—860年。

大梁连帅范阳公,指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卢钧。

大食国,即亚刺伯。

李彦昇,唐方镇年表卷2宣武条引作“季彦”。

春司,礼部。

卢绾,汉初封燕王。高祖卒,逃入匈奴,匈奴以为东胡卢王,死胡中。汉书卷34有传。

其华人乎？县是观之，皆任其趣向耳。今彥昇也，来从海外，能以道祈知於帅；帅故異而荐之，以激夫戎狄，俾日月所烛，皆归於文明之化，盖华其心，而不以其他也而又夷焉。作华心。（唐陈黯，见全唐文卷 767）（2）扬州胡商

会刘展作乱，引平盧副大田神功兵马讨贼。神功至扬州，大掠居人资产，鞭笞发掘略尽。商胡大食、波斯等同旅死者数千人。（旧唐书卷 110，登景山传）

（3）杜环“经行纪”

杜君卿曰：族子环，随镇西节度使高仙芝西征天宝十载至西海；宝应初，因贾商船自广州而回，著经行记。

碎叶国从安西西北千余里，有熱嶺领。领南是大唐北界，领北是突骑施南界，西南至葱岭二千余里。其水领南流者，尽过中国，而归东海；领北流者，尽经胡境，而入北海。又北行数日，度雪海。其海在山中，春夏嵌雨雪，故曰雪海。中有细道，道旁，往往有水孔，嵌空万仞，转墮者莫知所在。熱嶺东行千余里，至碎叶川，其川东头有熱海(11)。兹地寒而冻，故早熱海。又有碎叶城(12)，天宝七的，北庭节度使王正见(13)薄伐；城壁摧毁，邑里零落。昔交河公主所居止之外，建大云寺，犹存。其川西接石国，约长千余里。川里有异姓部落，有异姓突厥，各有兵马数万。城堡间维，日寻干戈。凡是农人，皆擐胄甲，专相虏掠，以为奴婢。其川西头有城，名曰怛罗斯，石国大镇，……。从此至西海以来，自三月至九月，天无云

少卿，李陵字。陵将兵击匈奴，兵败，降匈奴，匈奴以为右校王。汉书卷 54 有传。

金日磾，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仕汉武帝，著忠孝节，封秬侯。汉书卷 68 有传。

刘展，宋州刺史，领淮西节度副使。监军使内常待邢延恩谋除他，他在上元元年（760 年）十一月举兵反。至二年（761 年）正月，败亡。

旧唐书田神功传：“商胡波斯被杀者数千人。”通鑑卷 221：“神功入主陵及楚州，大掠，杀商胡千数。”

杜君卿：杜佑字君卿，即通典一书的作者。

高仙芝，高麗人，新唐书卷 135 有传。天宝十年，为大食兵败怛罗斯城。杜环即是役流落於西域。西海，此外当泛指地中海、黑海一带而言。

碎叶国，张一纯杜环经行记箋證：碎叶城在今中亚 Balkash 湖南。王国维以为即八剌沙衰城。

安西都護府，初在库车，后在交河城，即今吐鲁番西。

達嶺，據丁突厥史料，即今山南之南道 Bedel。

突骑施，即咄五部之一，西突厥别部也。西域图志地图考订，在博罗塔拉河两岸。有一时，则在熱海之东。

雪海，西突厥史料谓应指乏驿岭上之诸小湖。

交河公主，资治通鑑卷 212，开元十年十二月初三（庚子），以十姓可汗阿史那怀道女为交河公主，嫁突骑施可汗苏录

石国，见页注。

擐，音贯，或音患，贯也。照现在解释，应该是“穿甲戴胄”的意思。

怛罗斯，西域记作罗私，慈恩传：“私”作“斯”。一般均以_aras 河畔 Aulie-ata 为古怛罗斯城。古谦经行记考證，谓即刘郁西使记中之塔刺寺。以在塔拉斯水上得名。

雨，皆以雪水种田。宜大麦、小麦、稻禾、豌豆、毕豆；饮葡萄酒、糜酒、醋乳。

石国_城一名赭支，一名大宛。……国中有二水：一名真珠河，一中质河，并西北流。土地平敞，多可果实，出好犬、良马。

拔汗那国在怛罗斯南千里，东隔山，去勒(11)二千余里，丁去国千馀里。城有数十，有数万。大唐天宝十的，嫁和義公主(12)於此国。国中有波罗林(13)林下有毬场，又有野鼠偏满山谷；土宜蒲萄、醜罗果(14)、香桃李。从此国至西海，尽居士室，衣羊皮、叠布。男子、妇人皆著靴。人不饰铅粉，以青黛举行眼而已。

康国在米国西南三百馀里，一名萨末鞬，土沃人富。国小，有神祠名(祆)，拔诸国事者本於此也。波斯自被大食灭，至天宝末已百馀年矣！

大食一名亚俱罗。其大食五号、墓门都此处。其土女瓌伟长大，衣裳鲜洁，容止闲丽。妇子出门，必拥蔽其面。无问贵贱，一日五时礼天，不食作齐，以不杀生为功德。系银带，佩银刀，断饮酒，禁音乐，人相争者不至殴击。双有礼堂，容数万人。每七日，王山礼拜，登高座，为众说法。曰：人生甚难。天道不易。汝非窃劫，细行谩言，安已危人，欺贫虐贱：有一於此，罪莫大焉。凡有征战，为敌所戮，必得生天；杀其敌人，获福无量。率土秉化，从之如流。法唯从宽，葬唯从俭。郭郭之内，里閤之中，土地所生，无物不有。四方辐凑，万货丰贱；锦绣珠玉，满於市肆；驼马驴骡，弃於街

毕豆，崔宝四民月今作豆，即青斑豆也。

糜酒，图书集成引作风糜酒，未详。石国，为昭武九姓之一，即今之Tachkend或Tashkana。突厥语石曰Tach,kend即城之意。北魏书作“者舌”，唐旧作柘支，西域记作赭时，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察赤真珠河，即珍珠河(Ajak-tach)。西域记曰赭时国，周千余里，丁临叶河。慈恩传作叶叶河。新唐书作藥杀水。

质河，即真珠河之异名。杜环以一为二，误。张一纯说：“盖以素叶chuR而致误为。”

拔汗那国，西突厥史料曰：即新唐书之拔汗那，今之Terghanal。隋书卷83：西北去石国五百里，即古渠搜国也。

叠布，即叠花布。南史：高昌国有草宝如繭中丝，为细线，名曰白叠。安子国人取以为布，甚软而白，亦作白。双名波斯锦。

鞬，即靴字。履之一种。

康国，张一纯曰：太平寰宇记卷183：康在米西北。西域记卷一云：(康)东南至弭秣贺(即米国)。杜环作西南，误矣。汉代之康居，即唐代之康居，即唐代之康国，一日萨末鞬，亦曰飒末建。元史地理志作撒麻儿干。在今苏联哈萨克共和国境内。

米国，新唐书卷221下：米或曰弥末，曰弭末贺。沙畹云即Maimargh。新唐书卷221下：康国在那密水南，大城三十，堡二三百，君姓温，本月氏人，始居祁连北昭武。沙畹谓：護密水即隋卷83之萨宝水R.Zarafchan。

祆，即拜火教。创於公元前800年Zoroasterr，佛祖统纪卷39作苏鲁支。其教以火代表善而崇拜之。波斯古国萨珊王朝后定为国教，南北朝时传入中国，行於五代两宋。陈坦有火祆教人中国考。

波斯，大唐西域记作波刺斯。即今之伊朗。

大食，即波斯文之Tazi或Tajik。波斯语谓明哲为大食，中国人即以为名。慧超往五天竺加传作“大寔”，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作“多氏”，册府元卷970作“大石”。即亚刺伯。而亚俱罗乃里海之别名。沙畹云：亚俱罗即Trag之异译。

郭郭，城外大郭。郭音孚。

里閤，里门。閤音翰。

巷。刻木为廬舍，有似中国宝举。每至节日，则獻贵人。琉璃器皿，鑰石瓶鉢，盖不右数算。粳米，白麩，不异中华。其果有扁桃，又千年。其蔓菁根大如斗而贺，味甚美；余菜亦與诸国同。蒲萄大如雞子。得油贵者有二：名耶塞漫，一名没师。得草贵者有二种：一名查寒葶，一名黎蘆茛。绫绢机杼，金银匠，书匠，汉匠起。作書者京兆人樊淑、刘泚；织络者河东人乐(11)、吕礼。又以橐驼驾车。其马，俗云西海濱龙(12)與马交所产也，腹肚小，脚腕长，善者日走千里。其驼小而緊，背有孤峯者良，日驰千里。又有驼鸟，高四尺以上，脚似驼蹄，颈项胜得人骑，行五六里，其卵大如三升。又有芥树，实如夏，堪作油食，除瘡。其气候温，土地无冰雪，人多瘡痢。今吞滅四五十国，皆为所役属。多分其兵，镇守其境，尽於西海焉。

朱祿国(13)在亚梅国(14)西南七百余里，胡姓未(15)者，茲土人也。其城方十五里，用鐵为城门。志中有鹽池，又有两所佛寺。其境东西百四十里，南北百八十里。栅连接，樹木交映，四面匝，总是流沙。南有大河，流入其境，分渠数百，溉灌一州。其土沃饶，其人洁净，墙宇高厚，布鄣平正，木既雕刻，土亦绘画。又有细软叠布，羔羊皮裘，估其土者，值银钱数百。果有红桃，白秦，遏、白、黄李。瓜大者名寻，支十余人食，一颗辄足。越瓜长四尺以上。菜有蔓菁、萝卜、长葱、颗葱、芸薑、胡芹、葛蓝、军达、迴香、英薤、瓠芦。尤多蒲萄。又有黄牛、野马、水鸭、石鸡。其俗以五月为岁首，每岁以画缸相献。有打裘节、鞦韆节。其大食东道使镇於此。从此至西海以来，大食、波斯，参杂居止。其俗礼天，不食“白死肉”及“宿肉”，以香油涂发。

苦国在大食西界，周迴数千里。造屋兼瓦叠石为壁。米谷殊贱。有大川

刻木，作“刻石蜜”。孟诜食療本草曰：石蜜，来自波斯为胜。苏恭修唐本草，亦谓石蜜来自西域。即今之冰糖。

宝举，大平寰宇记用：“宝輦”。

鑰石张一纯云：鑰见太平御鑑卷813，系波斯文之Tutiya。曹昭著格古要论谓鑰石以铜和爐甘石炼成。

扁桃，酉阳杂俎卷18：扁桃，波斯国呼为婆淡樹其状如桃子而形偏，其肉苦涩，核中仁甘甜。即本草纲目巴旦杏。又千年，南方草木状作海，并同。

蔓菁，即芜菁。

耶塞漫，张一纯云，即南方草木状之“耶悉茗”。酉阳杂俎前集卷18作“野悉蜜”。

没匠师，通志引作“没（音女甲切）师”。

查寒葶应作“查寒葶。葶蒲孔反。

黎芦茛，通典作“藜芦茛”。

刘泚：泚，寰宇记作“泚”。

大河，指Amu河，即史汉之妫水，西域记作“缚乌河”。元史译文证捕云：明季以前，阿母河实入里海。嗣后河碛壅塞，乃北入咸海。流沙乃Kara - Kum沙漠。

白秦，与苹果同类。

遏，指颜色，即褐色。

军达，即著蓬菜。

苦国，通典、通志、通考均作“苦”。新唐书作“苦”。作“苦”者是，即Shem，为叙利亚之本部，令之大马士革，古白衣大食都城。

东流入亚俱罗，商客耀此耀波，往来相继。人多魁梧，衣服宽大，有似儒服。其苦国有五节度，有兵马一万以上。北接可萨突厥。可萨北又有突厥，……。

佛秣国 在苦国西，隔山数千里，亦曰大秦。其人颜色红白，男子悉著素衣，妇人皆服珠锦，好饮酒，尚乾饼，多淫巧，善织络。或有俘在诸国，守死不改性。琉璃，妙者天下莫比。王城方八十里，四面境土各数千里，胜兵约有百万，常与大食相御。西枕西海，南枕南海，北接可萨突厥。西海中有市，客主同和，我往则彼去，彼来则我归：卖者陈之於前，买者酬之於後；皆以其直置诸物旁，待领直，然後收物，名曰鬼市。又闻西有女国，感水而生。

摩磷国 在鞞萨罗 国西南，渡大磧，行二千里至其国。其人黑，其俗犷。少米麦，无草木。马食乾鱼。人沧鹞莽 即波斯枣也。瘴疠特甚。

诸国陆行之所经，由胡则一种，法有数般。有大食法，有大秦法，有寻寻法。其寻寻蒸报，于诸夷中最甚。当食不语。大食法者，以弟子亲戚而作判典，纵有微过，不至相累。不食猪、狗、驴、马等肉，不拜国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祀天而已。其浴每七日一假，不买卖，不出纳，惟饮食、谑浪终日。其大秦善监眼及痢，或未病先见，或剖开脑出虫。

师子国 亦曰新檀，又曰婆罗门，即南天竺也。国之北，人尽胡貌，秋夏旱灾。国之南，……四时霖雨。从此始有佛法寺舍，人皆僮耳 布里腰。（杜环行记）

亚俱罗，已见页 315 注。

可萨突厥，新唐书大食传云：苦国之北有突厥、可萨，波斯传云：波斯之北为可萨。所谓可萨，即西史中之 Khazar。裹海古名可萨海。

拂至国，据本文亦曰大秦一语，拂至应该是指东罗马而言。所以夏法以为指叙利亚一带罗马属地而言是可信的，那阑人说是指法兰克（Frank）而言，恐怕不可信。

摩磷国，丁谦云：摩磷国似即非洲西北之摩洛哥。

鞞萨罗，通典作“秋萨罗”，丁谦云：秋萨罗乃“千丝腊”之转音，今西班牙。

沧同餐。鹞莽，张一纯云：唐书作“鹞奔”。西阳杂俎作“窟莽”，辘耕录作“苦鲁麻”，皆亚刺伯文 Khurma 之译音。本草纲目作“万年枣”。今之伊拉克密枣。

寻寻法，张星娘云：寻寻似即 Sem 之讹音。塞米（Semite）种，希腊、罗马人皆称之曰 Sem。沙畹摩尼教流行中国考以为“寻寻”应作 Zim - Zim，与大食人之称祆教徒音颇相近。张一纯同意此说。

师子国，即今之锡兰岛法显佛国记作师子国。

新檀，中世纪亚拉伯人谓此岛曰 Serendib，故译为“新檀”。

婆罗门，乃印度之通称，不特指此岛而言。

僮耳，即今海南岛。马欢瀛涯胜览云：男子上身赤膊，下围色丝手巾，加以压腰。妇人撮髻脑后，下围白布。“僮耳布裹腰”，即指此而言。

本书第四册引用书目

- 1 北史（百衲本）
2. 隋书（百衲本）
3. 旧唐书（百衲本）
4. 新唐书（百衲本）
- 5 新唐书吐蕃传笺证（科学出版社本）
6. 新旧唐书合钞（武林吴氏清采堂刻本）。
- 7 . 旧五代史（百衲本）
8. 新五代史（百衲本）
9. 续唐书（丛书集成本）
10. 九国志（万有文库本）
11. 宋史艺文志（商务印书馆排印本）
12. 二十二史劄记（丛书集成本）
13. 大唐创业起居注（业书集成本）
14. 顺宗实录（海山仙馆业书本）
15. 资治通鉴（中华书局标点本）
16.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抄本，据日本东京东洋文库影印本）
17. 高僧传（刻本）
18. 唐大诏令集（商务印书馆排印本）
19. 大唐六典（近卫本）
20. 唐律疏议（商务印书馆排印本）
21. 唐会要（商务印书馆排印本）
22. 通典（十通本） 23. 续通志（十通本）
24. 贞观政要（因部丛刊本）量
- 25 . 安禄山事迹（藕香零拾本）
26. 长安图志（灵岩仙馆重刻宋熙宁本）
27. 长安志（灵岩仙馆重刻宋熙宁本）
28. 唐两京城坊考（丛书集成本）
29. 两京新记（粤雅堂丛书本）
30. 元和郡县图志（丛书集成本）
31. 福建通志（原刻本）
32. 大唐西域记（文学古籍刊行社重印明嘉兴藏本）
33. 杜环经行记（王静安遗书本）
34. 突厥集史（中华书局排印本）
35. 三国史记（手抄本）
36. 敦煌掇琐（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特刊第五号本）
37. 敦煌资料第一辑（中华书局排印本）
38. 宣和北苑贡茶录（读画斋丛书本）
39. 茶经（学津讨原本）
40. 历代名画记（学津讨原本）
41. 金石萃编（经训堂刻本）
42. 全唐文（原刻本）
43. 唐文粹（四部丛刊本）

- 44.陈子昂集（中华书局排印本）
- 45.史通（四部丛刊本）
- 46.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四部丛刊本）
- 47.陆宣公翰苑集（原刻本）
- 48.陆宣公奏议（原刻本）
- 载之文集（四部丛刊本）
- 校注（古典文学出版社印马茂元校注本）
- 四部丛刊本）
- 中华书局排印本）
- 集（四部丛刊本）
- 55.白氏长度集（四部丛刊本）
- 56.唐甫里先生文集（四部丛刊本）
- 57.皮子文薮（中华书局印萧涤非整理本）
- 58.徐骑省集（丛书集成本）
- 59.困学纪闻（万有文库本）
- 60.朝野僉载（丛书集成本）
- 61.唐国史补（古典文学出版社本）
- 62.西阳杂俎（四部丛刊本）
- 63.云溪友议（古典文学出版社本）
- 64.云仙杂记（商务印书馆排印本）
- 65.唐语林（古典文学出版社本）
- 66.大唐新语（古典文学出版社本）
- 67.南部新书（古典文学出版社本）
- 68.北琐言（中华书局排印本）
- 69.入封氏闻见记校注（中华书局印赵贞信校注本）
- 70.容斋随笔（排印本）
- 71.因话录（古典文学出版社本）
- 72.太平广记（人民文学出版社本）。
- 73.册府元龟（中华书局影印本）。

